

目 录

- 宫崎寅藏存札·····景芝整理 (1)
- 瞿鸿机奏稿选录·····周育民整理 (27)
- 天津海关税务司名录(1861.5—1948.6)
·····天津市档案馆供稿 张俊桓整理 (46)
- 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
·····黎仁凯 傅德元整理 (63)
- 铁血会资料选编·····王道瑞整理 (69)
- 卞调元赴吉拉林调查边务日记·····刘萍整理 (79)
- 甲子蒙难纪要·····胡嗣瑗 (93)
- 蜀游日记·····孙毓汶著 李瑚整理 (106)
- 杨宇霆往来密札·····辽宁省档案馆史料编辑部 (151)
- 奉系军阀的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辽宁省档案馆史料编辑部 (159)
- 新发现的壮族三块石碑·····王熙远整理 (184)
- 湘鄂祸乱记·····辜天保 (190)
- 参加洪门的亲身经历·····刘 蓉 (250)

北平旧式婚姻礼仪..... 张秀清辑 (261)

· 史料发凡 ·

凌十八出卖家产契据的发现

..... 陈启著 陈坤中 (264)

凌十八生年考..... 陈启著 陈坤中 (274)

太平军石镇吉部山心屠圩辩..... 王熙远 (279)

本刊编辑凡例..... (288)

本刊稿约..... (289)

宫崎寅藏存札

景芝 整理

说明：宫崎寅藏（1861—1922）日本熊本县人。户籍上名为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宫崎的一生，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建立了真诚深厚的友谊。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宫崎任该会日本委员。他亲自写文章宣传中国革命领袖，主编《革命评论》，支持《民报》。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宫崎多方筹集资金和武器。1907年10月，孙中山曾委任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辛亥革命后再来中国，并参加筹划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革命党人反清、反袁、反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都得到宫崎的支持和帮助。著作编有《宫崎滔天全集》出版。

这批信札，系民国初年中国革命党人写给宫崎者，其中主要是孙毓筠为反对皖系军阀，声援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运动”，请宫崎介绍借日款作为活动经费的信件。孙毓筠（1872—1924）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袁世凯推行帝制以与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而名闻全国，后作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通缉。但人们却很少知道孙毓筠在1917至1918年间，为支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曾倾全力反对皖系军阀，并且是在安徽组织民军的领导者之一。他在上海居中联络负责筹款，为此与直系要员陆建章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经历。孙在函札中所透露陆的活动，又恰好为1918年6月14日皖系军阀徐树铮于天津枪毙陆建章所罗列的罪状作了注脚。以陆的出身和经历看，他在北洋派中的地位虽不如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显赫，但也可称得上老字辈的人物，北洋军阀集团中督军、师长等方面大员，多为其同学或部下，故拥有一定的潜在势力。陆与南方反皖势力联手，当然对段祺瑞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徐树铮在诱捕枪杀陆建章的密电中说陆，“诡

密勾结，出言煽惑”，扬言“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连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实属军中蠢贼，不早消除，必贻后戚”。陆是时任代理大总统直系首领冯国璋的亲信，其活动无疑是秉承冯之意志行事，陆之被枪杀，是北洋派内部直皖矛盾激化的一个事例。但皖系罗列陆之罪状是否属实？陆究竟搞了那些反对皖系的活动？此前由于史料缺乏，海内外有关论著均略而不详。孙毓筠在致宫崎寅藏的信中对此记述颇多，为研究这段民国史和孙毓筠其人，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系根据李宗一同志访问日本时带回的原函复印件抄录整理，并略加注释，以供读者参考。

1. 戴季陶函 (1914年) ①

滔天先生道座：

前上一极长冗函，恐因此费先生半日神思，罪过罪过。

此次赵秉钧②之死因，甚为奇离。据北京传来消息，谓其确为毒杀。惟赵所居之地，所交之人，皆不能与革命党有关系。然而遭此毒手者，有一最大之原因。在袁之下，段祺瑞、赵秉钧二人皆极有势力，而均两不相下。熊氏③之倒，系段氏逼之使然。熊氏既倒，总理一席，段、赵皆有份，而资格皆足以当之，故暗中争总理之暗潮甚烈。袁氏深恐因此两下冲突，致令渔人得利，所以欲挪出一徐世昌作总理，以调合二人意见。徐世昌之所以极不愿出者，亦正为此，系极难题目。不然，袁何必舍身旁之人，而远求隐居之徐世昌也。乃熊氏甫倒，徐世昌未出，而赵氏即有毒杀之信，其为段氏之所为，亦意中事也。此意请先生告诸新闻记者，

① 原文无年代，编者根据内容斟加，并加括号。下同。

②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1912至1913年曾任国务总理，1914年暴卒。

③ 指熊希龄，1913年8月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去职。

俾一般人士知其情也。即颂
道安！

弟天仇顿首 七日

2. 李书城 函 (1917年) 5月28日

谨启者：

手书两通均奉到。国事多艰，而故人千里，不胜怅望。此次政变，幸黎公英断，全国欢欣，私衷殊慰。参战之事，自当中止。自公民团事发生以后，贵国在京人士主持正道，与民党亲暱愈深，此更可欣幸之事也。

内人病已渐愈，堪舒绵念。

回国之后，望在犬养^①、头山^②、寺尾诸先生之前敬问起居，并祝厚福。临楮依依，并希时惠教言以为南针，无任感禱。专此。敬请

① 李书城，字晓圆，湖北潜江人，武昌起义时任汉阳总司令部参谋长，二次革命失败逃亡美国，1916年回国。先后任北京摄政内阁陆军部总长、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建国后，曾任农业部部长等职。

② 犬养毅（1855—1932），号木堂，日本风山县人，1890年被选为日本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0年创立立宪国民党，为日本在野党领袖。1929年以后任政友会总裁。1931年组阁任总理大臣，任内推行对华侵略政策。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为法西斯青年将校暗杀。在政治上犬养毅关心联合亚洲各国，以建立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在这一点上他与头山满有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在亚洲各国革命中间有许多朋友，在中国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

③ 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日本九州福冈县人。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的头目，浪人界的首领，与日本政界与军界均有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头山主张日本对外实行扩张主义，日本应是东亚的盟主。清末他积极援助中国革命，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交往甚密，但支持中国革命，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在华扩张利益。1929年以后，其思想膨胀成为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对外侵略相结合，鼓吹用武力征服中国。

宫崎先生大安，奥样^①安好。

弟书城谨上 五月廿八

信封写作：日本东京市外高田村三六二六。宫崎虎藏殿。北京后王爷庙五号李上。

3. 李书城函 (1917年) 7月13日

敬启者：

前在北京敬复一函，谅已达览。

城因督军团之变，即来上海。前月由湖南谭督军^②电嘱前参谋长陈强君及城，在此间设法购械借款。当与高田商会接洽，竟毫无结果。现械既不能购得(因日本政府不允)，如能借款，亦所希望。现由松井中佐介绍，与台湾银行磋商，亦尚无头绪。湖南先拟借二百万元，现因需款急，不得二百万元即百万元、或数十万元亦可。如先生能在日本设法，亦所希望。谭督军所开来之条件大概如下：

- 一、借款二百万元(希望交上海银元)；
- 二、以湖南全省矿局税金为担保品；
- 三、利息年利七分；
- 四、偿还期十年。

先生如有知人允借者，请与之一商。至于条件亦有商改之余地。回信请寄上海霞飞路四五〇号，□字陈强或李书城。

此次复辟之谋，本非张勋一人，段氏等欲借此机会复揽大权。将来纷扰，决非一二年所能息，吾人自当节节奋斗。尚望先生有以教之。特此密请。敬问

① 此系日语，指宫崎寅藏夫人。

② 即谭延闿。

伟安！此上宫崎先生。

李书城谨上 七月十三

信封写作：日本东京市外高田町三六二六。宫崎虎藏殿。上海霞飞路四五〇D字李缄。

4. 孙毓筠函 (1917年) 12月6日

滔天先生执事：

前上一书，谅早达左右。昨见执事致尊夫人函电，知借款事甚有希望，极为忻慰。

现在重庆方面，滇黔军业将周道刚、吴光新驱逐，日内有直趋东下之势。岳州方面，湘桂粤各军分为五路进攻，刻已由间道入鄂境，占据通城县城，截断武、岳交通，岳州之下当在旦夕间。荆州方面，石星川^①已独立，襄阳黎天才^②已暗中联合响应，武汉危急，已有不支之势，统观大局，西南势力可望达至长江。至安徽方面，弟已陆续派人布置停妥。皖北民军业经举事，虽目下尚未能大有发展，然潜势力已磅礴淮水流域，南军一下岳州，芜湖、安庆必有动作，皖南北届时必可联合大举。

现所虑者，举事后后方无巨款接济，难以持久。故借款问题，实为万分切迫。尚乞大力斡旋，俾借款一事得以速成，实为幸甚。

弟为贯彻主张，险阻艰难不敢稍避。而贤夫妇始终尽力援助，尤为感激刻骨，永世不忘者也。谨布鄙怀，伏惟亮察，不尽万一。敬问兴居！

① 石星川，湖北阳新人，1917年在荆州宣布独立，反对皖系北京政府，曾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

② 黎天才，字辅臣，云南邱北人，曾任陆军第7师师长、湖北襄郢镇守使，1917年在襄阳宣布独立，反对皖系，任湖北靖国军总司令、鄂豫军总司令等职。

弟孙毓筠拜启 十二月六日

信封写作：上海法界白尔部路新民里二十三号孙央公。

5. 孙毓筠函 (1917年) 12月29日

拜启：

目前读执事致尊夫人书，藉悉近状安善，并荷雅意殷拳，慰勉交至，感激无极。昨又阅致尊夫人电，猥以敝处经济困难，赐以新年料理费华金四百元，拜领之下，尤深铭泐。

矿山押款，业蒙办妥，此事于皖省革命有莫大之影响。刻下事机迫切，亟待发动，一有巨款接济，芜湖及皖南各属即可尅期举事。现在张敬尧^①、张怀芝^②已率军南下，麇集滁州，意图驱逐李纯、陈光远而代之。南京已下动员令，浦口将成战场。若皖省一旦发动，南京一定响应。

目下南京急需借款，拟以省有产业抵押。此正日本资本家投机之好机会。太田先生到后，即可磋商办法。

李督军^③之代表寓上海，弟已预为介绍，或买废铁或借款，均可就近交涉，不难成就也！此事尊夫人当已有电达知执事矣。弟重承知爱，尽力协助，五夜自思，为之感泣。惟虑能力薄弱，不足仰副厚望耳！手此鸣谢，祇候起居，并颂新年多福！

弟孙毓筠再拜 十二月廿九日

6. 孙毓筠函 (1918年) 1月27日

今日天津又运来宋瓷炉两件，请公即向前途交涉，务于明日

①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历任北洋军第7师师长、湖南督军等职。

② 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人。时任湘赣检阅使援粤总司令，率兵进攻湖南。

③ 似指江苏督军李纯。

成约交款，以应急需。重烦清神，感激何极。附上宋瓷价单一通，乞察收转送前途阅看。余由子赞兄详陈。手颂滔天先生道祺！

弟毓筠拜启 元月廿七日

7. 孙毓筠函 (1918年) 2月2日

今日南京来人，言武汉旬日内可下，皖省事亟宜发动。顷皖南北各部分首领咸来弟寓会议，即日分头回皖，预备举事。惟弟处已无存款，专待瓷器押款成交，方能著手。承公代为寻觅受主，不知已否有确实回信。弟意刻下需款万急，但能得二万五千元之款，即出卖亦无不可。请再与前途一商，如渠愿买即以此数成交，但须明日即交款项耳。心急如焚，干允速为代办，临颖无任迫切待命之至。顷遣小儿湜诣前代陈，恐其言之不详，故再以书达，幸鉴察为荷！敬上
滔天先生阁下

弟毓筠拜启 二月二日

再，瓷器如果卖妥，皖事成功，尚可许买主以特别权利，或买废铁或矿山。如何办法，请公酌之，并乞代作保证，谅公必不辞也。

弟筠又及

本拟趋前承教，因肺管炎未愈，尚须静摄。未尽之言，请子赞兄面达。

信封写作：送崑山路一号。官崎滔天先生。孙毓筠。

8. 孙毓筠函 (1918年) 2月21日

滔天先生阁下：

昨晚晤友人胡君，据云：冯玉祥^①业经通电宣布自主；顷有族人自上海护军使署来，亦云曾见此项通电，是冯玉祥君自主业经徵实。惟冯既宣布自主，自必即日进兵安庆。前议弟亲赴武穴商酌借款、索取委托书一节，此时冯既动身，弟前往已来不及。只好候冯抵安庆后，再行前往办理此事。冯军若由水路赴安庆，只须三天便可到地点；若由陆路前往，至少非七天不能到也。

现在皖事若此紧急，芜湖亟须下手，而款项筹措非常艰难。宝洋行收买废铁之约既成画饼，而殖边钞票尚未到手，即令能到手，而一万之数只能抵银四千余元，举办芜湖尚不够用，他处更无论矣。弟焦急万状，不得已只有仍恳我公代为设法。

查芜湖所存钢铁，全系铁道上所用铁轨及转盘等物。据友人所调查，系安正铁路公司所有之物，上年经交通部收回为政府产业。除去年已卖去钢铁轨外，目下所余钢轨等物，照上海时价约值华金八九万元之谱。请公代觅日本资本家，如有愿购此项钢铁者，一月以内准可交货，惟须先交定金三万元，至少两万元，方敷办事之用。事机迫切，千乞援手，不胜企祷之至。手此。敬致道安！

弟孙毓筠拜启 二月二十一日

再启者：

芜事紧急万分，龟井君已来书迭次催索款项，急于星火，千恳大力扶助。速向前途说项，将瓷器押款速为办妥。此款一到手，芜事即可发动。弟心急如焚，万祈从速援手，能于三日内办妥则感激无地矣！弟筠又及。

^①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18年奉命率军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武穴通电主和。冯与陆建章是甥舅关系。

再，自去冬以来，陆荣廷、唐继尧、谭浩明等皆曾派代表与陆建章^①接洽，密电往还，咨商军事，几无虚日。近日，唐继尧复电邀陆建章赴川，请其任攻陕总司令，率领川滇军及管旅入陕讨伐陈树藩，事定后即以陕西督军一席相属。陆建章因方经营山东、安徽及江苏之江北等处，正在积极进行；且输通三省之北军日有进步，若遽然舍此入川，则前此所经营者必将中途停辍，未免可惜。故向唐继尧力辞攻陕之任。盖就全局而论，山东、安徽、江北为全国最重要之地，若为民军所有，则北军根据动摇，势必全归失败，其重要百倍于陕西也。

弟得渠在此相助一切，亦较前为顺手，所难者惟在经济方面不甚活动。弟与陆君同罹此厄，甚盼我公速为设法介绍借款，俾得早日进行，不至因此而生障碍。无论大款、小款，只要能成，便可放手经营。数十万之大款一时未必能借妥，此时能先借得三五万、八九万之款，亦可济急也。乞公速图之，幸甚。

再，弟之产业早经售尽，陆君虽窘，尚有八十万以上之产业，即令革命无成，将来亦有产业可以抵债，不至落空也。并以奉闻。再请

大安！

弟筠又及

高岩君所押瓷器、字画清单共计三纸，共计押价华币五千元。

阜丰公司所押宋瓷清单计一纸，共计押价华币一万元。

9. 孙毓筠函 (1918年) 3月10日

拜启：

承公介绍青岛借款，专办芜湖、安庆两处革命事务，同人感纫高谊，永不能忘。不图借款合同业经签字中，又有止汇交五千元之说。合同签字之后，忽尔顿然变计，殊出弟意料之外。谓弟

^① 陆建章，字朝斋，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陕西将军。

信用不足耶？则前此何以说明一面签字一面交款，并无迟日再交之说。其中究系何故，弟思之再三，不得其解，请向前途细询内容，明白见示。

芜湖、安庆亟待发动，事机万急，同志诸君，群来索款，急于星火，弟曾允以明日交付款项，今借款无端生此顿挫，弟将何颜以对同人，惟有自杀以谢天下而已。杜幼泉赴武穴为此事往约冯玉祥君同时动作，并允两星期内准可发表。今若此，不独弟失信于同志，抑且失信于冯君。……①临书惶急，不知所云，惟公始终哀而援之，幸甚！幸甚！本拟走谈，因口部肿未消，不敢见风，特书此以达意。余请子赞兄面陈，不尽万一。敬请滔天长兄先生道安！

弟毓筠拜启

若明日再不能交款，弟除死外决无他法。

三月十日

10. 孙毓筠函 (1918年) 4月2日

滔天长兄先生阁下：

拜别以来，无日不思，伏维安抵东京，兴居康胜为祝。

皖省民军自前月收复含山后，现正联合各部分会攻合肥县城。闻县知事李诚业已潜逃，不日即可攻下。五河、天长、盱眙、灵璧、英山、霍山、霍邱、寿县、凤台、定远、颖上等县均在民军势力范围以内。安武军集中安庆、蚌埠，仅能自保，不敢分兵出战。民军势力因之益张。定武军暗与民军通气，倪势益孤。敝处现正集合皖南北各部民军，围攻芜湖。惟经济仍苦缺乏，不敷应用。

① 此处原函似缺一页。有一纸原文为：“用。二千元业已汇来，而一万三千元之款至今未缴。顷邓子赞兄来谓，接尊处电话，前途有至二十日方能汇到之说”。上下文无法衔接，故无法抄录。

陆朗斋将军于前两星期来沪，会商皖中军事进行方法，已有头绪。朗公夙仰明公热心中国革命事宜，始终尽力援助民党，极深钦佩。在与弟公缮一聘任书（朗斋亲笔签字），恳请兄担任对日借款交涉事宜。兹将原书寄上，敬乞察存。惟望迅向资本家商榷借款，多则四十万，少则三十万，说定后即行签约交款，俾皖中军事得以迅速进行，达讨逆护法之目的，则中国人民胥拜大赐，不独安徽一省戴德而已。匆匆草此。敬以道安！

弟筠拜启 四月二日

朗斋将军嘱笔请安。

11. 孙毓筠函 （1918年）4日10月

滔天先生阁下：

前月曾上一书，计早达览。昨尊嫂夫人出示执事迭次来书，具悉扶持中国援助民党之盛意。其对于不佞个人尽力护持，期勉殷勤，侠肠义胆，古道照人，尤令身受者感激无地。所示借款方法已与嫂夫人协商妥洽，由伊专函奉复，兹不赘陈。

山东民军势力日见发展，江北、皖北与山东壤地相接，所有民军皆已暗中联合，切实整备，以待时机。三省民军实力已另具概略，交嫂夫人邮寄东京，谅不日可达左右。惟所陈状况限于三省，恐于南北大势犹未尽明了，兹再综合全国情况为明公陈之。

长、岳失守以后，但就扬子江大局观之，似南方势力渐蹙，有为北方所压迫之势。外人不知内情，或以为南方终当屈服，难以再振，不知北方势力自段祺瑞登台后，形势涣散有加于前，而南方民党情形适与之反比例，经长、岳之失败，群悟内部轧轹之非计，而汲汲从事于联合团体。最近如中山、武鸣^①之互相让步，

^① 指孙中山和陆荣廷，陆广西武鸣人。

粤桂军联合大举攻龙^①，皆其明证。唐继尧、刘显世^②通电西南，主张速组织联合政府，孙、陆、莫^③诸公一致赞成。不日广州必有新政府出现。此近日南方之好现象也。

龙济光自失阳江后，势力日蹙。现粤桂联军急攻高、雷两州，海军又力扼琼崖，断其归路。龙军已陷于进退两难之境，至多不过半月，必然屈服。北军由赣南攻粤，因道路险阻，运输困难，非有一月之久不能达到。粤境龙军歼灭以后，广东内患既平，兵力足以自守，即赣、闽合力进攻，亦不难抵御。此不足为西南虑者也。

现川滇黔联军已由重庆东下，分三路包围宜昌，其前锋已抵宜昌上游之黄家坝（距宜昌只三十华里）。闻南北两军日前已经开战，滇黔联军皆百战精练之师，北军断难与敌。若宜昌、荆州入南军之手，则长、岳一带之北军后路遮断，届时湘桂联军由衡州反攻，北军不能回鄂，只有退入江西。刻下武汉方面兵力单薄，滇黔联军既得荆、宜，自必进攻武汉，北军万不能守。

昨阅唐继尧致其驻沪代表之电，知滇川已有一混成旅由汉中入陕西。原驻汉中之管金聚一旅已宣言与护法军同一行动。该旅自管旅长以下皆陆建章旧部。陆君早有专使赴汉中，与该旅军官接洽，嘱其联合滇川军进攻西安。陕西督军陈树藩困守西安，号令不出廓门，赖有刘雪亚^④所部之镇嵩军十营（系由河南派去者）为之援助，省城未至失守。然四围皆系民军势力，陈部兵饷已竭，子弹又少，镇嵩军与之同病，旷日持久，必不能支。况滇川军已入陕境，管旅与之联合，民军得此奥援，声势大振，西安陷落，

① 即龙济光。

② 刘显世，字如舟，贵州兴义人。时任贵州督军。

③ 莫荣新，字日初，广西桂平人。曾任护法军政府代理总裁兼陆军部长。

④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1918年率军入陕，援助陈树藩与靖国军作战，任陕西省省长。

为期不远。滇川联军得陕以后，即将东下河南，一到郑州，即可横断京汉、陇海两铁路，奉天、直隶之北军不能南下，鄂省所驻之北军退无所归，除溃散外，无自存之法。

津浦路线自山东省城以南，皆在民军势力范围。现在鲁、皖、苏三省已发动之民军，其数已达两万人以上。三省军队多与通气，至今未曾出兵剿办。民军势力潜滋暗长，一旦荆、宜陷落，武汉危急，南方势力压迫长江中部，皖北、江北及山东之民军自必乘机发动，闻风响应。定武军及三省之陆军多已与民军接洽，届时必有大部分相继发动者。津浦、京汉、陇海三路线先后入南军之手，乘势北伐，直捣幽燕，殆意中事。

陆建章素具野心，北方军人十九皆系同学或系旧部。去岁王金镜、范国璋、王汝贤等之不战而退，及李纯、王占元、陈光远、李奎元、阎相文、冯玉祥等之反对主战，皆陆建章一人暗中疏通之力。近日管金聚、杜廷秀等之宣布与西南一致行动，为陆所主使，尤其彰明昭著者也。谨密布以闻。敬颂

道安！

弟孙毓筠拜启 四月十日

山东江苏安徽三省民军势力之概略

山东民军

西路

顾德麟部下三千余人，占据平原、东昌、高唐等处。

李云清部下二千人，占据夏津、东平、阳谷、汶上、东阿等处。

王德盛部下二千余人，占据单、曹及江苏丰、沛等处。

范秉新部下二千人，占据金乡、嘉祥、巨野一带。

胡明宪部下一千余人，占据济宁、巨野一带。

梁胜怀部下一千余人，占据郓城、濮县等处。

杜廷秀部下步兵、骑兵合计两千余人，亦在东平一带，与李云

清、顾德麟两部会合，为山东民军之中坚，各部以此为主体。其总司令为声望最著之人，暂时尚未便宣布。

东路

史殿臣部下一千五百余人，占据峰县与江苏沛县一带。

郭泰盛部下三千余人，占据邹县、滕县、峰县一带，与史殿臣所部会合。

以上皆山东已发动之民军。此外尚有二万余人不日亦将相继发难，但未发动以前，未便宣布。

又山东军队约有三分之二暗与民军联合，严守中立，数月以来永〔从〕未与民军交战，是其明证。其中有已响应民军者，如杜廷秀，本系现任陆军营长，日前忽率其全部，由滕县出发，占领东平，与顾、李两部联合，并携有大炮两尊、机关枪四架。山东民军势力因此骤形膨胀。此外尚有某镇守使、某旅长、某团长等，暗受某将军委任，整备一切，一俟机会成熟，即将大举。但未发动以前，未便将其姓名宣布耳。

江苏民军

苏省民军大部份皆在江北徐淮海一带，且大半皆与山东兖、曹各属民军同一支派。现在占据丰、沛、萧、砀之民军即系史殿臣、王德盛两人所部。兹将各属民军数目略举如左。

六合、江浦、溧水、溧阳、如皋、泰县一带约有四千余人。

清和、山阳、泗阳、沐阳、赣榆一带约有一千五百人。

丰、沛、萧、砀、宿迁、睢宁一带约有一千五百人。

此外未发动者尚有万人内外，不日亦将次第发动。

又江北所驻之苏省军队及定武军，十九皆与民军通气，并有暗中接济子弹之事。驻在宿迁之某旅长夙有攻击蚌埠之决心，近日正四处派人催促民军发动，渠部届时一定响应，并联合定武军共图大举。

安徽民军

北路

袁家声^①所部三千余人，占据寿县以南各市镇。

程在洛等所部二千余人，占据定远、怀远、寿县一带。

毕少珊、岳相如等三千余人，占据颍上、霍邱、六安一带。

李乾玉、陈子封等所部一千余人，占据寿县、合肥交界一带。

陈华高所部三千余人，占据五河、天长、盱眙一带。

郑大鹏所部千余人，占据霍山及河南光山、固始一带。

韩成锦所部四千余人，占据英山、霍山、太湖一带。

薛海亭所部千余人，占据含山一带。

南路

太平、宣城、广德、宁国、南陵、建平各属警备队，皆暗与民军联合；安武军第一、第七、第八各路亦半与民军通气，专候时机一至，即由芜湖、太平、宣城等处联合举事。惟未发动以前，任事诸人姓名未便宣布。

浙省湖州所属之泗安镇与广德交界。该镇所驻之警备队及陆军早与民军接洽，皖南有一处发动时，该队即立时可以响应（警备队四营、陆军两营驻在泗安镇及附近各处，一日可行抵广德）。皖南各属民军共约有四千人以上。

安徽皖北各属民军目前已经先后发动。定武军驻在寿县、合肥者共十六营。当民军发动以后，该军即与接洽，声明严守中立，决不抵抗。现各部民军决定一致南下，分为二路：一路由舒城入霍山，与郑大鹏、韩成锦会合，共图安庆。一路由含山、和县渡江，而南与太平、南陵、宣城各属民军共攻芜湖。其在五河、盱眙、天长、灵璧、定远、怀远等处之民军，则与宿县及丰、沛一带之民军联合，大举进攻蚌埠。若定武军届时能一致响

^① 袁家声：号子金，安徽寿县人。1918年在寿县、凤台一带组织“淮上人民讨倪（嗣冲）自治军”。

应，则倪逆不足平矣。

统以上三省民军势力观之，津浦铁路中段、南段皆在民军范围以内，一旦联合大举，再得军队暗中协助，不独倪逆处于必败之列，即山东亦将人民军之手。现在民军潜势力日见增长，北洋派军人之稍有眼光者，亦鉴于大势之所趋，不敢公然抵抗，且有暗中援助，促其发展者。再阅一两月后，津浦线自济南以南，局面必有重大变动，可以预断。而况滇黔川三省联军已经东下，宜昌、荆州危急非常。一旦宜、荆陷落，则在岳州、长沙之北军后路遽断，湘桂军届时合力反攻，北军必然溃败。西南联军会师武汉，自属意中之事。届时长江既入南军范围，津浦、京汉两铁路线亦将落于南军之手，段祺瑞及其党羽当然立脚不住，不特内阁推倒，即其固有之势亦从此冰消瓦解。外人深知南北两方面内容者，皆逆料其势必至此。所惜日本军阀中人眼光甚短，不明中国大势，但见段氏复出组阁，以为北洋势力恢复旧观，南方既失长、岳，必难再振，遂一意以金钱、军械扶助段氏，外交政策始终不改。不知彼之所料，适得其反，一误再误，此深可为抱憾者也。

12. 孙毓筠函（1918年）5月1日

滔天我兄先生阁下拜启：

前寄之书、续致嫂夫人函，知均达览。少川^①兄在东，荷吾公尽力扶助，至为感佩。寺内^②对于南方，既可默许买械，是方针已稍转，但盼能借大款接济军费则更妙矣。

近两日来，湘省消息甚好，马济^③所统之粤军，进攻醴陵、

① 唐绍仪；字少川。

② 寺内正毅；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③ 马济；字慎堂，桂军将领，曾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攸县，次第克复。株萍铁路已经截断。北洋第二路军队溃败，退至萍乡，张怀芝退驻袁州。江西与长沙之交通业经断绝。今日鄂电，南军前锋已抵距长沙三十里之某镇。若此处能打一胜仗，张敬尧即将舍去长沙，退往湘阴或岳州矣！程潜、林修梅、刘建藩闻已由零陵反攻衡州、衡山等处。吴佩孚惧后路为马济军队断绝，亦必弃衡山、衡阳退走长沙或宝庆。北洋军队能胜而不能败，一经溃退，即难再振。若南军能一鼓作气攻下长沙，进规岳州，则大势又将振起，武汉犹可图也！

皖事暂虽略作停顿，然南方势力若能发展至宜昌、荆州（刻下两处正在激战），武汉动摇，皖北、皖南仍当积极进行。惟需款急于星火，各部分民军由内地来沪者络绎不绝，大率无衣无食，弟不能不任维持生活之责。现在弟衣物均已当尽、卖尽，目前已有断炊之忧，何能顾及他人生计，所望者惟矿山抵押。泽邨技师所勘各矿，大都佳美可办，亟盼我兄亲至神户，与铃木总经理人相商，请其即派专员前来，与敝处及矿主订立合同，签字交款。所有办法嫂夫人已迭发函电报告阁下，至未尽之意，杜幼泉至东时，当详为陈明，听候阁下载酌。此事能早日办妥，不特全皖重要可靠党人可望维持生活，即将来发动亦有基础，不足时再请公代觅借主，仍旧就矿山抵借设法，似较他种借款更靠得住也。余由幼泉兄面详。手此。敬以道绥！

弟毓筠拜启 五月一日

13. 孙毓筠邓恢宇函 (1918年) 5月18日

滔天长兄先生阁下拜启：

骆驼山、窑头岭统归一起解决，承兄与金子君商妥，感激无地。惟数目只十一万日币，有种种困难不得不陈之我公之前：

一、骆驼山主王君至少必须得日金二万，刘锡九君至少亦要

得日金三四万元，再加以中证人酬金，敝处所得不过日金四万余元，合之华金只得二万余元。刻下皖省内地民党因官军之骚扰，不能在家安居，相率来沪已有四百余人，到上海后租房、吃饭等费用皆须筠一人担负。且去年以古玩瓷器抵押之款，均早已过期，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归还，其数已达华币两万元以上。若仅得日钞四万元，万万不能敷用，此困难者一也。

二、两矿指日即须开之，若以日钞计算，有种种不便利之处，此困难者二也。

三、银行汇兑，因日华钞币价格相悬吃亏，若经由上海支店交付华币，则吃亏之处可免，否则损失甚巨，此困难者三也。

筠等愚见，拟恳我公再商金子君，改日币为华币（数目仍为十一万元）。如此，则筠所担负之同志旅沪用款，及还去年抵借各账，并筠与宇两家午节开销及生活日用均可敷用，否则支绌万分，仍然不能维持。千乞我公力为援助，切商金子君，改日金为华币。倘荷允许，感激实无既极。

现在李烈钧君所率之军队已抵大庾岭，江西军万难抵抗。若得南昌，则皖事得有力之外援，即可整备大举。此外各矿，如李伯英之矿，牛茨山之矿，均正在积极进行，谅尊夫人已有详细报告，不再赘陈，匆匆奉恳。祇颂
道绥！

弟孙毓筠、邓恢宇同启 五月十八日

14. 孙毓筠邓恢宇函 （1918年）5月24日

滔天先生阁下拜启：

前寄之书计已达览。泽邨君回沪叙述此次在皖南所勘各矿，除李培因之煤矿外，尚有最佳之铜矿、铁矿等，均可设法由筠收买抵押款项等语。渠明日准回神户，携有图多种并说明书等，务乞我兄接信后，挪假即至神户，与泽邨君见面商榷办法，同访铃

木本店矿务部长，要求即派员来上海订立合同，愈速愈妙。

筠处刻下经济困难已达万分。安徽内地发难之人，均因倪嗣冲指名捕拿之故，先后逃来上海者，其数已达三百人以上，租房吃饭等费均需筠担任，而逃来【者】仍源源不绝。其在内地被捕及战死者之家属，亦亟待寄钱周恤。若不予接济，则将来革命更难望大众之尽力。且来上海之人率皆衣履不完，受伤者更急待医治。不能得筠此时衣物皆已典尽，更无筹款之方，若两旬以内款，即将坍台。上海不能立足，惟有逃避他方。届时吾党团体必将四散，筠有何面目再见同志乎。

刻下李协和^①已率师三万人，分五路急攻江西，陈光远之兵势不能敌，迭电北京乞援，而段祺瑞已无兵可派，预计至迟一月以内，必攻克南昌、九江。安徽与江西毗连，南军一过赣州，安徽各路民军即将准备起事响应。南军需款急切已到万分，万恳我兄亲至神户切商金子及矿务部长，迅速派人前来订定合同，签字交款，以济急需。我兄热心扶助中国，拥护共和，全国之人莫不感激，不特弟同志诸人而已。引领东望，同深顶礼。余详尊夫人函及泽邨君面陈，不复赘及。敬请
道安！

弟筠、宇同启 五月廿四日

再，太田君近日态度颇冷淡，对于弟等意见甚为隔阂，请商铃木本店，另派妥员前来专办此事，以冀速成。至禱。

弟毓筠拜启

15. 孙毓筠邓恢宇函 (1918年) 6月7日

拜启：

迭读执事致尊夫人书，知贵国政府闻南北妥协之说，借款、

^①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

购械两事均暂停止云云。窃以为贵国政府误信报章鼓吹之词，于敝国南北内容皆未深考也。谨将目前不能妥协之情形详陈于左：

一、北方分皖、直两系。此次曹、张之退兵，系冯国璋暗中授意，欲借此以倒段内阁。质而言之，仍是皖、直两系之暗潮，非冯派真有诚意向南方言和也。假定段祺瑞果倒，冯国璋仍不肯轻言议和，届时必以湖南督军界吴佩孚，而调张敬尧离湘（吴为直隶人，张则安徽人也）。吴果督湘，直系必仍主战。即使表面下一停战之令，亦必以南方决不能承认之条件提出。如依旧法召集新国会，而不恢复旧国会，或令南军全数退出湖南，滇军全数退出四川，此等条件皆西南诸首领所决不能承认者。以此而言，妥协岂非离题万里！况段内阁态度依然强硬，绝不因曹锟等之退兵而遽萌退志。近且因龙济光入京，陈削平两粤之计划，而主战之意益坚。徐树铮为段之灵魂，其反对妥协之力最大，冯国璋畏之如虎，至不敢向人提及“和”之一字，仅言招抚南军，其柔儒之情态可以概见，而敢迫段去职乎！徐世昌、梁士诒^①辈近日虽有提倡妥协之说，而内既不见容于段氏（冯因徐有运动选举总统之说亦深忌之），外又见轻于南方，若辈毫无兵权，绝无左右全国之力。（梁士诒名誉最坏，自好之士，羞与为伍，南方民党尤恶之如仇，渠出面调停更毫无价值之可言。徐资格虽老，然复辟嫌疑未能湔洗，又系旧官僚之魁首，渠若登台，旧官僚皆连袂而进，政治必益加腐败，南北民党绝不愿推戴。其无价值与梁士诒相等。）此次京津方面忽发生妥协之说者，皆系岑西林^②部下政

①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时奔走于北洋各派和南北军阀之间，从事调停工作。

②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1918年参加护法政府，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任主席总裁。

客章士钊^①、谷钟秀、张耀曾^②等少数人所运动。此数人者为民党中之官僚派，热心作官，思借调停之说，以与徐世昌、梁士诒等相联合，为他日升官发财之地。岑西林既不能代表西南，章、谷等素为民党所恶，更无论已。章士钊辈非不知妥协之说不能成为事实，但借此以从政治方面活动而已。此北方之真象也。

一、西南方面近日虽曾有愿和之电，然其要点在恢复旧国会。若此事不能办到，决不罢兵。近日陆、唐等全体领袖通电，曾一再声明，非恢复旧国会决无妥协之余地。顷接粤电，国会所选各总裁皆将就职，军政府不日成立。国会议员六月以内可有过半数到粤，七月十二日准可正式开会。军政府成立后，无论何省不得单独媾和，此皆主战之表示。就事实观之，李烈钧已得南雄，现正进攻大庾岭。陈炯明攻闽，正在激战。湖南湘西、湘南两方面亦未停战。宜昌为滇川军所困，已有不支之势，川滇军已入陕西境内，日内当已抵汉中。西南军事正向各方面积极进行，并无停顿之意。除非北政府甘心让步，允下撤销解散国会之令，湖南一省仍归南方所有，决无调和之余地。此种意见极为坚决。西南各首领及国会大多数议员大都一致主张到底，各省民党更无论已。此南方之真象也。

综以上所言观之，可见妥协之期尚远，三个月内决不能见诸事实，可以断言。况北方直、皖两系暗潮方烈，相持日久，恐将发生极大变故。复辟之事目下正在酝酿中，将来北京方面若有变故发生，去年六月间之故事，难免不再演一场恶剧。弟暗中侦察知之甚悉，故敢陈之左右。

头山、寺尾两先生为弟十余【年】来所钦仰，未便冒昧通

①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18年5月，桂系军阀岑春煊把持护法军政府后，任军政府秘书长。

② 谷钟秀：字九峰，直隶定县人；张耀曾：字辔西，云南大理人，二人均为政学系首领。

函，祈以此函示两先生。并以南北两方面不能妥协之真相代陈诸贵国当道诸公，俾晓然于敝国真相，勿为报章所载不合事实之消息及少数政客之言论所惑，致与敝国南方有意见隔阂之处。我兄与头山、寺尾两先生素持联络南方，扶持民党主义，热心、毅力有加无已，谅必能以实情陈之当道，使两国亲善之谊益加巩固也。拉杂陈词，诸惟鉴察。并颂

起居万福！

弟孙毓筠、邓恢宇启 六月七日

头山、寺尾两先生前乞为致拳拳。

滔天老兄先生阁下：

再，云南锡矿抵押借款事，务恳吾兄仍积极进行。该矿矿税每年有六十余万元之巨，其利益之大可以概见，贵国人士知之者甚多。唐冀赓公托弟代恳吾兄，如有希望，即令其驻沪代表李宗黄^①君，速赴东京办理此事，及购械事，候兄电或函到即行。请吾兄商之头山、寺尾两先生，偕同向当道通说，期于速成。临书无任企祷之至。再颂

夏绥！

弟筠、宇又启

李君宗黄嘱笔请安。

再，骆驼山及刘锡九两矿合办一事，泽邨君抵神户后，乞兄命驾前往商酌办法。办法定后即商之铃木，速派专员来上海订立合同。因需款孔亟，舍此别无筹款之方。前函业已缕陈，兹不再赘。

弟又及

^① 李宗黄：字伯英，云南鹤庆人。曾参加护国运动。历任广东江防司令、驻粤滇军第二军代军长、云南省民政厅长兼省政府主席等职。

16. 孙毓筠函 (1918年) 6月8日

拜启：

昨函谅日内可达。又本日上海《新闻报》记公债由国会承认事颇详（南方主战电亦在内），特补寄上，乞察阅。此上
滔公先生！

毓筠再拜 六月八日

（所附剪报有《广东之财政问题》、《安徽大起讨逆军》，略）

17. 孙毓筠致官崎寅藏夫人函 (1918年) 7月29日

官崎大嫂夫人左右：

弟不幸罹心脏弱症，旋愈旋发。最近因呕气过甚，病发益烈。日前赴医院，甫下人力车，两眼陡昏，全身无力，几至晕绝。西医为我打药水针三次，亦不甚见效。而同乡中人尚疑我为装病，不肯见客，有谗弟宗旨改变者，有谗弟心迹不明者，谤毁之声日腾于耳。而要钱索米之书，日必十数起，逼迫万分，无法应付。万不得已，只有密图离沪，以避骚扰。所幸津寓所当衣物，经舍亲设法加当，得数百元，乃将房租等项欠款归还，结束清楚。余下之款，仅敷东行川资。今夜决定乘邮船东渡，因欲避同人耳目，不得不格外秘密。尊处及子赞兄处均未得走辞话别，心甚歉然，惟望知我者格外体谅耳。

泽邨不日来沪，所筹办之事，弟极赞成。弟行后此事有吾嫂与子赞兄主持一切，可以协商办理。弟即不在沪，亦无障碍，可仍旧进行，将来如有必需弟亲办之处，只要到东后病体复元，一得尊处函约，仍当秘密回沪办理。望以此意转告子赞兄为荷。病中不能多作字，故子赞兄处未另致书，见面时务祈将弟意转达，是所切禱！

再者，胜田馆前此代垫当铺利息八十元，日久未能缴还，抱歉万分。刻下手中所余止够东行川资，无钱再还此款。再三筹思，只有令姬人回苏，向亲戚设法拼凑八十元，凑齐后即专人送沪，亲呈吾嫂转付胜田馆主，以清款目而保信用。将来此款送到尊处，即请转交胜田并索收据，交来人带回，由姬人收存。琐事烦神，感激曷极。手此。敬以
 暑绥！

弟孙毓筠拜启 七月二十九日

子赞兄处不另作书，乞以此函密示之。

刘锡九及骆驼山事，到东后当商之滔兄，力图进行。

泽邨事仍遵吾嫂之囑，未办成以前，暂守秘密。并告。

18. 孙毓筠邓恢字函 (1918年)

滔天长兄先生阁下：

顷读执事致尊夫人书，知日本政府有俟南方联合政府组织成立后即承认为交战团之意，此皆兄与日本同志竭力运动所致，凡中国国会议员及一切同志莫不感激异常。昨阅粤省来电，知改组政府一案已经国会完全通过，中山先生已向国会辞职，并拟通电西南各省，宣布辞职意旨。想不日联合政府便可组织成立，此可乐观者也。

近日湖南方面，北军为南军所败，已全数退至长沙，南军方用包剿计划进逼长沙。据外电所传，北军势穷力竭，断不能守。李烈钧君近已率滇军九千人进攻江西。将来长、岳收复，武汉动摇，李军深入吉、赣，届时安徽仍当乘机大举，以响应南军。机会将至，尤须从速准备款项，以应急需。务恳吾兄竭力设法预备大款，免至临时为难。想兄亦早代计划矣。前书所陈目前同志困难情形，及弟等个人生活窘况，想邀大鉴。惟盼矿山合同早日订定，得借此款暂行维持大众生活，不至衣食断绝，流落无依，则

感戴大德，尤无涯涘。昨日幼泉来电，知竟存^①购械事已经成功，凡我同志无不欢慰。金凡斋定于明日赴汕头，并以奉闻。余由尊夫人详复，兹不复赘。匆布。敬以道安！不备。

弟孙毓筠、邓恢宇同启

晓柳、幼泉两兄均此奉候。

19. 戴季陶函

浮天先辈道座：

捧诵手书，敬悉种切。塚原周造翁处本早欲奉访，而以日来文债多端，只好俟之来月初旬。现在《民国》杂志每月担任文字约至四五万言，自晨至暮，毫无片暇，而又当此炎暑，汗流挟〔浹〕背，苦哉苦哉。

前所奉上之拙著论文，系未定稿，倘略得寸晷，尚当改正之另行出版。倘先生肯赐一读，不胜荣幸。且此问题，不肖以为，关系于中国前途之安危、东亚前途之祸福，能得多数人讨论之，尤为至妙。何时暇，便当亲趋前聆教也。再者，前蒙雅命作文载之《日本及日本人》，亦以文债过多，竟至不能执笔。他日倘有所著，便当呈正也。草此。即颂道安！

夫人前叱名问好。

后生天仇顿首 二十七日

20. 柏文蔚致宫崎寅藏函

拜启者：

兹前来函，悉已转居。惟弟日语不通，地方不熟，而遍寻地

^① 陈炯明字竟存。

图,“大字巢鸭”^①又寻之不得,故暂不过访。兹寄上拙书二枚,以为纪念。

柏文蔚

近代史资料总84号要目预告

- 陶行知致胡适书信选……………吉祥 整理
- 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上)……………曾业英 整理
- 旧天津海关规章制度选……………天津市档案馆 供稿
- 《中苏外交文件》选译(1938年)……………李嘉谷 译
- 忆台杂记……………史久龙著 谢兴尧 整理
- 思痛录……………陈才芳著 刘观丰 整理
- 广西土流赋税碑……………王熙远 整理
- 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集股章程……………钱江 整理
- 杲海澜事略……………文川
- 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
(1949—1992年)……………本刊编辑部
- 谈谈《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罗尔纲
- 辛亥荣县独立时间考……………吴达德

^① 此函信封写作：“北国岛郡高田村大字巢鸭三六二六、官崎寅藏殿”。

瞿鸿机奏稿选录

周育民 整理

说明：瞿鸿机（1850—1918），字子玖，号止龢，晚号西岩老人，谥文慎，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1年进士，历任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学政。1901年在西安行在入军机，以拟诏甚称旨意，得到慈禧太后的信用，“受两宫知遇既深且久，密勿敷陈，动关大计，有非中外所及尽知”（铁良语）。1907年因丁未政潮，“直言忤太后旨”，罢官回籍。已刊著作有《超然楼诗稿》、《瞿文慎公文存》、《使豫、使闽日记》、《圣德纪略、直庐纪略、恩遇纪略》、自订年谱等。

本资料系采自新发现的稿本《瞿文慎公遗稿》。该稿本共两册，由瞿鸿机之子瞿宣颖（兑之）先生搜集，未整理编定，于1949年3月赠上海图书馆收藏。上册有奏稿、立宪谕旨拟稿及家传，下册有文稿、札记、汉书识语等。除文稿已刊外，其他内容大部分系首次面世。本资料集中了《遗稿》中瞿鸿机从戊戌变法到官制改革时期的重要奏折，并附瞿鸿机家传，供研究者参考。

议复武科改制折

奏为遵议武科改制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准兵部咨：议改武科章程，业经奏准，恭录谕旨通行各省遵照等因。又准部咨：议复黄槐森改试洋枪一折，奉旨“依议，钦此”。行令各省将军、督抚、学政，各就见闻所及，详细奏明等因各在案。臣伏思武科弓矢刀石，所习既非所用，默写武经，率为欺饰，尤属具文。仰蒙皇上圣明，更张旧制，俾求实学而备干城，曷胜钦

佩！惟是变章之始，必求尽善之规。部臣方博采群言，自应各抒所见。

臣愚窃以为，欲求精锐知兵之选，莫如就各省每道设一武备分学堂，延聘教习，认真训练，听各属武童投考。学成合格者即由该学堂取为武生，分别等差。以能知地形、测绘、舆图及能制造枪炮者为上等；打靶有准、堪充马步炮队、枪队者为次等，均准取进，禀由各省督抚核定，册报兵部，竟无庸由学臣校试，更无庸过府县考。盖学政与地方守令皆于此事多所未谙，又于武备学堂不相统属，固不如责成各督抚，势为较顺也。

又当于省会设武备总学堂，京师设武备大学堂。三年大比，将各道学堂所取之上等、次等武生归省会总学堂考验，由各督抚取中举人送京师大学堂汇齐考验，由总理衙门取中进士听候殿试，分别擢用，但学额、中额均不必宽，以杜倖滥。其未经取中之武生、举人，或发军营差委，或回学堂肄业，均听各督抚酌核办理。

或谓各省、府、厅、州、县皆应分建武备学堂，方使各属武童便于就试。然创办伊始，经费难筹，不如每道设一学堂，较易集事。且各道属相距不至过远，士子投考，亦不甚难。一俟成材日多，用款充裕，再行推广。似此变通定制，名实相符，庶可获精通兵事之真才，而无滥习火箭之流弊。若听武童自行操习枪炮，子药任其取携，则不逞之徒作奸犯科，祸端何所不至。即今存之公所，按期领采，而或作或辍，断非育才之道。且平日归武职官考课弹压，亦虑如教官月课，虚存故事，势不能行。即武生、武举尽数入营，似亦须经武备学堂教成选充，方为有用。否则人浮于额，必至滥竽，不独无地可容，恐亦难期得力。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议施行。谨奏。

南菁书院改学堂及办农学折

奏为江阴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惟富强之道，以人才为致用之资，以地力为厚生之本，兴学兴利莫急于今。伏读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开办，著将各省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等因。钦此。又恭读六月十一日上谕：李端棻^①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著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等因。钦此。仰见皇上广学育才，锐意倡导，凡有血气，莫不感激奋兴，力求通变。

臣查江苏书院在江宁、苏州两省城者，均由督抚臣经理。惟江阴南菁书院系由前学臣黄体芳^②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院中事宜专归学臣主政。今既奉旨一律改为学堂，臣当恪遵办理。但书院虽在江阴县治，入院肄业者乃全省人材所萃，自应照省会书院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以符新章而资鼓舞。并于在籍绅士中择其学通中西、士林翕服者，管理一切，即兼总教习之任，俾得恢张新学，以专责成，实力奉行，宜有明效。

查书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项在松花江府属之川沙厅境内，名曰

① 李端棻，字蕊圃，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进士。曾任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刑部侍郎。1896年上疏设立京师大学堂。

② 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进士。曾任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郎。

横沙，系光绪十四年前学臣王先谦^①任内，据绅士前直隶清河道费学曾、候选道姚文枬等呈请，将该绅等认佃前项横沙芦草滩地二万二十五亩零捐入南菁书院，以充经费；又劝令郁姓承佃之五分沙地二万二十五亩零，一并归入书院，其原缴沙价库平银六千八十八两零亦经臣王先谦筹款如数给还，即将各佃单全数呈缴，永归书院管业。委员逐一丈量，实计芦草泥滩共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并续涨沙地九千余亩，当经前抚臣崧骏^②据情具奏，并将亩分图形咨送户部。旋准部咨，核准升科，历年遵办在案。

臣查此项沙田均系招人承佃，租息微薄，未扩利源。若求《周礼》物土之宜，参以泰西化学之用，无能树菽五谷，遍植果蔬，即绵麻等项亦可试种。现当屡奉谕旨，振兴农务，臣拟将未经围佃之田先行试办，如有实效，再行推广。农学之事董之学堂，学堂之用资于农利，二者相辅，既无另外筹款之难，复有相助为理之益。但中国农学不及西国之精深，习故蹈常，地多遗利。且沙田性质较异常田，转瘠为肥，实资新法。查欧西比利时国佛兰德斯及甘滨地方，皆系沙田，设法垦治，遂成腴壤。欲兴种植，自应讲求，察土性，辨物质，慎培壅，非西人之教不精；垦荒土，庠积水，利耕获，非机器之力不速。臣因访有美国农师本脱士，拟即延订履勘，随当择购机器，宽备工料，次第开办。昌绝学以开民智，增地产以裕财源，冀能裨益于国家，非仅规一隅之利也。

所有微臣改设学堂、试办农学原由，谨缮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①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江苏学政、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院长等职。

② 崧骏：满洲镶蓝旗人，瓜尔佳氏，字镇青。咸丰举人。1896年任江苏巡抚，后调任浙江。

保举经济特科片

再，臣伏读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上谕：经济特科，原期振兴士气，亟应认真选举，以广登进而励人才。著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个月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等因。钦此。仰见朝廷侧席求贤，破除常格，视唐、宋以来制科，用意尤为深远。必当得才识宏达、志虑忠诚之选，方足以副明诏。臣窃准斯义，敬举所知共十五人，又于江苏士子中择优附送六人，皆经考核，一并出具切实考语，谨缮清单，恭呈御览。除照章咨送总理衙门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吏部主事陈三立，江西义宁人。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

工部主事屠寄，江苏武进人。习知边事，才力过人，黑龙江将军恩泽倚以军咨，测绘东三省舆图，考校精审。

工部主事夏震武，浙江富阳人。天性纯孝，廉介不苟，规划时局利病，平实可行。

内阁中书曹广权，湖南长沙人。质朴沈毅，经济博通，研求时务，不为空言。

前山东沂州府知府丁立钧，江苏丹徒人。学问宏达，才识恢张，中外政事交涉，能得要领。

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浙江山阴人。志意超卓，规模宏远，所著《危言》，于国势、邻交、吏治、民隐，洞见深微，悉中窍要。

前山西即用知县汪宗沂，安徽歙县人。宗经致用，精博不群，其著述以农、礼、兵、医、乐为古今政学五要，言皆征实，足为治事之本。

直隶候补知县张美翊，浙江鄞县人。学行具优，曾充出使大

臣薛福成随员，究心外政，确有见识。

候选知县邹代钧，湖南新化人。实事求是，心地朴诚，曾充出使大臣刘瑞芬随员，精于中外舆地之学，众口推许。

举人孙诒让，浙江瑞安人。学有经法，通知时事，周礼六官皆体国经野之政，其所著《周官正义》，卓然可传。

举人沈惟贤，江苏华亭人。著有《两汉匈奴大事表》、《晋五胡表》、《唐西域传广注》，周知古今中外之故，论事有识。

举人王舟瑶，浙江黄岩人。学术深纯，经史熟洽，留心时政，能务远大。

拔贡华世芳，江苏金匱人。老成厚重，精于算学，实为专家。

优贡陈为镒，湖南郴州人。气质朴厚，谙习西政，考求商务，尤见贯通。

监生江翰，福建长汀人。学瞻志高，内政外交，皆能通晓。以上敬举，素所深知。

附生赵宽，江苏阳湖人。深明治体，通达时务。

附生冯征，江苏通州人。算学功深，兼明西艺。

附生张东烈，江苏泰兴人。专习格致，力求新理。

廪生金楸基，江苏吴江人。舆地兵学，皆能讲求。

廪生潘敦先，江苏吴县人。留心时事，亦知西文。

廪生裴熙琳，江苏长洲人。姿质英敏，究心外交。

条陈教案片

再，近来交涉棘手，莫如教案。各处教堂林立，亦有借民房传教，事后遂指为教堂者。教民恃教为护符，亦有因犯案争讼，临时投教以求胜者。种种诿张，莫可究诘。而愚民无知，不顾利害，不识轻重，辄与教中人为难，一遇刁徒，从而煽惑，遂成巨案，地方官实亦防不胜防。

臣思保护要策，宜预查各省教堂坐落何处，洋房若干，民房传教之处若干，一一绘图贴说，并将教民编入教籍，注明生理丁口，仍一律准其应试捐官，由各省督抚照会领事，造具清册，一并咨送军机处、总理衙门、户部存案。其有续增之教堂及新入教之户口，随时报由州、县申详，督抚补送存案，不许遗漏。其未经册报有案者，有事不得借口。如此，则地方有司始得确知教堂、教民之数，耳目易周，便于防护，且按册可稽，办理较有把握，似亦釜底抽薪之法。可否，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议定，行知各省领事，并请谕飭各督抚臣遵照办理之处，伏候圣裁。臣为思患预防起见，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

请迁都西安折

奏为敬抒管见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二十一年由四川学政差满回京，荷蒙召对，时值日本和局甫定，臣辄条陈一折，极言和议虽成，不可久恃。惩前毖后，宜建陪都，请于西安省经营新都，为长治久安之策，预修五台行宫，为恭奉皇太后以时巡幸驻蹕之所。不料时甫数年，事变遂已至此。当洋兵入京之际，幸赖圣明内断，权宜避狄，得以转危为安。伏闻御驾安抵太原后，已定驻蹕长安，传旨相度，实为万世无疆之计。

近日外间传言，疆臣有以和议将成，仍请回銮京师为便利者，臣窃以为不然。夫各国恃其雄强，协以谋我，互相猜忌而诡诈多端，不独逞威于我者固不可知，即市德于我者亦岂可信！今之和犹前此之和也，款议即成，安能保永不生衅？一经发难，覆辙相寻。实逼处此，动肆迫挟，前事之变，可为痛心！

况以地形而论，俄之铁路告成，东三省已在其掌握。津沽则各国争据，猜猜相牙，即令归我津城，还我炮台，而兵舰长驱，固

已视为己有。肩背单寒，门户洞达，无一可守之险，难复特为金汤。不如秦中，古称天府，山河四塞，又去通商各口为远，形势利便，有险可凭。虽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究之山陆崎岖，不通海道，悬军深入，征调艰阻，断不能如此驕张。但须坚持定见，不修铁路，以免往来灵捷，猝不及防，虽有阴谋，亦无所施其伎。此主客异数，利钝判然者也。

然则改都长安，既可纾目前之祸，尤足为根本之图。圣驾既已出京，亦无安土重迁之疑，而有一劳永逸之益，何去何从，不待再计决矣！

惟是时局艰危，民穷财尽，来源已竭，出款愈繁，不得不节省工程，因陋就简。《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臣知皇上仰体圣慈恭俭之心，力崇朴素，法大禹卑宫之美，踵唐尧土阶之风，安不忘危，交相咨儆，则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复核官制说帖^①

伏读此次预备立宪谕旨：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等因。又伏读厘订官制谕旨：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等因。往复恭绎，自当扼定清积弊、定责成二语，并扼定上稽成法、酌古准今、折衷至

①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订官制谕》。次日，派定厘订官制大臣，由奕劻、孙家鼐、瞿鸿机总司核定。6日，设编制馆于恭王府之朗润园，其成员不少系袁世凯亲信。10月底，编制馆拟订出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以内阁、军机处改并设立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但11月6日新官制公布，完全推翻了原来的方案。其中内幕，猜测颇多。这份“说帖”是说明这一变化的关键史料之一。

当数语，为厘订官制、立政任人之本。

窃谓敝不在法，而在行法之人。东西各国立宪之名义，亦曰立上下共守之法而已。中国非无法也，行其实则法足以兴，袭其名则虽有法而不举。然则今日之当改者，自应因时变通，特宜循序渐进，不在一切纷更，顾力行何如耳。

国初设内三院，旋改内阁，又由内阁改三院，既又复内阁。雍正初，因军务机要，设立军机处，相承至今不改，实以地依禁，每日承旨办事，无少稽留，一洗从前内阁之旧习。仰窥列圣御政之勤，贻谋之远，立法精密，实为前古所无。日本以内阁居首，亦采中制。欧洲各国不名内阁，其以一员总理，则同我朝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其义亦未尝不同军机处。印向称办理，乾隆初年曾设总理大臣，寻奉裁撤。盖总理政事之名，虽亲贤有所不敢居也。窃意近年奉旨设政务处矣，如以军机名称宜改，不若易为政务处，其办事大臣即名政务大臣，似为名正言顺。其余各部大臣本会合行政，即名参预政务大臣，亦与统称政府之义适相符合。仍以各部轮班值日，伺候召对，有事则会议。其内阁一切职掌，仍从其旧，无庸移并。原拟五局，亦无庸设。其应行整顿章程，仍由政务大臣自行核议。

各部衙门均设一尚书、两侍郎，以专责成。应设丞、参，其司名员缺，应由各该堂官自行核议。外务部应仍以亲王总理部务；吏部宜存；户部宜以财政处并入；礼部宜仍旧称，而以太常、光禄、鸿胪并入；学部如旧；兵部宜从旧称，兼陆军、海军两职，而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另设军咨府；巡警部可名民政部，惟冠服、仪制、从祀、庙廷等事，仍应隶礼部；刑部宜从旧称，而任司法之职；大理寺可改大理院，任审决之职；工部可并农工商为一部；轮路邮电在财政、商政之间，或可分为一部；理藩院可改为理藩部；都察院宜仍旧，但裁六科之名；资政院博选通才，集思广益，为采舆论、通下情起见，裁缺之员亦不至尽置

闲散，自是可行。其余新拟各官，宜从缓置。所有各部院衙门应行清理整顿之事，应由各该堂官自行核议，送政务大臣核定。

各国宪法之精意，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相辅而行，故有上下议院而情无不通，行地方自治而政无不举；又互相箝制，而自无擅权营私之弊。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扞格。此其宜缓者一也。

宪法之利于国者，在人人知当兵、纳税之义务，而可致富强；其利于民者，在人人可享法律之自由，人人有与闻国政之荣利，不啻上下互为报施。然欲行此宪法，必先求各省、府、厅、州、县学校如林，教育普及，地方治理，警察遍行，民智大开，民德日厚，夫然后下知当兵、纳税，而皆有急公好义之诚，上亦可予以自由闻政，而知有安分循理之责。今中国学堂、警察尚未普兴，资格不逮远甚，若遽责以当兵、纳税之义务，非因之而滋扰，即激之而生变。若不问其能尽义务，而先予以享自由之利、充议员之荣，则恣肆横决，其弊更不胜数。此其宜缓者二也。

夫以时会所趋，事机相迫，断不能不改弦易辙，切实振兴。惟各直省地方风俗之不齐，人民知识之未浚，措手不易，扞格必多，有不仅如各省督抚所虑人才难得、款项难筹者。若欲同时并举，其势有所不能。臣等审酌再三，窃以东三省根本重地，经画宜先，且一切规模略同草创，或因或革，措置亦较易为功。此次官制办法，拟请从东三省入手，即以为各省之程式。其次则南北洋等处，交通便利，风气已开，亦宜及时试办，逐渐推广。俟东三省与南北洋办有眉目，成效昭然，即应各省仿照通行，以归划一。

抑臣等更有请者，现因国民程度未及，故不得不次第推行。但由未及以几于及，全视官长为之转移。若以时期尚缓，仍复因循，安有程度之可望。是在各省督抚臣公忠体国，力任艰难，必

使事事准乎公理，以求通上下之情，教育普兴，人才辈出。明法律者多，则审判自不致棘手；尽义务者众，则地方亦必能改观。然后预备始有实际，立宪乃有定期，庶上副两宫求治、下慰海内群生之望。此则臣等与内外诸臣所当兢兢共勉，而不容或懈者也。

附：《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讳□□，字□□，晚号□□□□。瞿氏之先于明季自江苏迁善化，家于县之西冲，先世未有达人。先高祖父讳应清。先曾祖父讳岱，怀才不仕，隐于画，尝绘《自济图》以寓意。先大父讳元霖，咸丰辛亥举人，四上春官不第，入赘为刑部主事。

先府君兄弟三人，次居最优〔幼〕，以道光庚戌六月十五日生于长沙里第。诞生之夕，先曾祖父梦先曾祖抱婴儿，曰：“为君送一好孙儿来。”寤而报先大母分娩得男。时先曾祖母已前卒也，先大父之以郎官告归也，以目眚失眠，晚而尤甚，既多身世之感，居常郁郁，而期望先府君独殷。躬自课读，昕夕无休，往往残月犹明，即指为日光，促先府君起。先府君婉愉将顺，益自惕厉，甫成童，已毕诸经，下笔为文，常惊老宿。

同治五年，补博士弟子员，府、县试皆列前茅。复以其间从乡先辈何子贞、郭筠仙二先生游，肄业城南书院数年，三冠超等，余亦必居前列，契尝备至。九年，举于乡。逾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南归时便道一游扬州。次年冬，游常德。十二年，自柳州赴广州，转赴桂林，皆小作句留即行。十三年，赴京散馆，授编修。明年，光绪建元，大考轮詹，先府君蒙特擢一等第二名，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升用。召见时，孝钦显皇后垂问家世，温谕奖慰，且勉以讲求实学。盖帝心简在，基于是时矣。是年，充河南正考官。二年，简河南学政，迎养先大父母。先大父以目疾，不欲远行，乃令先大母就养，前母吴太夫人从焉。时吴太夫人已患咯血，又以连产不育，意多郁伤，医疗失调，遂以不起，时三年

七月也。先府君时方按试外郡，亟归相见，病已不可为。次年，吾母傅太夫人来归。外大父青余先生时方以名翰林陈臬中州，夙与先大父往返莫逆，及是遂联姻焉。

时，河南大旱，饥民相食。先府君居常怒然有天下之忧，乃上疏言。《民困日深宜防隐患以靖人心而维邦本疏》中有曰：“民之于国家，精神元气也。州县之于民，则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所以藏精神元气者也。今之州县，不能化民，惟以罔民，不能养民，且以残民，肆力于催科，而抚字不知也。”又曰：“埽积陋以治其标，勤生聚以固其本，缓急有备，剿抚有宜，庶几救时之良策。至于撙节度支以储仓卒用武之需，慎重名器以留激励人才之具，皆与精神元气息息相通，而为制治保邦之大要。”又以河东河道总督一缺原驻济宁，自咸丰初年铜瓦厢决口后，河水全入大清河，山东运道已归巡抚兼管，总督常驻开封，优游无事，而岁修经费尚以六十万计，疏请裁减河督一缺，以节糜费。

五年正月，先大母以微疾弃养，先府君奉讳南归。家贫，称贷以举丧而无废礼。左文襄公时督两江，函聘主讲钟山书院，先府君以有求禄之嫌，谢弗往也。七年起复，到京补原官。八年三月，复遭先大父忧。先府君至性纯笃，连遭大故，摧毁逾常。及服阙，家无余费，卖居屋而后北行。十年到京，仍补原官。十一年特简浙江学政。十四年以家庙落成，请假还乡谒祭。先大父以家世寒微，未有祠庙，常嗛于心。及时，先府君俸禄稍裕，即购田置祠，继先志也。

十七年，充福建正考官，寻简四川学政。二十年任满，请假回籍省墓。二十一年回京，转补翰林院侍读学士。二十三年升授詹事府詹事。其年秋，署刑部左侍郎，旋简江苏学政，驰驿未至，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五年正月，补授礼部右侍郎，仍留学政之任。时天下渐多事。朝廷寔用新法，而迂旧者犹往往拘墟不能通变。先府君则谓，时势非变法不足以图强，而因

时制宜，要当熟审夫国中情势。在任首疏改南菁书院为高等学堂，并斥川沙厅所属之沙田为农场，试办农学。士子有通西学者，奖励扶植之，务能尽其所长。先府君迭掌文衡，所至辄留心甄采通敏笃实之士。尝曰：“器识欲其博通，而文体必宗雅正。”又曰：“中学西学，皆求实用，无取空谈。必能贯通经史，考求时务，然后为有用之才。尤必心术端正，不染习气，方能竭诚报国，共济时艰。”先后持衡五行省，门下士之有声于时者，不可胜计。

二十六年，拳乱起，后帝蒙尘。先府君时在江苏学政任内，以职司所在，不能奔问，终夜徬徨，忧不能寐，因专使驰递请安折于太原行在。时江南人心惶惧，江防紧急，岁试停办，学政亦未及简人，先府君疏请先行交卸，以头风夙疾常发，请假回籍就医，转赴行在。俄有旨，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甫十日，迁工部尚书。先府君感激知遇，到家不俟假满，犯风雪陆行赴西安，以二十七年正月抵行在。

先是中日和议既成，先府君默察时局之不可恃，密请陪都以定国本，及是言始验。朝廷既休于事变，锐意变通政治，以图自强，飭中外大臣各抒己见，剴切敷陈，以待甄择。先府君建言曰：“今日情势，譬如大病之后，元气尽伤，不独攻伐之剂不可妄施，亦岂能骤投峻补？若欲百废俱兴，一时并举，不惟无此财力，正恐纷更罔济，固宜择要以图，行之以渐，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谨拟先其所急，本通变宜民之意，求今日可行之方：一曰整饬吏治，二曰造就人口〔才〕，三曰变通军制，四曰开浚财源。”并条陈保护教堂、预防教案办法。

四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并充政务处大臣、国史馆副总裁。总理时〔事〕务衙门既撤，特设外务部，朝廷乃以先府君调补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时和议方殷，先府君折冲尊俎，各国渐皆翕服。议成，朝廷论赏有功诸臣，与同列及二三疆臣同被官衔之命。先府君力辞，不许，再请对言于上曰：“张之洞、刘坤

一等保障东南，支持危急，荣禄、王文韶等扈驾辛苦，赏固宜之。臣到行在，尚在今年，无劳可言。现在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若有倖滥，何以示天下，不独訾议臣等也。”上为之动容，乃收回成命。

行在人简事繁，朝廷每有文章制作之事，悉以委先府君。尝以祷雨于太白山得验，当赐碑文，翰林院拟进，不称旨，命先府君改撰，上亟称善。銮舆回京，派充路矿会办大臣，旋补授军机大臣，充经筵讲官。先府君以词臣荐居重任，言者嫉焉，乃上疏恳辞军机处、外务部两缺，且曰：“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惟知以有益国事为心，并非因人言指摘，意存诱卸”。疏入，慰留；固请，不许。

二十九年，派充会同户部办理财政大臣。三十年，兼署吏部尚书。是时俄日交战，中国介于两大之间，宣告中立，事变滋多。三十一年，以关于东三省事件与日本大使小村寿太郎、公使内田康哉议订条约，与庆亲王、袁世凯同奉派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先府君提议保全主权十一条，其最重要者为：中国在满洲自治全权如故；商埠由中国自开；中国派兵分期填扎各地方；退还强占、擅管各权利产业四事。至关于东三省铁路，则坚持不得作为日俄自有之路，应另订中日实行合办管理稽查章程及自任保护，不准他国驻兵，铁路地段民事他国不得干预，铁路左右地段他国不得私占等条。东三省撤兵期限，日俄原定为十八个月，先府君与力争，改为十二个月。协议数月之久，至十一月始告成。

三十二年，以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事既定，中国情见势绌，愈难再安近(?)闭。先府君默观时局，非改革无以图存，前席时屡以为言。立宪之议初兴，先府君以斟酌损益，必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因自请赴外洋考察政治，不许，乃改派载泽等。朝议既定，先府君草诏有曰：“今环球列邦，无不以立宪为政体。立宪云者，有上下共守之法律，有君民一体之精神。故其情无不通，事无不治。深惟各国之所以富强，

吾国之所以贫弱，得失之数，较然易明，耻不如人，能无自责？时局如此其陆危，黎元如此其困敝，若再不加之振厉，翻然改图，不独无以慰遐迩望治之心，亦非所以承祖宗付托之重。用特明示朝廷宗旨，改行宪法，将与天下更始，务在通下情，采公论，除满汉之成见，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地方治安，人民发达。兹事体大，断非一蹴能几，凡我臣民，皆当为立宪之预备，十年之内，必求教育普及，警察遍行。一俟规模已具，时当其可，然后颁布宪法，定期举行，庶几尽善尽美。总之，令出惟行，事预则立，当此危急存亡之会，岂复优游敷衍之时，亟宜奋发有为，认真筹备。尚望我臣工士民各担责任，共策安全，一德一心，同心合作，毋狃于旧习，毋动于浮言，毋畏难而苟安，毋欲速而不达，期于有条不紊，治具毕张，以跻大同，而成上理。”

既而议改官制，复充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先府君以为，今日所当改者，自宜因时变通，特宜循序渐进，不在一切纷更，顾力行何如耳。因于官制局原拟草案之后，系以言曰：“各国宪法之精意，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相辅而行，故有上下议院而情无不通，行地方自治而政无不举；又互相箝制，而自无擅权营私之弊。今中国官民程度俱有未及，议院未能遽立，地方未能自治，而先行立宪之官制，其势必多扞格。此其宜缓者一也。宪法之利于国者，在人人知当兵、纳税之义务，而可致富强；其利于民者，在人人可享法律之自由，人人有与闻国政之荣利，不啻上下互为报施。然欲行此宪法，必先求各省、府、厅、州、县学校如林，教育普及，地方治理，警察遍行，民智大开，民德日厚，夫然后下知当兵、纳税，而皆有急公好义之诚；上亦可予以自由闻政，而知有安分循理之责。今中国学堂、警察尚未普兴，资格不逮远甚，若遽责以当兵、纳税之义务，非因之而滋扰，即激之而生变。此其宜缓者二也。”新官制既定，殊谕着仍为军机大臣。

先府君居枢府久，遇事守正不阿，忌者日众，又蒙恩独留，于是谋倾陷先府君逾急。适有贵近纳贿事发，先府君力主严惩，益触其怒。知先府君之不可诬也，乃噤言者摭私通报馆、授意言官二事论劾。时浸润之赞〔谗〕已达宫廷，遂降旨开缺回籍，以示薄惩。时三十三年五月也。

先府君在政府七年，一以廉慎自持，有以珍币进者，必遭峻拒。燕闲时，每凡次日奏对之事，皆默疏于心，私邸中未尝置记室，手自缮写，以故国家大计从中主持者，人皆莫得而闻。乙丙之际，变法诸议初起，群言庞杂，阻格甚多，实赖先府君一意主持，议以内定而功不归焉。外务部官制以亲王总理部务，而别置会办大臣两人，先府君虽居尚书之名，而事权不一，动多掣肘。独至重大交涉发生，辄怂恿先府君发言辨难，而余人拱手仰成。方湘人之争粤汉路也，外务部徇于因循之习，不肯坚持，独先府君与鄂督张文襄力争，电令驻美公使与美政府直接交涉，卒得废约，收回自办。以是遭同列之忌，而任事之难，用心之苦，人不能知其万一也。先府君与外人交，一以公诚为则。英使要求于长沙城内设立行栈，先府君为言其两无所利，反复开譬。英使曰：“公，信人也。”卒寝其谋。其他折服外人、弭患于无形者多类此。先府君自典试迄入枢府，时时以求贤为念。于海内贤士大夫，始闻其人，则旁求不厌详晰；既见其人，则默识其言行。故疆吏举劾，早已洞然于胸。贤者成之，而以知人之名归之主上，己不居其名，故受者多不及知。其不贤者，始则嫉恶如仇，其后犹休休有容，察其能受尽言则匡之，冀其自新，盖晚而愈知才难矣。

先府君既解政柄，在居家旁筑小楼，颜曰“超览”。日惟登眺赋诗，未尝一与地方大吏通问。惟以余闲，集族人刊修家谱，敦饬祠祭。又以居室余地起私祠，以为本宗奉祀，辟义塾以教城居子弟。先是在枢廷日，尝遣兄子置田庄一区，供族人贍养读书

之费，及是敬宗收族之制粲然大备，而先府君承先之志始践。盖先府君笃于孝友，虽少年历官清要，而事先大父母承欢养志无殊。孺子时**家贫多债**，先府君时犹未达，已引为己任，两伯一姑，终身友于其间。其他伯叔昆季，纳粟报官，率出先府君资。岁时婚丧，复按其境遇而周恤之，虽有以怨报德者，犹不念旧恶，视如一体。宗庙祭祀，必诚必敬，数十年如一日，虽居高位、际暮年，未尝忘死如生之义。

三十四年，德宗景皇帝、孝钦显皇后相继上宾，先府君感念知遇之隆，哭常出涕，忧伤之心，自是渐暴于外。宣统元年，年六十矣，亲友欲为举觞，坚不许，而赋述怀诗四章，传示乡人，盖终身未尝称庆也。

三年，武昌变起，长沙继之。先府君知祸之未已也，走避宁乡山中，旋复徙家上海。自是七年，常以读书作字为日课，间与友好倡和往返而已。居常慨然曰：“吾老矣，及筋力之未衰，犹欲一谒松楸，吾心乃大慰。”因于乙卯之春还湘一行，遍谒祠墓。

先府君虽近七十，以平日慎于卫生，步履精神，目光腕力皆如中岁。丁巳之夏、戊午之春两游杭州，舟舆登陟，不假扶掖，湖山吟眺，意兴犹豪。丁巳冬间，偶以下楼微蹶卧疾，兼旬为按摩已愈矣。次年自杭州归，始觉脾胃不开，自是缠绵月余，亦无大苦。忽于三月十三日下血数次，遂力疲神殆，烦懣不安，延至十五亥刻，遂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享年六十有九。遗疏上闻，宫廷震悼，降旨优恤，特谥“文慎”，并赐陀罗经被，祭葬如仪。

呜乎！先府君起家寒素，以文章行谊，上结主知，自秘殿论思以至中枢筦政，无一日不以尧舜其君为念。庚辛以后，国势阽危，先府君艰巨独膺，鞠躬尽瘁。虽前席之际，尝屡乞休，而卒未决然引去者，徒以不忍上负主知，下负所学耳。而奸回狙伺，变生不测，设施未竟，遽致挫伤，国门未出，而事已不可为矣。

人徒羨其际遇之隆，又孰为谅其孤怀隐憾也。至于不孝等幸承绪荫，以有今日，侍奉无状，罪已不容于诛，而先府君一生行谊，复不能窥见而阐扬其万一，搥心饮恨，尚复何言。

伏念先府君生平立身大节，以诚敬为归。其于学术，博通汉儒、训故〔诂〕；而言性理，必宗宋五子。待人接物，虚怀湛然。虽藏〔戚〕获儿童，从无疾言遽色。疾剧，犹时饬家人寢息，戒无过劳。自少壮即无声色之好，宴游博奕，痛嫉而深恶之。所以自奉者，虽寒素有所不堪。在朝之日，出门一肩舆二仆而已。主者以警卫进，固却之。先府君五岁即不食肉，上知其然，赐食常别为具饌。晚年尤爱淡泊，屏绝服饵，性恶暇逸。早年衡文校试，必终日衣冠，危坐堂皇，盛暑祁寒不易。当国后，常未明趋朝，日昃退食，犹必外署延宾，私邸接士。于言事者所上书及新译各书，莫不周览，手自题志。遇外国人士及出洋归国者，辄于西国之政学艺术详为咨访。历官中官四十余年，所至峻绝馈遗。按试州县，其供张之具必于临行时亲为点还。立朝之日，尤无敢干以私者。以是益招贪黷者之忌且恨，先府君不自知其危也。先府君幼亲庭训，早有博学能文之誉，及入值承明，益肆力于考证大〔之〕学，于是著有《汉书笺》。比近中年，感时事之日非，尤究心于经世之故，而文事仍不少废。按试郡县，舟车辄以二十四史自随。晚岁读书益勤。盖其学尤怡〔洽〕熟于《春秋》、《三礼》、《说文》、《通鉴》及宋程、朱之书，《文选》、杜诗亦能默诵。为文以西汉为宗，而泛滥于唐、宋诸家，则瓣香少陵、东坡诗文，诸稿多随手散佚。中年以后之作，始稍稍具备。而柄政时言政之文，则以素性慎密，多无存稿。今可缮刊，犹有诗约十卷，文约四卷，日记、年谱、奏稿若干卷，别有自定《圣德纪略、直庐纪略、恩遇纪略》各一卷。先府君之于乡先正也，曾文正公则私淑之，郭筠仙侍郎则亲炙之，故生平政事文学，视二公为尤近。其于古人也，则一生谨慎似诸葛忠武，焯恶于微似张文献，

文章制作似陆宣公，拳拳忠爱似苏文忠，先忧后乐似范文正，立朝风度，古之名相无以相加，而际会之艰或犹未逮。

先是曾祖父晚年尝以所绘《自济》及《分灯课子》两图付先大母，先大母于诸娣姒中最谨厚，先曾祖父逆知其后必昌也。先府君既贵显，遂以二图上丐宸翰，同朝诸臣及海内名人咸与题焉。归田后以之勒石家庙，发潜德之幽光，极人臣之殊遇，天下荣之。先府君先后膺黄马褂、带膝貂褂、紫金〔禁〕城骑马之赐，其他珍裘、白金、文绮、药饵、书籍，上方之颁不可殫述，尤以蒙孝欽显皇后特颁照片为殊荣。

呜呼！日月逾迈，距先府君之死已将一载矣。方先府君晚岁家居，常欲自度吉壤，久而未就。及再游西湖，乐其风景，乃慨然有终焉之志。不孝等仰体遗思，稟承慈命，爰于湖北胜处卜地奉安，将以□〔十〕月□□〔初二〕日永奠窆窆于杭州西湖□□〔石笋〕山之原。

先府君生不肖等兄弟六人，宣聪、成官均早殇矣，吴太夫人出；宣朴、宣芬殇，宣治、宣颖均傅太夫人出。姊妹四人，吴太夫人出者一，傅太夫人出者三，均先后没，存者不孝兄弟三人而已。孙男三人：同祖、强、昭旂，孙女三人。

乌乎！不孝等梲昧无知，所言何足以尽先府君于万一。顾以铭幽表墓之文犹阙然而待，不得不勉述所闻，以告当世，伏乞海内贤达锡以文词，用慰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

孤子瞿宣朴、瞿宣治、瞿宣颖谨述

天津海关税务司名录

(1861.5-1948.6)

天津市档案馆 供稿 张俊桓 整理

说明：天津海关建立于1861年5月2日（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其人事、行政、业务管理与全国其他开放的通商口岸一样，一方面归海关总税务司署辖制，一方面又受地方海关道的监督。在其成立之初，由于天津未设置海关道，所以天津海关曾一度由通商大臣管辖。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把常关税列入大赔款担保，并规定通商口岸五十里之内常关交总税务司兼管。1902年8月15日天津的常关遂划归天津海关管辖。

从1912年开始，天津海关道改称海关监督。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天津海关的一切行政及人事因循旧制，没有大的变更。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海关总税务司署划归财政部关务署管辖。1929年财政部关务署在南京召开关制审查委员会，决定停止海关招用洋人，华、洋人职员在海关职权与待遇一律平等。但由于总税务司的职务仍由洋人担任，而且洋人霸占着各地海关税务司已司是既成事实，所以，这些决议也只是一纸空文。天津海关的税务和各课负责人仍全为洋人担任。

1929年，南京政府根据关税自主原则制定中华民国进口税则，1930年又将进口税改按海关金单位征收，天津海关悉行遵照施行。

1930年北方发生军阀内战。6月，阎锡山竟以武力劫持海关，要求截留天津海关关税。天津海关以情势紧张，7月19日宣告封闭，9月下旬战乱平息，10月3日恢复工作，继续行使职能。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裁撤厘金，分别于1月1日及5月31日

日将子口税、厘金和内地与沿海五十里外各常关税及海关所辖五十里内常关一律裁撤。天津海关所辖之天津常关因亦裁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华北平津一带为日本占领，但天津海关仍保持与海关总税务司署的联系，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租界接管天津海关，将英、美籍关员拘禁，并增派日人及擢升原有之日籍关员为税务司及各部负责人，将所有非交战国籍及华籍关员均予留用。惟上海总税务司署为伪南京政府接收后，天津海关遂与后方断绝联系。在日本占领时期，天津保留了海关监督公署。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天津海关被接收，所有新旧日籍关员一律免职。于是，天津海关系统恢复完整，直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海关监督公署在1945年8月以后亦不复存在。

天津海关共计存在八十九年，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整个中国海关这一机构是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由英国人任总税务司设立起来，为帝国主义利益和在华特权服务，所以，尽管中国改朝换代，直至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它一直保持了机构和体制的完整，犹如一个“独立王国”。解放前天津海关八十九年的历史是一页耻辱史。

本资料系根据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海关全宗”整理。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	1861.5.3~1862.4.29	克士可士吉	C. Kleczkowski	比利时	税务司	300
2	1862.4.29~1862.9.30	威立士	F. Wilzer	德 国	税务司	300
	1862.10.1~1863.4.27	威立士	F. Wilzer	德 国	税务司	400
3	1863.4.27~1864.3.14	马 吉	J. Mackey	英 国	头等帮办	250
4	1864.3.14~1865.12.1	贝 格	W. Baker	英 国	头等帮办	250
5	1865.12.1~?	博 郎	H. O. Brown	英 国	三等帮办	150
6	? ~1866.3.31	贝 格	W. Baker	英 国	头等帮办	250
	1866.4.1~1866.10.25	贝 格	W. Baker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00
7	1866.10.25~1867.9.18	狄妥玛	T. Dick	英 国	税务司	500
8	1867.9.18~1867.10.13	博 郎	H. O. Brown	英 国	三等帮办	150
9	1867.10.13~1868.3.9	狄妥玛	T. Dick	英 国	税务司	500
10	1868.3.9~1869.9.10	休 士	C. Hughes	英 国	税务司	500
11	1869.9.10~1869.11.3	哲美森	Colin Jamieson	英 国	三等帮办	150
12	1869.11.3~1872.10.18	汉 南	C. Hannen	英 国	税务司	500
13	1872.10.18~?	赫 政	J. H. Hart	英 国	税务司	300
14	? ~1873.2.21	屠迈伦	J. Twinen	英 国	头等帮办	225
15	1873.2.21~1873.5.27	赫 政	J. H. Hart	英 国	税务司	300
16	1873.5.27~1873.8.25	屠迈伦	J. Twinen	英 国	头等帮办	225
17	1872.6.25~1873.8.2	赫 政	J. H. Hart	英 国	税务司	300
18	1873.8.2~1873.10.23	吴秉文	A. Huber	法 国	税务司	300
19	1873.10.23~1879.3.31	屠迈伦	J. Twinen	英 国	头等帮办	225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875.4.1~1875.11.24	屠迈伦	J. Twin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00
20	1875.11.24~1876.11.16	马福臣	A. MacpherSon	英 国	税务司	500
21	1876.11.16~1877.7.30	穆意索	A. M. DeBernieres	法 国	二等帮办前班	300
22	1877.7.30~1877.9.6	克 黎	W. Krey	德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23	1877.9.6~1877.10.13	穆意索	A. M. DeBernieres	法 国	二等帮办前班	300
24	1877.10.13~1877.12.4	克 黎	W. Krey	德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25	1877.12.4~1879.4.21	德璫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26	1879.4.21~1879.4.28	贾雅格	J. W. Carrall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27	1879.4.28~1879.8.2	德璫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28	1879.8.2~1879.8.6	贾雅格	J. W. Carrall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29	1879.8.6~1879.8.16	雷乐石	L. Rocher	法 国	副税务司	300
30	1879.8.16~1881.2.15	德璫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31	1881.2.15~1881.2.25	贾雅格	J. W. Carrall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32	1881.2.25~1881.6.18	德璫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33	1881.6.18~1881.6.28	贾雅格	J. W. Carrall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34	1881.6.28~1882.3.31	德璫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35	1882.3.31~1882.5.27	法来格	E. Farago	匈 牙 利	税务司	400
36	1882.5.27~1882.9.28	哲美森	Colin Jamieson	英 国	税务司	400
37	1882.9.28~1883.2.21	好博逊	H. E. Hobson	英 国	税务司	500
38	1883.2.21~1883.2.28	哈富参	R. M. Hobson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39	1883.2.28~1883.6.17	好博逊	H. E. Hobson	英 国	税务司	5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40	1883.6.17~1883.6.22	哈富参	R. M. Hobson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41	1883.6.22~1884.11.10	好博逊	H. E. Hobson	英 国	税务司	500
42	1884.11.10~1885.11.17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43	1885.11.17~1885.11.21	哈富参	R. M. Hobson	英 国	头等帮办前班	250
44	1885.11.21~1886.3.4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45	1886.3.4~1886.3.8	义理迹	H. M. Hillier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46	1886.3.8~1886.3.26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47	1886.3.26~1886.4.1	义理迹	H. M. Hillier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48	1886.4.1~1886.5.17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49	1886.5.17~1886.5.25	义理迹	H. M. Hillier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50	1886.5.25~1886.12.3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51	1886.12.3~1886.12.18	义理迹	H. M. Hillier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52	1886.12.18~1886.12.31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500
	1887.1.1~1887.6.12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53	1887.6.12~1887.6.22	庆 丕	P. H. King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54	1887.6.22~1888.2.8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55	1888.2.8~1888.2.19	庆 丕	P. H. King	德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56	1888.2.19~1889.2.3	德瑾琳	G. Detring	英 国	税务司	625
57	1889.2.3~1889.2.14	庆 丕	P. H. King	德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58	1889.2.14~1889.9.22	德瑾琳	G. Detring	英 国	税务司	625
59	1889.9.22~1889.9.25	岳 格	R. S. Yorke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2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60	1889.9.25~1889.12.5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61	1889.12.5~1890.5.1	岳 格	R. S. Yorke	英 国	代理税务司	250
62	1890.5.1~1894.2.2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63	1894.2.3~1894.2.18	孟家美	G. F. Montgomery	英 国	头等帮办后班	225
64	1894.2.19~1894.5.9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65	1894.5.9~1894.8.2	孟国美	P. H. S. Montgomery	英 国	代理税务司	250
66	1894.8.2~1894.10.25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67	1894.10.26~1894.11.6	孟国美	P. H. S. Montgomery	英 国	头等帮办前班	250
68	1894.11.7~1894.11.21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69	1894.11.21~1895.3.10	孟国美	P. H. S. Montgomery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70	1895.3.10~1896.2.14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71	1896.2.15~1896.2.20	孟国美	P. H. S. Montgomery	英 国	头等帮办前班	250
72	1896.2.21~1896.4.11	德雅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625
73	1896.4.11~1897.2.15	安格联	F. A. Agl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74	1897.2.16~1897.2.26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75	1897.2.27~1897.5.1	安格联	F. A. Agl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76	1897.5.2~1897.5.5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77	1897.5.6~1897.7.9	安格联	F. A. Agl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78	1897.7.10~1897.7.13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79	1897.7.14~1897.10.8	安格联	F. A. Agl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80	1897.10.9~1897.10.10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81	1897.10.11~1897.11.6	安格联	F. A. Agle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350
82	1897.11.6~1897.12.5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83	1897.12.6~1897.12.8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84	1897.12.9~1898.2.18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85	1898.2.19~1898.2.23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86	1898.2.24~1898.4.16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87	1898.4.17~1898.4.21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三等帮办前班	150
88	1898.4.22~1898.5.9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89	1898.5.9~1898.6.11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代理税务司	250
90	1898.6.11~1898.7.8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91	1898.7.9~1898.7.13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92	1898.7.14~1898.7.31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93	1898.8.9~1898.8.7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94	1898.8.8~1898.8.24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95	1898.8.25~1898.9.1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96	1898.9.2~1898.9.24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97	1898.9.25~1898.9.30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98	1898.10.1~1898.11.11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99	1898.11.12~1899.11.23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100	1898.11.24~1899.4.2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101	1899.4.3~1899.4.6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02	1899.4.7~1899.4.15	贺壁理	A. E. Hippisley	英 国	税务司	625
103	1899.4.15~1899.5.8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临时代理税务司	175
104	1899.5.8~1899.6.1	杜德维	F.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625
105	1899.6.2~1899.6.5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175
106	1899.6.6~1899.7.2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07	1899.7.3~1899.7.5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350
108	1899.7.6~1899.7.10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09	1899.7.11~1899.7.12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350
110	1899.7.12~1899.8.16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11	1899.8.17~1899.8.18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350
112	1899.8.18~1899.10.22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13	1899.10.23~1899.10.24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350
114	1899.10.24~1899.10.27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15	1899.10.28~1899.10.29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后班	350
116	1899.10.29~1900.12.22	杜德维	E. B. Drew	美 国	税务司	1250
117	1900.12.22~1901.10.14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18	1901.10.15~1901.10.17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400
119	1901.10.17~1901.10.25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20	1901.10.26~1901.10.27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400
121	1901.10.27~1901.11.12	德瑾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22	1901.11.13~1901.11.16	达闾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4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23	1901.11.16~1902.1.13	德瑞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24	1902.1.14~1902.1.17	达阔文	J. I. M. Drummond	英 国	二等帮办前班	400
125	1902.1.17~1902.6.8	德瑞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26	1902.6.9~1902.6.10	梅尔士	F. J. Mayers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127	1902.6.10~1903.3.17	德瑞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28	1903.3.18~1903.3.20	梅尔士	F. J. Mayers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129	1903.3.20~1903.7.23	德瑞琳	G. Detring	德 国	税务司	1250
130	1903.7.24~1903.7.27	梅尔士	F. J. Mayery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131	1903.7.27~1904.11.26	德瑞琳	G. Detring	德 国	署理税务司	1250
132	1904.11.26~1905.1.26	费妥玛	T. T. H. Ferguson	荷 兰	署理税务司	325
133	1905.1.27~1905.1.29	贺智兰	R. F. C. Hedgeland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600
134	1905.1.30~1905.7.12	费妥玛	T. T. H. Ferguson	荷 兰	署理税务司	600
135	1905.7.13~1905.7.16	贺智兰	R. F. C. Hedgeland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325
136	1905.7.17~1906.4.16	费妥玛	T. T. H. Ferguson	荷 兰	署理税务司	600
137	1906.4.16~1907.4.23	墨贤理	H. F. Merrill	美 国	税务司	1000
138	1907.4.24~1907.5.2	威厚澜	P. H. R. Wade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450
139	1907.5.3~1907.4.15	墨贤理	H. F. Merrill	美 国	税务司	1000
140	1908.4.15~1908.4.29	费妥玛	T. T. H. Ferguson	荷 兰	副税务司	600
141	1908.4.29~1908.7.15	墨贤理	H. F. Merrill	美 国	税务司	1000
142	1908.7.15~1909.1.28	辛 盛	C. L. Simpson	英 国	税务司	1250
143	1909.1.28~1909.2.15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6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44	1909.2.15~1909.2.15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45	1909.2.16~1909.2.17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600
146	1909.2.18~1909.3.27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47	1909.3.28~1909.3.29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48	1909.3.29~1909.8.5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49	1909.8.6~1909.6.8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50	1909.8.8~1909.8.30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51	1909.8.30~1909.9.6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52	1909.9.6~1910.5.13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53	1910.5.14~1910.5.15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54	1910.5.15~1910.6.24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55	1910.6.25~1910.6.27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56	1910.6.27~1910.8.4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57	1910.8.5~1910.8.8	葛云森	F. Clay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58	1910.8.8~1910.11.1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59	1910.11.2~1910.11.11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450
160	1910.11.12~1911.3.31	义理迺	H. M. Hillier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61	1911.3.31~1911.5.1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162	1911.5.1~1911.9.24	欧 森	J. F. Ol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63	1911.9.25~1911.9.26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164	1911.9.26~1911.9.27	欧 森	J. F. Ol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65	1911.9.27~1911.9.29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166	1911.9.30~1911.11.25	欧 森	J. F. Oi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67	1911.11.26~1911.11.28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168	1911.11.28~1912.1.17	欧 森	J. F. Oi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69	1912.1.18~1912.1.20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170	1912.1.20~1912.7.12	欧 森	J. F. Oi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71	1912.7.13~1912.7.25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72	1912.7.25~1912.8.8	欧 森	J. F. Oi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73	1912.8.9~1912.8.19	巴司博	D. Percebois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74	1912.8.19~1912.10.24	欧 森	J. F. Oiesen	丹 麦	税务司	1000
175	1912.10.25~1912.10.28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76	1912.10.28~1912.11.17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77	1912.11.18~1912.11.20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78	1912.11.20~1912.12.9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79	1912.12.10~1912.12.13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80	1912.12.13~1913.1.15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81	1913.1.16~1913.1.25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82	1913.1.25~1913.3.9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83	1913.3.10~1913.3.11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84	1913.3.11~1913.5.7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85	1913.5.7~1913.9.3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7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86	1913.9.8~1914.1.19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87	1914.1.20~1914.1.22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88	1914.1.22~1914.2.8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89	1914.2.9~1914.2.28	罗尔瑜	C. H. Lauru	法 国	副税务司	600
190	1914.2.28~1914.9.26	欧 森	J. F.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000
191	1914.9.27~1914.9.29	瑚斯敦	J. H. W. Houstou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192	1914.9.29~1915.4.26	欧 森	J. E. Oiesen	法 国	税务司	1250
193	1915.4.26~1915.5.18	瑚斯敦	J. H. W. Houstou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650
194	1915.5.18~1915.7.17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95	1915.7.18~1915.7.19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450
196	1915.7.19~1915.12.10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97	1915.12.11~1915.12.13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450
198	1915.12.13~1916.2.4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199	1916.2.4~1916.2.29	华 善	P. R. Walsham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200	1916.2.29~1916.7.20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01	1916.7.20~1916.7.24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02	1916.7.24~1916.8.12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03	1916.8.12~1916.8.21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04	1916.8.21~1917.1.3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05	1917.1.31~1917.2.28	华 善	P. R. Walsham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206	1917.2.28~1917.8.25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207	1917.8.25~1917.8.29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08	1917.8.29~1917.9.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09	1917.9.2~1917.9.3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10	1917.9.3~1918.7.3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11	1918.7.4~1918.7.5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12	1918.7.5~1918.7.13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13	1918.7.13~1918.7.18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14	1918.7.19~1918.8.3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15	1918.8.3~1918.8.15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16	1918.8.15~1918.9.25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17	1918.9.25~1918.9.30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18	1918.9.30~1919.3.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19	1919.3.1~1919.3.3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20	1919.3.3~1919.3.24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21	1919.3.24~1919.3.26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22	1919.3.26~1919.4.17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23	1919.4.17~1919.4.21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224	1919.4.22~1919.7.5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25	1919.7.5~1919.7.15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226	1919.7.15~1919.8.2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27	1919.8.2~1919.8.13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 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228	1919.8.13~1919.11.6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29	1919.11.6~1919.11.11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230	1919.11.11~1920.4.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31	1920.4.1~1920.4.5	贝德乐	A. G. Bethell	英 国	副税务司	600
232	1920.4.5~1920.8.10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33	1920.8.10~1920.8.19	弼素乐	F. L. Bess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234	1920.8.19~1920.9.3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35	1920.9.3~1920.9.8	弼素乐	F. L. Bess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236	1920.9.8~1920.9.2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37	1920.9.22~1920.9.23	弼素乐	F. L. Bessel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238	1920.9.23.~1920.10.11	梅乐和	F. W. Maz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39	1920.10.11~1920.11.9	侯礼威	C. N. Holwill	美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240	1920.11.9~1920.12.17	威厚澜	R. H. R. Wad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41	1920.12.18~1920.12.19	毕 洛	L. Pee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50
242	1920.12.19~1921.2.22	威厚澜	R. H. R. Wad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43	1921.2.23~1921.2.27	毕 洛	L. Pee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44	1921.2.28~1921.6.7	威厚澜	R. H. R. Wad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45	1921.6.8~1921.6.11	毕 洛	L. Peel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500
246	1921.6.12~1923.4.7	威厚澜	R. H. R. Wade	英 国	税务司	1000
247	1923.4.7~1924.7.31	葛尼尔	R. C. Guernier	法 国	税务司	1000
248	1924.7.31~1924.9.1	狄诗乐	B. D. Tisdall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249	1924.9.1~1925.8.5	葛尼尔	R. C. Guernier	法 国	税务司	1100
250	1925.8.5~1925.8.16	阿泽本	J. M. H. Osborne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251	1925.8.16~1925.10.5	葛尼尔	R. C. Guernier	法 国	税务司	1100
252	1925.10.5~1925.10.19	阿泽本	J. M. H. Osborne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253	1925.10.19~1926.7.29	魏阿兰	A. Wilson	英 国	税务司	1150
254	1926.7.29~1926.8.30	威立师	C. A. S. Williams	英 国	副税务司	700
255	1926.8.30~1927.8.18	魏阿兰	A. Wilson	英 国	税务司	1150
256	1927.8.19~1927.8.30	马多隆	E. A. Macdonald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600
257	1927.8.30~1928.4.14	魏阿兰	A. Wilson	英 国	税务司	1150
258	1928.4.14~1929.8.1	好威乐	E. B. Howell	英 国	税务司	
259	1929.8.1~1929.9.2	纪尔森	R. C. Grierson	英 国	署理副税务司	
260	1929.9.2~1930.4.30	好威乐	E. B. Howell	英 国	税务司	
261	1930.4.30~1930.6.30	贝 渺	F. H. Bell	英 国	税务司	
262	1930.6.30~1930.10.3	纪尔森	R. C. Grierson	英 国	副税务司	
	1930.10.3~1930.11.7	纪尔森	R. C. Grierson	英 国	署理税务司	
263	1930.11.7~1932.8.12	卢立基	L. DeLuca	意大利	税务司	
264	1932.8.12~1932.8.27	史密司	E. G. Smith	美 国	署理副税务司	
265	1932.8.27~1933.6.20	卢立基	L. DeLuca	意大利	税务司	
266	1933.6.20~1933.7.2	史密司	E. G. Smith	美 国	署理副税务司	
267	1933.7.2~1933.10.17	卢立基	L. DeLuca	意大利	税务司	
268	1933.10.17~1935.4.25	柏 思	C. Bos	英 国	税务司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 籍	职 务	月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269	1935.4.25~	许礼雅	H. D. Hilliard	英 国	税务司	
	1936.6.1统计	许礼雅	H. D. Hilliard	英 国	税务司	
	1937.6.1统计	梅维亮	W. R. Myers	英 国	税务司	
	1938.6.1统计	梅维亮	W. R. Myers	英 国	税务司	
	1938.6.1统计	石井孝助	K. Ishill	日 本	税务司	
	1939.6.1统计	梅维亮	W. R. Myers	英 国	税务司	
	1939.6.1统计	石井孝助	K. Ishill	日 本	税务司	
	1940.6.1统计	石井孝助	K. Ishill	日 本	税务司	
	1940.6.1统计	梅维亮	W. R. Myers	英 国	税务司	
	1941.6.1统计	石井孝助	K. Ishill	日 本	税务司	
	1941.6.1统计	梅维亮	W. R. Myers	英 国	税务司	
	1942.8.1统计	黑泽二郎	J. Kurosawa	日 本	海关长、税务司	
	1942.8.1统计	饭田谦	K. Iida	日 本	副海关长、税务司	
	1942.8.1统计	哲 立	Q. V. L. Gerli	意大利	额外税务司	
	1943.7.1统计	黑泽二郎	J. Kurosawa	日 本	海关长、税务司	
	1943.7.1统计	哲 立	Q. V. L. Gerli	意大利	额外税务司	
	1944.7.1统计	小山田晃一	K. Oyamada	日 本	海关长、税务司	
	1945.7.1统计	小山田晃一	K. Oyamada	日 本	海关长、税务司	
	1946.6.1统计	卢寿汶	Lu Shou wen	广 东	税务司	
			穆 麟	V. Muling	苏 联	税务司 (特别任务)
		孟达理	D. B. Monroe	美 国	税务司 (总务课)	

序号	时 间	姓 名		国 籍	职 务	月 薪 (关平银)
		中 文	英 文			
	1947.6.1统计	卢寿汶	Lu ShouWen	广 东	税务司	
	1947.6.1统计	孟达理	D.B.Monroe	美 国	税务司 (常务)	
	1948.6.1统计	卢寿汶	Lu Shou Wen	广 东	税务司	
	1948.6.1统计	卞鼎孙	Bien Din-Son	江 苏	税务司 (常务)	

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

黎仁凯 傅德元 整理

说明：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是淮军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奏请清政府批准后修建的，坐落于今保定市中心。它属徽派建筑，造型别致，高大宏敞，并有大量精美的绘画与雕刻。整个建筑群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有大门、享堂、戏楼、公所等主体建筑，东、西两路与中路相对称，并各自分成几个小院落，配以享堂和长廊。在中路与东、西两路之间又各有一条南北甬道相隔，这既体现出在祀典制度上的等级之分，又使整个建筑错落有致，并能有效地预防火灾。它是祭祀淮军将士之所，1901年李鸿章死后又被改为李文忠公祠，也是淮军由鼎盛时期走向衰落的历史见证。这座近代建筑除东路被拆毁之外，中、西路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格局。现存各类房廊楼堂近百间，已被保定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又被定为全国近代优秀建筑之一。

在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南侧院落的西廊壁上，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一通上下长107厘米，左右宽192厘米的碑刻，标题为《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此碑始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全文2500字左右，是研究这座昭忠祠公所的重要材料。

根据《章程》的记载可知，淮军昭忠祠公所的职能有二：一是昭忠祠，二是公所。昭忠祠主要祭祀同治四年（1865年）以后淮军剿杀捻军阵亡、伤故将士，并附祀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奉调来直隶防守海疆，且原在淮军著有劳绩而积劳病故者。其它人员如非奏明有案，不得入祀和附祀。且祭祀神牌、礼仪制度等

亦有明确规定。公所即会馆，是淮军将士祭祀时的公聚之所，其制度仿保定两江会馆章程，是皖人及与淮军有联系的外省人员来保定时，由淮军负责短期招待的场所。

淮军昭忠祠公所建立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从人事上讲，它设有总理、正副值年、司祠等管理人员，都由皖人担任。另有长班夫役管理杂务。从经费上讲，修建祠所经费由淮军将士捐献，祭祀岁修经费一是由淮军行营银钱所拨银3万两生息，二是将盛军在天津小站附近所屯苇地移交祠所，款项的收支要定期公布。同时，昭忠祠公所还代管保定城南、城东、城西四处安徽义地。

总之，淮军昭忠祠公所章程对祠所有关问题的规定极为详备，是研究淮军历史、晚清祀典制度及会馆制度的重要资料。现将其整理标点，供研究淮军及社会史者参考。

一，保定淮军昭忠祠，系今北洋大臣爵阁督宪李^①倡率各营捐建，奏明列祀自同治四年以后淮军剿捻阵亡、伤故将士，同治九年以后分调淮军来接海防，间有在北洋积劳病故人祠祀者，因其先在淮军著有劳绩，是以奏明祀。其余北洋各营未与剿捻之役者，虽在海防积劳病故，如非奏明有案，不得祀，以清界限而符原奏。

一，入祠神牌样式，现按公布则例、尺寸、做法。嗣后如有续入祀者，由各营查明亡故职衔、营名、籍贯，文移祠中总理知会值年照式制牌。各家不得私自送牌、上龕，亦不得任意逾制制造大牌，有乱体制。

一，祠中诸事宜拟仿两江会馆章程，设总理大员，方有统一。以在省安徽实缺候补人员有文武职分较大者祠事应归总理，并于同乡中遴选廉明公正正印二员、佐职二员，名为正副值年，

^① 指李鸿章。爵指李于1864年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阁指李被清廷授为大学士。督宪指总督。

每年秋祭时公议在同乡候补正佐中轮派其正印，或即派两江会馆安徽值年，或另派人公同议定，不得推诿。如遇补署长差出省，即公议接替之员，毋许私相授受。凡接替时，银钱账目暨文契折据以及陈设、灯彩、家具、铺垫等项，均眼同司祠照账点交，不得稍有亏短，致令罚赔。

一，祠中每年春秋二祭除照例由地方官办理外，其淮军同人每年正月初团拜以及春秋两季祭祀供品、演戏、席资各费，每次约用银二百两，不准多支。至所设司祠一员，择安徽士人谨愿可靠有家属者充之，祠中一应诸事皆归其经理，每月薪水给保平银十两。又备早晚香灯、朔望香烛、逢节纸镮供品并窗纸、扫帚等项杂费津钱贰十千文。又雇长班夫役十名，每名月给保平银三两，专管家俱、陈设、洒扫、收晒以及巡更、看门各事，如不得力，准由司祠回明值年更换。倘司祠不胜其任，即由总理、值年辞退另延。如果勤慎将事，秋祭时公议，仍准蝉联接管。

一，祠所后另建屋宇，原为淮军将士致祭时公聚之所，无论外省、皖人、现任、候补及旅游斯土者，概不得租借久住，如有徇情私借私租者，查出议罚。

一，祠中善后岁修诸费，业已公禀督宪李批准，由淮军行营银钱所拨湘平银三万两，现存天津汇丰号生息，每年由银钱所代取利息。此后或另存他号，或另置产业，应由总理、值年公议，禀请督宪李核示遵办。

一，会统盛军卫达三、贾制坛^①军门回保定省城建修淮军昭忠祠及公所，现筹历年岁修之款尚不敷用，难以永久，禀将盛军所屯各处苇地归入祠所岁修各费，并蒙督宪李批准，所有官港坐落小站东减河南岸周武壮公^②原置苇地一百三十三顷五亩有奇，又

① 卫汝贵字达三，贾起胜字制坛，二人均安徽庐州人。时为淮系盛军将领。

② 淮系盛军将领周盛传死后谥武壮，周盛波死后谥刚敏。

周刚敏公^①、卫、贾军门续置苇地六百七十九亩六分六厘，又小站减河南迤东中军前营所屯苇地计六百七十七亩二分七厘，又小站北河东中军后营所屯苇地计一千二百五十三亩四分，又小站北河西右军三营所屯苇地相连一段计二千一百十八亩五分三厘，均先后移交祠所，作为永远产业，立有文契图说。至于每年苇课，届收时仍由卫、贾两军门变价银若干两移解祠中总理、值年点收。嗣后卫、贾两军门如有升迁之时，即由祠中总理、值年自行招人看守，变价收费，以垂久远。

一，岁修为第一要事，不可稍有疏忽。祠所屋宇及戏楼、罩棚、房顶、墙壁、地沟，倘遇淫雨、酷暑或有渗漏、壅塞，又灯彩、陈设、铺垫、家具各件，专责成司祠看守稽察，如有损坏，随时回明总理、值年验实估修。若司祠因循怠惰，不加查点，又不时请值年往验，即将该司祠辞退。

一，昭忠祠及公所现筹善后岁修湘平银三万两，又盛军所屯各处苇地历年所收息银苇价，均作为祠所永久祭祀岁修各费。至现在公所名目，嗣后另议改换他名，此两款仍随归两处永久岁修各费之用，俾有著落。

一，生息各项如交到时，由值年回明总理公同拆封，择殷实可靠商典寄存，不准私存寓所。至需用时，由值年书票，凭折支取，同盖图记，每月互相查察。本年应用进出各项账目，除逐月照章开支，至年终由值年折报总理核明转报外，仍于正月因拜时，将上年出入各款另具清册，公同查核一次，并张榜祠墙，以便公阅。或内有余款，应均提存作本生息。如有额外及紧要用款，须公议稟请督宪李核实，方准动支，以杜冒溢。

一，每日早晚香灯由司祠经理，每月朔望由总理及正副值年轮流进香，藉以查察。每年春秋二季除照例由地方官致祭外，准军

^① 即周盛传和周盛波。

同寅及安徽同乡官齐集公祭，演剧饮福。及每年正月团拜公祭演剧，由值年知会各处来者书到，以便预备，并酌带香资津钱一千文，随带家丁及车夫、饭钱均归自备。

一、淮军文武各天员慨捐巨款建修祠所，事隔年久，家有子弟或人都引见，或公车北上路过保阳，入祠致祭，均可查考各款。如有总理、值年紊乱规条、越例徇私等辈，准其揭禀。

一、祠所内制修各样器具及铺垫、灯彩等类，皆载入清册，并立粉牌悬示祠中，俾一目了然。清册一存值年处，一存司祠处，随时查点，以防遗失。续有增制，添入尾册。如遇公局铺用，司祠应当晚点收，倘或短少，即应回明值年查究。如不及时回明，事后查出短少若干，应飭司祠赔偿。祠所一切器物概不准外借，倘司祠及长班夫役徇私外借者查出，立将司祠长班辞退。

一、凡有喜庆等事借用祠所演剧、开筵，仿照两江会馆章程酌收香资。今公同订议，如系淮军同寅或安徽同乡演剧、开筵，每日捐香资津钱四千文，寻常宴客一千文；外省友人借用演剧者，每日酌增香资八千文，小集捐贰千文。所收香资至年终由司祠汇缮清折，呈报值年入账。倘有借名打会、私聚赌钱等弊，责成司祠一概禁止，如违并加重究。凡借祠所宴会者，看祠人等理应勤慎伺候，应听酌赏，不得需索，致干驱逐。

一、保定省城南门外纸坊头有安徽义地贰拾亩零八分，为乾隆年间方恪敏公^①督直时购置。又东门外丁家园有安徽义地四十五亩，为咸丰年间吴侍郎廷栋任按察使时与首县丁学易^②诸君购置。又南门外八里庄有安徽义地一百二十四亩零三分，为同治年间张靖达公^③任按察使时与提督周刚敏公盛波、叶军门志超诸军

① 直隶总督方观承，死谥恪敏。

② 首县指直隶清苑县。丁学易，安徽怀宁人，举人，咸丰四年至五年任清苑知县。

③ 张树声死后谥靖达，同治四年至九年（1865—1870）任直隶按察使。

购置。又西门外土桥有安徽义地一百五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为今北洋大臣爵阁督宪李倡率各营陆续捐置。以上四处义地向归上下两江会馆值年经理，现在淮军昭忠祠落成，已将四处义地各事归并昭忠祠正副值年带管，概照义地刊本章程经理，凡一应用款各归各账，不得与祠账牵溷。

一，总理、值年均均有经管银钱之责，有稽查祠事之权，自必慎选公正廉明，不致弊溷，第恐日久生弊，防范宜周。现今公同订议，如将来总理、值年有徇情挪移、侵蚀冒销等事，应准同乡同寅揭禀，分别撤换罚赔，以重公项而免废弛。

以上善后章程十六条并建造祠所捐户、衔名、银数、生息产业及安徽义地各产业，一并刻石嵌于昭忠祠廊壁，以后如有续置，随时刻入，俾易查考。

光绪十七年七月保定营务处会同淮军各统领公议，禀奉北洋大臣直隶爵阁督宪李批准，刊石永远遵行。

直隶候补知县谢鉴礼书

光绪十七年十月 日

铁血会资料选编

王道瑞 整理

编者按：铁血会是辛亥革命前北方的一个革命团体，由丁开嶂发起成立。丁开嶂，字晓川，原名作霖，河北丰润人。本篇由甲辰铁血会抗俄总动员令、北振武社启、铁血会十八烈士事略等四组资料组成。可与本刊总第5号《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相互补充。

一、甲辰铁血会抗俄总动员令

北洋铁血会首领丁开嶂为大征同志、协力抗俄事。自咸丰以来，私移界碑，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已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睦。近年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据关东三省俨为已有，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宇宙难容。故日人崛起，外挫其凶顽；民党奋兴，内溃其脏腑；丹马、瑞典、诺威现举同盟，影响愈激而愈远；犹太、波斯、土国共图报复，风潮愈涌而愈高。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国之义一大机会也。倘再不振吾精神，歼除丑类，结吾团体，扫荡腥闻，将来必灭绝我身家，殄绝我族类，较英制澳洲而更痛，美毒黑人而倍残。窃鉴于斯，纠合直、奉、吉、黑之绿林领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后快。以此同化之师，和亲之众，一朝齐发，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东联日本为外援，西接波兰为内应，何难逐长蛇

于兴安岭以北，驱封豕于雷纳河以西，使廿二省锦绣山河与日星而并大，四百兆圣贤子弟享幸福于无穷。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惨酷，忧祖国之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儿，愿作牺牲之大豪杰，惟余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济，务使二十世之万国记载大书曰：中国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令到合力总攻。急急特布。

附注立会原因及战俄实录：

光绪甲辰，日俄战争之际，藉抗俄为名创立铁血会，实则预备革命，练习操纵英雄也。当时传檄为令，即此文也。故又曰总动员令。是篇久佚，今由当年上海《大陆报》马贼仇俄栏内检出土录之。或谓俄今联我，友邦也，此文不宜刊入，以伤友谊之情。不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昔为我敌，我则敌之；今为我友，我则友之。日俄之战为我铁血会肇造之端，不能不记，况俄昔为帝国，今作友邦，国则一，民则二，前后不可一律视也。故录之以志北方革命党之原始，并注抗俄事实如左：

令各头领于势力所在地，就近相机袭击俄军，乃有田立本双台子之战，冷振东牛家屯之战，宋三霸狼头山之战，杜立本铁岭东南及辽阳西四十五里地方之战，刘奎武沟帮临近、连山临近及海城东北六十里地方之战，高立峰、梁子恭两军甜水驿、摩天岭间地方之战。未入铁血会受铁血会影响与铁血会取一致行动者有：张桂林公主岭之战，杨二虎辽阳西双山子之战，刘永和蜜蜂山、小孤山、析木城、七盘岭诸地之战（永和即刘弹子也），此皆激战而全胜者。其余或拆铁道，或断桥梁，或劫车站，或烧粮台，或截其后路，或袭其偏师，或出其游弋军，或破其输送队，大小百余战，或胜或负，多见《大陆报》。

二、北武社启

横览全球，洞察万国，日本雄于亚，合众强于美，英、法、

德、俄并峙于欧，独中国开化有五千年之久，人民有四百兆之多，疆土有四百万方里之大，而奄奄待灭，不能与东西诸雄争强者，皆国民之不武使然。其弊虽不尽归于鸦片之流毒，然鸦片亦弱国之一大元素，欲振吾民尚武之精神，必先革除吸烟之旧弊。国家于兴学尚武而外，屡谕戒烟，良有以也。使上有国家提倡，下无志士振兴，恐虚文徒具，实效难收，不但负国家图强至意，抑且因循所积，必至令鸦片反动之势如洪水之横流，汪洋愈肆；如瘟疫之暴发，传染弥漚，不使我炎黄子弟尽变为半死之病夫不止。南方数省有曾君少卿诸巨公，一时并起，极为提振，未满一载，长江以南遍立振武社，以尚武为宗旨，以戒烟为首务，推广神速，真有不可思议之奇者。设全国志士皆如曾君，将见此毒崇朝可灭。我北方同志血尚未凉，心犹未死，安忍坐视同胞沉沦苦海，如秦越之不关痛痒乎！况国民为国家之成分，国家为国民之积体，未有民弱而国独强，能不受外人之欺者，亦未有国弱而民独存，能不遭外人之毒者。欲保吾身，须先强吾国；欲强吾国，须先强吾民，吾民强斯吾国强，吾国强斯吾身不至东低首于侏儒，西下气于碧眼黄须之族矣。所以吾乡同志奋袂而兴，欲步曾君后尘，殄绝北方罌粟，先在敝村南青坨庄创立北振武社。倘经营得法，能如曾君扩充之速，一半年间布满黄河以北、榆关以东，皆意中事，弱民大病不日悉除。然山以积石而成，海以聚流而始大，事以众擎而易举。定期开成立大会，知会燕、辽两省同志于五月二十六、七、八、九等日齐集敝社，研究如何推广之术。虽国家立约十年断清，恐十年以后仍如今日，所以不容已于斯举也。有志赞襄者，恭请届期光临为感。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日 北振武社总理丁作霖谨启

附志立社之来由：

铁血会秘密机关始立于京师大学余之斋室。毕业旋里，托名戒烟立振武社于敝村，为本会开会之场所，至办理机密则在余宅

内。余为首创，举为总理。立社后，余充河南大学教授，委丁东第为社长代理社务，大事余遥制之。宣统二年，余入北京分科大学，仍移大学斋室。三年武昌起义后，移于天津法界长发栈。

三、呈中委会请建烈士祠文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钧鉴：为辛亥华北铁血会开国烈士呈请建祠事。自去年革命党统一中国，普遍庆贺，欢声动天地。饮水思源，应归功辛亥革命开国诸先烈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尊荣先烈之忠魂，即策励后进之士气。近闻戴院长提议为彭烈士家珍请令北平市政府筹建烈士堂；胡院长呈为先烈夏天任飭浙省政府于烈士死难处建烈士专祠；皖省指委会呈为韩烈士伯棠为党惨死，亲老家贫，应准与建立专祠，并发抚恤；党员赵端呈为辛亥革命四川首义殉国烈士，积年至今露尸未葬，应请特专员办理治丧事宜，援例建立忠烈祠。以上四案，国府均议决照办，仰见衮衮诸公不忘开国遗烈也。开嶂于光绪三十二年入同盟会，任联络北方革命健儿。辛亥起义立北洋铁血会本部于天津，设支部于燕、辽各地，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洋铁血会军长，督帅燕、辽诸军事，谋由张家口、滦州、通州、开平镇、锦州府等处发难。本会高级职员秦宗周、尹德威、李鸿恩、孙谏声、陈洪度、李辅庭、范宝琳、胡珍、王治增、王丕承、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蔡德宸、黄际隆、唐自起、庞辅舜、王环诸烈士为民国尽忠，先后遇难。民国八年，开嶂游沪谒见先总理，谈及华北先烈，总理言俟革命统一之后，定立祠堂并恤家族，先烈遗孤有一技之长者且从优录用。今统一告成，总理宾天，言虽在耳，向谁呈诉。钧会主席及诸位会员皆革命先觉，又为总理信徒，必念中华民国之创立，赖先烈之碧血所染而成，青天白日之旗已飞扬全国，铁血会先烈之幽光不可使常埋没于地下也。况北方革命在

满清鞑鞞之下，侦察密织，又有六镇雄师星罗棋布，较广州、武汉失败易、成功难，犹能百折不回，喋血相继，致令幽燕各地草木皆兵，清庭胆落，所以逊位若是之速也。敬恳钧会勿忘华北先烈之困苦艰难，舍身取义，准援平浙皖川四案之例，予建祠立祀，血食千秋，以慰先烈在天之灵。如虑干戈初定，国帑空虚，地方人民疮痍未复，恐难举此旷典，开嶂拟有撙节办法：青坨镇有振武社一所，为清末北方革命铁血会秘密机关地，略加修饰可作祠堂，于内附巡警局阅报处均无妨碍。社址旧为三官庙，开嶂九世祖允恭公所自建置者，清中叶施之阎村。光绪丁未，移去神像改为振武社，坐落在丰润、宁河两县交辖之地。请钧会由国府飭河北省政府行一纸空文即告落成，不过略加修理，无庸大筹建筑费也。昔为革命党人之机关，今作革命烈士之祠宇，揆情亦顺，于理大合，不特可慰先烈之英魂，且能为一方子弟立表率而树风声，未始非革命前途之助也。敬陈所请，恭候钧会核夺施行，实为德政。（此呈附件有稽勋局调查员呈局长原文，见《铁血会始末记》篇后之附录。）

右表（见74页表）内有非本会人而列入者：蔡德宸、张雅堂也。两烈系南来志士，与本会王治增诸烈士协谋起义者，同罹于难。治增子丕谟谓，既系同难，不可湮没两烈，请加入本会一并表扬。有是本会人而未列入者：彭家珍、王宾也。通州王宾其子已请建专祠，无庸开嶂再为陈请；彭烈士虽藉名本会，然功高震世，中外咸知，国家早尽力表彰，亦无庸再为声明。

四、铁血会十八烈士事略

中华自满清主政以来，嘉、道军戎腐败，咸、同朝政贪污，强敌日侵，边疆四削，西后尝云：中华片土宁送友邦，不给家奴，为内政外交之大计。国土之先觉者，故不惜掷头颅、倒腔血而有辛

铁血会十八烈士遇难表附左：

姓名	贯籍	在本会职务	遇难原因	遇难地	遇难日
秦宗周	丰润	京北部司令兼部长	起义失败	张家口	十月十九日
尹德威	丰润	京北部副部长	起义失败	张家口	十月十九日
李鸿恩	玉田	京北部副部长	起义失败	张家口	十月十九日
孙鼎臣	诸城	京东部司令兼滦军参谋	起义失败	滦州	一月三日
陈洪度	河南	京东部调查长兼滦军参谋	起义失败	滦州	一月三日
李辅庭	滦州	炸弹队长	起义失败	滦州	一月三日
范宝琳	滦州	炸弹队副队长	起义失败	滦州	一月三日
胡珍	丰润	炸弹队副队长	起义失败	滦州	一月三日
王治增	通州	通州张家湾分会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王丕承	通州	敢死队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杨兆麟	通州	敢死队副队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雷竹村	通州	敢死队副队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蔡德震	湖南	敢死队督队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张雅堂	湖南	敢死队副督队长	起义事泄	通州	一月十七日
黄际隆	丰润	京东部长兼参谋长	刺王怀庆	开平	二月二日
唐自起	丰润	炸弹队长	刺王怀庆	开平	二月二日
庞辅舜	丰润	炸弹队副队长	刺王怀庆	开平	二月二日
王环	安徽	关东部军需长	起义被拘	锦州	日期失察

亥之革命，诸烈士所以舍身取义，为救四百兆同胞之生命也。先是光绪甲辰，开埠创立铁血会为北方革命党会之权舆，至武汉起义后，南方志士、北地英雄纷至沓来，踴跃相助，即立本部于天津。斯时也，秦烈士宗周、尹烈士德威、李烈士鸿恩在张家口内首举义旗，堕清都统黄懋澄之诡谋，以致先胜后败，虽未成光复畿甸之大功，然已开血染幽燕之创举，此本会烈士为国流血之第一起也。滦阵动摇，北方之风云益紧，孙烈士鼎臣、范烈士宝琳、胡烈士珍，或张空拳，或挟炸弹，协助驻滦之反正军，与曹锟鏖战，若者血飞城下，若者肉薄军前，此本会烈士为国流血之第二起也。王烈士治增及子丕承，北方豪杰莫之或先，杨烈士兆麟义薄云天，雷烈士竹村心同铁石，当滦军陷落之后，即同南来

蔡烈士德宸、张烈士雅堂聚义张湾，谋复通州，毅军合围均遭不测，此本会烈士为国流血之第三起也。清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国贼也，黄烈士际隆谓不除此獠，京东难复，乃领唐烈士自起，庞烈胆辅舜，各怀炸弹二、手枪一狙击王怀庆，虽大志未伸，而清庭胆丧，影响所播，草木皆惊，此本会烈士为国流血之第四起也。奉天巡防军统领张作霖恒欲入关勤王，拥护北京，本会关东、边外两支部大集精锐，潜伏于新民、锦府间，谋要截之。张计不逞，衔恨遂深，故于共和月余设计诡降，执本会同志三十七人之多，拘留锦府，王烈士环死焉，此本会烈士就义为国之最殿者也。粤稽先进国革命之著者，英起伦敦，法起巴黎，德起柏灵，奥起维也纳，发难中央，成功大易，列强之崛起，所以震耀环球。中国革命伟人，辛亥以前或奔波海外，或起义偏南，远隔清庭，视如癣疥。故流血九起，黄花最烈，无如清庭何。十八烈士力矫前弊，敢现畿甸屡翻义旗，使清室君臣见肘腋之间风声鹤唳，遍地民兵，所以下逊位之诏至神速也。中央党国要人追思先烈，允开嶂所请，拟在振武社建立专祠，是不忘北方烈士助成革命之殊勋，诸先烈在天之灵庶其稍慰欤。兹于奉到国府训令立祠之期，遐思烈状，略志端倪，以备他日祠成被之金石。北部民军临时督帅丁开嶂敬撰。

秦 烈 士 传

秦烈士礼，字宗周，以字行。直隶丰润大秦庄人，距城六十里。身长隼峻，目炯有芒。幼业儒，长喜作侠。尝谓：儒与侠并立，治道乃出，仅以儒术治世，上有治下之力，下无制上之权，暴君污吏所以代不绝书。清季见国事日非，弃文学武。善用剑槊，击枪无虚发，驰誉长城内外。北荒少年执弟子礼，千里从游者踵相接。所交皆义侠士。一生血性，肝胆照人，有远祖秦叔宝之遗

风。初与开嶂游，言论投机，相识恨晚。谓汉文帝诛侠而后，数千年来刺客绝迹，君相之昏暴无论至何，天地罔能制止。生逢斯世，舍学汤武，革命无他术也。光绪甲午，孙中山立兴中会，开嶂谓烈士曰：如欲擒贼必先擒王。泰西革命先进，英起伦敦，法起巴黎，都城一陷，全国骚然。如欲扫荡满清，光复汉土，须立革命党会于近畿，拿鱼拿头之术也。烈士深服之，慨然任组织北方革命军，谓：历代前史北方能制南部之死命，边塞以外能制内地之死命，舍此不图直如项羽弃关中、都彭城持矛而予人以柄也。但恨北方同志者稀，不得不联结草泽英雄，授以文明训练，为革命基本军。并谓：张家口外是其旧游地，蒙汉连接之交，马将充斥，其首领多大豪巨侠，以义气感之，国事动之，能为我辈用。遂变产措资，遍游边外地，接洽骁将尹德威、李鸿恩、高洪亮、卢占魁数十人，秘立机关处于兴和城。烈士在兴和，以开荒为名并以为业，联络费即从荒地出，此铁血会京北支部之权舆也。丁开嶂创北振武社，作铁会秘密机关，烈士闻而喜曰：北方革命之基础立矣。千里而来，参议要图，众推烈士为京北支部长，因独石、多伦、张家口各处贤豪皆烈士之旧相识也。辛亥春，烈士谓本年京东大操，乃英雄起事之秋，时机不可失。遂定乘清军秋操，京城空虚，起义华北，令京东部发难于丰、滦地，关东、边外两部佐之，任烈士为京北部司令，乘机直捣都门，占领中央。不料，操前数日，武昌光复，清廷闻变，停操撤兵，北方起义之雄图遂成天外步虚声矣。时开嶂为铁血会军长，复任烈士联山西民军，谋光复阳高、天镇、大同等处。烈士即派卢占魁、马壮各领一支军，西入晋北，高洪亮援之，烈士自帅部众伏宣化北鄙，断清军出入之路。清察哈尔都统黄懋澄知难力敌，设计诈降诱烈士及尹德威、李鸿恩两将到署议事。烈士不及防，误入伏内，及觉，环顾四周已成垓下之围。三烈士目眦尽裂，挺身作欲斗状。兵素畏烈士威，倒退数武，胸背相撞而不知，且给烈士曰：随我。

见都统绝无性命忧。三烈士知不免，鼓勇向前，横杀十数人，力穷被执。黄懋澄严讯同谋，奇刑遍体，烈士骂贼不绝口，且厉声曰：天下英雄豪杰皆我同谋，何必问。夏历十月十九日与尹、李二将同就义于上堡都署前东河套，此吾铁血会部将流血之第一起也。卢占魁等知失主将，后无策源，率众走北荒。

黄 烈 士 传

黄烈士际隆，字佐卿，直隶丰润大官谷村人，距城九十里。少负才气，莘莘有大志，延邑名孝廉丁子春先生为师，教举子业，烈士曰：此不过猎科甲而已，不足学。鉴西后无道，淫奢残忍不亚武则天，谓中国万里山河必断送老嫗之手，不此之图而津津于帖括，岂大丈夫当今之急务哉。与开嶂论天下事多契合，遂结为同志。开嶂欲拊北京之背，制清廷死命，故在燕辽上游地创立铁血会，烈士极助之。尝走长城内外，联结草莽豪杰，训以革命大义。光绪丁未，举烈士为京东支部长，烈士曰：吾素所注重之地，长城以北、榆关以东耳！试观伊古以来，元魏起北荒兵过黄河，女真起东荒力压长江，蒙古南下扫荡中原，满洲东来并吞华夏，关东塞北虽中才亦足为天下雄。使吾立足京东恐不能适我回旋，即难期胜任愉快也。众曰：畿内扼北京嚙喉而冲其腹心，然在清廷肘腋之下如任他人，泄露易，秘密难，危险多，成功少，非君之机智纵横不足以当之。烈士大笑就焉。辛亥春，黄兴诸志士起广东，大失败，烈士曰：北方起义刻不容缓。即代开嶂历游张家口外，与秦烈士礼画乘清军秋操四部并起之策。决定烈士率京东部为发难军，首起操场，关东部西蹈山海关，边外部南下喜峰口，京北之一部潜渡居庸，为扫穴犁庭之计。不料，未届操期，武昌光复，烈士硕画鸿谟乃不能先起于华北。滦都督府军务部长孙鼎臣先为铁血会唐山支部司令，倚烈士为长城，谓烈士虑远

谋深，能出奇计，殆陈平、晁错之流也。及溧军将起，烈士言第三营张建功首鼠两端，难免有反戈之患，宜秘防之，不然反正军将无噍类。诸将不介意。曹锟兵至，张果与东西相应夹击，民军腹背受敌，始大挫败，诸同志乃服其识远出诸将上。溧之所以败，败于清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南来民党恨王入骨，无敢加弹于其胸者，独烈士建刺王策，谓：毙王雪溧军之耻，且可乘淮军之溃，占领开平，北方民军势必得志。开嶂奇其策，即任烈士组织炸王队。烈士自报奋勇，愿为队长，振臂一呼，众夫皆厉，争愿入队者唐自起、庞辅舜、王丕谟、丁东第，各挟炸弹二枚、手枪一支、短刀一柄。烈士策曰：我辈分路前后起程，万勿同乘一车，彼逆者虽巧不能网我全数，众应之。不料贼探混入铁血会本部，尽悉刺王谋，故唐、庞两烈甫至开平，未出站台即为淮军掳。翌日大索，烈士亦被执，王丕谟、丁东第闻风逃而免。淮军遇烈士无状，烈士以大义叱之，遂逞蛮抡枪劈烈士面，血满前襟，而烈士之气魄益豪。见王怀庆昂然不跪。王问：汝与丁小川所谋何事？烈士大声曰：为黄帝子孙除民贼耳！吾生不能饮汝血，死必为烈鬼大嚼汝魄。王怒恨极，立拥出西街外，与唐、庞两烈同遇害。国历二月二日事也。观者至今播谈往事，犹壮烈士之义气云。

卞调元赴吉拉林调查边务日记

刘 萍 整理

说明：吉拉林，清初属黑龙江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吉拉林设室韦厅未果，旋置吉拉林设治局。今属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吉拉林镇。本日记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藏抄本。主要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卞调元奉黑龙江督抚之令，为筹备设治局赴吉拉林一带查勘边务情况。其中对吉拉林一带的地形、卡伦设置、屯垦状况、金矿开采以及俄人越界开垦、游牧和砍伐记载尤为详细，对研究清末东北边疆史地有一定参考价值。

丁未八月

二十日 稟辞后于未刻起程，同行者邹君济（字河渠，四川人）、王君朝聘（字辅臣，吉林人，系金矿盘查委员）暨通译一名、跟役五名，于白刻到昂昂气站，询知夜间十点钟有赴海拉^①火车，因入店守候。及至十点钟，大雨倾盆，未能上车。候至二十一日晚八点钟，始得附轮西行。二十二日早九点钟抵大岭，岭上积雪数寸，天气甚寒。过岭后风雪交加，寒气逼人，较之省城似觉别有一天矣。是日晚四点钟到海拉，交涉局委员恩凌甫到站迎接，苏都护亦派差执帖以迎，并于关帝庙代备寓处。到寓后，即时更衣，入城谒见苏都护。城内街道泥泞，商务冷落，颇类山。

^① 海拉尔系呼伦贝尔副都统治所所在地。本文均作海拉。

僻小村。都护寓万寿寺后院，住房仅有三间，听差仅有数人，边缺之苦已可概见。与都护商定雇车等事，都护坚言此地无车可雇，由署代备蒙车，并代备蒙古包。及回寓所已暮色苍苍矣。

二十三日 早起徒步入城，另寻寓所，奈城内并无客店，有数小店类皆卑污，不堪居住。后至城东，有南北大街一条，街道宽敞，亦较洁净，房屋多系洋式。问此街基系铁路俄人所出，俄人之房居其大半。至街之北头，适有俄人卖牛乳者，因买乳一瓶。有俄妇出，力请入房小坐，情词恳切。房虽矮小尚属洁净，并有俄少妇二，一系其女，一系其媳。妇呼媳备具茶点，拭桌洗盂，往来蹀躞，酒肴果品，陈列满案。妇与媳殷勤劝酒，坐谈一小时辞别，回寓已交午刻矣。饭后遂更衣入城，到都署交涉局等处拜客。苏都护到寓答拜，彼此相左。午后在交涉局与都护相遇，坐谈一小时，商定准于二十七日将车备齐，二十八日起程。三句钟回寓，又同王辅臣入城觅购下人应需皮衣、毡条等件，日暮回寓。

二十四日 交涉局委员恩凌甫来寓闲谈，并约吃晚饭。午后都署所派同赴吉拉林之蒙员带通事到寓商议起程事，该员不通汉语，嘱其回署听候，即往谒都护，请另派通达汉语之员，都护派荣骧骑校安同行。四句钟到交涉局吃晚饭。

二十五日 早，都署派员送来蒙车四辆、蒙古包一架，极为矮小，顶毡两层，四周严密，差可以避风寒。午后恩凌甫同陈广齐来寓闲谈，二句钟偕同广齐到站购买沿途应用物件。

二十六日 同河渠、辅臣赴车站洋货铺觅购风镜、远镜等物。四句钟回寓，又同赴饭馆吃饭。

二十七日 早饭后到都护衙门及交涉局等处辞行，并令通事添买食物烧柴。

二十八日 自晨至晚风雪交加，天气寒甚，以致未能起程。

二十九日 早饭后派人催蒙古车马。正在束装间，苏都护到

寓送行，并代借狼皮被一床，情意缠绵，关垂周至，令人可感。都护去后，屡次派人催促，迟至下午三点钟车马招齐，共计蒙车十二辆，同行共计二十余人，而车夫仅有二名，即令蒙兵赶车，迟至四点钟始克成行。过铁路东北行约五六里是小山口，又向西北行数里至海拉河沿，水深不过二三尺，而车不能过，不得已又向北行数里，东行又数里至渡口，有俄人渡舟一只，遂乘舟渡河。河之右岸紧依山冈，因同河渠登山冈高处，西南望呼伦贝尔城被长冈（冈南北形，南头较高，向北渐低，西北有一缺口，系海拉河流出处也）所蔽，惟见冈外渺茫间烟炊缕缕而已。东南北三面皆土冈，无树木，东南远处有一山顶，圆形高出数仞，海拉河由西南来源，返渡口处向西从作几字形，向西北流出长冈缺口而去。及车马均渡河，日云暮矣，因在河边山凹处宿焉。

九月

初一日 早起打坐尖后，因候蒙人打柴，至上午十点钟起程。向东北行，步步登高，远望前途，高在冈上，及至上冈，则如平地，而前面又起一冈，行约三十里始下冈，则一漫坡而已。北望遥山环绕中一大平原，周围约百里亦无树木，而羊草丰茂。又行二十里至墨尔根河沿，有山左人开一小店（由海拉至店计七十里，先有俄人在此修房开店，后因都署驱逐孔急，将房售给华人），因天色已晚即在店住宿。是日所行五十二里以内，高冈上下土脉油润，作黄黑色（如关内所谓两和土地），地势平坦均极沃肥，种植黍麦必可倍收。据店伙云，由店东去地多平原，周围二三百里均系沃壤。闻见之下羡慕至极，不禁叹曰：美哉斯土，而蒙人狃于习俗致类石田，可惜可惜！

初二日 早尖后上午九点钟起程，过墨尔根河（形如沟洫，河源由东北来向西北流，折曲而入海拉河。据土人云，源远流长

极旱不涸。)向北行,山冈起伏,道路曲折,间有平川,草亦甚丰,不少可耕之地,惟土脉较墨尔根河以南为稍次耳。行四十五里至一大沟,路旁有水泡,周约略十丈,前年曾有绘图。俄人在泡边凿井一眼,现被淤土填塞将平,井旁碎石绿色可爱。据王辅臣云,凡有绿石之处,多出金矿,惜不及开而验之。先有俄人三名在泡旁午炊放马,俄车九辆载车轮食用等物。询之云系往俄国新铁路工作者,因暂停征车,汲水烹茶憩息一小时。又向东北行未数里即入山曲,四面乱峰参差,如入山阴道中。又行数里,前途渐上高冈,及至冈上,则前冈尤高。行二十余里,愈行愈上,适值天阴雪飞,烟雾四合,山天一色,几疑置身云霄,不复在人间矣。过极高处路渐低,行未二里见前途在下,颇有一落千丈之势,加以雪消泥泞,马行滑跼,不禁肃然而恐,懔懔乎若将颠堕焉。下岭后入一大沟,地颇平坦,东西宽约五六里,长十余里。行四五里突见房屋,询之车夫,已抵寡妇店云。是日行九十里,该处蒙名三多耐,店名乃俗称也。先是日俄交战时,俄人由海拉修电线直达粗鲁海图,在此修房三间作为电报房(房之南北尚有电杆数十根,余被蒙人砍去,至返粗鲁海图,电杆尚有存者)。战事平定,俄人将房售给俄寡妇,同其寡媳开设旅店,后因都署驱逐俄人,该寡妇又售给霍通事。该通事在海拉营中当差,雇用华人二名,仍以开店为业,生理尚存,(好?),因贩运私酒及由粗鲁海图赴海拉之俄人往来不绝故也。店房东有牛圈一处,堆积羊草甚多,询据店伙云,系俄人雇用蒙人代为牧牛,已与都署说明,俟明春回国云。

初三日 上午四点钟由三多耐启行,至温泉子住宿,仅行三十六里耳。因蒙人到此添食品换马匹,须耽擱半日故也。由三多耐至此地多平原,土脉肥沃,出草丰茂,蒙人在附近一带游牧者约百余家,牛羊马匹不下数万。大路以西低凹处有水泉数十,水甘而温,冬夏常流,至严冬喷水冻冰,高至数尺。水向西北流迤北注

地，十里内有水泡三，南北相连，系泉水消纳之所，周生芦苇，四时不涸。泉之上有俄人开店，房基断墙颓壁，俨然犹在。现有墨尔根河店主雇工在其以东半里许创修土房，尚未告成，拟于今冬开设旅店云。到此方交未刻，因携同河渠往蒙屯查看，离泉十余里内有蒙屯五处，其大者有蒙古包三十余架，用车首尾相连，远望如城。蒙古包形圆顶尖，以毡为之，架以斜木，门高不过三尺，门帘用布包毡一条，顶上留一大圆孔用以代窗，内之四周陈设木箱矮床（形类坑桌），床下铺破皮旧毡以代坐椅，门之左有小缸坛碗以盛食物，门之右铺以乱草，系羔犊卧处，中有铁架二，坐饭、茶锅各一，牛粪作柴。所陈各物率皆窳旧而带烟煤，惟枕头一具似颇讲究，枕顶以绸缎为地，上用金银线纵横成文，饰铜圆片五，大如当十钱，四角各一，中一，尚明净可观。男女遍身污秽，满面黑泥，奚止俗尘三斗已也。一日三餐两乳茶一爓肉，将牛羊肉用清水聊煮，或置牛粪火上烤片时，左手持肉块，右手以小刀脔割，粘盐末嚼蒜瓣食之。食毕用衣代巾拭其手口，以衣多油腻为荣。男女均衣羊皮裘，辫发，室女作一瓣，妇则二焉。辫缀长穗，重四五两。首饰无多，耳环之大，围圆约二三寸，有缀三四环者。蒙人性情朴实犹上古之风，则可喜；其习俗腐败为野蛮之，尤为可恨。观其愚笨贫苦情形，则殊为可怜，而其语言之间，方且互相夸耀自鸣得意，又未免令人可叹，安得圣人复起木铎重喧惊醒变化之耶！噫。

初四日 由温泉子起程，向西北行六十里抵库克多博卡伦。沿途间有高山，漫冈居多，冈之上下均平坦可耕，土脉肥沃，多产旱獭，冬令穴地而居，不出亦不食，如龙蛇之蛰；春令出蛰觅食，百十成群，见人辄用后腿踞坐，前两腿拱拜如揖。每年华、俄人所得獭皮等，为温泉南北一带出产之大宗。谿旁山坡平地獭穴甚多，穴口用蓬草塞之。温泉以北三十里内有蒙人游牧。距库克多博十余里，东北面系漫坡高冈，西面额尔古纳河岸一带，地

居凹势，一望平原，草堆星罗，均系俄人所打，询之卡伦蒙官，言俄人在海拉交涉局领有草票云。卡伦在诺尔古讷河沿高冈上，用柳条圈房二间，蒙官一员，兵六名。对岸俄屯名四大拉粗鲁海图，约有俄人百余家。屯东有渡口一处，为俄人出入我界之所。俄屯在漫冈上，南北长约里余，南头高处有喇嘛台，与我之卡伦遥遥相对，作犄角之势，山秃土瘠，草亦不丰。俄人以牧为业，草木烧柴皆仰给于我界，载薪载草者络绎不绝。我界内沿江一带地多平坦，长数十里，宽二十三里，均系沃壤，为蒙人游牧不到之处，极宜开垦，以固边圉也。

初五日 由卡伦起程，东北行二十五里至根河。河宽不过十数丈，水深而流急，俄人设有渡舟二只，小而漏，车马均不能载，临河而返。过诺尔古讷河，在粗鲁海图屯外住宿。自此屯起沿河各屯房屋均以大木为之，木皆取之我界。

初六日 由粗鲁海图沿河西北行（因绕河湾故也），至诺维粗鲁海屯，计程五十里。一路土瘠草枯，遥望我界草垛星罗到处皆是，山沟内草垛尤多。过屯后先向东北行约十余里，又向西北行约二十里，地均平原，草亦颇丰，对岸我界则皆高山也。又前行过一小河，计程十余里至一屯，名择里国维屯，长二里余，居民约二百家，均以牧为业，房屋整齐颇称富庶。是日计行程百里，过屯后已黄昏矣，因至屯外宿焉。

初七日 早尖后正拟启行，适马惊轴折，换轴成行已经日午。东北行三十六里（一路土瘠多山，遥望我界间有草垛，然不甚多）至一屯，名布林土根（屯在冈上）。住车屯外，令人入屯买柴间，马又惊驰数十步，车翻而辘折矣，不得已屯外住宿。遥望河右有小房，系蒙古卡伦也（问卡房系俄屯集费代修）。

初八日 由布林土根起程，有蒙官候于道右，年约五十余，衣服尚整洁，五品花翎，而官帽不正，翎支斜向左肩，鲁笨之状令人可笑。询之系卡官骁骑校也。据卡官云：有卡兵十名，无俄

人越垦，而打草者则有之。语毕前行未数里，遥见东北山坡垦地纵横，黄绿如锦，疑在我界。行至近，山则均在河之左岸，地均种麦，计四种，曰大麦、小麦（类油麦）、荞麦、苓大麦也，均秸高而穗大，惜因夏旱，半皆苗而不实耳。行过麦田至一屯（计行三十六里），名玻璃金子屯，外用桦木为栏，环绕三面，东面均至河岸，曲折约二十里，南北留两门以出入焉。过屯前行又三十六里，抵布特雷屯，沿途垦地甚多，越垦我界之地间亦有之。该屯约二百家，半耕半牧，尤为富庶。过屯日暮，于河沿草茂处择地而宿。

初九日 由布特雷屯至敖乐气屯，计程七十八里。所历六七屯均有开垦之地，沿河越垦地亩或断或续约七、八十段（均零星开垦，并无大段），至敖乐气屯越垦甚多。闻入山数十里亦有越垦者，未知确否，俟进沟后，再行查勘。吉拉林金厂在该屯设有分局，为盘查出入之所。是日即在分局住宿。

初十日 分局委员代借俄商斐列工浴室（浴室有二灶，一高一低，高者烧石，低者烧水，石水烧至极热，以水浇石，热气满室。室内有台三重，下层稍凉；中层暖而不燥，沐浴颇为适宜；至上层则热气熏蒸，顷刻间即大汗矣）。饭后往浴，适俄刑官名律师诺夫者前来致候，坐谈许久。午后一点钟入浴室沐浴，二点钟回局，三点钟渡河至吉拉林沟口。沿岸地颇平坦，宽约里许，长数里，可作街基，惟地势稍低，较对岸俄屯地基约低丈余，不甚相宜。东南高冈上有平原一段，东西宽约三四里，南北长约十里，依山傍水，地居高势，设立屯镇均属相宜，惟河水向西北流作反弓形，西北方又为山口犯地师之忌耳。沟内有小河，水声潺缓，来源甚长。入沟西南行一二里，河沿有俄人水磨二盘，两山坡上俄人越垦之地片段连络，直至金厂，三十余里，几无余荒。土色黑而润，厚尺余或二尺许，勘称沃壤。是日宿吉拉林金厂（在大沟山坡下修房三十余间）。

十一日 同河渠及金厂提调等赴西小沟查看（去秋大沟停工，因西小沟金苗较旺，移金夫于西小沟作工，产金尚好）。初行里余地颇平坦，羊草颇丰，有俄人牧马。又行里许横沟一道，有碇眼十余（金厂采线凿井谓之按碇），俄人采苗时所开。过横沟行数里，碇眼连络如珠，约计百余，毛深丈余及六七尺不等。有金夫二十余名在彼作工，撮矿砂置木箕内用水淘洗，每箕可获金十数粒、数粒不等。金夫三人一班，或二人一班，每日约获金五六分或一二钱，每两折足金八钱，尚可称作。沟名阿业河，俄人名也。

十二日 天阴雪飞未出门，与金厂提调委员研究，未见成效，原因该提调等均谓实因资本不足无力采苗故也，

十三日 早起祭山神。饭后同河渠及提调委员等赴大沟查勘。沟内碇眼甚多，有大碇一眼，周围约二十余丈，相连有水道一条，长百余丈，两旁均钉木桩，实以小桦木，系去年开工时所修，现已淤塞矣。旁有淘金小溜二盘，系开办遗迹。大碇东面有引河一道，约长二百余丈，亦系去年所修，为引河东流也。前后小碇数十孔，毛深丈余。当将碇旁堆沙用木箕淘验，出金虽不甚多，金色较小沟稍优，亦尚可作。据金厂诸人云，去年若不修此水道，决不至赔累云。

十四日 下午一点钟赴东沟查验森林。进沟数里内有俄人越垦地二段，约十余垧。山凹处均有桦林，木小而疏，系俄人斧斤予遗者。东南行十余里，小树渐密。又行十里许，渐入深林，桦木之中间有意气松，俄人砍木时所遗树枝树根遍山皆是。又前行数里，则大树丛生（多意气松，高而直），参天蔽日，森蔚可爱。行至无路可通处，下马稍息，返轡回厂，及到局已五点钟矣。

十五日 同河渠赴金厂东北沟查看俄人刊木越垦情形。顺大沟东北行五六里至一山沟（此沟俄人名之曰不赤戈维，内有越垦地两大段，约二十垧），被小河所阻，东北且有峻岭，道路不通，

因绕道过河。出山沟北行十余里入山沟（俄人名之曰所罗凹克），东北行二里许，南山坡有俄人越垦地三段，约二十余垧。沟内小河长约二十余里，沿河杂木丛生极其繁盛。由北面山坡上曲折而行约十余里，俄人牧放牛马甚多，并有地窝棚（木房一大间）。又行十余里有大圆山二，东西对峙，气势雄浑。东西一带山岭重叠，树林深密，大半系意气松，被俄人刊去亦已不少。东圆山下有俄人斐列工地窝棚木房一大间，大马栏一，宽长均数十丈，山凹内种麦十余垧。因下马查看，木房内住俄工人三名，食物器具咸备，俄工汲水烹茶，并取面包以饷，从人聊息片时。因向前行无路可通，折回向西南行七八里，又向西北绕山而行，山坡有俄人垦地五大段，约四五十垧，俄人打柴所砍小树狼籍于高冈之上，山沟内并有地窝棚一及牛营数处。行约十余里至金厂大沟，河水冻冰寸许，蒙兵策马破冰开道，几至颠坠者数次，殊属勇往可嘉。过河后由大路言旋，及金厂天已昏黑矣。赏给蒙兵牛肉羊酒等物以奖之。

十六日 天明欲雪，且觉浑身疲乏，因未出门，与蒙人笔帖式舒明阿（去冬今春苏都护曾令其来吉拉林一带查看二次）及提调等考究吉拉林一带地图。

十七日 赴大沟东南查看堪设城镇地方。南行十余里，远望西南山路有俄车三辆，大约系入山打柴者。又东南行，山多桦林，树大而密，似尚未经刊伐，而树皮剥去者十之八九（俄人用以熬油）。又十余里至一犬岭，森林葱郁，一望无际，然被俄人砍去者已经过半，所遗树根约高三尺余，遍山皆是。行过大岭，群山环抱中有平原一段，羊草丰盛，东西长约十余里，南北宽六七里。由南而东尚有平原，宽约四里，长约二十里，地既宽敞，形势亦佳，且有小河，取水亦便，将来设城设镇，均属相宜，惟离金厂稍远耳。正命从人取柴煮茗间，有俄人七名驱车四辆，载食物由吉拉林大道陆续到来，询之均系赴牛营牧牛者。茶罢上马，

循原路而返。过岭后遇两俄人携带围枪乘马而来，马上驮已死野狗三只，狗肉数块（俄人在我界猎得者）。金矿护兵向买狗肉二块，约二十余斤，该俄人坚不受价，赏给羌钱六百，欢然而去。深山旷野之中，计程二十余里，而三遇俄人，彼族往来于我界者实不乏人，已可概见矣。

十八日 天阴欲雪，寒甚，因未出门，与河渠筹画垦矿办法。

十九日 早饭后往金厂西沟查看金苗，把头赵贵等新得碓眼，头绪甚好。与赵把头研究前未办好原因，并讲求将来宜如何办理。日夕回局。晚饭后复与金厂诸人研究一切。

二十日 早饭后循大沟北行，查寻宜于修局建署之地。行十余里寻得一处，北面依山，小河环抱，地居凹势，将来设镇设城均尚相宜，但觉局面稍小耳。正在查看山脉水源间，有俄人乘马到来，声言俄官将至，即回金厂。到局片时，俄官已入门矣。询之系扎窝子（俄城名）阿大满捷列（即地方官）之文案，奉伊上官之命前来拜谒，并言伊上官实系老而病不能前来，坚请到扎窝子一面，允俟得闲前往。当与谈俄人越界打草刊木种地等事。该文案允俟回明伊上官照办，并请函致伊上官，当允修函交伊带去。即设酒款待，并留该俄官在局住宿。

二十一日 早修函文交俄官带呈阿大满捷列，即陪吃早饭，并派通事同该俄官赴扎窝子答拜。去后大雪缤纷，至次早方止，平地积雪约三四寸。

二十二日 大雪初止，阴云未开，在局与河渠商办公事。

二十三日 闻有新到把头一名，于早饭后赴西沟查看近日情形，嘱该把头多招工人，并婉言开导金夫安心工作。未及回局，扎窝子电报局总管偕同税官到局拜会，及闻信回局已日暮矣。即同该总管等晚饭，谈至夜半，始各就睡。该总管等为照像而来，因曾托俄官代找照像师故也。

二十四日 早同全厂诸人照像，并照局房、水道。至未刻，

俄总管等辞去。

二十五日 赴扎窝子回拜俄官，先到敖乐气屯金厂分局住宿。

二十六日 早饭后由敖乐气屯起程，下午两点钟到扎窝子。该处山形尚好，惟地处山沟，极其窄狭，街市均在山坡，而楼房甚多，亦颇壮丽（均用木为，并无块石片瓦）。到后阿大满捷列（名别列霍夫）欢然出迎，虽已年老而精神尚好，晤面之下极其谦和，蔼然可亲。坐谈片时，帮办与文案相继来见，甫欲与谈公事，已酒肴罗列矣。饭后谈及俄人越界种地打草刊木等事，均允照我所拟办理。谈及五点钟，辞别阿大满捷列等，到电局总管及税官处回拜，并取照片。夜半旋敖乐气屯住宿。

二十七日 早饭后回拜敖乐气屯大喇嘛（该喇嘛曾两次到寓拜会未遇）。该喇嘛以肴酒款待，极其谦和。下午二点钟由敖乐气屯回吉拉林金厂。

二十八日 收拾行装，并派通事赴敖乐气屯添买食物。晚间与河渠酌绘额尔古讷右岸俄屯图。

二十九日 早起传集金厂差弁护兵等，切实开导。嘱令耐苦守候。适西小沟金夫等到局送行，劝令安心工作，并嘱把头设法招募金夫，多多益善。是日午刻，由金厂起程，路经西小沟，复下车查看，共计作工金夫二十五名。据称前二日又得新碛，产金甚旺。当令上溜比较，每砂一箕约可得金四五厘或多至分许，劝勉多语。至二点钟循沟前进，遍山积雪，不辨路径，金厂护勇前驱引路，曲折行六七里始得出沟。又入一大沟，凡羊草丰茂之处均被俄人刈割成垛，两山桦林内俄人所刊烧柴狼籍，岭上放牛打草之小窝棚到处有之。西南行约十余里出大沟，过一平冈（均系可耕之土，长约十余里，宽约四五里），豁然开扩，则已抵诺尔古讷河沿矣。近河山坡地势平坦，可耕之土甚多，有俄人越垦三大段（每段均约二十垧）。沿山坡行十数里至珠尔特依卡伦（对岸

俄屯名恰克卜金），有空房二大间（系俄人代该卡修筑，卡兵等因不惯住房，仍住蒙古包，计兵六名），墙用柳条内外编辑，中实以土，顶用小木椽，上铺乱柴黑土而已。虽湫溢不堪，尚足以蔽风雪，即在空房内宿焉。

三十日 早起北风大雪，天气寒甚。早饭后冒雪登程，西南行三十里至西伯力不拉克卡伦（卡房纯用大桦木垛成，亦俄人代修）。又行三十里至巴彦珠依卡伦宿焉。该卡房亦系用木垛成，对岸俄屯（名玻立金子）代修。是日大雪未止，车行缓甚，及至该卡，天已昏黑也。此六十里内附近河岸所有山林已被俄人刊尽，寸木无存，入山二十里尚有桦木，亦无大木，河岸山坡地多平坦，惟黑土甚薄，数寸之下即系块石，可耕之土无多，山内草垫被俄人割打者仍到处有之。过西伯力不拉克卡伦，山冈高处有大石堆一，顶栽小树，中竖小旗杆，蒙人名之曰敖包，用记道里方向，往来游牧之蒙人于春秋杀牲致祭云。

十 月

初一日 天未明时雪止而风仍未息。早饭后由巴彦珠依卡伦起程，行三十六里抵胡裕尔和奇卡伦，沿途山冈起伏，尚多平坦可垦之土，惟半间石砂，膏腴甚少，草亦不丰，附近山场亦无树木，至近该卡则大段平原，堪称沃壤，俄人刈草堆积甚多。据卡官云，自此至库克多博卡伦，各俄屯均由海拉衙门起有草票，不交草价，亦不纳税云云。对岸俄屯名布林土根，俄人遥见车至，即用马车送草送柴，颇知敦睦。卡房亦俄人代修，纯用大意气松木垛成，尚属整洁。因卡兵不住，即在房内下榻。询据卡官云，东去入山二三十里，即有树林，产桦、杨、意气松三种，俄人刊木者甚多，打猎者亦有之；东南十余里，有俄人私挖金矿，因苗不甚佳，时作时辍等语。惜山多积雪，河沟亦多未冻，车马均不

易行，未能亲往察看耳。

初二日 天晴风息。黎明呼从人造饭。早饭后起程，行未数里入一山沟（因河沿无路故也），顺沟东南行约二十里，南行又约十里，又西南行约二十里，始达山沟尽处（此沟长约四十余里，宽一二里或二三里，土脉肥沃，产草甚丰，俄人所刈草堆星罗棋布，直至沟之尽处）。过一山冈又行四十余里（冈之上下土脉均好），抵巴图鲁卡伦，已将交二鼓矣。该卡控地荫为房，中有土坑，极其温暖，即宿于房内。沿途惟此一夜幸得安睡。是日在深山雪地内行百里，蒙古人马均已疲乏矣。

初三日 早起见巴图鲁卡（该卡在四大拉粗鲁海屯之北，距屯约二十余里）对岸有小村落，询据卡官云，系俄人牧牛者，所有牛只均在我界牧养。当派通事前往查看，有俄住户二十余家，均带眷属，大小牛六百余头，白日在我界牧放，晚间过河，该俄户均以牧牛为业云。早饭后由该卡起程，行三里许至铁布拉河（即特勒布尔河之下游），河水未冰，幸不甚深，涉水而过。行十里许至根河，虽已封冻尚多罅漏。沿河西南行数里，择冰坚处踏冰而过。两河中间及南北均系平原，纵横各三四十里，地尽沃壤，产草甚丰，而种类甚杂。俄人择纯生羊草处刈之，且多各种小树（有土李、山李红等果），有野刺藜，结果如樱桃，红润可爱，遍地皆是。俄人带斧驱车过界打柴者颇多，从未有人过问，闻卡兵颇得小惠，未知确否。过河南行有俄人牧羊千余头、马四五百匹，当令通事询。据俄人云，海拉衙门准其过界牧放，并未领票，亦无化费，殊属令人不解，或系俄人妄言搪塞耳。并据往来华人云，俄人在根河一带打猎者甚多，每冬每人所得野狗子、黄羊子等皮张约售羌钱一百余吊，当非虚语也。过河南行约四十里至温泉子，新修店房七间，工料均劣，且尚未干，满房冰湿不堪居住，因在店房前架蒙古包宿焉。

初四日 由温泉子起程至三多耐停车而宿，仅行三十六里

耳，因蒙车换马故也。

初五日 由三多耐至墨尔河，计程九十里。

初六日 抵呼伦贝尔城，都署代备寓所于万寿寺后院苏都护公馆之东房。沿途之上由吉拉林至胡裕尔和奇卡均系大雪，该卡以南雪渐小，至呼伦贝尔城地上积雪仅寸许耳。

甲子蒙难纪要

胡 嗣 瑗

说明：胡嗣瑗，字琴初，贵州人。光绪癸卯翰林。清末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调查局总办、法政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道尹、冯国璋督军公署秘书长。张勋复辟时，任内阁左丞。后追随溥仪到天津、东北，先后任清室驻天津办事处顾问、伪满洲国执政府秘书长等。本资料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修改优待皇室条件后，胡嗣瑗、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等一批复辟派，对于溥仪的去处、废除宣统皇帝尊号以及如何处置宫内宝物等问题的看法及态度。原件系稿本，今由王道瑞整理并刊出，供研究参考。

宣统三年辛亥十二月，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挟革党诈取东朝懿旨逊政，始颇借优待条件涂饰中外耳目，实阴图窃号称制。癸丑始春，议请移蹕颐和园，其直隶都督兼皇室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持不可。俄闻隆裕皇太后升遐，前护两江总督张勋在兖州电询激切，世凯意动且止。第逐渐拖减皇室经费，干涉颁给荣典诸事。逮世凯败死，继任者起仆不常，于是内府自康、乾以来累叶收藏古器、图籍，率认为皇室所有财产，未遽生心覬觐者，遂历十有二年。

前学部参事罗振玉^①国变后举室东渡，留日本西京七年，资

^①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江苏淮安人。辛亥革命爆发后逃亡日本，潜心整理甲骨。1919年春回国，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所召，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器物。后曾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1940年病死旅顺。

市易中国金石书画，与彼都豪士文人往复，获博古名。久之，或传所售类贗鼎，语无徵，殆不足信。己未（1919年）春归国，寓天津，言于皇室内务府，自愿守崇陵，请给梁格庄官房供栖止。所司因无此事例，难曲从。是年冬，师傅梁鼎芬^①病卒，有谓振玉觊继其任，又谋直南斋，限于阶资，卒均弗果。实则振玉志在悉发内藏，立图书馆、博物馆，曾具说帖于诸师傅及内务府大臣，诸公瞿然有慢藏之恐，噤未置答，更洩前大学士升允^②封奏密陈，亦留中不报。

前湖南布政使郑孝胥^③自广西边防督办奉裁谢职，未入京复命，过上海，营所谓海藏楼者居之。办印书馆，办制呢厂，且联张謇^④、汤寿潜^⑤辈，集会要立宪。蒙简江西，广东按察使，皆不受。辛亥春间，由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⑥汲引北上，倡议铁路国有，致蜀绅以路事发难，为犖下所指目，外放湘藩。到任才半月，鄂督瑞澂^⑦遽徇载泽^⑧、宣怀意，奏派孝胥来京参议官制。武昌猝变，湘警报狎至，枢臣传旨促回任，孝胥停沪不进，而变乱已成。阅十一年，更未入国门一步。癸亥（1923年）五月，嗣瑗在杭州，闻十五日大内建福宫灾，急驰赴京请安，蒙召见。问南中诸臣近状，次及孝胥，谨以其年貌对。上曰：“此人亦过六十耶”。归沪告之，孝胥谓上疑其垂老，乃决于是年七月入觐。实

- ① 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辛亥革命后，充任废帝溥仪的毓庆宫行走。
- ② 升允：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
- ③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1923年夏投奔废帝溥仪，历任溥仪的“懋勤殿行走”、总理内务府首席大臣、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职。
- ④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
- ⑤ 汤寿潜：原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 ⑥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911年初任邮传部尚书。
- ⑦ 瑞澂：字莘儒，号心如，满洲正黄旗人。
- ⑧ 载泽：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度支部尚书、督办盐政大臣、度支大臣等职。

为该员瞻近天颜之始云。

振玉病，内廷疑沮者多，而其志固未已。当壬戌（1922年）冬，大婚礼成，旧臣集阙下，振玉草疏，劝升允建言多派上书房行走人员，可不拘资格，属邀张勋同上，期得请。勋在昔宿卫宫廷久，谙故事，嘤喏言曰：“上斋乃皇子授读地，无端议此，殊不便。若南斋处文学侍从，能更遴用士流，于上不无裨益。我且冒昧自言之。”谢不连署，别为奏。上纳其说，交近臣议行。于次年三月朔，杨钟羲以太傅陈宝琛^①荐用，景方昶以少保朱益藩荐用，温肃以曾客张勋所召用，升允荐振玉及王国维^②，特用国维。振玉曾出折稿，属国维速奏立图书、博物两馆。国维本色书生，难委决，与钟羲商联名，钟羲不可而罢。振玉愈慨倚人不如任己，谋不懈而益力。甲子（1924年）八月，乃拜后命，为入直南斋之殿。甫就列，立请借国维检察内府古器。旋又推袁励，准及国维先同检察养心殿陈设。首选出散氏盘，觅工精拓，播传遐迩。众初疑此盘久佚，今忽重睹人间，哗然。环宝充牣宫中，无识与不识争哆口奔相告，盗憎主人之祸，其来岂遽无因哉！自癸亥（1923年）七月孝胥展觐回，颇思自见，抵书陈太傅宝琛等，举前知府金梁^③任清理京奉皇产，谓可得巨费，充内帑。宝琛约北来，商办法。是年冬，孝胥复至，则主立裁内务府，锐减民国岁支皇室经费四分之三，群讶其大言操切，无一赞成。遽还沪，诋在事者贪庸恋栈，陈太傅亦同化。甲子（1924年）正月，入京祝嘏，承命总理内务府，引金梁并为总管大臣。明知裁减窒碍多，姑从缓，第一决运《四库全书》赴沪，交商务印书馆印行。点装

① 陈宝琛，字伯潜，福建闽县（今闽侯）人。1911年前夕任宣统帝溥仪的师傅。

② 王国维，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1922年任职于溥仪的“南书房”，研究故宫所藏的青铜器等文物。

③ 金梁，号息侯，浙江杭县人。

待发，民国指为盗卖，趣总统曹锟抗阻，国会哄闹孝胥，牵及陈太傅，曹锟遂派其属十人清查皇室宝藏。势岌岌，内外大哗，金梁犹日上封奏弹射人，比随孝胥等御前议内府减费，未决，忽泄清单于报馆，为新闻，被温肃劾之去。孝胥亦不安于位，改懋勤殿行走，留京不即归。时吴佩孚狃于直皖之役，号无敌，开幕府于洛阳，谓可操纵全局。孝肴与子郑垂更番入洛，不审谋何事，似无所就。冯玉祥在豫与佩孚不相能，却谄奉曹锟，得移军营南苑，并一再上谒我醇亲王^①，谬恭敬，内务府为奏赏紫禁城内骑马，且逊词呈乞代谢。孝胥又图与交结，走天津请段祺瑞为书介绍，既相见甚欢，骤凭之以偃内廷诸人，诸人亦或诤孝胥叵测。会曹锟、张作霖交恶^②，釀兵祸日急。佩孚实主其事，将自洛入京，孝胥倏往就之，同车抵前门站，玉祥出迎，不虞郑、吴之仍合也，目摄之而未言。佩孚从正阳门中道人，住四照堂，排日会议，或遇孝胥偶在坐，玉祥疑益甚。及发，佩孚自当滦榆正路，遣玉祥军出热河，转攻奉。吴、张军已搏战，玉祥俄倒戈回京，国民军孙岳^③启城延之人，拘曹锟，捕锟弟锐^④，嬖人李彦青毙杖下。佩孚闻变，军溃走，众惶骇不知所为。孝胥乃谄玉祥称贺，商逐内务府旧人，交其接管，许岁费由四百万减为五十万，俟清理内有财产，自给当有余，直不需民国一钱。玉祥阳称善，阴喜内藏富，得攫以自雄，孝肴窃犹倚恃玉祥。群丑计决，先去景山禁军，以炮兵踞大高殿。越日，鹿钟麟^⑤即率兵入宫，逼改优待条件，迫迁乘舆，立限答复。内务府大臣绍英在内，手草复

① 即载洋。

② 曹、张第二次直奉战争。

③ 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时任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④ 曹锐：字健亭，天津人。

⑤ 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国民一军第一师长、京畿警备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北京市政督办。

文，允移宫，余俟派员再议。文交出，即扈驾出幸醇亲王府，后妃亦随往。鹿军露刃环视，竟莫敢谁何，为十月朔又九日。孝胥时处寓舍中，尚瞢然未之觉也。

驾莅醇亲王府，诸臣闻警奔赴，孝胥亦随众人。上问：“前日犹称冯玉祥向我，意不恶，何一旦变至此。”孝胥默无以对。随派贝勒载润等五人与国民军商办善后，而鹿钟麟已调兵一营围邸四周，名为保护，实监视，人见者一一受讯察，向夕即断出入。方事之亟，振玉附列国车往天津，比闻变回，上驻北府三日矣。派办善后诸员惶遽无措，太傅陈宝琛忧危甚，急切莫可与谋者。密遣其甥刘骧业往商日使馆竹本武官，称上偶违和，召日军医，偕骧业乘馆车夜来诊，至则拟请上微服，与该医同乘出，驻日兵营再商进止。竹本慨诺。车达邸门外，围军睹使馆日章小旗，不敢问，得径入。适亲贵载泽等在府，力以危词尼行，醇亲王亦不允冒险，谋因不遂。于时，冯玉祥等及京师维持会迎段祺瑞为执政，遇事较可理喻。乃设法商允祺瑞，撤围军，易警察守卫。越十月二十五日，我敬懿皇贵太妃、荣惠皇贵太妃自宫内移驻东城兵马司大公主府。陈宝琛密启上，当诣两太妃问安，可明告段祺瑞，飭属沿路警备，如期往返，示不疑，有机庶可离危地。上许照行。守卫者亦若信无他去意，声言须就东城驻蹕，赁得喜鹊胡同前祭酒盛昱意园。宝琛与英文师傅庄士敦^①计，借请上临视赁宅，便驰入使馆界，方可策安全。计定，于十一月初三日，准用庄士敦汽车，陪上坐，醇邸令管事张文志伴宝琛车后扈。经喜鹊胡同口，不入，更南行。文志怪问，宝琛给以南去另有宅须看。且至交民巷，庄车疾驱进东口，宝琛挥车尾随，止德国医院门外。先入语院长迪博尔，出迎上，暂息贵宾室。论文志不还北

^① 庄士敦，英国人。1919年被聘为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时协助溥仪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府，文志立以来车走，欲归请邸座来速驾。当是时为假馆事，宝琛前令刘骧业往商日公使，又遣庄士敦分叩英、荷两公使。庄傅与英、荷议，难立定，骧业先返云：日公使现往俄馆商协定未回，竹本武官请上先幸兵营，俟芳泽公使归，奉迎入使馆。属无车不克即行。孝胥是午诣北府，闻驾莅东城，寻至意园不值，途遇宝琛之仆，导来德医院，因以所乘马车奉上往日使馆。至则芳泽偕夫人避正楼，扫除肃上人。是日，大风霾，昼晦，军警熟视不能辨路人，故坦行无阻。坐定，泥沙犹染御衣，芳泽云：“陛下今日真蒙尘矣。”即电告其国政府，并通知驻京各国使馆，派书记官池部政次常川伺应。次日，振玉至馆，见宝琛，谀称大傅是举非预料所及，可谓功在社稷矣。宝琛愀然曰：“上蒙难至是，试向社稷安在，老朽尚有功耶？”振玉面赧不答。公使随遣池部至北府迎后妃，鹿钟麟尚留难，公使躬往晓之，乃帖耳放行。

嗣援于癸亥（1923年）盛夏到京见上，留月余，冒暑回南。过津晤张勋，屏人语，意气慨慷，略谓：“今日祸机四伏，而事会非不可期，惜吾客无与决疑定计者，时至盼公助我，万勿我却。”郑重执手而别，孰料为永诀哉。至沪，旧臣环问此行闻见，留二日，抵杭城寓。积感湿热，疾间作，当徙家湖上休养。日点检凌杂事物，体且不支，而张勋在津逝矣。得耗，警怛累日，勉赴沪，集同志为位哭之。返湖居遂大病，病中丧妻。甲子（1924年）三月，丁继母忧，陈夔龙^①、冯煦^②诸公自沪来吊，为谈

① 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河南、江苏巡抚，四川、湖广、直隶总督。辛亥革命时，曾镇压滦州新军起义。后隐居上海。1917年张勋复辟时任弼德院顾问大臣。1948年病死。

② 冯煦：字梦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人。光绪进士。授编修。历任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等职。清室退位后，归隐故里。民国成立后，曾任督办江淮赈务，受聘纂修《江南通志》。

孝胥运四库书事，致民国诸横逆状，悲咤万端。因知王怀庆^①直隶旧将，夙感夔龙知遇，时任曹锟卫戍总司令，在所派十人中，权位差重，说夔龙切书戒其调护，中怀究怵怵未已。丧殡毕，病益沉顿，几不治。迄秋冬间，面目黑瘦非人，略能行坐无大苦。十月，突传宫门之变，愤激忧煎，不复知人间何世。又直宁浙搆兵，沪杭路中断，附轻航达上海，与诸旧臣会商，由陈夔龙领袖，分电段祺瑞、王士珍、张作霖请遏凶锋，维正义。电复多空论。心悬上起居弥切，仓卒浮海北发。到津，适驾先一日莅日使馆，以手加额，梦魂稍稳。翌晨，驰入京请安。伏闻上以公使代表国家，自有其对外体貌，坚不允久住正楼，经商移偏左一楼暂驻。即蒙召见新移楼上，慰劳无微不至，承谕且留京，勿遽归。自是赐对、赐膳，恩谊霏渥倍平时，将何以为毫末之报耶。

上既平安出险，群不逞纵设诡谋，已苦力有难及。于是贵近诸臣，金以当时民国订优待条件，经通告各与国有案，溥玉祥此次纵兵迫毁约，去帝号，实自背立国信条，中外皆不之许，应分受现执政段祺瑞暨驻京各国公使，俾传报政府，声明决不认此片面强劫行为。得旨由内务府照办。时内务府衙门被民军封占，就后门外官房立公所，办善后。闻国民党拥孙文将抵津，绍英因集议，谓“孙文十年前来京，我邸座宴之于那相花园，孙文演说两宫让德，宜受民国优待，上下交成其美，实世界革命史所绝无，等语。为英在座所亲闻，盍趁其再来，公函请践前言，复旧约”。振玉等交口赞同，先由府顾问商衍瀛属草，众不谓可，少保朱益藩另具稿，咸无异词，决伺文人京日缮发，兼馈酒食。各直省在京官绅呈争优待者，更日有所闻。孝胥顾扬言与段执政夙好，必能致其复优待，乌用是纷纷藉藉为。实缩手未尝出一策，振玉独心慈之。俄有妄人，直谓今日之变，正坐存尊号耳，拥虚名，被实

^① 王怀庆，字懋宣，直隶宁晋（今属河北）人，时任讨奉军第二路总司令。

祿，何如自动取消，所向一无罣碍。昌言不已，竟被上闻。前侍郎隋毅闻之志恚甚，著说力斥其诬罔，附和者稍敛迹。而都门忽有传单攻孝胥，孝胥不及辞上，一夕逸去。振玉乃专谋扈驾游日本，时汲汲不遑，自笑争优待者，特管蠡之见也，振玉一以游日本为谋，而不通日语，不能向彼邦人直达所欲言，仍苦多扞格。上驻日使馆，任刘骧业充舌人，振玉虑难为已用，且所谋方避陈宝琛，更恐漏言生阻力。知谢介石^①与万绳栻^②曠，时客津无所事，邀绳栻合同荐于上，冀取刘骧业代之。介石来，闻振玉亟称池部，见上时，辄诨池部台湾同学得共事，易和衷。上召池部，问向知介石若何，噉嚙不即答。固诘乃云：昔同学，介石行止亏，黜名他去，年久不相闻。上骇云：“果尔何可近”。次日晨，内务府大臣耆龄（？）入对，便令传知值班温肃、王国维：介石今日来可不见。振玉疑为耆龄所短，憾之甚，自入面争颇切。介石得暂留，而上任骧业如故。一日，绳栻到京，振玉偕携介石访芳泽公使，商从驾游日。芳泽仰面视良久乃言：“此事关系大，须段执政主持，我始能达政府”。谈次几不欢。振玉既患芳泽言难入，厚结池部约偕行。池部谓“偕行固所愿，顾公使重国交，自须得段同意乃可”。则请由直学士柯劭忞^③诣段商行止，劭忞回称段承诺。适是日耆龄同在，段坐上，初未闻劭忞语及此，稍稍明其妄，振玉益切齿耆龄。嗣璠向振玉微解之，

- ① 谢介石，字又安，原籍福建，生于台湾新竹。1917年张勋复辟时任外务部右丞。复辟失败后弃官。后历任伪吉林省政府交涉署署长、伪满外交部总长、伪满驻日本大使等。
- ② 万绳栻，字贡雨，江西南昌人。张勋复辟时，积极参与筹划，在复辟政权中任阁丞。失败后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 ③ 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湖南学政、湖北及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代理总监督、山东宣抚使、督办山东全省团练大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等职。

并告以“上驻此，诚非久计，幸公使保护周，务宜谋定后动，若必强以不可能，万一差池，我究何利之有。”振玉干笑而已。遂拟密求上亲书致日本天皇，使升允子际彪赉往，并属持其父手札，分投在东故人，度能得日皇室及政府同情，芳泽乃无从作梗。苦心设计如是。上持重，未遽谕所请，第谕际彪年事轻，虑难胜任。振玉不悟，为陈毅遇事敢直言，亟荐毅挈际彪同去。毅则曰：“险难不敢辞，顾称上命以出，倘彼方不受，我何以为地，亲书尤不可轻用，但以洁上旧臣感其善护圣躬，推毅等代表往谢，相机以众愿上东游，微示之意，庶行否皆无伤大体”。上闻，乃听行。毅等达东京，晤其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书记官冈部长景、宫内省官杉荣三郎致谢意；分访博士狩野直喜、榊原二郎，又三浦梧楼暨其子松二郎、宫岛大八、速水一孔诸君，皆详说中国混乱近局，均极款洽，及以东游说探之，都谓须三国协商，我辈必赞助，迄无结论。而芳泽已得外省电问，愕诘陈太傅，太傅力证非上旨。毅等归，更晤谢芳使，一如在东京所云，遂始冰释。振玉犹谓毅果从彼原议，日当已遣军舰迎驾矣。

同处艰虞窘辱中，犹不能一心奉上，嗣璠墨衰奔问，乃亲睹齟齬情形，弥用忧叹。日者振玉以行馆器杂，拉同车过意园，至则朱汝珍先在，倾谈移晷。振玉历诋亲贵少府诸无状，于陈太傅亦少恕词，而轻毁朱少保为甚。卒乃曰：“上遇公厚，苟碍吾远图者，期与公合力去之。”嗣璠瞠目莫能应和，仍讽以颠沛时臣僚无几，万不宜构成党争，烦上虑。振玉知说难终合，怏怏散去。后数日，柯学士劾恣见告：内定派公偕儿子昌泗赴鄂，说吴佩孚援助我，即降旨矣。嗣璠悚息待命，果传翌晨来候起。如时赶至，又无所闻。后始知陈太傅宝琛为言：“胡嗣璠当不惮此行，然决其无效，而猜议必多，恐嗣璠转无以自白”。上听其言，即中止。所以保全嗣璠者，至矣。

国民军踞宫廷，争劫宝藏，外论多不平。因组委员会，声称点

察内存物品，凡关国粹者，归公有，其涉历朝御用之件，应一一交还。而蒙难两阅月，行且改岁矣，上用衣物一未运出，派办善后诸员扼腕未如之何，辞绝不列会席。振玉本意不在此，日惟策画东行计。乃内务府大臣宝熙交游较广，展转通意民军守者，先往取出毓庆宫常用书籍两箱。振玉揶揄之曰：“公费许多气力，得是区区安用耶？”次日，续出御用裘服皮张二十余箱。振玉则旁睨自动，意宝熙且专功，不甘袖手，即自请与袁励准、朱汝珍、王国维请朝偕往。励准笑语众云：“经探明宫内某处尚存金珠重宝若干，彼中某某皆夙交，进内当尽辇以来，但须内务府多派员役，供指挥耳。”泊振玉等四人，更随宝熙至神武门，遇悍党李宗侗，横阻不听入，商持炊许时，竟相率驱空车返。从此民军益深闭固拒，任括所有充盗囊，无复得过问。众沮丧不能措一语，特振玉阳阳若平时，仍自事其所事。

总管内务府诸人与振玉意见背驰日益远，而锐钝相形，已若常不及之势。孙文过津，为法工捕局所窘，入京病卧协和医院，剖视肝癌蔓延，顿失知觉。绍英等前定函稿，缮发未上闻，文左右值其病危，代答肆恶言。腾诸报章，或持以呈览，谓绍英等妄动招侮，貽笑外人，上滋不悦。记嗣瑗一日趋行馆，二三亲贵及内直诸公咸在，堂郎中济煦俄捧一纸入，交少保朱益藩展视，谨纳衣袋中，未示人。振玉则起，要嗣瑗出户外，谓：“上斥罢绍、耆辈，决起公与朱师傅、景、朱两太史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朱顷所纳者，新命也，昨亲闻上意至坚决，万勿辞，辞恐触上怒。”嗣瑗答以“他人不敢知，不肖现持服，在任且当去官，果奉命，应据实陈情，必荷圣明矜许。”振玉遽云：“此何时，犹泥常礼耶，幸三思。”越日，汝珍独来听宣，旨竟未下。振玉即告人，朱师傅乃寝阁上谕怀袖间，向来谁敢尔。实则是日陈、朱两师傅同请对，力言逼年关，又处今日变局，内务府积欠各债户追呼更急，此时骤易堂上官，去者释重负，转得居事外为幸，而代者事多不

习，将束手无从取办，徒启纠纷。上立允收回原谕，非益藩敢寝阁也。

振玉直南斋最晚，资最浅，资深惟袁励准、朱汝珍先与比附，汝珍尤密；杨钟羲、温肃亦颇接近，而间持两端；王国维虽其儿女姻亲，静躁终成异趣；景方昶极明练，故相与较疏；至总管内务府诸人参商久，相戒勿撻其锋，救过且不给，于是振玉得一意独行，无顾虑。嗣瑗至行馆，会振玉与贝勒载润、大臣耆龄、南斋值班温肃、王国维同在座，润、耆两公愤民党暴横，认为优待条件已遭蹙蹂，并许交御用衣物，亦都食言而肥，顾我除根据条件与争，更何从置喙。语次，振玉嗤以鼻，起倚窗嘘气，作不屑状，两公絮絮仍未已。振玉还坐张目云：“公等开口便争优待，亦知上已自消尊号否？”嗣瑗猝闻，立起诘此言确耶。振玉答称：“如何不确？由我草函稿，聘三手缮，计已达段执政矣。”聘三，汝珍字也。嗣瑗因怒责振玉曰：“若敢放胆为此，是袁世凯、冯玉祥所不能到者！乃一手包办之，果如所说，微特优待毋庸争，即权避外馆亦多事，将欲置上何地！幸有以语我来。”振玉气夺，仓皇去。润邸诸人咸为嗣瑗不安，意其去必图相报。嗣瑗谢涵养浅，设闻此而不动心，人又谓我何也？！

嗣瑗匆促离家北上，小弱留杭州，母妻两棺在殡，宁浙兵氛日恶，儿女辈由杭避沪，投止戚属家，函电趣归料理。属奉有暂留之谕，又龙移时地，尚不可知，何敢率尔言去。改岁后，私累相逼纷来，势不能悉不问矣，乃委曲陈明，蒙恩淮南返。乙丑（1925年）后上元一日，与太傅陈宝琛同被召对，因闻振玉面告自消尊号事，披沥痛言其弗可。略云：“袁世凯始图涎取大权，乃姑存尊号欺天下，彼称帝之谋渐熟，遽由其死党关通各省，分电诬讦我皇室，志在并消尊号，怵于冯国璋不从而止。十今年来，海内无辜赤子，多以谓吾君固存，终许重见天日，虚号之系人心如此，叛徒因亦忌之不能忘。此次冯玉祥兵迫移官，故犹犹

以去尊号耸众听，不过含血喷天，返污其面耳。推逆党意，安所得我一言，为之证实，斯脱然无复后虑，詎有人放手代完成之。”且谬云：“上从此一无罣碍，任便远游异邦，必遂我百年大计，若可操券责偿然者。岂知大权尊号以次俱去，人心行已瓦解，而群凶注目一人，何得猜疑顿释。再进一步，尤非臣下所忍言，唯不利上躬而已。切望详思审处，勿为浮议所摇，实中国之福。”上云：“所言极透辟，顾汝明白乃尔，代绍英草致孙文函何耶？”嗣璠茫然未知所答，陈宝琛接言：“内务府议致孙文函，为朱老师手稿，时胡嗣璠未到，无从浼其代庖。”因述经过情形。上论曰：“罗振玉何为言是”。宝琛已闻昨争自消尊号状，遂据实奏闻。蒙温谕：嗣璠可放心，决不受人愚弄，此去事毕速来，当仍可在此见面。感悚辞出，宝琛送出庭中立谈，虽小别，颇依依，一再以遵旨速来为属。

上之移驻日使馆，自属一时权宜，诸臣虽至愚，何至不愿他徙。太傅陈宝琛于游日之说，未尝不同，第不似振玉之轻图一发，振玉且目为异己，雅不欲其从驾以行，余在列者，更毋得一参密议。当振玉独居深念，仅许汝珍预闻，此中纵无他肠，而违众孤行之概，旁观窃已寒心。嗣璠辞上南还，意摇摇靡测所届。正月二十五日抵上海，晤孝胥，据云：振玉有快邮函，述上旨，以日游在即，孝胥可径往马关候驾，毋庸来京。比又得陈太傅电，传谕速北去，语两歧，当从陈电为是。前直隶总督陈夔龙等则以都下逆军充斥，无所不用其极，能先赴津驻租界，去住差可自定，审机妥移善地，庶无恐。嗣璠窃念上出京当不远，而未料若是之骤也。留沪三日耳，匆匆赁成寓屋，赶回杭，则尘冗垒集，清理猝难就绪。阅报，知二月朔驾已莅津。由沪转来陈太傅、温肃两电，奉谕催赴行在，夔龙亦电促速回。至沪，孝胥已先发。众谓报传上赴日船位已定，设轻往而彼不加礼，致进退俱难，奈何？属嗣璠拟电，夔龙领衔，吁请慎夺缓行。时未详从臣

果谁某，度袁大化^①居较近，致其代陈。嗣璠急取道津浦路北上，抵津，立叩张园。遇陈太傅于门，云即回京三五日。与贝勒载瀛等同入见，蒙谕陈夔龙电悉，现决停赴日，曾飭袁大化电复，及见否？谨对复电达沪，计已在途，幸上莅津大安，诸事可从容妥议，陈夔龙等闻东行中止，必深慰悬望。承以车行劳顿，命暂下休息，向晚再来。退过直庐，仅晤王国维，告知自京到津大略，犹言车驾东渡有期，闻陈太傅与嗣璠皆定扈从，太傅已回京办装；问孝胥，以齿痛暂假；振玉则与景方昶、朱汝珍、万绳栻奉派英租界戈登路别邸，清检所存书画古器云。旋出访袁大化谈近事。晚更入行园，适杨钟羲至自京，谓冯玉祥密遣张璧来津，谋不轨，应奏上出入备非常。振玉亦甫由别邸回，问之哂曰：“驾出时，若辈都在梦中，现来此更何能为，若寻我者，我当已在海东矣。”俄宣嗣璠陪膳，钟羲、国维、荣源、陈曾寿同坐。钟羲仍面陈所闻。承谕彼党阴谋，势所必有，行动诸宜加慎耳。

^① 袁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今蒙城）人。历任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山东巡抚、新疆巡抚等职。辛亥革命时，曾派兵镇压伊犁等地起义。1917年张勋复辟时任内阁议政大臣。

蜀游日记

孙毓汶 著 李 瑚 整理

说明：这本日记手稿，是清朝人孙毓汶去四川担任正考官时所写。日记记载了他从北京到四川成都来往途中所见的风景和地方官，以及各地方官的姓名、简历，对于研究这时的风土人情、地方景况、古迹风光、有关人物等都很有帮助。而且日记文笔隽美，前半部附有在途中所作的诗歌（后来不再记录），还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五年升任侍讲学士，六年派充四川正考官。光绪七年授工部右侍郎，十年兼署刑部左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一年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此后连任刑部、户部、兵部尚书。二十一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一年闰五月因病奏请开缺，二十五年卒。这本日记就是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充四川正考官时写下的。

同治丁卯五年二十二日，蒙恩简放四川正考官，戒行酬酢，不暇为日记，始于启行日。

六 月

初四日 寅正刻过若农寓，同行若农已先往普济堂坐候。到寺略谈即启行。巳正至长新店早饭。自出门即微雨，卯刻雨稍大。久旱得此，虽行役霑湿，亦足快也。巳刻晴。午初三刻至良乡。县令陈小亭名镜清，差人持帖来（济宁同乡，挹露先生族侄）。是日，过卢沟，看西山，朝爽致有画意。回忆庚戌秋，游西山经此桥，已十八寒暑矣。晚饌颇佳，饮酒一斗，偕若

翁作喜雨联句，依宋人禁体，字涉雨部水部不用。诗载若农日记，俟补录。自京至长新店四十五里，又二十五里至良乡。

（批注：晚县令遣人送印结一纸，廉给银三钱九分。

以后日日如是，不复记。）

初五日 寅初起行，二十五里，卯初二刻至豆店早饭。是日晴景甚好，日出时，在睡梦中，比醒则铜钲高挂矣。询店人，昨日得雨不及寸。辰正起身，四十五里，未初至涿州。州牧郝君联薇（字近垣，棲霞军功）遣人持帖来。轿夫回，寄家信。是日过谢河赵五昆仲之门，以行急不及通候，小憩村旁柳阴之下，遥望其门，久无人出，不禁有身行万里僧卧一庵之感。午后甚热，晚与若农论文，投间抵隙，甚有味。

初六日 晴，大热。子正刻起身，三十五里，日出至高碑店。早饭后，行三十五里。巳初刻，定兴寓河阳书院，拟次日加站至保阳，预嘱办差家人于本日亥刻齐集夫马。与若农戏语，自后便拟昼伏夜动，不审不如意也。未入城，县令徐润苍（名霖，江苏人，供事。）遣人持帖来迎。夕更热，眠时许，亥正刻起身，行七十里（徐令送扇索书，夜有风，颇凉爽）。

初七日 卯刻至安肃早饭，县令程小韩（名光滢，丁酉拔贡，甲辰北榜，行二）遣人持帖来，送素菜数样，甚佳。是日晴，有风。早饭毕，又五十里，至保定西关住宿，时午未未初。刘荫渠制军、钟石帆方伯、张廉访振声、代理县令王君兰广（香圃，行二，乙酉拔贡，河南修武人）、清河道柏观察春、保定府费太守学曾，先后各以帖来候。作家书，并寄啸庵先生信，托石帆方伯转寄。傍晚，荫渠制军来拜，费太守送探信来，阅内有云：文明团接传单，张宗愚一股已由荆子关窜至河南朱仙镇一带，此行由何路入川，须至正定再议矣。方荣自川假归，询以入川道路。渠自峡江至宜昌，复陆经襄樊北上。云途遇贵州、广西各典试，皆由此路西去。但是西贼未出关时情事耳。行馆系东屋，夕

照酷热，溷臭逼人，苍蝇之多，竟难算数譬喻。仍嘱办差人早集夫马。若农腹小痛，旋愈。

（批注：十里过白沟河，八人肩舆，涉水不用舟。）

初八日 丑正起身，行六十里，辰初刻至方顺桥，起身不数里，改由田间小路。前数日有雨，地气稍润，秋禾大半布种。一路村墟不断，林阴相接，深树鸣蝉，曲桥转马，观村中人岸水灌园，横流交错，小池积水，蒲稗有香。连日旱途焦烁，地几不毛，忽睹此境，顿觉心眼都润。途径尧母陵，在县城东门内，门扃不得入，墙宇虽剥落，树木颇盛。回忆少小时，赴秦陇、豫章皆经此，今恍惚梦中曾到也。行馆在南关内，到后，县令刘芥乡（名福龄，行四，河南人，丁酉举人，甲辰大挑。）遣人来候。晡时更热。亥刻集夫马。

初九日 子正启程，轿夫甚健捷，夜半至清风店少憩，三十里仅一时。卯初至定州早饭。州牧汪君鸣和（吴县人，柳门本家，号少庵，行一。）遣人来候。清晨，微云蔽日，不甚热。午后有微雨数点。复行五十里至新乐。县令丁崇雅（廉村，行二，云南人，监生。）遣人持帖来。肩舆中口占望都道中一首：

村蹊宛转树交柯，万绿阴中策传过。官道两行高荫柳，平田百里晚栽禾。檐牙青积知烟重，犁齿黄深验雨多。诞圣中天佳气在，庆都陵寝自巍峨（祠有纯庙御书“中天诞圣”四字额）。

傍晚又微雨，旋起西北风，云渐散矣。得雨微凉，浓睡两时许。

初十日 丑初刻起程，四十五里，卯刻抵伏城驿早饭。先至正定，邑令郑心慈同年一书商人川之路。冷印中令郎蕴华任正定府经历，接至伏城，延入略谈，即起身。初刻到正定。入城宿风动书院，正房六间甚轩爽。有唐清河王李公纪功载政颂，大书深刻，字甚遒宕，篆额亦得斯相法脉，如此胜迹，而府志不载，不

可解也。拟归时觅工拓之。王秋浦太守送水礼六色，留茶叶、西瓜，余璧之。冷世兄送点心、大米，受之。郑心慈来见，并送来探报三纸，云：陕省“回匪”正在肆扰凤岐一带，旧站断不可去。且入川一路，多被贼氛，人烟稀少，官过狼行，即张逆他窜，亦难行走。遂定计南下，过河后，问程前进可耳。仍嘱亥刻集夫马。以家信托心慈递。

十一日 丑正起程，行十里过漳沱河，八十里到滦城，早饭。县令任恺堂（名凯，行八，聊城人，军功。）来见云：近日河南无警报。酒饌极佳，周旋甚至（与朱实甫中表弟兄）。又四十五里，至赵州南关住宿。是日里数颇大，到行馆已未末申初矣。州牧刘子玉（名锡毅，亦章邱同乡，戊子举人。）遣人迎候。自望都以南，林木渐多。正定府界，井泉遂盛。大率以桔槔灌田。滦城十九、初三得雨两次，晚秋一律布种，弥望青葱，非复保阳以北枯焦景象也。是日晴，有风，不甚热。自滦城至此多行田梗细路。

十二日 丑正起程，行六十里，辰初刻到柏乡。县令邱镜山（名对欣，广东人，丙辰同门。）来行馆晤谈。饭毕起身，又六十里，至内邱宿。中过沙河一道，平沙细流，不过数武，六七人肩舆迳涉，到店已申刻。县令赵文波来见（名□，河南新乡人，廩贡生）。连日大站趲行，驮骡疲乏，明日拟行六十里，住顺德，少纾人力。镜山、文波皆云：河南无警信。柏乡咸丰癸丑曾经兵燹，民气未复。内邱以北，多沙田石子，道路不平，墩台倾毁，遗址犹存。自京至正定八站，皆指西南。自正定赴滦城，则折而东南，滦城南指赵州、柏乡到内邱，则又折归西南正路也。是日晴，有风，午后西山云起，微有雷声，晡后大风扬沙，继之以雨，惜少顷即止。

十三日 黎明起程，六十里，午初到顺德南关住宿。太守任道镛（号筱园，行二，江苏上元己酉拔贡）、代理县令梅宗望

均遣人迎候。亥正起程。

十四日 寅正刻至临洛关早饭。地属广平府永年县。县令王子范（名德炳，甲辰进士，河南鹿邑人，江右臬德固之兄铁樵胞伯。）遣人持帖来。又四十五里，午初至邯郸县宿。县令侯介屏（名国藩，军功，广东人，行一。）遣人持帖来。去县城二十里，道经卢生祠，正殿凡三层，前钟离像，中纯阳，后卢生卧像。前殿有亭，环亭有池，无水。题壁诗句极多，无佳者（魏环溪尚书四绝差胜）。联语百菊溪最多。殿宇虽未甚剥落，然了无意趣，与若农饮茶一盏而去。道士屈一膝迎候，村民观者如堵，令人不可耐也。若农有诗，余告不敏矣。两日皆晴明，不甚热。亥初二刻起程，轿夫甚趑健，与保阳不殊，行七十里。

十五日 寅初二刻到磁州驿舍，州牧王（简）差人迎候，送酒馔，颇可，糟蒸鸭子甚肥，有京都味。发邯郸，五十里为杜村铺，出村不二里，肩舆梦寐中忽闻蛙声阁阁，急起视，见夹道陂渠连延不绝，月华如洗，荇藻交横，风露香扑鼻如芸，沿溪多老柳，弯腰临水，作危坐持钩状。余性本乐水泉，更久行黄尘垅莽中，得此不啻拱璧。询与人以水所由来，盖滏河余流，溢而为此。磁州旧名滏阳，环城带水，通流，芰荷弥目，村女捣衣溪石上，绰有水乡风味也。饭毕复行，三十五里，至丰乐镇宿（行馆颇轩敞）。地属彰德府安阳县。县令瑞君（名征，字梦兰。）遣人持帖来。未至镇里许，渡彰河，船无篙桨，数人在水中推挽而过。口占五言一律，赠若农：

邯山忽已尽，策马渡清漳。沙转惊风白，波翻畏日黄。同舟怀李郭，夹宅叹周张。共济资良劬，幽居计未遑。

补录《出都日喜雨联句》（字涉水部雨部皆不用）：

朝发京邑间（田），元阴起川陆。横林楼素烟（汶），远岫蔽初旭。微甘下纷糅（田），暗响通扑簌。枯叶鸣万蚕（汶），新葵扫千蠹。平野气已静（田），亢野气皆肃。高腴酌天醴（汶），下隰赋行馥。

虽非依旬膏（田），差减賑饥粟。诚祈粢穆容（汶），卑听慰殷瞞
伊予奉宸眷（田），媿我缀芳躅。白贺思齐赉（汶），苏记喜共续。寸铁各
能战（田），一石敢轻触。展冀夏已秋（汶），旋梦纾踟束（田）
苦旱行（补初六日作）：

呜呼皇天久不雨，蜀道遄征迫严暑。兀臬行滕困炮煮，昼伏夜动乃如鼠。
自京而南日三五，不见青苗但黄土。钩钺微芒号禾黍，废井尘沙埋轳辘。
缩颈林鸠瘖不语，道旁唱夫横枕股。西山火云赤如炬，桑乾长河无线缕。
涿鹿困旗光尹尹，赭背防兵荷戈弩。中原悍贼猛彪虎，西略咸秦东过鲁，
河决十年不复睹，断溜平滯资御侮。畿南六军纷树羽，转运征输竭州府。
绥丰无望积仓庾，何堪旱魃更为苦。茅店悲歌碎瓦釜，和以田祈喧赛鼓。
安得天公收霁怒，风伯雨师不齟齬。自卯及酉子及午，浹辰滂沱遍三辅。
多稼芃芃原旣旣，桑林诚求慰圣主。吁嗟乎，何时此象得快睹，泥淖奔腾亦轩舞，
远役露湿何足数。

晚饭有淇水鲫鱼，甚鲜美。亥初二刻起程，三十五里。

十六日 子刻到彰德府学使试院早饭。太守庆远亭（名钊，内阁侍读，京察放）、县令瑞梦兰（征）均来晤谈，并差人迎送。又行五十里至汤阴岳庙祀熊，汤阴令双凤岩遣人迎送，兼备茶果。岳庙规模整肃，前殿古柏四株，果多南向枝叶。中有纯庙御碑，旁列短碑甚夥，皆前人题咏，每一首为一碑，亦无多佳制也。又二十五里至宜沟驿宿，地仍属汤阴。亥初起身。

（批注：南枝列树伯森森，故里千秋庙儿

（貌）新。今日中原军垒遍，蛇矛陷阵更何人？）

十七日 子刻六十里到淇县。县令郑晓塘（名澄，山西解州夏县人。）差人迎候。饭毕，又五十里至卫辉府西关行馆宿。太守杨少堂（名维翰，甘肃人）、县令杨达泉（九龄）均差人迎候。少顷，杨太守来见云：河南可走。以家信托太守寄京。连日皆晴，不甚热。渡漳河以来，田禾颇少，不如保阳以南数县，卫略胜于漳，然待雨亦亟。亥刻起程。

十八日 寅刻行，五十里至新乡。邑令张嗣麟（号仲甫）差

人迎候。饭毕行六十里，午刻至获嘉县属之亢材驿住宿。县令郑濂（号莲舫，保定人，捐班。）遣人来候。是日阴、晴，半夜落雨数点，少顷浓阴密布，大雨滂沱。时将二鼓，本拟起程，因雨而止，复解装酣寝，待次日早发。

十九日 寅刻雨止起行，辰刻后，风日清美，将至河，遥望隔岸远山苍翠万状，沿堤帆影参差，甘雨初晴，野绿弥盛，为之畅然。四十五里至河北岸，河面二里许。已初渡河，午正始抵南岸，橈工甚劣，幸遇顺风耳。又十八里，申初刻至荣泽县城北住宿。是日，泥泞难行，輿夫却好，河以南，雨泽霑足，田禾茂密。因泥水，次日不得早行。荣泽县令张瑛（号虚谷，清苑县人。）至晚遣人持帖来（文选司经承）。

二十日 寅正起程，荣、郑一带，雨泽尤多，秋田更好。道途积水，肩輿扶掖而行，幸未倾跌。早过一河，村人不知其名，数十人以手举轿竿，头戴轿底，没肩迳涉。少南又经一水，颇湍急，有桥，土〔土〕人云，是贾鲁河。四十五里至郑州早饭。州牧王莲塘（号东香，癸丑进士，山东诸城人。）遣人来候。饭毕，又行五十里，至郭店住宿，里数较大，到寓所已申正三刻矣。郭店属新郑，县令陈桂芬（号秋圃，辛亥己未山西人，已升署郑州牧。）遣人来候。竟日行深蹊中，如入获鹿井陘山路，冈陇起伏，丛木阴翳。中经两水，一支双木，一无桥，向村人借木板一片，横亘其上而过。

二十一日 丑初起程，四十里至新郑县东关早饭。陈令来见，托其发信致沿途民寨，为夜行无阻地步。盖民寨率当孔道，寨门不启，则须绕道也。早微阴，旋浓阴。饭毕雨作。启行后，大雨如注，竟日不止，泥没蹠，水没膝，山蹊间水流汤汤，若长江之出峡。輿夫择路而行，多蹈崖边细路，一线危途，泥滑如镜，旁碍禾黍，下临深蹊数仞，一失足不可问矣。肩輿兀臬，中心常慄慄，加以北风起寒，砭人肌骨，饥肠雷吼，无可觅食。行

六十里至石固镇，天已昏黑，疲惫已极，较前数日早熯暑热，又易一番苦境，行路之难，可发一叹。石固属长葛，县令钟筱堂（名耀南，浙江萧山人。）遣人来候（此地去县五十里）。

（批注：雨中渡清水，去县城三四里仅数武，然须用舟。）

二十二日 天明屡催夫马不至，已刻始起程。是日虽不雨，而泥淖难行如昨。午刻至颍水北岸，适有欧阳用甫学使随行车辆在南岸，一舟两渡，延至未刻始到颍桥行馆（去石固五十里），自备饭食，无办差人。地属襄城，亦不知县令何人也。夫马不换。亥正三刻起程。

二十三日 已刻行四十五里至襄城，道途积水，深者没肩。绕路行走，步步棘涩，虽四十余里，如百里也。襄城城郭坚厚，自北门至南门五里许，人烟极盛。出南门，汝水汤汤，得雨益壮，东南一面，首山环峙如屏，洵险固之区也。行馆在汝之南岸，汝又在城南。未至城，县令罗藻龄（名儁，己未进士，陕西人。）来接。旋渡河，至寓所晤谈。饭毕起程，复雨，泥淖益甚，幸微雨旋止，民壮亦好，轿夫壮健行，过积潦数处，皆茫茫巨浸。辛店之南，尤无津涯，若农之仆曹升觅辛店村人数十，戴轿扶馱只而过，甚赖其力。渠最后渡而适堕水，亦赖村人救取得生也。天黑渡沙河，泥泞尤甚。又行十八里，子刻始抵叶县住宿。县令何梦庭（名鼎，甲辰庚申，贵州贵筑县人。）来帖候。行馆系绸缎店。

（批注：县去襄城六十里。）

二十四日 辰刻起程，未初行，三十里至旧县。早饭。又行三十里，酉刻至保安驿住宿。虽止六十里，然前半日山径崎岖，轿夫虽健捷，已竭一日力矣。地仍属叶县。

（批注：是日渡澧河，在旧县北。）

二十五日 寅刻起程，官道泥泞如故，曲折上下于沙田石子间，行六十里，午刻抵裕州。州牧沈祥年（号守之，吴县人。）

出迎，旋至行馆晤谈。饭毕复行，四十里，灯初到赵河住宿，自备饭食。自出裕州城，沙路平坦，舆夫颇轻矫，奈行不数里，大雨复作，经一时许，田水山泉汇入官道，波涛汹涌，响若奔雷。连过山溪数处，皆逆流迳涉。赵河，水势尤大，湍急异常，向有小舟渡人，被水冲去。此水深处没顶，村人插标为识。亦用二十余人舁舆迳涉，奔湍激浪，上没腰膂，危险之至。一驮只连人堕水，遇救得生，食无恙，惟衣被霑湿耳。夜晚不能再行，须待晨光。

二十六日 卯刻起程，行三十里至博望，早饭。换夫马，复行六十里，至南阳府城，寓学使试院。太守刘伯瑗（名拱辰，甲辰进士，江西人）、总镇赵雪堂（名鸿举），率将备出关来接。县令任恺（字乐如）遣人来行馆伺候。太守旋至寓面谈，托其寄京信一件。连日道途泥淖难行，不能赶站。是晚复雨，白河盛涨，顺水行舟，闻一两日可抵樊城，因改计舟行，嘱办差家人雇觅小船六只（官雇自发价），以缆横锁两船并行。

二十七日 寅刻起，催办差人速集船只，直至巳刻始由行馆起身。下船后，大雨复作，未初刻乃得开行。是日，泊瓦店南二十里苇塘下（计行八十里）。夜有风，水急舟小不能行。

二十八日 寅刻开船，卯刻过新野。午后南风大作，虽下水而行甚迟，晚泊三河镇下一里许。是日计行百里。傍晚，南风亦壮。

二十九日 仍是逆风，未至樊城三十里，唐河汇入白河，水势逾盛，东南风大作，小舟如叶，浮沉于奔湍急浪之中，时许不过数里。申刻直不能行，遂泊于荒野（距樊城十八里）。遣家人步行至襄阳，集夫马来迎。

（批注：此后入湖北界。）

七 月

初一日 卯刻，家人带夫役数十名至河干，因舍舟登岸，已

刻抵樊城行馆（系假杂货店）。襄阳县令王子泉（名庭楨，乙卯副榜，江苏人。）遣人至行馆伺候。太守恩星五（名联）遣人持帖来。通判张蓉江（之渊，香涛^①胞兄，行三。）来见。以家信托王大令寄京。令随人添置行李需用各件。与若农联满江红一阕。是日宿樊城。

初二日 侵晨起程，渡汉水，越襄阳郡城，行九十里，至宜城县宿。是日无尖站，至小河村店外少憩，买来饭一碗，食之洁白香滑，胜供给十倍，非此则饥肠欲断矣。舆夫狡猾无力，几于五步回头十步坐，达曙登程，黄昏落店，沿途偷惰不进，可恨之至。是日，始终行汉岸上，江流浩淼，曲折隐见于田禾村树之间。西则连山逶迤，亦随江势为曲折。杜老云：群山万壑赴荆门，可云一字宴搜矣。行滕所历，左江右山，风日晴朗，畅极心目。县令谢荪圃（名兰，四川辛酉拔贡。）遣人迎候。

（批注：傍午误行入山蹊中，几陷不测，土人皆为咋舌，幸而获济，疑鬼神之默相也。初二日午后渡一水，宽不及丈，而须用舟。此水近通汉江，若农云：来源出淮山，名淮水，与桐柏所出同名，入于汉。初三新店茶尖后，旋过一水，用舟，土人不详其名。）

初三日 卯刻起程，行九十里，至钟祥县属之丽阳驿住宿，亦无尖站。中途四十五里，地名新店。谢大令复遣人至，备茶果面食，其地亦属钟祥。明日拟行百二十里，至荆门州，闻山路曲折，预嘱办差人早集夫马。钟祥令孙福海（号补堂，行五，癸卯举人，山东登州人。）遣人伺候。此地距县城尚九十里，荒凉殊甚。

初四日 丑正起程，行六十里，至荆门州属之石桥驿，早饭。州牧恩熾之（名荣，己未进士。）遣人伺候。饭后〔行〕

^①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

六十里，申刻至州城，寓学使考院。恩牧来见，因与若翁同年，坐谈良久，托其致信当阳令，预集夫马。缘正站须由荆州，多行三站。当阳乃捷径，至宜昌仅百四十里，上届川省考官即假道于此。自初一日至今日皆晴，有风，途中尚不至酷热。补作襄阳道中一首：

群山西峙汉东流，一线峰凹驿路遒。夹涧掠泉催去马，通旭日散耕牛林。霞边人影烟中屋，树杪江声天际舟。一事简书惜匆促，不遑美味饒箸头。

（批注：此后诗皆别录一册，日记不复载）。

初五日 寅初刻起身，三十五里至烟墩集饭店朝食。恩牧遣人经理，湫溢殊甚。饭毕行五十里，至涪溪稍憩，未至涪溪途遇当阳代理令阮君（名恩光，文远公孙）。此处茶尖即阮令饬备者。过涪溪用舟，即南漳水也。又行三十五里，至当阳书院宿。屋宇陈设颇整饬，胜于他处。此邑极富庶，禾稻盈畴，山环水抱，形势迥〔迥〕胜荆门。

（批注：涪溪亦一村镇，有山陕会馆，一所茶尖设此。

有关帝祠，僧号慧庵，磨墨搆纸求书，为书七言联语一对而去。）

初六日 卯刻起程，行五十里至双莲场，地属当阳。早饭毕，复行三十里，至龙泉铺宿，东湖所辖也。办差人未至，有县役一名，为觅民房住宿，饭食自备。自发丽阳驿，便是山路，荆门以北尚平坦，当阳则崎岖矣。是日所历，更险于当阳。去龙泉不十里，地名观音堂者，上下坡陀最峭削。数日以来，昇輿大半樊城旧役，既弱且恶，节节延玩，至观音堂时已昏黑，其不堕落，殆有天幸。当阳一路，非驿站必经之地，夫马极不便，虽旧役万恶，然去之则不能成行，暗记两人皆兼领数人之食，而玩惰狡黠者，拟明日至东湖决计笞之，以泄连日愤闷。

初七日 卯刻起行，夫役之可恨如故。三十里至风报山早

饭。代理东湖令朱景星遣人伺候（号聚东，行三，河南光州人，廩贡）。饭后又行三十里，险峻大率如昨日。然询之土人，则云，自此以前皆易行，蜀道之难，尚在其后也。申初刻至郡城。郡为古之夷陵，四面皆山，西南一带，莽莽万重，极天无际，逆计皆必由之路也。寓县署，前任县令吕宪瑞（号芝岩，山东莱芜人，己未、壬戌联捷。）已调江陵，眷属移出，尚未赴任。代理朱君系府经历，眷未入署，适当空闲，吕、宋两君皆来见。太守聂陶斋（名光奎，甲申同年。）来见，托其由五百里飞咨川省，先期迎提，并托寄京信一件。陶斋以扇索书，因写近作《襄阳》一首应之。中书同年李菱舫（名佐宸，现任新滩同知。）以事至府来寓，畅谈夷陵土俗、新滩险恶，言之甚悉。自此以后程途，四人肩舆有不能行处，地主为备兜子纤索，专用夫，不用马驮骡，令其放空自行。所载物件，皆改用夹扛，仆从皆坐兜子，督令连夜办齐，明早启行。朱聚五周旋甚至，晚间同饮，并杖责轿夫二人。

初八日 卯刻出城，渡江而南，四十五里，午刻至曹家畷早饭（东湖备）。饭毕后，行四十五里，至白沙驿宿，亦属东湖。曹家畷以上路极下，下午则崇山峨峨，每登降皆数十百级，无寻丈坦途矣。幸轿夫颇健，加以纤夫前导，尚不甚若。然落店已上灯矣。办差者，仍东湖夫役，非家人。

（批注：江水正当盛涨，中流湍急，横渡不易，到南岸已十钟。）

初九日 卯刻起程，行三十里至天岩坪早饭。自发白沙，即盘山直上，石级不啻千百。行十五里，始达巅顶（此十五里皆用纤）。昨因纤夫半途逃走，叩其故，皆乡民助役，并非出资雇募。终日劳苦，不获一钱，其乘隙奔窜固宜。因拟自发夫价，每段每名给钱五十。本日行之，果有明效，不但不逃，且极用力。固出于为利，然情亦可悯矣。弛纤后，便由峻坂直下，经时许到

平处，村店三间，横亘当路，大道出其中间，小桥在门外，桥外又有茅棚三间，别无民居，即天岩坪也。早发即舍轿坐山兜，舁者亦四人，上下甚捷。余一人先至天岩，地属长阳，无办差人至。余独坐小桥石上，观桥下山泉，流若织纹，极饶静趣。少顷，若农亦至。饭毕，又行三十里，酉刻抵金柱头住宿。此三十里山石率确不成阶级，登降益峻，经十余里无居人。穹山截业，树木阴翳，荒草乱石，间以禾黍，虽下临千仞之谿，幸稍有坡陀，多种禾黍，俯视不甚眩目。每行至山阴僻处，岚翠欲滴，幽鸟变声，小憩灌木阴森之下，观奔泉泻石磴上，或大如湍瀨，或细鸣佩环，一刹那顷，得大自在。蚕丛危慄，为之一涤。所谓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两日皆宜昌轿夫，矫捷轻灵，有履险如夷之致。如此道路，不辞劳亦不言劳，入楚以来，殊为创见。与若翁酌，各留数人，送至巴东。盖闻归州皆民夫，山行固习，而舁舆则绝不工。秭归州更险于夷陵，不得不作此筹画耳。

（批注：【金柱头】亦无办差人，晚饭一切自备。灯后，归州探役至。）

初十日 卯刻起程，金柱头已是山巅村落。出村后，即盘山而下，经十余里，山无土，石亦无级，峭拔千寻，茫然不辨途径。丛莽乱石中，微有一线洼窿。盘旋而下，似崖泉岁久冲激而成者，即驿路也。兜舆亦不能行，只得以两人挟扶，从石罅中曲折徒步。又数里始达山脚。深溪一道，清泉活活。对面锦屏插天，全遮晓日。若农健步前行，已至溪石上，跂足欢笑。余逾时始到，汗流浃背，亦在溪边憩息。昂首回视，但见两峰对立，仅余一线青冥，空兜倒悬，来从天际，亦奇观也。大略此间途路，皆两山一川，层见迭出，升降率十余里。甫下一山，即有深溪横亘，须乱流逶迤至彼岸，则又拾级直上。自此山至彼山，每三四十里，设以绳尺直度，不过里许耳。是早至九湾打尖，随山万转，始见村落。天又酷热，苦不可言。地属归州，有办差人经理伺

候。夫役至此全换。凡夹扛用两人抬者，皆用一人负，以道逾狭也。余与若农各择宜昌轿夫八人留用、饭毕云起于山，濛濛作雨，冒雨行逾时，幸复晴霁。州牧预备兜轿两乘，颇适于坐，轿夫又好。雨后山泉益盛，凡山下路，皆随泉路为曲折，夹道奔流，泠泠满耳。在山顶俯视深黑，响若奔雷，自非王程匆迫，险阻萦怀，则绝好游景矣。又经一溪，见长绳横系两山之间，盖水盛无路可通，以竹筒贯索，遥递文书也。行三十里，至遇坪住宿。未至二三里，雨复作，幸即到，未甚沾湿耳。行馆面山，归云溶溶，若在襟袖，轻风微来，变化倏忽，云白天青，霞红石碧，五色间作，不可端倪。今日行篋，可云富有。

（批注：此地名蛇倒退，见州志范石湖诗。）

十一日 卯刻从遇坪起程，四十五里，至观音阁早饭，亦州牧遣人预备。饭毕，渡窟湾溪，复行四十五里，渡江而北，至归州城考院宿。州牧奎联（星斋，满州人。）出迎，随到行馆晤谈。从遇坪出村，即用纤直上一山，凡十五里，并纤道亦无之矣。纤夫、舆夫皆贴地行，碎石赤砂随足而下。至半山，见白云滃然，在兜舆十丈之下，乃悟昨仰瞩者，今俯视之矣。归州之北，以此山为最高。晤奎牧，知俗名迈子坡，贵州主考廖西崖前数日乘轿行此处，竟至蹉跌，可危矣哉！饭毕沿江南岸行，亦多危险处。适值江水陡长，山脚一线之路，多被淹没，仍须沿山脚觅路。舆夫右足半入江水，惟有委心任运而已。归州城因山起屋，万瓦鳞次，在江心可以指数，亦不过数百家，沿途村落大率不及十室。

十二日 卯刻起程，沿江北岸行二十五里，至洩滩紫霄宫早饭。又十五里至石门滩，又二十五里至牛口滩，皆一茶。又二十五里，至巴东县对岸江村宿。凡行九十里，皆在临江岩腹，跣足而行，秋豪细路，高下万盘，忽跻颠顶，则数十丈，忽至山足，则去江水不盈尺。悬崖陡立，滩声怒吼。更有一笏直起，仅露斜

径三四寸，若断若连，即从此侧足直上，左顾千仞如削，并无寸草，一失足即葬鱼腹矣。是日，自卯及酉皆如此行。余前数日迭经山险，皆无所动于中，今蹈此险，肝胆俱碎，亲在远游之罪，无可道矣。

（批注：夏水襄陵舟楫断绝，石门、牛口两滩盘涡雷转，声势尤大。）

甫经数里，即有江水冲缺处，俗名溪沟。岸形内凹，须从其中环绕而出。此等处直无路径，皆从巉岩乱石蚁旋而上。一日间不啻数十处。每出一曲，即又岩腹斜行，在兜轿中，左扳右扯，俯仰百变，间有巨石，横出山腰，须左让欹侧而过。下视旋涡怒号，正在足底。若此者，又十余处。道路至此，可云极恶。剑门云栈，直康庄耳。太白咏《蜀道难》，惜未见此。巴东令李桢（号介生，行五，湖南人，石梧先生侄。）来见。巴东县城与归州同在山面。是日到行馆已昏黑，遥望隔江灯火，繁如星点，匀排山腹。最上一灯在极高处，不辨其为寺塔，为民居也。江流至此稍平。

十三日 卯刻起程，仍沿江岸行，虽一线然稍平。二十五里至西瀼口早饭，地与石门牛口皆临江。饭毕复行五十里，至火峰住宿（皆属巴东）。自出西瀼口渡一溪河，即缘山而上，纡行二十五里乃至山顶，俯视万山，巉岩龙牙交纽，江流盘涡屈曲出其中间，若拘束不自得者。东峰云雷交作，计其下必有雨，与此峰则势不相及。连日炎蒸已甚，有微风。路稍平，然其险仍不减当阳。

（批注：至西瀼，望见巫峡双门，苍茫勃峭，为之懔然。

自此沿江无路，火峰界岭皆其后山。）

今日所经山田，林木益少，间有黍禾，亦枯淡无色。弥望多赤砂赭石，倘火峰所由名欤！

十四日 卯刻起程，二十五里至界岭早饭。此川楚分界之

地。巫山县令李永、都司江炳文各遣兵役来迎。饭毕，复行三十五里，至官坪宿。自发火峰驿即用纤登山，凡十五里，崖路陡绝如迈子坂，过此仍是盘山一线之路，上临万刃深蹊，特着脚处稍平，侧足行处略少，心胆已为之一放，若初站经此，则仍骇绝也。过界岭数里，复用纤一次，即由陡壁直下，砂砾满山，舆夫蹶足而行，之字转折愈逼。将至官坪复登一绝顶山麓，俗名红斗墅。每兜轿一乘，亦用二十余人，竭力纤扳，乃得上，见前人皆伏地行，乃直立也。巨石荒沙，危崖断岸，数十人浩〔号〕呼汹涌于其间，所系命者，一缕之绳，无托足地也。如是十里，乃造巅顶，则官坪驿矣。文巡捕候补吏目颜振源自省奉藩司札来接，并带省中各官拜帖十一份，各按称谓还之。

（批注：过界岭入四川境。）

十五日 卯刻起程，二十五里至三会铺早饭，亦巫山备。又行三十五里，申刻至巫山县城，宿财神庙。李令（号诗舫，山阴人）、江都司（号蔚斋）、训导师作基均出迎。李、江旋至行馆晤谈，嘱令速备夫役，拟明日百十里到夔府。是早登大峰口，用纤，十里，坡陀多而峭壁少，转折亦不甚逼仄。午后所行虽盘山而势稍舒缓。未至巫山十里许，山缺处，微露江流一角，旋不见。

十六日 卯刻起程，三十里至朝阳洞早饭。又六十里到清凉河，奉节令叶用霖（仲祥，广东人。）遣人备宿站，日已西落，幸舆夫甚健捷。若农欲再行三十里至夔府，询之土人，皆临江一线之路，昏暮后尚须行十余里，余心怯而壮其胆，且诡人言之未必尽信也，因督夫役速行。入夜后，路虽临江，尚非极险。二更至府城，寓试院。太守文树廷（勋）、协镇奎东山（林）与奉节令均出城相接，并来晤。是日早发，即沿江西上，二十五里至下马滩，转入山，不复见江。盖三峡皆石壁〔壁〕削立，沿江无路，今日所行，乃其脊也。入山后，上下凡六十余里。其中平行约二十里（俗名少麓）。未至清凉河，十余里皆盘旋直下之路，多赤

砂碎石，轿夫叠足累趺，其捷如风。巫山夫素少，兹所遇，拔其尤矣。晚行见白帝城。不数里，皓月东上，江光如练，峡气苍茫，较晓行倍饶深秀。

十七日 辰刻起程，二十五里至观武镇早饭。又三十五里至安坪宿，皆奉节地。终日傍江行，险恶万状，凡山凹转折，大率仅容半足。此行所历，自发宜昌，便无一寸坦途，然以归州至巴东九十里为最险，今则更上一层矣。既无叱驭之壮怀，又乏回车之果力。俯看衣线，五内崩摧。到行馆复询土人，则明日三十里之托坂更恶于此。因决计江行，令巡捕预觅船数只，以待明发。

十八日 卯刻登舟，四十五里至龙洞早饭，云阳令高以庄遣人预备。又四十五里，至东阳庙小憩，候若农至，又开程，三十里至云阳县城，书院宿。县令、都司、训导、典史皆出迎，到寓与高令晤。

（批注：非舟行是日不得至云阳。）

舟行甚适且速，盖凡山凹深曲之陆路，皆迳过，不须深入。遥望悬崖笏立，行李人从其上蹑足寻路。其小如豆，转眴即撒过矣。若农舵工甚劣，余至东阳庙，候时许始至。换棹工再发，已日暮矣。将至县城十五里，舟人云，前有九子滩，不敢夜行。因候灯火至，更乘兜轿入城。方泊舟荒岸，静候人役，云容墨黑，江涛怒吼，泊登岸归陆路，则由峭壁数十人曳拥而上，赖石缝多生细草，稍可着足，无寸土也。至行馆已三鼓。卧后风雷大作，翻盆之雨，经两时未止。

（批注：此处人役，大率村夫。将至云阳不二里，沿江行，一夫持火把横冲兜舆之前，舆夫避而左行，前一人已堕江岸下，后一人倾伏岸上，赖扶轿人多，挽住后竿，不然败矣。）

十九日 卯刻雨仍未住，山泉大至，凡山凹曲径，皆隔绝不

通。高令为备船只。雨稍歇，又改陆入舟，与若农同舟。二十五里至三板溪，晴。饭毕，又行六十里，至小江地方泊宿，皆属云阳。高令遣人两次送饭。云阳以上，山稍平，水势亦缓，沿山多平林石洞。大雨初晴，奔泉四注，舍肩舆之兀陲，就一叶之轻逸，顿觉人间天上矣。

二十日 寅正解缆，历十五里，入万县界。县令张琴（字鹤侪，行一，甘肃凉州人。）遣人役来迎。又三十五里，至大树溪早饭（万县仆人送来）。复行四十五里，申正刻抵万县，寓试院。张令偕都司、训导、典史出迎。到行馆与张令晤谈。定议，由小川北一路赴成都，只十四站，尚可加站行走。川东正道须十八站也。张令办事实心，夫马支应极为妥速。是日，江行颇速，水势平缓，小有顺风故。

二十一日 卯刻由万县起程，改用四人轿，马数匹，前放空驮骡，同日到此，复留用三匹，可省夫役十余名。张令是日随行，督查夫役。早饭于佛寺铺（四十五里）。在文武宫稍憩（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分水铺宿。时甫申刻，轿行极速，一切无费口舌，地方官认真之效也。到分水后，张令复来晤谈。

（批注：自后仍有长纤夫十二名，每至界首，即同执事人役前来。）

自发万县，便与江别，入山而西，所历皆山间石道，上下尽石级，平坦之路居多，险阻备尝，视此如九轨矣。此地民风乐善好施，凡石道皆居人捐资修葺。山村蒙密，石径萦纡，竹树浓遮，溪流乱络。种植之茂，百倍夔巫。所见多平顶山，无锋稜角起者。一切沟塍村陌，位置多横斜，曲折行滕，旋转于其中，自非举头见日，几于不辨东西。方言亦与夔巫迥别，耳目之前，顿开异境。老杜诗曰：“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余今者虽去险就夷，而去亲日远，三复此诗，为之感叹。

二十二日 丑刻起程（至省尚须十三站，计初五日始可到，故必须加站也），行四十五里天明，至胡卢灞早饭。地属梁山，县令艾鼎臣（名铖，江苏上元县人）遣人伺候。饭毕复行六十里外，未初至梁山县城，艾令迎晤于二十里外，旋到行馆面谈。此地换夫马，历两时复行四十里，至县属之老鹰场住宿，时交二鼓（宿于禹王宫，规模宏壮，去岁新修）。早越一大山，上下凡三十里，俗名北渡亭，皆长石为梯级，虽高不险。自发梁山至老鹰场，此方圆四十里中，皆平路。良田万顷，正当收获之时，丰稷气象可喜。万县多杂植，不若此地皆稻田也。晚复与艾令晤谈，谓此地富民多于万，好善则不及耳。

二十三日 卯刻起程，复越两大山，其第一山名佛儿崖，绝陡峭，然上下亦石级。过两山后，复行二十余里（共行四十五里），至袁灞驿早饭，仍梁山属（茶于桥驿，去袁灞驿二十五里）。又行五十里至黄泥埡，越山（下山为清溪铺，自此至大竹县皆平路。）又五十里，至大竹县城宿。是日，凡行百四十五里，与昨日共加一栈。

黄泥埡极雄峻，上下凡五十里，竹树阴翳，崔嵬耸削。自入万县境，竹便多，此山尤盛，亿万为标，高逾松柏。盘山石径，夹涧鸣泉，其暗泻竹间者，声尤清越，终日循涧道行。秋气阴森，瞑不见日，泉多作黄赤色者。既极颠顶，乃转至山阳，见西南北三面仍是山峦层叠，中间平坦，地近百里，则大竹全境也。与人指西面崇山，云是九盘寺，又高于黄泥埡。盖自荆门至此，万壑连延，愈上愈高，然以九盘为最，过此无大山矣。计明晨即越九盘，拟造其颠，以观全蜀也。大竹多冈阜，梁山多平畴，万县多曲径，每至一邑，光景顿殊，不可移易也。是日，行程过当，人力疲惫，大竹令王际宏（号忬生，辛巳举人。）年七十余矣，愒而吝，不差夫役迎提行李，至天明始到。蚊声如雷，竟夜不寐，因集夫马起行。

二十四日 卯刻自大竹启程，行五十里至卷洞门早饭。地属渠县，县令吕静甫（烈嘉，旌德人。）遣人伺候。饭毕大雨，小歇。又行三十里，至李渡河宿，未止雨。吕令来见，并宿候送。今晨出店，即登九盘，上下历五十里，未尽山脚，真人蜀以来第一崇山也。造绝顶后，从山阳盘折而下，遥望西南众峰，低小如魁磊万冢，舆人于烟际指成都，旋为云气所掩，茫茫一白，旷望无涯，惊雷破空，正在脚底，盘道竹泉湮薄，襟袖沾湿，眼界壮阔，心地清凉。盖自荆门入山，直至于此，终日在其怀抱中，钻研不出，今则却立而视其背，以后皆夷途矣。快绝，快绝。吕令云，过此虽无山险，然必至顺庆后道途始宽平。此处冈陇起伏，田间石路窄狭弯曲，雨行夜行皆不宜，力劝按栈行走，至顺庆再加栈。余鉴于前日大竹之事，又以两日内蓬州、南充须两次换夫，遂从其说。明日九十里住青石镇。

二十五日 卯刻早发，吕令送于二十里外。自出村口，便渡渠河。行四十里，至吴家场早饭。饭毕，复行五十里，申初刻到青石镇住宿。道途果如吕公所言。早间浓阴未雨，将至青石十里许，复雨，幸不加栈，行李未甚霑湿。渡渠河数里，忽闻雷声隆隆，少顷愈壮，乃山泉大至，汇入深溪。溪皆峭石为底，水石相激，声若巨雷。一处石梁高揭，宽约二丈，高可十余丈，红泉斗落，势若清江三闸，奔腾怒号，震荡心目。此地年谷丰熟，高原下隰，禾稻盈眸，陇畔皆有曲沟泻水，竹村横于山杪，石路绕自田间，处处水声，山山云气；又有平冈浅阜为之映带，使人一望不尽。峡山虽奇伟，然使游子心悸。今日所历，正所云一邱一壑自谓胜之也。到行馆后，尽撤其红绿饰窗之物，开轩看雨，凡途中所见，皆在目，惜若农酣睡，呼之不起，独坐自笑，无与语耳。

二十六日 卯刻起程，行四十五里至罗家场（去州城七十里）早饭。蓬州刺史李简侯（名德迪，安徽太湖人，廩生。）遣人

预备，并亲迎送。饭毕复行，六十里到南充县之跳登坝住宿。蓬州地僻，无夫马，仍用渠县来役，明日换南充夫马。是日起身，行三十五里，复遇雨。饭毕，雨更大。冒雨启行，四面山泉奔注，更盛于昨，数尺之外，尽为云海。凡登降山麓，或从千仞飞瀑中乱流直上，或踏流直下，处处惊霆震耳，悉水声也。如是者历两时许，雨势渐杀，然竟日濛濛不止，比至行馆已亥初矣。终日行田埂细路，得雨益滑，拗折殊甚。幸两旁皆稻田，即失足亦无大碍。灯后與夫愈不敢放步，赖是渠县来役，颇娴习谨慎，未致倾仆。（此等奇快境界，自非悬崖绝涧遇连日翻盆之雨不可得。事后述之，则曰壮游，当时蹈之，几为死地矣。）南充李令遣人备晚饭（名燧，字洁泉，钱塘人）。夜复雨。

二十七日 卯刻起程，浓阴不散，时复细雨，行三十里至东关场早饭。复行六十里，渡嘉陵江。申正至顺庆府城考院宿。李令来见。午后雨又作，竟日不止，石路较渠县界稍宽。未至府城近十里，转过一麓，望见嘉陵江，连云一白，环绕郡城。老杜云：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倘晴明时然耶？江之东岸，稻陂万顷，方罨连延，白水尽满；西岸烟树苍茫，微露城郭，雨中凭高俯视，颇饶物色。昔吴道子画三百里嘉陵山水不可见矣，吾今者得其一角。

二十八日 卯刻起程，行五十里至五龙场早饭，仍属南充。饭毕复行，七十里至蓬溪县宿。蓬令潘席卿调簾（名先珍，壬子同年）、代理蓬令刘孟贤（名祖，甲辰举人，赣州人。）迎候，并来见。是日晴，颇热，山路里数亦大。

二十九日 卯初起程，行三十里至槐花铺早饭。地属蓬溪。又行七十里，至太和镇宿。地属射洪。署令邵作霖（号幼樵，徽州人，曾作副挥。）迎至界首，并于党家铺备一茶，略谈数语即行。太和镇须换夫马，不能再进。是日过大小金台山，皆石级，虽峻而宽，过山得平野十余里。又渡涪江，即到太和镇。此间平

野不多见，自梁山至老鹰场四十里后，此为再睹，特梁山多种稻，此多种柳耳。

八 月

初一日 卯刻起程，行三十里至高坟嘴早饭。地属射洪，邵令送至此。饭毕复行，六十里至观音桥宿。地属三台县，署县令巴州牧陈辅臣（名洪绪，湖南宝庆人。）迎于界首，随至景福院（去宿地三十里）稍谈，又发。连日地方官皆出城数十里，亲督夫役，盖此又小川北之僻道，较正站须入城近五十余里。晴，甚热。自发顺庆，石路较宽，仍是曲折，上下盘山而行，无平道也。

初二日 卯刻起程，行三十里至鲁般桥早饭，仍属三台。又行七十里，至大桑墩住宿。地属中江，邑令王鹤皋（名翱，新城人，文简元孙，辛酉举人。）迎于界首，去宿地二十里，牛镇茶尖面谈，复至大桑墩晤谈。道途光景，与昨日大略相似。

初三日 丑刻起程，行五十里天曙，至兴隆场早饭。王令至此相送。早浓阴，饭毕雨，冒雨复行，四十里至赵家渡，换金台夫马，代理令王荫之（号锡堂，许州人。）迎候于此。雨竟日不止。自过三皇庙一山（在赵家渡以下二十里），直至成都无山，路虽平坦，然石道至赵家渡而止，成都百里内皆土道，适遇大雨，胶泥滑涩，步步棘涩，直至亥正始抵新都县属之新店子住宿。此地去县二十余里，署邑令廷笠舟（楨，满州人。）来行馆晤谈。行李家人均未到。

初四日 卯刻起程，细雨未止，泥水愈甚。午刻后至一寺，稍憩复行。澧南同年、制军、将军及阁城文武僚属陆续遣人持帖迎候，旋至北门外之接官亭。制军率省属跪请圣安，即入城之皇华馆。家人陆续至，行李尚未全到。是晚吁门相国、朴山前辈、

澧南同年公送酒席。催调前十科乡试录。

初五日 行李全到，检点衣物，以扇对七八言各二十五，外买七言五付，交巡捕发裱画店。江达川方伯（忠濬）、冯春皋廉访（崑，杨庆伯廉访丁忧，冯以候补道署）、钟仲山观察（峻，成绵，兼署盐道，充文闱提调。）公送酒席。两首县（署成都县双流令陈芑池，名枝莲，湖北人；署华阳县令吕柳村，名绍衣，江西人）。晚以家信交督轅巡捕，附便寄京。

初六日 巳刻后，制军、将军三次启请赴宾兴宴。未刻，候学政先到督署，乃换朝衣，乘椅轿续至督署大堂。是日以齐戒期内停止筵宴，望阙谢恩毕，入座叙茶。与吁翁、朴翁、澧南略谈片刻，复乘椅轿至贡院，先在至公堂稍坐，旋至清白堂，后上轿入闱，过严肃堂，至衡文堂东所下轿，即正考下榻处也。内监试为候补府蒋少园（名若采，陕西人，辛卯同年）先时至，内簾十二房陆续入，酉刻始齐，彼此未晤，以此间向式候房考先来，然后主考答拜，与京闱稍异。

初七日 辰刻，少园太守来晤，十二房均来晤。巳刻，答监试收掌十二房。午刻饭毕，候祭品齐，至后殿文昌祠行三跪九叩礼（蟒袍补服），回至衡文堂，签掣房分毕各散。录策题。

初八日 卯刻至若农处，同书头场题四纸，即邀监试至，传齐书役等（吏四人，刻手十五人，刷印匠十五人），升衡文堂，封门发刻。是日，竟夕在堂上监视防范，督催人役速刻速印。计划刻四板，印一万五千纸，直至初九丑正刻始毕。监临尚未请题，以点名人数过多故也。寅正开门，发题纸。监临提调外监试皆至。与朴翁隔门坐谈少刻，比就榻天已曙矣。

初九日 午刻后书扇对各件。

初十日 仍书写扇对。灯后监试来谈，旋至监试处答候。是午潘席卿（蓬溪县令，名先珍，江西人，壬子同年）、何湘雪（名亮清，庚申庶常，候补同知，知府用。）来见。申刻至若农

处，书写二场五题。

自十一日后 昼夜阅卷，不暇为日记。本届应试者一万三千有奇，荐卷几及二千，与若农分阅，各九百之外，先与监临商定，十二日揭晓，仅能蒞事，无片刻之暇。出闱后，酬应尤繁，因二十七、二十九皆忌辰，初一、初二不宜出行，遂定初三日起身，较上届胡张两主试迟一日。

十 月

初三日 午刻自皇华馆启程，省中各大吏皆于东门外皇华寺寄请圣安毕，遂长行。计土道三十里至简州北界牌（自此后皆石道）。又三十里之州属龙泉驿住宿，巡检李瑞庭来见。

初四日 卯刻起程，越一山，上下二十许里，至午刻行六十里，到州属石盘铺早饭。饭毕，又四十里至简州城内行馆宿。州牧叶庆荣（号桐君，行一，仁和监生。）率学正、训导、吏目迎候，旋来见。

初五日 卯刻，巴县门生王国江来见，旋启行。六十里午刻至临江寺（地属资阳）早饭。又行三十里，至资阳县城内行馆宿，署知县营山令濮文昇（号莲生，行二，江苏人。）偕教谕、训导、典史迎候城外，旋来见。两日阴未雨。石路宽约三四尺，坡陀升降无危级峻坂，坦于小川北。小阳时序，略似中秋。山田茂密，无异夏秋时。盖此间四时无隙地，尺寸无非膏腴，禾稻既收，而红花、甘蔗、粟等参错麦苗而起，青葱弥目，忘其为孟冬也。将至简州，经雁水左岸，亦随山曲折，询之刺史云，合涪水至合州入江，水碧色，颇清澈，渔舟来往，其小如叶，俗呼雁江云。发水源为汶江，至此为资江，在灌口又得岷江分支，终会于岷也。

初六日 卯初刻起程，行四十里至南津驿早饭（地属资阳）。

饭毕，又六十里至金带铺午饭（资州属）。（出城里许，渡雁水，仍傍右岸行，午后始不见。）申初后复行，四十里至资州考院宿，时已亥初矣。今日共行一百四十里，因自成都起身，日止行半站，必加半站，乃能按日宿县城、换夫马，一切俱便也。是日，午后细雨不止，石路滑涩难行，傍晚北风又作，灯后复行二十余里，赖川东一路轿夫皆健捷驯顺，不致喧哄失事耳。代理州牧李世琮（号兰生，行一，湖南人。）率州属迎候，旋至考院晤谈。

初七日 辰初刻起程，数里复渡资水而左行，四十里至营山镇早饭。地属资州，内江谭海观（号晓村，行二，广东人。）迎候于此。饭毕复行，五十里至内江县城宿。此九十里颇大，到行馆已上灯。谭令偕教谕、训导、典史来见。（晚为李兰生、谭海观书扇对。）资州、内江山川隐秀，清江环抱，田禾丰美，陂畷连延，蓄水尽满，盖四时杂植最繁，而稻只一收，陂塘蓄水，所以养地力，犹北俗所云旱田，虽岁仅一获，而其赢三倍。

初八日 卯刻由内江起程，行二十五里，复渡资水而南。自简州至此凡三渡矣（三十里柏木镇，渡河，谭令送于此。双凤驿上下六十里，石路倾圯当修）。六十里至隆昌县属之双凤驿早饭，严渭春中丞亦饭于此，未相见（自綦江入省经此）。复行六里至隆昌县城宿，县令杨昌锦（号次云，贵州拔贡。）率县属迎候，旋来晤。隆昌县境种植亦盛，而山川融贯，逊于资中内江，县城居山凹，相去里许，仍不见雉齿。

初九日 卯刻由隆昌起程，行五十里，午刻至安富场（俗名烧酒房）早饭。地属荣昌，邑令吴春耀（号桂生，行二，浙江仁和人。）迎于界首。饭毕，又四十里至荣昌行馆宿。令偕县属来见。连日阴，未雨。

初十日 卯刻由荣昌起程。六十里至大足县属之邮亭驿早饭。县令王宝臣（号石云）遣人备行馆。饭毕，复行六十里，酉刻

至永川县城内考院宿。县令方翊清（号琴泉，行一，湖北人。）先至界首迎候，随率县属至行馆晤谈。是日晴霁，自入成都至今两月余，竟日晴明者只放榜一日，余皆阴，偶露日光，旋为云蔽。蜀日越雪，自古难之，信不虚也。今为第二日矣。自发荣昌，坡陀渐大，阶级渐高，便觉夔、巫、开、万气象森然来前。荆公云：眼前有境道不得，但觉胸次高崔嵬。又游九华山云：精神去杳杳，气象来渐渐。真善道人意中事也。

十一日 卯刻由永川起程，五十里马方桥早饭。地属璧山，邑令江怀廷（号兰皋，辛亥举人，癸丑进士，福建人。）遣人备行馆。饭毕，复行四十里，至县属之来凤驿宿。令因病未来晤。永川冈阜多，未能旷览，自入璧山界，山势远拓，烟树萦迴，生趣盎然，使人心目开豁。将至来凤驿，峰回路转，见东北一带，巴山高矗如屏，夕阳在山，黛色金光，绵亘无际。舆人指东面一峰云：明晨须越此，即入巴县界；午后再越一最高峰，即见大江，到重庆府城。所云最高峰，不知何名。总之，沿江万笏，皆巴峡也。是早微阴，傍午日光渐彻，午后云翳尽散，竟日晴明。蜀中天气微寒必阴，薄煖必晴，风则雨，不似北方天气燥热则雨，风起则晴也。清晨即晴霁，日色亦不透，星月尤罕见。入夜山气更盛，上蒸为云，达曙始渐薄，然不能遽散。且四垂近山，故云气较厚，日必当午而彻，职是故也。清风吹空，纤云四卷，此北人之谈。此间风则未有不雨者，正如瓶水满中，擎空一触即漏，至易易也。夏秋已来，稻陂积水，彼此抱注，高下皆满，经冬不冻，山气阴润，泽流通络，即方丈片石，上覆寸土，种植无不活，与膏田无异。设雨少晴多，则易湿而燥，其收必歉，此又一方之自为风气耳。来凤驿去县城九十里，来往使传皆局绅代办，供应喧呼，竟夜不能成寐。

十二日 卯初刻起程，行五十里至百世驿早饭（自省至此，按站皆有纤夫十二名，每至界首更换）。县丞莫苍稜（字方山，

广东人。)来见。地属巴县。饭毕复六十里，西刻至重庆府城，寓考院。镇军李得太(号岐山，湖南人)、署川东道锡珮(韦卿)、署知府李钰(号湘圃，甲午举人)、署巴令霍为棻(号苑史，甲辰举人，丁未进士，陕西人)偕将备府属迎于城外。江北厅同知曾定太(号阶平)、霍令均来行馆晤谈。自发来凤驿，不数里即拾级而上，近十里至山顶，竹树蓊郁，泉流清澈，颇类大竹之黄泥埭。山顶累石为门，上书“老关口”字，过此门即盘山而下，东面蜿蜒如长蛇，苍茫不断，即巴峡山阴也。是日浓阴，微雨，山上人家炊烟四起，与峰凹云气相间，少顷茫茫一白，尽掩峡山之背，仅余青痕一抹，如米画泼墨山尖。自此便行山梁上，膏腴万顷，无异平畴，四顾不复见山矣。过百世驿而东，又登一大麓，则龙洞关也。从龙洞坡陀直下，又平行四十余里，至浮图关，平畴顿尽，乃见岷江从东南曲折而下，嘉陵江西北来，亦时隐时见于关之左侧。驿路至此，蜿蜒如龙，溢出水面，直至重庆府城，乃造其首，则三面环江，陆路尽矣。城凡十八门，因山起屋，郁葱之气，更胜资中。环城磊磊万冢，城中比屋鳞次无隙地，巷口转侧甚逼。川省科名，渝为最盛，今见此真形势第一，文明富庶，固其宜耳。此去陆路至万县须八站，自万而下，则来时奇险山程矣。韦卿观察云：江水已落，舟行极稳，小渠侍郎前屈使旋，亦由此路而去。遂与若农定议江行，属霍令代集船只。

(批注：川中轿夫，无宛叶之悍，亦无夷陵之狡，技艺轻熟，颇习规矩。其接替更换，皆有旧规，不须饶舌。纤夫身份亚轿夫一等，轿夫詈纤夫，纤夫不敢反唇，但其骂之也曰：舅子。其称美之则曰：姐夫。殊荒怪可笑耳。川中轿夫吸食鸦片者，十有八九，故懦而无力。且土无三里平：上下坡陀非纤不可。负重致远，两分其责也。纤夫多十余龄者，童子无知，尚肯用力，若四十、五十仍作纤夫，则其人

去乞丐不远，断难期其少分前进矣。十二人中，参一二力长有须者，其绳必屈而不伸，不必其庞眉皓首也）。

十三日 辰刻答拜镇、道、府、县，王月帆及各游、守、道、府、县均晤谈。镇道复至行馆晤谈。王月帆大令（正玺，辛亥举人，己未进士。）来见。叶挺生来。是日，阴未雨，船只未齐。韦卿观察与府属坚留多停一日，仍约十四日宴集，坚辞不获。李岐山镇军送席。

十四日 早令巡捕及家人赴江口经理船只。候补道徐辅清（徐新斋制军之子，行二）、庶常崔焕章（重庆人）来见。申刻赴禹王宫，公局主人韦卿观察、湘圃太守、阶平司马、苑史大令，饮至更余归。是日有戏剧，惟异乡之乐，不甚可解耳。船户立票来。

十五日 早督饬行李下船，午刻出太平门（即东门）登舟，镇、道、府属先后至江干送别，未刻开行，因船户什物未备，移舟泊江北，来日长行。是日晴景最好，晨起日色朗彻，为入川来所未见。自太平门放舟，转至北岸，环绕郡城，路不数里，而对岸锦峰千叠，萦青缭白，浅深凸凹，变化隐见于紫烟合沓之中。回顾渝城，楼阁参差，匀排山腹，江光射日，峡气浮空，俯仰顾盼，使人神王。阶平司马遣人送食物数色。

（批注：晚与若农步月江岸，江北厅与渝城对岸，中隔嘉陵江，水面不甚宽。此水至府城东北，与岷江合。泊舟处适当其地。是夜月色极明，而江气冥濛，远山仍不甚可辨。两岸灯火万家，江烟映带，时隐时见，浩然无际中，遥见一星黑子，近则估人万斛舟也，）

十六日 晨起重雾迷江，峡山尽失，舟人不敢开行。已正刻日色渐显，乃解维东下。初水落滩石尽出，舟行无碍。所过有名弹子石、牛膝、麻鳞、鲤鱼石、王家滩、上白坨、罗溪滩者，

然皆舟人语，恐非本名，惜未携府志证之。今日行百八十里，至长寿县泊。县令王锡（号靳生，行一，仁和甲午举人）来见。渝城至长寿，陆路须两日半，今水程大半日耳。巴峡之胜，夙昔传闻，今乃快睹。自放舟至泊舟，两岸千山绮交绣错，迸秀攢奇，或一峰屹起，或腹岭排空，或澹远若修眉，或突兀若奇鬼，其间映日紫红，蓄云留白，苗铺新绿，树拥浓青。加以滩声如雨，舟行若风，一瞬之间，情景百变。且山随水曲，虽顺流直下，而转篙揆舵，使人不辨东西。远近山色，阴晴向背，无一处同者，非合荆关、董巨于设色，中间以白描，殆无能肖其仿佛。每一山必分数层，采色迥别，最远者苍茫连亘，宜朱法。中稍近者映日，宜大痴赭色。最近者楼阁村野，山田林木，历历不爽毛发，则宜石谷之密，辅以香光之润。自来写意山水与工细楼阁，各分支派，然以今日所见，则非并为一幅不可。欲得衣钵四王，兼工青绿者，为吾破天荒一作。尽开两面船窗，左右迭为徒倚，顾此失彼，应接不暇，自笑徂暑入川，跋蹙艰涩，险恶备历。盖夔巫之背，所谓厌其糟粕，而遗其精华者也。

十七日 阴，无雾。辰刻开行，百二十里，午刻至涪州北门外泊。涪署牧沈宝昌（号鹤樵，行三，安徽甲辰举人，学正。）来见。因天色早，旋与若农还拜，少顷复至船晤谈。午后细雨，至夜未止。是日所历，大致如昨，惟雨山更多，烟霭倍饶隐秀。自长寿解缆后，山渐耸峭，间多巨石尖沙，横出江心，皆夏日险滩也。其名不能备悉，惟黄鱼岭、磨盘两滩盘涡犹盛，舟人揆舵急转，过黄鱼岭为黄草峡出水口，两山错纽，杜老所云：“【黄】草峡西船不归”，即其处也。去黄鱼岭数里，有剪刀峡，长如石剪，横江面二三里，亦涨盛时极险滩。

十八日 卯刻开舟，百二十里至酆都，时甫午正刻。县令田秀栗（号子实，行四，茂才，汉中人，沈文忠门下。）来见（子实之兄为文定公人学门生）。王桂山通家来谒，并食品八色。与若

农人城还拜田令。是日早阴，午后有微雨。去涪城数里，有群猪、陡崖、高挂岭牌三滩，夏日极险恶。水落滩见，群猪滩形如龙牙交纽，船从其夹口挨过。陡崖则长石绵亘，斜插江心。高挂岭牌则岩石峻嶒，中有一石，如丰碑屹立，夏秋水盛，旋涡怒起，动致倾覆。今则要害处排列水面，可以指数，易于撇避矣。

（群猪、陡崖、高挂岭牌，去船莫去，来船莫来，此地谚语，见州志。）将至酆都，过三块石、蚕背梁两滩，形势亦陡峭。冬月无滩，然每过一处，舟人荡桨必急，号呼汹涌，舟行如飞，两岸山形亦较平江为峻峭。风景不殊昨日，峡云行清晓，烟雾相徘徊，风吹沧江树，雨洒石壁来。真崔灏题诗也。晚，王桂山携酒筵入舟同饮。三更后雨甚。重庆、长寿、涪州皆因山为城，层级上下，绝陡峭。酆都则屏山后列，城在其下，平临江水，虽秋涨极盛，不至城脚，盖江水过蚕背梁而下，浩淼空阔，山势稍平衍，无逼溜故。

十九日 卯刻开舟，行百八十里，未刻至忠州泊宿。署州牧候补府恒泰（号季安，奉天拔贡，在川年久，楫侄，乙卯来此，恒署首县。）来见。旋与若农答拜。是日仍阴，微雨，烟景如昨，惟江面渐阔。自发酆都，行过数滩，惟天门坎一滩，雪涛喷薄，盘涡满江，势甚汹涌，长年十余人，竭力撑架，乃撇漩而过。又数里入忠州界，经虎鬚滩，北岸石梁高揭，长可数里，横断江面，江水由北折南，激而成滩。州志云：中枯永俱险，然稍杀于天门坎。水经注云：夏断行舟。杜诗云：瞿塘漫天虎鬚怒。殆盛涨尤甚也。又经凤凰、鱼洞子两滩。凤凰滩不觉险，鱼洞子石梁岬岬，突起江心，漩涡怒号，虽非盛涨尚不见石，然船可从旁溜侧过，亦未若天门之震荡心目也。若农云：江滩乱石张牙欲咋人，而惊湍激浪为之缚送。虽笑谈实妙肖。

二十日 卯刻自忠州开船，行百八十里，未刻至万县宿。邑令仍张鹤侪（鹤侪为文定公一等补廩门生。）来见。旋答拜。都司徐铎、

教官陈家谟来见。自发忠州，又经数滩，三十里为倒脱靴滩，两岸石壁耸峭，上下错立，水自北折而西，又折而东，漩涡急溜，大水更烈。又下则折尾滩、簸箕子、烟湊子、祥溪盘四滩为险。折尾滩亦山势回凹，石壁崭岩，类倒脱靴。簸箕、烟湊江深浪阔，势如万马奔腾。祥溪山梁对插，层见迭出，如群猪滩形象，而江面更狭，舟从江心转旋，撇避而过，舟旁漩涡怒卷，响若雷霆。此滩上接烟湊子，不过里许，雪浪兼天，轻舟随而上下，幸梢工颇娴熟，稍溃撇漩，疾于一瞬。将出界，北岸孤峰突起，形直而顶方，超出万壑之上。瞥眼间船过其下，直似数十丈方石冠诸山顶，四面无路可上，而上有观宇。审视则山之左侧，层楼附山，自下至上，共九层。州志云：楼中有铁索石级，游人从其中蚁旋而上。山顶有东嶽庙，俯瞰江景，极壮阔。山名石宝砦，亦曰玉印山。亟思泊舟登眺，掩卷已失所在。入万境过湖滩（杜诗：不是怕湖滩），亦盛涨绝险处。水势既落，然犹迅激。北岸石梁尽出，蜿蜒如龙。有一石长约里许，玲珑万竅，其色正黄，笏立直纹，形如钟乳，江水横冲，而石纹独纵，峡石皆青而其色如腊，且内外通明。山腰行人，隔穴可见，真奇观也。州志未载。

二十一日 卯刻自万启行，百八十里，午刻至云阳泊宿。邑令仍高秀东，来见。旋答拜。今日所经皆来时路，但来时□【水】盛江涨，小舟逼仄，上水迟滞，今则景色顿殊矣。连日峡山皆苍茫一脉，无断续处。入万境渐奇伟，石壁巉岩，虽万壑连延，而山自为峰，起伏益峻。两峰之间，巨壑通泉，山田村落，炊烟叠起，多于缺处见之。涨水尽落，昨夜密雨，达曙始歇，两岸更添泉韵。晴曦欲放，归云蓊然，山顶多不可见，冥濛万笏中，有一峰独红，则云开见日处也。早过徐那洞滩，峭石直插江心，四山环绕，怒流激而成漩。舟对石直下，将至洞心，捩舵撇过，夏秋危险可想。过此便为羊肠虎臂滩。（《水经注》：又东迳羊肠虎臂

滩，即此地。杨益州至此舟覆，故又名使君滩。）两岸皆峭梁横亘，江面顿窄，而水深不测，其流转平。石梁之长，凡十余里，两岸皆然，真有羊肠虎臂之象（俗呼巴厓峡）。此峡内风景尤胜，雨后奔泉，即从虎臂梁泻下，不啻数十处，连日之雨似为此地此景而设，真甚难遇者耳。虎臂夹江对起，层岩叠嶂，皆在其外。夏秋水盛没梁，只成险滩，此妙不睹也。

二十二日 卯刻自云阳解缆，行一百八十里，未刻至夔府泊宿。文太守、叶大令来见。旋答拜。舟过安坪三十里，遇制军火牌回，得芹侄书。早行十余里，过东洋、庙矶两滩，此为川省著名险滩，盛涨无之，中枯俱恶。云阳令劝起坎陆行十余里，余屡询舟子，皆以平水，坚保无虞，遂不下船。东洋两山崱峴，江涛束起，中流湍激，惊雷喷雪，舟人转招架檣，行如激箭，不十里复过庙矶，两岸山嘴环纽对插，皆峭壁巉削，江水至此，拗为数曲，其怒益甚。舟人转捩如前，亦瞥电而过。

（批注：两滩皆列救生船只，岸上有汛房，云令备肩舆人役于此，船人技艺颇娴，然至是亦号呼动色，激浪吞舟，低昂眩转，御风掣电，不加疾也。此等处使人快骇俱有。）

检志书：是滩南有鸡翅石横排，北有乱石堆积，两石嘴夹束，以致江窄水急。其中又有石梁一道，自南至北，横亘江心，漩折成涡，名为回水沱。北岸又有溪沟，进湮入江，水石交冲，势如鼎沸，向来沉舟无算，近屡次修凿，其险稍杀。然岷江多峭石为底，凿去复生，所谓天意存倾覆，不然瞿唐预不存久矣。巴山已去，夔峡将来，石壁渐多，山田渐少，来时山腰一线之路，亦半没于野草不可辨认，则行人之少可知矣。

二十三日 辰刻开头，行里许，至峡关城，即瞿唐峡口江。水转而东，见夔门双崖，眼前突兀而起，万仞青苍，巉巉直削，更无寸土，滟预堆正当峡口，顶平而宽，下渐瘦削，浮水面丈许，江流拗折东向，两岸回溜，皆会于石，必从中流捩舵，船首直

向此石冲去，至逼近则转招从右侧擦过，便顺流直入峡门。余与若农船皆如此行，若农行李船迎溜过满堆入左侧，回流急冲，横挂石角，船窗后梢一半粉碎，幸船底未破，则以此石上宽下削，仅仅让过，否则不可问矣。甫入峡门，潏然深黑，暗不见日，东风忽作，舟不敢行，乃泊于山石僻处。盖瞿唐峡三十里，至此处可暂泊，余皆千仞壁立，无系缆地。阅两时风止，解维，天已卓午，乃半壁见日，摩天群峭，上有怪柏丹枫，横生石缝，映日弥艳，然必船头仰面乃得见。峡中水急漩多，风止稍平。两崖石色森戍奇峭，不名一状。小作警欬，万山皆响，不徒舟人欬乃声也。曲折百转，其行倍速，转瞬已出峡，石山外耸，坡坨内环，渐有人烟村落，然其室仍附层巅。沿江红树渐多，间以绿田赭石，斜阳煊染，分外奇秀，虽尖山万笏，然比之峡中景象，已觉旷望无涯，心目交畅矣。自夔至巫，滩名甚繁，然平水无险，惟下马滩，波阔稍壮（去巫山十五里）。峡中一种阴森之气，令人可畏。波涛漩折，长年呼涌，令人可骇。至峰峰遇曲，转转增奇，勃峭盘胸，回旋眩目，又令人可快。一刹那间，七情迸露，不可名状。是日行百二十里，申初刻至巫山县停泊。李诗舫大令、江都司炳文来见。夔协奎东山会哨至此，亦来见。旋答拜。县署面城，正当峡口北岸，峭壁极天，一峰独秀。李令云：即朝云峰，为巫山十二之一。恰当县署东南，坐厅事中可见。

二十四日 辰刻解缆，即向峡口放船，未入口，东风又作，乃泊于朝云峰下。至未刻开头，行百五十里至巴东泊宿。代理令宜昌通判武述文（号华峰，云南人）来见。自入巫峡，百二十里中，两岸通山，略无阙处，纯石无土，色闇如铁，峻嶒峻厉，如刀斩斧劈，千态万状，嶮嶮向人，江流屈曲，出乎其间，更无半里直流，盘拗过甚，反平凝不动，作深绿色，石罅枫老作深赤色，每行一曲，如堕深潭，矫首仰视，但见团团之天，四面危崖，茫无途径，黝然昏莫中随流万转，人踪尽灭，飞鸟不到，惟

长年荡浆声，万壑响应而已。如是者自未至西。乃出峡，见西瀼口村落，夕照满山，始知日尚未堕。峡中舟行颇滞，甫出峡，江势乃纵，其流甚驶，转眴已至巴东，三十里直一瞥耳。昔来今往，遍历巴蜀山川，如蠹钻纸，如蚁穿珠，所谓入亦复愁苦，出亦复愁苦，天险所存，使人叹绝。致江远川方伯一函，交巡捕颜振源赍回。巫峡夏秋水涨，多大漩吞舟，始起如泡，渐大渐高，巽〔巽〕间陡起如山，行舟遇之，多随漩盘折，转至中心，四面水合，而舟没矣。俗谓之插香。此患冬春无之，然每逢山曲处，仍圆涡满江，舟行至此，亦须撑架疾过。此行由陆路入川，由水程出峡，川东川北，风景土俗大致略尽，惟鹃啼猿啸，两俱未闻，则以春末夏初始有之，此非其候耳。

（批注：夔峡三十里水急，故出峡速。巫峡百二十里水平，故出峡迟。乐府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霑裳。余谓泪霑裳，不因猿鸣，只一长字，便使人欲哭，况伏涨湫涛回天斡地时耶？

峡中行最忌遇风，盖石壁太逼，风来则舟随漩转，一触即碎。

峡中无南北风，自上而下者，西风为顺，东风【为】逆。然危崖万曲，顺则直触，逆者回撞，揔以无风为妥。此须审观风色于未入峡时，既至其中，则无及矣。过石门无滩，大逊来时声势。北岸双崖对起山腰，线路必经此门，昔先主败秭归，追兵甚急，烧镗伏【仗】堆此，以当陆逊。）

二十五日 辰刻由巴东放棹，界内滩险绝少，二十五里至牛口，入归州境。两岸石壁又逼起，掀波巨浪，下接上下巴斗两滩，船身低昂轩簸，其行如飞，转眴已至洑滩。救生船排满山嘴滩

子，如堵立岸上，巨沙峭石，横起江心，从右侧激漩撇过，左岸又现石梁一道，岬嵒斜插南岸，惊涛万叠，直向石梁喷送，响若崩雷。舟人皆褫衣变色，号呼推荡，压漩疾过。行数里，满江盘涡，犹不啻亿万，心摇目眩，逾刻乃定。此与新滩向称二豪，真不虚也。（此处水深不测，夏多急漩吞舟，如以人作蚌投之瓮中也。）

（将至归城，经流来观，南岸连山忽断，中涌一洲，上有祠宇，旧传西蜀有佛一尊流来至此，建祠后，江流顿平，新滩遂盛。观并不高，然盛涨亦不能没。四围草木蔚秀，水盛则如孤岛浮江，亦此地之金山也。）

过洩江势犹束缚，拗怒无平流。将至归城，左岸石梁嵯岬复起，右岸峭石如剑，乱攢山脚，涛声大作，则黄魔庙前之叱滩出。江心向多巨漩，亦名人蚌瓮。虽时值水杀，船身至此，尚顺溜一转，奔流箭激，不能近城泊舟，竟越州城，过蚂蝗滩屈公沱（三间祠在焉），直至对岸归州故城金盘碛间，急流始杀，乃得傍岸维舟，去城已十余里矣。奎牧不在城，有办差人至，送州志一部。时甫卓午，然逆风甚厉，不能再行，船窗坐憩，见上水估船风正帆饱，然逾刻进不能以寸，则水势之湍迅可想。计明晨当入归峡，至新滩，更不审若何奇变耳。

二十六日 卯刻开船，行二百八十里，酉刻至宜昌泊宿。聂陶斋太守、代理东湖令骆维彬（号璩士，花县相国令侄）、李菱舫同年皆来见。自金盘碛十余里过白狗峡，在南岸，石多白色。又数里至香溪口（香溪为归之盛区。旧传明妃浣妆于此），铁铸双崖，摩空对起，洞然深黑，与瞿唐峡口无异，即兵书峡也。归之峡至此始奇，石山耸黑，高插青冥，更无侧坡寸土，罡风慄烈，砭人肌骨。三十里至新滩（本名青滩），正在峡中，铁崖外束，峭石下攢，急流中喷，向为著名极险，与洩滩并，幸际平水，恰好。时谚云：有洩无青，有青无洩。盖青为枯水最险。此时中水，犬不

至没濊，浅不至触石。又到滩时，逆风顿息，舟子欢呼，刺船直下，洪涛涌送，飘瞥如电，弹指三滩（新滩分头二三）俱过。又下马肝峡、棺木峡、空舸峡，皆森森峭壁，遮天蔽日。出空舸口（峡口三珠石最险，来往者必空其舸，故曰空舸。）紧接三珠石，石梁三道，横遏江面，岸北复多乱石堆积，舟从中过，必随石数折，不可尺寸误。又十余里过獭洞滩，两岸及江心皆峥嵘乱石（长十余里），或隐或现，涡漩极多。舟人至此，狂呼疾趁，其撇避用力数倍新滩。此亦如医家用药，一误则牛溲马勃皆足死人，不独鹤顶霜砒也。自出空舸峡，江势渐拓，北岸一带，黄山迤邐，石为骨，土为衣，连延环亘，其外尚有石山围裹，与南岸青苍对插，舟至此作大转圜。黄陵庙正对此山，红叶万株，匀排山面，朝曦晃映，如新霜乍染。过此则黄牛峡，石壁又起，其长凡四十余里，直至南津关，而峡山尽矣。意黄陵黄牛皆名黄，即在黄山环抱处，或因土色得名，不可知。盖瞿唐为上峡，巫山百二十里为中峡，自白狗至黄牛为下峡（又名西陵，亦云归峡），皆青色石，无黄色土，今一山独黄，亦峡中变相，故取以命名耳。出南津关（即下峡门，亦双崖屹立，束峡如门，非关隘名也），豁然开朗，可为左右顾。晴光远野，江村如画，入峡七百里，困闷危慄为之一扫。如是十余里，沿江雉堞连云，帆樯林立，负郭晚炊尽起，烟霭空濛，则夷陵城矣。当舟至黄陵庙，长年皆罗拜志喜云：自巴渝至此，险濊尽过矣。闻此语如读鸡竿赦书，回思连日所经，真一场噩梦也。

（批注：将至南津关，过天柱山，形如仙掌，壁立万仞，奇峭甲于归峡诸峰。杜诗：黄牛峡静滩声转。盖水险至黄牛而平，又自西南大转东北，凡二十余里，皆黄山逶迤处也。古谚云：朝发黄牛，暮宿黄牛，朝朝叶叶，黄牛为故，亦谓山长水曲耳。）

二十七日 卯刻乘肩輿入城，答拜聂、李、骆三君。已刻回

船，未刻开行，因此去江陵皆平水，篙工至此全换，耽延半日。开船后，逆风又作，暂泊江干。申刻后，风息，复行二十余里，泊于去宜昌三十里（俗名白沙脑）岸侧。竟日江波浩淼，帆影夷犹，即棹歌声亦曼缓以长，非复喧阗噍杀，三杯软饱，可以伏案作书，恍觉械杵初开，身轻如叶。坡老云：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洩之中。真过来人甘苦语。回忆庚申岁杪，辞亲远戍，山行遇雪，羁泊荒村，薄酒自浇，曾泣诵此数语，今虽境遇不同，而其为远游一也。痛定思痛，不觉泫然。午泊后，至江陵高阜上，回望西南，峡山苍莽，空舸口双峰隐约可见，江流顿阔，斜阳无际，田园村落，皆位置妥帖，在人意中矣。昨见天柱山尖有苑屋两间，微闻犬吠，细审其上下两旁，石壁岩岩，直如堵，平如镜，初不知其何由登降。间有山田一二亩，在悬崖千仞上，崖壁立，田亦壁立，远若观画，亦不知其何从耕获。盖自川东川北一线官道外，无寸土不植，山颠水崖无尺地不庐，利尽人满，亦隐忧也。鲍春霆提军遣人持帖来候，因已开船，不及往还，盖回川养病，由夷陵溯江而上，在此停泊。

二十八日 寅刻月上，舟人解缆，余卧未起，比晓行四十里起，凭船窗两岸皆空阔无际，远岸水烟横亘如带，朝曦渐放，烟乃渐低。平流无风，澄江如练。巳初刻至宜都，计行六十里。因船户赴县领价，暂泊城之北岸。宜都令张景星（号仰垣，湖南人）偕典史、教谕来见。午后复行六十里，过枝江未泊，至茅家坝日已西落，乃宿于村口，去松滋尚三十里。闻张令云：钟雨臣已于昨夕住松滋，今日未遇。（枝江去宜都、松滋各四十五里，居两界之间。）清江自利川东来，至宜都东北与大江合。今年泊舟，正当水会合处，清江深绿，岷江深黄，两江划如刀截，虽暂为桡桨所乱，移时复判为二色，水既合而色仍分，且界画斩齐，殊不可解。午后为若农书赏联十副。

二十九日 自丑正北风大作，彻晓未息，不能开船，浊浪排空，

雾气四塞，已刻始见日。午后风稍缓，解缆至松滋县对岸之董市泊。地属枝江，然是松滋人在此办差，松滋令吕（名縉云，【内】阁中书）遣人持帖来，因风色不顺，舟人领价后已及晡时，遂宿于此。张春陔侍御便服来晤，始知其家即在此。旋与若农步行上岸答拜。

三十日 寅刻风止，开行六十里，午刻风又作。渝城官船舱高，入水甚浅，峡行滩行皆宜。出峡后江阔风壮，非所便也。自午后竟日泊荒岸下，问渔人去江陵尚八十余里。逆风吹浪，江豚出没，闷倚船窗，见溯流西上之船皆拽满帆，连樯并进，鸱首浪花雪卷，其疾如驶，不觉有肥马当风、蹇驴避路之感。是日，晴景甚好，远岸江村如画，然愁思看春，无异革门穷巷中风雪昼晦也。

十一月

初一日 丑刻风止，饬船户乘夜开头，曙后泊玉龙口，去江陵二里，沙市尚在下游十数里，向由江陵登陆者，皆泊玉龙口也。甫泊岸，东北风大作，竟日不息，巨浪接天，脱夜间不开船，又须守风一日矣。午后江陵令吕芝岩来见（自东湖调簾，八月到新任），荆州太守荣光来见。

初二日 辰刻入城，答府县，兼拜恭振夔观察，皆晤谈。回西关外行馆，与若农同阅湖北本科闈墨。振夔来谈，并送酒席。吕令有一夏姓家人，颇能事，前自东湖入川，夫马皆其经理，甚妥速，此次仍令办差。

初三日 辰刻由陆路启程，行程五十五里，至四方铺地方（属荆门州）。办差人未到，自备饭食。饭毕又行三十五里，至建阳驿住宿，巡检徐焕章迎候，并来见（荆门人来办差）。

初四日 由建阳起程，行四十五里，至檀林铺早饭。复行四十五里，日落至荆门，仍在旧馆。恩牺之来谈。晚饭后，署襄阳道唐时雍（名协和，湖南人。）查灾至此，亦来见。

初五日 卯刻自荆门起程，行六十里，未刻至石桥驿早饭（仍荆门备）。复行六十里，丽阳驿宿。自荆门起程，皆来时路矣，行馆及办差人役率皆旧识。

初六日 卯刻自丽阳起程，行四十五里过河，至新店早饭，自备。又行四十五里，至宜城县，仍宿书院，谢令来见。温味秋昨由水路至此，停泊一夕相候，今晨开船，可谓失之交臂矣。

初七日 卯刻自宜城启行，三十里至小河早饭，谢令遣人预备。又六十里渡汉水，至樊城宿（连升店）。来时过襄阳未入城，此次穿城过，入南门，出北门上船。八月初，汉水盛涨，城不没者三板，天门、钟祥各县被灾极重。

初八日 住樊城，遣人雇车。辰刻往拜杨子鹤学使，晤谭良久，知其在涇城遇贼，换马疾驰得免，坐轿被毁，车夫被戕。留涇城数日，刘制军拨勇护送，过漳河入豫境乃无警。此去亦拟索兵勇随行，但不知制军仍驻赵州否？需至彰德再探询耳。太守恩联、襄阳令陈光第（号礼门，光州人）先后来见。张蓉江来见。早答蓉江拜。申刻偕若农渡江，答拜府县。晚徐世兄（德菡稼生师子，以从九需次襄阳）来晤，知稼生师于去冬归道山。世兄号养吾，行三，家眷在此，葬亲后，秋七月来。夜作家书，托程令由六百里速递。王桂山来，拨行馆旁舍与居，明日同行。

初九日 行李车辆办齐，午刻饭毕启行，六十里至吕堰驿宿。自江陵登陆，始闻土气息，今日乃睹车辙，大有昌黎见蝎之喜。

初十日 辰刻自吕堰起程，四十里至新店驿（过吕堰二十五里入河南界），稍憩复行，三十里，未正后至新野南关宿。因楚豫交界日前有劫案，不宜夜行。新野距瓦店驿尚六十，故宿于此（是日过白河，水落，宽不过二丈）。前日闻襄城县民变，今日消息乃确，盖因团首互（斗）伤人，县官处置，众未允服，遂至围城。南阳文武带兵前往，省中调兵未到。闻该团现有千余人，窜出南境劫掠，其村名辛店，正当孔道，家属尚各在村。果尔即夏

日积潦甚宽，曾用村人数十，首戴肩舆而过者。曹升堕水，为村人救取得生，即其处也。向时一呼而至，皆奉公慕义之民，今皆变而为匪，可哀也哉。

十一日 辰刻自新野启程，六十里至瓦店宿，南阳令任恺遣人迎候，并备行馆。

十二日 卯刻自瓦店启行，六十里至里河店早饭。饭毕复行，三十里至新店宿。夏日曾在此一茶，今日两餐皆南阳备。是日阴，东北风甚厉，灯后雨作。来时住南阳府，需两渡白河，今由府东至里河店，近十里，不渡河。

十三日 卯刻启行，三十里至博望早饭，仍南阳备。饭后行六十里，至裕州，仍寓东门外之新街。是日轿夫甚劣，灯后始到。沈牧来见，托带寄芍亭信一封。见河南闾墨。沈牧云：辛店匪徒为归德镇兵击败，擒斩数十人，余四散，官道已通，前行无阻，沿途询北来人，所言略同。

十四日 卯刻自裕州启行，六十里至保安驿，叶县系代理令，不遣人办差，饭食自备。复行三十里，至旧县宿，亦自备。楚豫交界，南北千余里间，秋霖不止，几及三月，今已仲冬，而道途泥水仍未尽涸，车轿皆须绕道，行胶泥结块间，以山泉冲下碎，棘涩难行，连日皆然，裕界尤甚，赖舆夫轻矫，尚不觉苦。

十五日 卯刻自旧县启行，三十里至叶县早饭（南阳镇军太守皆驻此未回）。代理令温立斋（名德懋，正定人，军功。）来见云：辛店首匪程八败退入山，归德崔镇带兵向西追捕，连日擒其党羽不少。饭毕复行六十里，灯后至襄城南关宿。襄城罗儂因办理不善撤任，夫马仍其支应，遣人持帖来。新令高敬熾今日到，未接篆，亦遣人通候。申刻过辛店，正道仍多积水，村人寥落，其匪徒眷属已移入山，有一把总驻此，安辑居人。晚寓南关，仍来时早饭所。前数日，程逆率众来此，焚掠烧痕俱在，荒落不堪。罗令已五日京兆，不为在城设行馆，关厢并无碉寨围

护，与露宿不殊。来程去驿险阻备尝，江陵登陆以来，心神为之一放。惟自丽阳驿以北，多经兵火，村居率余半堵，燬台倾毁，砖石塞途。又本年旱潦不时，麦苗枯澹无色，夏日尚绕野绿，今弥望黄茅白苇矣。不数日即闻溱城之事，继以襄城寇警，日近一日，沿途逢人必问，旷野中闻疾呼声，或一马横驰，即怦怦然，以为贼至，中怀彳亍，不啻重过蛇倒退之惊崖、人鲊瓮之险濊也。盖自盛夏至今，无论何地何时，常有块然一物，横塞于胸，往过来续，摆之不脱，此其故不尽由于性褊薄福，人故应如是耳。

十六日 卯刻自襄城启行，四十五里至款桥早饭，襄城备。复行五十里，日未落至石固驿宿。邑令仍钟筱堂，遣人供具。是日过汝、颍二水，皆有桥。汝系石桥，水落乃见。颍则土木叠架者。凡来时所过细水，大率皆有桥，不复用舟，故略而不载。今日道途平坦，舆人亦健捷。

十七日 卯刻自石固驿启行，六十里，未刻至新郑县东关早饭（将至新郑，复渡洧水，仍用舟，因桥未成也）。署令何其傑（号仲容，济南人，军功）来见。饭毕复行，四十里，灯后至郭店宿，仍来时旧馆。石固轿夫极劣，新郑轿夫极健，皆二十余少年。何令云：近日得探信，直境梟匪窜至临清，直境驿路可通。

十八日 卯刻自新郑起程，五十里至郑州，州牧陈秋圃遣人供具早饭。复行四十里，至荥泽县北关宿，县令张瑛遣人供具。此地生植以枣树为大宗，前记所云树木阴翳者，皆此物也。曩时支木板及没肩过之水，今皆有桥。旧仆陈升自汴梁来郑州候见。虎儿随味秋过此，与渠言京寓近事甚悉，晚随至荥泽，附与荐书一函，致卞颂臣。陈升言：直匪至东昌降而复叛，又窜定兴矣。

十九日 卯刻自荥泽起程，行二十里渡黄河，复二十里至王禄店，早饭自备。饭后又行二十五里，至亢村驿住宿。河水既落，沙洲横亘，自南岸至北岸，须屈曲环洲而渡。将近岸，西风忽然大作，沿堤纡行数里，通计约行十余里。渡河后，西风大作，续

来之船皆不得渡。从王禄店起行风更厉，黄沙涨天，如行朔漠，至亢村驿乃渐息，时当申末。邑令仍郑莲舫，遣人供具，名朱升亦旧仆，济宁人。

二十日 卯初刻起程，行六十里至新乡县东关早饭，邑令李向宸遣人供给。饭毕复行五十里，申正至卫辉府西关宿，仍旧馆。府县二杨复来见。旋入城答拜。候补府王珠炳（行二）因差至此，亦来见。连日轿夫皆健，自新乡至此尤好。午刻有风，不似昨日之甚。汲令送京报来阅。

二十一日 卯初刻自卫辉府启行，五十里淇县早饭。淇令仍郑晓塘，遣人供具。又六十里至宜沟驿宿。自淇至宜沟六十里，中驿路近山，多石子，中渡山溪一道，有石桥，桥下水势颇湍激。连日气候甚暖，凌晨有冰，向午即散。汤阴令仍双林，遣人供给。

二十二日 卯初刻自宜沟启行，日出至岳庙一茶，七十里至彰德府城行馆早饭。府县庆、瑞两君遣人迎候，瑞令旋到行馆。饭毕答拜府县，因时已未末，但投刺即行。又三十五里至丰乐镇宿，未上灯。沿途探问北来车子云，贼在文安一带。

二十三日 卯刻启行，三十五里至磁州城内行馆早饭。牧仍玉简，遣人供给。饭毕复行，七十里至邯郸南关住宿。邑令仍侯国藩。杜村铺以南夹道陂渠，隆冬不涸。是日舆人亦捷，到邯郸日未落。

（批注：出镇即渡漳河，夏只一渡，河面不数武，今凡迳涉五六次，港汊甚多，值水枯之时，且此地秋雨并不多，不可解。）

二十四日 卯刻自邯郸启行，五十里至临洛关早饭。永年令仍王子范。饭毕又七十里，日落至顺德府南关宿。太守仍任筱园，邑令则赵映春（号兰亭，云南永昌人，乙卯举人，壬戌大挑），均遣人来候。筱园太守旋来，晤谈臬匪情形甚悉。据探

报：自余镇败贼于定州，遂东窜河间、交河一带，渡运河而东，近日无确信。

二十五日 卯初刻自顺德府启程，至府署投刺答拜。午初刻行，六十里至内邱县早饭。县令仍赵之波，遣人供给。又行六十里，暝时到柏乡县（内邱、柏乡两界中有临城地十里）。邱镜山同年遣人供给。店在南关，湫溢殊甚。灯后镜山来谈，更余而去。

二十六日 卯刻答拜镜山。自柏乡启程，六十里至赵州桥早饭。州牧仍刘子玉，遣人供具。复派勇百名护送至界。又四十五里，至滦城南关宿。署令灵沛（满洲人）遣人供应。连日探询贼踪，有云在天津属者，有云在献县、交河者，有云已渡运河者，总之，各县皆无确探，言人人殊，大约二十日前后在省之东北一带，西南郡县皆恃省抄所言，皆十日前事，不能确知所在也。

二十七日 卯刻自滦城启行八十三里，未刻到正定府城，宿荣泰店。府县均遣人迎候，仍秋浦、心慈。自滦城至此，官道六十里，滦城四十里，正定二十里，而两界中有获鹿二十三里，实八十三里也（前记云，实百里，误）。午初到正定二十里铺，早饭自备。过滹沱，有桥。心慈以事出城未晤。假省信阅看，贼至盐山，穿城过，典史被戕。二十六日又有西窜河间、吴桥之信。觅县役一人，限其四日到京送信，家信外致伯寅一札，托其转致崇文门监督，上税从速。呼法帖店人来行馆，购得《清河颂》三份。《白石神君碑阴》向少拓本，询乔匠在元氏县学署书室，碑阴一面纸糊作墙，非致书广文不可得。因留一札与心慈，乞其函致元氏广文，借拓数份，并元氏汉碑全份，由乔匠拓就，统交心慈寄京。

二十八日 卯刻由正定起行，四十五里至伏城驿早饭。复行四十五里，申初刻至新乐东关宿。邑令吴士铨（号衡轩，行一，奉天，庚子副车。）遣人供具。据称，贼在衡水东南。

二十九日 卯刻从新乐启行，五十里到定州。州牧仍汪鸣和，遣人备早饭。饭毕复行，六十里至望都南关宿。代理令吴士郊（镇江人）遣人供给。是日巳刻，憩明月店，晡时憩清风店。明月店距定州二十五里，清风店距定州三十里。过清风至望都三十里，较大。连日轿夫皆捷，到宿站日未落。自江陵起程，至此皆晴，中惟南阳夜雨一次。今早浓阴，有雪意，北风颯峭，过午云渐薄，阴晴相半。此处探信云，贼在文、霸一带，贼之踪迹旬日以来，皆无的信，然皆不外二三百里。贼行甚速，日可二三百里，中道每闻人声马嘶，輿从皆右顾，盖恐其从东方突至也。贼一人必兼数骑，疲则易之，而沿途送差归来之马夫，亦一人兼领数骑。余与若农之来，适后常润伯一日，故日日必有送润伯之马迎面突来，不辨其为官为私也，此真事后笑柄。

三十日 由望都启程，行三十五里至方顺桥。满城令遣人备早饭。饭毕复行，六十里申刻至保定府西关宿。署督官秀峰相国、钟石帆方伯、张振轩廉访、费少亭观察、恩云峰太守、何峰生大令均遣人迎候，到行馆，遣人持帖答候。入城拜峻生同年，晤谈归寓，峻生复来谈。借阅邸抄至十一月。是日阴，保阳一带十九日得雪三寸。与若农拟定复命奏稿，乞若农书之。稿附左：四川正考官臣孙毓汶、副考官臣李文田，跪奏为恭覆恩命事：窃臣等奉命典四川省乡试，于八月初四日到省，应试士子一万三千有奇，按额取一百九十六名，于九月十二日揭晓。旋由四川省城启程，十二月初四日到京。理合趁赴宫门，恭覆恩命，伏乞云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五日。

十二月

初一日 卯刻由保定启程，行五十里至安肃南关早饭。邑令程小韩遣人供具，并索闹墨，盖程令四川垫江人也。饭毕又行六

十里，天已昏黑，因宿于北河村店，去定兴十里，实十五里。自保阳至京师，皆得雪，地气阴润。今日、昨日皆浓阴，无风，不寒，雪泽消释，官道融滑，舆人多取田间路，故行较缓。

初二日 卯刻从北河起程，十里至定兴书院，稍憩，换夫马复行。二十五里至高碑店，早饭自备。饭后又行四十里，日未落到涿州行馆（在南关，非前寓）。州牧汪鏞（字子陶）遣人供应。自晓及暮，西北风甚厉，宿阴尽扫。

初三日 卯刻自涿州起程，行四十五里至窰店，早饭自备。饭毕复【行】二十五里至良乡（孙福迎候于此），换夫马。又二十五里至长新店住宿。

初四日 卯刻起程，行四十五里入彰仪门，至际会堂早饭，即宿于此。办请安折三份。

初五日 丑初刻入内递复命摺，巳刻回寓。

杨宇霆往来密札

辽宁省档案馆史料编辑部

编者按：这组函札，系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与姚震、姜登选、叶恭绰等，为联合皖系与孙中山共同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之往来密函，即民国史上称为“反直三角同盟”者。原存密札中与叶恭绰、孙中山往来函共九通，现仅选一通，余均见1946年印杜镇远编《叶遐庵先生年谱》一书，故略而未收。现刊出八通，可与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四卷《奉皖孙反直同盟》一文所收史料相互补充。

1. 姚震致杨宇霆函 1921年12月24日^①

邻兄大鉴：

奉惠函，即走商筱嘉^②，已另具复函奉上。窥其实意，因日站距沈阳太近，如果雨师^③传见，势须晋谒。但雨帅意见，刻未探悉，一有询及，不易答复，渠之不敢迳来日站者在此。吾兄既无暇赴大或有事须赴北京，赴京前电示行期，即可在津晤叙，尤为便捷。渠又恐吾兄一时不能入关，劝弟先赴日站与兄一叙，交换彼此情况，以便进行。弟因踽踽独行，殊觉无味，且系置身事外之人，无从与及局中事，弟之迟徊者又在此。不过筱嘉个人尚有一事拟恳吾兄为力，嘱弟为之面达，弟又不便推诿。弟之进止究应如何，乞兄一为决定电知是感。电报可书上海七〇〇〇转梦兄^④鉴

① 原函未署年。据梁士诒1921年12月24日组阁，故此信当为1921年12月24日所写。

② 卢小嘉，又作筱嘉，卢永祥子。

③ 张作霖，字雨亭。

云云，即可收到也。超兄^② 近日无信来，大约因港粤轮船水手罢工，无船来沪所致。西南迟迟不发，专为军饷问题，闻有乞助于梁阁意，未审彼此已接上头否？今日竟存^③ 尚有电致孝怀^④ 促粤〔其〕赴粤，孝怀则拟先赴北京一行，此刻恐难应竟存之召。老又^⑤ 原拟赴桂，闻因道途梗塞，刻仍滞港，不知究竟何似？六省联衔通电事，前曾征浙江同意，闻答以时局纠纷至此，当事者殊难解决。梁某上台未久，虽未见其办法，比较的尚可想出办法之人。我辈今日倒之，倒后如有办法亦无不可。否则，陷于无政府地位，咎将谁归等语。婉谢之。衡兄^⑥ 尊函未到以前已返汉口，拟元宵后携眷南下，同作寓公，濒行时尚嘱弟将尊处意旨告渠，顷即作函邮告。柏生^⑦ 堂上及眷属已由汉中抵重庆，将来寓汉口或上海，尚未决定。闻已由龚某赴渝迎接矣。霖生^⑧ 回京后，尚有电致惘黔^⑨，仍为梁阁疏解而已。韵松^⑩ 已如超兄约赴湘。杨仲衡^⑪、彭竞人^⑫ 诸兄均在此。匆匆隶复，即颂年安。

弟名心叩^⑬ 十二月二十四日

- ① 李梦庚，时任吉林第四混成旅旅长。
- ② 饒登选，字超六，时随朱庆澜在广东。
- ③ 陈炯明，字竞存，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军总长。
- ④ 孝怀，未详。
- ⑤ 徐树铮，字又铮，皖系段祺瑞之亲信。
- ⑥ 林廷珮，字霁南。
- ⑦ 陈树藩，字柏生，时任陕西督军。
- ⑧ 刘揆一，字霖生。
- ⑨ 惘黔，未详。
- ⑩ 方声涛，字韵松。
- ⑪ 杨丙，字仲衡，时任参谋本部第六局局长。
- ⑫ 彭允彝，字静人，又作竞人，时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
- ⑬ 信末未署姓名，综观该函内容与笔迹，知为姚震（字次之，时避居天津）所写。皖系段祺瑞之亲信。

2、姜登选致杨宇霆函 1922年3月31日^①

邻葛兄鉴：

此函系田桐（号梓琴）由沪寄来者。田梓琴系老民党，与胡汉民同为中山干部。中山之一切计划，大半归此数人参预。来函内所述北伐军之近况甚详，请转呈帅座。弟日内拟复梓琴一详函，帅座如有何意旨，请告如，以便叙于此复函内。专此。顺颂晚祺。

弟制选手上 三十一日

3、姜登选致杨宇霆函 1922年12月23日^②

邻葛兄鉴：

沪上两函，计达左右。弟于二十号抵粤，连日遍访故交，对于我辈所主张，莫不极表同情，惟陈敬〔竞〕存一方面尚未与之接洽。弟前赴杭时，各熟人均已晤面，惟未见陈乐山^③师长，闻吾兄与之交谊夙好，请即迳函商洽，俾可为将来一臂之助。至王伯川^④处，弟前在沪曾致一函矣。迩来尊处有何计划，当望时赐数行为盼。余容另陈。即敏近安。

弟制选手书

十二月二十三

① 原函未署年月，但函中有“来函内所述北伐军之近况甚详”句，考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飭各军分路出师北伐，2月12日张作霖派姜登选为代表赴粤与孙中山商议合作讨伐直系事，姜于2月20日抵粤。故此函当为1922年3月31日所写。

② 原函未署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姜登选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监，是年12月偕张作霖命赴沪转粤与孙中山联系。是此信当为1922年12月23日所写。

③ 陈乐山，字耀珊，时任陆军第四师师长。

④ 王永泉，字百川，亦作伯川，时任福建军务帮办。

4、杨宇霆致杨希闵函 1923年12月22日^①

绍基^②仁兄总司令阁下：

叶君^③转到惠书，并拜读通电训词，仰见我兄宗旨正大，调度有方，同心之言，千里无间。猥以庸陋，乃蒙藻饰，闻风兴起，不惭朽钝，此间密迩仇讐，义无反顾。近者略有布置，一俟就绪，即褫薰而前。良以彼方精锐悉在北部，若不首挫其锋，无以慰海内同志之望。蓄怒示弱，以待一鼓。想我兄深谙韬略，或不以为非。更有进者，三省自治以来，诸端待举，惟以大局所关，不得不舍缓趋急。若赖国家之灵与诸公之福，得除凶逆，重振纪纲，必仍返旆辽东，闭关自守，既无拓殖之谋，宁有畛域之见？区区此忱，可誓天日。遥承关爱，敢布腹心，尚希时锡教言，以慰饥渴。专此奉复。敬颂勋绥，惟照不宣。

弟杨○○再拜

① 原函未署年月，但原稿末有杨宇霆批：“缮 二十二日”字样。考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派叶恭绰持函赴奉面张，告以“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是此函当为1923年12月22日所写。

② 杨希闵：字绍基，时任滇军总司令。

③ 叶恭绰：字誉虎，亦作玉虎，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长。

5、杨宇霆复周裕如等函 1923年4月20日^①

裕如、少鹤^②两兄惠鉴：

久仰芝标，忽承华翰，猥以庸陋，乃荷眷注。就论谋断相同，贤劳并著，引詹裔采，久协颂私。叶农生兄函中所述东省当局对于中央位置与夫外省地盘决无所得之念云云，乃系实情。杨公绍基久负军界重望，兹闻义旗北指，尤所钦佩。同舟谊切，敢不拜嘉！更有执事周旋其间，定能合德同心，遐迩无间。遥承盛意，欣幸奚如。鳞羽频通，固所愿也。专此，敬颂台祉。

杨○○再拜

6 杨宇霆致叶恭绰函 1924年1月18日^③

玉虎吾兄惠鉴：

奉十二号手书，知前复两函尚未递到。此次吾兄来奉为最近之接洽，想中山必凭吾兄之报告为准。至于《商报》所载，是否真

① 原函未署年月，但原稿末有杨宇霆批：“缮 廿九”字样。信中“杨公绍基久负军界重望，兹闻义旗北指，尤所钦佩”句，当指1923年4月16日杨希闵率滇军跟随孙中山反击沈鸿英率桂军反叛作乱之战而言，是此函当为1923年4月29日所写。

② 裕如、少鹤究系何人，暂未详。惟杨宇霆致农生函稿有助于对此二人的了解。该函稿全文如下：“农生兄鉴：违教积时，殊深驰系。忽奉朵云，就论荣膺秘书，宾主相得，至以为慰。承介绍周、姜二公救时心切，足见一般。望转达欢迎之意。兹附上一函，即折面交两君为感；尚希不遗在远，时锡海言。专此奉复，敬颂台祉。杨○○再拜。”

③ 原函稿未署时间，但稿末有杨宇霆批“缮 十八日”字样。据此推定为1924年1月18日。

象，尚难断定。缘路孝忱^①等固无代表之名义，且与雨帅关系不若吾兄较深也。余再函叙。复颂大安。

弟杨○○再拜

7、徐清和^②致杨宇霆函 1924年春^③

邻葛总参议勋鉴：

自违英仪，寒暑迭更，翘企道范，萦怀莫释。就稔兴居万善，为无量颂。曩者和京津愤〔奋〕斗，预揭逆谋，几为群奸暗算，所幸仰托福庇，早离陷井。南下以来，以为西南、东北之展布，其关系于大局前途，非常切要。乃致力于广东内部之肃清及西南各省之团结，而整顿财政，引用人才，尤为特别先务。谚云：“事在人为”，良有以也。不期事左愿违，所有等情，曾经迭次报告，并由佟道尹^④处转上秘电一本。嗣闻津局有扣留函电之事，遂于去冬特派文牍员吴钟岳由粤返奉，当将东江胜负、豫军救粤各缘由，及和与各方之接洽并愚见所及，条列数函，赴轺呈阅，谅早入览。比自豫军总司令樊醒民^⑤氏到粤退敌，粤局暂定，而湘军继至，客军多至六省之众，咸皆直接收入，财政益紊，独樊氏严守军人本分，以四混旅之众，每日仅给伙食费小洋二千一百元，尚不能按日拨发，困苦至于断炊，纪律益加严明。

① 路孝忱，字丹甫，时为孙中山之代表，往来于奉天、直隶之间。

② 徐清和，众议院议员。

③ 原函未署年月日。惟函中有“比自豫军总司令樊醒民氏到粤退敌，粤局暂定”等句。考1923年10月樊钟秀受孙中山命，率部赴粤参加讨伐陈炯明，解广州之围后，受委为建国豫军总司令。是此函当为1924年春所写。

④ 佟兆元，字德一，时任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兼辽省道道尹。

⑤ 樊钟秀，字醒民，时任豫军总司令。

北军南来，实以豫军为冠。王君秉谦①、宁君武②来粤，与樊氏把晤，当托王、宁二君偕同该军旅长王鼎洛赴奉谒商一切，樊氏与和，皆奉有水电二次，杨君大实到粤，又与樊氏数谭各项情形，调查颇详。近日该军王旅长返粤，备述我公对渠之盛意及允协助等情，樊氏闻之，十分钦感，每与和谈，愿从我公之后，速除吴逆，早定中原。第其环境甚属困难。然于困难之中，尚自极求可以单独作战之能力，以为讨吴之备，殊可嘉也。迩来因粤当局拖欠其伙食费至数万之巨，兵士无以为生，又兼高军变去，恐有影响，遂提出辞职书去港，免致坐以待毙。当局初乃允其开赴两阳，收复南络下四府一带约三十余县。此举于粤局大计甚多裨益，于豫军亦稍有小补，所有调遣预备开拔费、饷弹皆系自己筹借。本月二十号晨，该军一旅乘船出发三小时后，当局又令调回。盖粤将领无力收复，因把持一小部分地盘，而反对收复全部地方，坐令敌军占领，实可浩叹。此近日之情形也。次第能否前往，有无办法，尚不可知。按在南方有胆识能力如豫军者，实在不可多得。倘长此以往，甚属可虞。和以愚鲁之材，向荷我公垂爱，勉力前途，期符厚望，区区之心，愿天下北伐之军尽出于我公之门，早将统一障碍之吴逆削除，是所愿也。兹者，佟君延勋及张君识尘偕同来粤，曾与中山先生、樊醒民及各当局晤谈多次，所有此间军政、党务以及东江战事等情形，佟、张二君闻见甚详。只以函电困难，特烦代为报告一切，尚希赐见，俾其面详。和稍缓即当专道趋谒也。肃此，敬颂勋祺。

徐清和谨启 印

① 王秉谦，字治安，参议院议员。

② 宁武，字梦岩。

8、杨毓珣致杨宇霆函 1924年8月^①

总参议钧鉴：

连呈函电报告，谅均早入钧览。珣昨在杭谒嘉帅，谈甚久。综合其结果，不外乎决心坚绝，非干不可而已。据云计划，系先由津浦线附近之土匪发动，然后再由皖北之李传业^②藉剿匪为名，逐马而占蚌埠，此时浙即以全力向苏境压迫耳。此话系嘉帅亲口对珣所言，届时有无他项变化，亦不可知。

至于江北之白、马，甚希望我方接济，珣达〔答〕以俟至相当时机，必可设法也。西南情形，仍极复杂，滇唐之态度至今未明，王代表中途返省，陈代表又离沪赴港，种种非常可疑。而川局若图发展，非持滇援不可；滇之宗旨一日不定，重庆之围攻一日难行。至于粤方，据私人方面消息，孙中山力难制陈，亦可注意之势。此间，日来各处人物来晤珣，要求接洽者甚多，无非希望我方之钱，珣婉言回答矣。又有奉议员王秉谦在此盛倡恢复广东军政府，请孙为大元帅之议来问，珣当告以直接向雨帅请示，未便表示等语。闻日内尚须返奉也。其他情形，慰斋^③当能面详，余再函陈。专肃。敬叩勋安。

毓珣谨上

① 原函未署年月日。惟函中有“珣昨在杭谒嘉帅……此时浙即以全力向苏境压迫耳”等句，当指1924年8月杨毓珣衔张作霖命赴杭与卢永祥接洽江浙战事之发动及奉张如何配合事而言，是此函当为1924年8月所写。

② 李传业：字培基，时任安徽省皖北镇守使。

③ 刘振生，字慰斋。

奉系军阀的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辽宁省档案馆史料编辑部

说明：1916年，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后，为称霸东北，争雄中原积极网罗人才，整军理财，养精蓄锐。王永江便是被张作霖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王永江，字岷源，奉天省金县人。他当上奉天省财政厅长后，面对全省财政拮据局面，提出“开源节流”整顿财政计划，对田赋、税捐、契税、官产、金融、清丈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整顿，致使奉天省财政转亏为盈，为奉系军阀的兴盛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我们选出的这组档案史料反映了王永江的理财思想及实行的一些措施，是研究奉系军阀史、东北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王树翰致奉天省长公署函

1917年5月4日

呈为具报事。案奉钧署令开：据该厅长因病呈请开缺，应准给假两个月，以警务处长王永江暂行代理并兼烟酒公卖局长。除任命并呈报外，合行令仰该厅长即便遵照交卸具报。此令等因。兹代理王厅长永江于五月四日到任，本厅长即于是日交卸篆务，当将印信电码等件备文咨交。至任内经手正杂各款及票照文卷等件，现正督飭员司查造册折，一俟造齐，即行咨送。除分报外，理合呈报钧署鉴核备案。谨呈省长公署。

奉天财政厅长王树翰

2、王永江等致张作霖函

1917年5月29日

会呈为请自六年度起取消司法收支特别会计办法，祈鉴核转咨施行事。窃维法治国家首重豫算，盖必确定豫算，庶政方有遵循，而亦必统一收支，豫算方能确定，民国三年司法经费豫算比较上年削减甚巨，无法支持，财政、司法部乃会同拟定司法收支特别会计办法，以资救济。查原定普通豫算祇各审检厅及新旧监经费照财政部核准数目开支，而各县司法费则以司法收入抵支，并于其中酌提讼费、状纸费各五成，分别报解司法部，是则收支款项均不列入普通豫算之内。查特别会计系自为收支，因普通会计截然分离独立，大都实业及教育事项始与此种会计相宜。盖实业则收入足以自供，教育则补助居其大半。至若司法事项，与此二者性质迥然不同，就收入论，仅居经费之一部分；就补助论，又于名义不甚相符。则每年所收若干，自应全数解交国库；所支若干，亦应遵照豫算全数由国库领支，庶于会计法例不相背谬。祇以民国三年以后，豫算过紧，不合事实，情势所迫，各自为谋，遂将司法新增收入作为特别会计，由法厅独立开支。殊不知此种办法，仍不外以国家之财，供国家之用，虽可图一时之补救，实非永久之良规。永江忝厕财政，通盘筹划，明知司法经费极为困难，而此项会计办法不能不急谋改革。当与家彝^①等再四磋商，拟自六年度起，取消此项特别会计办法，将未列豫算之登记费增加，讼费、状纸费、监狱工业余利均列入六年度豫算，由财政厅列收。奉省六年整顿司法之必要支出，亦略为增加，出入两项相抵，

^① 即沈家彝，字季让，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时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

较五年度实行预算额收入尚赢三万余元。

再，查民国三年以前司法收入，每年实收仅十八万余元，尚不报解。近二年来经家彝等力加整顿，已增至二十七万余元，预计六年度终结之时可望增至三十万元。即就目前现状论，除以收入抵支外，在国库直接请领之款，每年不过四十余万元，不惟较五年度支出未有增加，并未超过三四年预算限制之数。通盘合计，司法收入力加整顿，不但最近二三年内不必为经费之追加，且将来司法经费更可望不仰给国库之支出。若仍拘泥前项办法，不事变通，在财政方面既无统顾之谋，在司法方面必有自卫之计。然此不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政策，仍须以此财济此用，徒乱计政，于事无益也。厅长等往返商榷，意见全同，除六年度司法经费计划业由预算另案呈报外，所有合呈恳请取消特别会计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同具文呈请鉴核，转咨财政、司法两部核定施行，实为公便。

再，此件系由高等审检厅主稿，会同财政厅办理，合并声明。谨呈奉天省长。

【张作霖指令】据呈所见甚是。司法收支作为特别会计，原系一时权宜办法。现筹财政统一，自应将此项办法取消，俾便整理。仰即于六年度实行，仍存候分咨。此令。

3、奉天省整顿当帖当税章程

1917年6月20日

第一条 凡在奉天省管辖境内，为当店之营业者，应依本章程备具帖费，请领当帖，并每年缴纳当税。

第二条 当店分左列二种：（一）凡资本在一万元以上，赎期十二个月以上，月利三分或四分以下者，为大当。（二）凡资本在一万元以下，赎期十个月，月利三分或四分者，为小当。

第三条 欲为当店营业者，须将左列事项造具清册，由商会转报征税官署审查。（一）营业者暨经理人之姓名、年龄、籍贯；（二）营业种类（大当或小当）；（三）资本总数及性质（独资或集资）；（四）字号及开设地点、门牌号数；（五）开始营业之年月日。

除前项所列各款外，依本省稽查营业、稽查典当店各章程，应受地方官署取缔事宜，不在征税官署审查之限，但当店开业及五年换帖时，其资本数目得由财政厅委地方官署检查一次。

第四条 当店领帖，经征税官署审查，认为应给当帖时，须饬营业人取具同行保结，随同前册备具帖费，详送财政厅核准给帖，方得开始营业。

第五条 帖费分两种：大当每帖纳费大银元二十元。小当每帖纳费大银元一十元。

第六条 当帖有效期间，自发帖日始，以五年为限，期满须缴旧换新，依照前条缴纳帖费，如在有效期间内将当帖遗失或污损，经征税官署查明，须补发时，其帖费仍须照前条缴纳。

第七条 每年当税分两种：大当每年纳税大银元一百元。小当每年纳税大银元五十元。

第八条 当商每年缴纳当税，应按所纳税额一百分之十缴纳办公金，一并由征税官署详解。

第九条 领帖一张只准开设一店，其由总店开设支店（即本省俗称之代当转当）者，无论是否同一字号地点，仍照第二、第五、第七条各规定领帖纳税。

第十条 当店更改字号或种类，及旧设当店换帖时，均适用本章程第三、第四两条之规定，其当税以换领新帖开始营业之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 当店迁移地点而不改字号者，准其报由征税官署审查后，详报财政厅备案。

第十二条 当店犯左列各款，径征税务署审实，得报明财政厅处以二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处罚后如仍欲继续营业者，须照章领帖纳税；其犯第四款者，并追缴其当帖。（一）未领当帖私为当店营业者；（二）违反本章程第九、第十两条之规定者；（三）资本数目多寡不确实者；（四）转卖顶替让与贷用当帖者。

第十三条 当税年度，依开业之年月扣算，于每届年度开始之一月内完纳，若逾期一月以上，得由征税务署报明财政厅处以罚金。前项罚金，至多不得过应征税额三倍以上。在每届年度纳税期间内，如因违反本省稽查营业、稽查典当各章程，受地方官署禁止或停止营业者，仍追缴本年度之当税。

第十四条 当店歇业时，须取具保结，随同当帖缴还征税务署，详请财政厅注销。缴还当帖，应在货物赎清之日，不得于止当之日即行缴还，希图避免当税。

第十五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或有应变通时，得随时酌量修改，详请核准。

4、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7年8月29日

呈为拟具整顿金融意见请鉴核事。窃查历年银行兑现，受制于人，因之银行纸币失流通之力，四外私帖有充塞之虞。自前月调剂金融之条件，经中日委员协定后，则金融之整顿益不容缓。然整顿之术从何著手，欲取缔私帖，势必推行省币，以为替代。而省币受兑现之箝制，今日发行则明日返回，徒受兑现之损失，仍难久留于外埠。欲宽筹准备，而银价奇昂，无处搜罗，即使准备相当，而一经兑出遂即消灭于无形。是虽日言取缔私帖，而私帖仍无从取缔；日言推行省币，而省币仍无从推行。议者遂不得

已，而出两种办法，一曰推倒协商条件，另照时行无限兑现；一曰孤注一掷，不复兑现。夫此二法，如有一能以作到者，岂不甚善。试测其利害，如前之一说，以数千余万元之省币散在市面，万一有人以几百万元蜂拥而来，要求兑现，各银行能否应付，不致挤闭，此一疑问也。或谓照时行兑现，无利可取，断不致此。夫以日本银辅币分量之轻，而近来因银价奇昂，被暗中销毁者其政府尚日绞脑汁，以筹救济之术，而谓我之重量银币照时行兑现，即云无利可取，能杀其兑现之势，恐未必然也。想委员叩商条件时不敢如此大胆者，谅委员皆银行中人，必亦别具苦衷也。如后之一说，当此时局处此地位，能否惹出意外之纷扰，此尤不待烦言。二者既不能行之而无患，不将束手待毙乎。厅长愚昧，窃以为各国银行纸币之信用虽在准备充足，而犹不尽在准备充足。如云准备充足，即可免受兑现之挤，则我奉各银行二年以来，兑出现洋已二千余万元，是皆我之准备金也。以全省银行一千余万元之纸币，而有二千余万元之现洋准备，不可谓不充足。即各国准备充足之银行，亦未必现金多于纸币如我也，而仍受兑现之挤者，果准备之不足乎，抑办法之不良耶？私帖充塞于各城，而省币不能出省城而信其用，果私帖胜于省币乎，抑省币办法之不良耶？窃以为银行汇兑之力不后于兑现，是在用之何如耳。日本之推行国币于穷乡僻壤也，不取汇费，只取手数料，而人民之求汇兑者不论多寡，自数元以至数十元、数百元、千元、万元，银行皆予以便利，为之汇兑。我若师其意而行之，亦救济之一法也。夫我奉银行各城非无分号也，人民汇兑总分行非不办理也，而汇费太重，人民计汇兑之费较亲往者之川资犹多，且亲往可以指日交付，兼办他事，而汇兑用费既多，时日或有延误，非不得已不肯用汇兑焉。于是四外城向省城银行借款者，譬如以二十万元之借款带回本城，今日县知事解款搜罗省币送省者数万元，明日税捐局解款搜罗省币送省者数万元，而富商大贾之贸易，士农工人之串

换，非挟省币以往别无他法，不三四月而流入此城之省币一空焉。省币日返之省城，则省城即日受兑现之挤，省币不留于外城，则外城即日见私帖之多，而省城银行之于外城遂愈不敢放借贷矣。借贷愈不放，而外城之私帖愈无以取缔，省城之纸币即愈无以推行，金融不渐至于死不已矣。如能反其道以行之，即如某城团体或商民有长期大宗借款者，须向省城总行借贷，审其抵押担保相当者，借去之后即由总行通知该城分行，不但使之监查抵押品经收利息，且须设法使借去之省币不至扫而流出境外，即汇兑之法是也。

现在县知事、税捐局之解款，凡有官银分号之处，亦皆不取汇费为之汇解矣。但止限于官款，而商民汇兑者，以汇费太重，则富商大贾之贸易，士农工人之串换，挟省币以外出者，较官款为尤多。诚能使分行之人联络社会，凡商民之向省城或向城带款者，均为之汇兑，不论多寡，不取汇费，止取手数料。如汇钱百元者，取手数料一角或二角，即为汇去；受汇兑之城之分行见信立收交付，不使稽延时日，致误人事。如此则商民所费无多，既免途中挟带之危险，且有举重若轻之便利，又何所惜而不趋之若鹜？则外城之省币既可常常流通，不至遽驱于境外，而有此便利，即纸币之信用亦因之愈增，其效力必不亚于兑现也。或谓商民诚便利矣，但不取汇费，仅区区手数料，分行之人不将坐食以空乎？非也。凡商民求汇兑者，交于分行之货币，则分行即可放一月至三月之短期借贷，亦何尝无利。不过分行人多受烦忙，不便于旧日习惯耳。以奉省社会之情形而言，需短期借贷者最多。金州，厅长之故乡也，日人在金州组织一中日合办之辽东银行，资本不及八万元，不发行纸币，专门办商民短期借贷之事，不过一年得利已二万余元。前日尚派人来奉调查，欲设分行于奉天。我若不行，人必有捷足先登者，彼时始悔我之被人操纵，而不知人反笑我之办法粗疏也。诚能毅然行之，则省币之推行于外城也既易，

私帖之取缔也亦不难，既不至纸币拥入省城受兑现无穷之挤，商民便于汇兑，则纸币之信用以增。是一举而数善备，故谓汇兑之效力不亚于兑现也。凡外城无银行之处，宜一律添设分行，且省城银行如此之多，尤不必每城每行均设分行也。此城甲行设分行者，乙行即不必再设；彼城乙行设分行者，甲行即不必再设。遇有汇兑银行与银行有联络之家，对于纸币即可互相通转。如此则金融之机关备周转灵，或亦活动金融之一法乎。厅长于金融一事本门外汉，徒以忝司财政，感于金融受制之故，聊贡愚见，如尚不大谬，请飭由政务厅招集银行人员详加会议，务求集思广益，决定而后实行。理合拟具整顿金融意见，呈请鉴核示遵。谨呈奉天省长张。

5、张作霖给王永江指令

1917年9月6日

据呈具有见地。汇款免费一节，询据中、交行官银号，均允照办。惟以各该行号纸币为限，其他行号之币能否一律照收，不取汇费，尚须自行商订。仰即转知，妥速办理，以维金融，并将分行号应如何添设，一并商明，勿稍疏漏。至取缔各处私币，尤为要著，应由厅查照上年调查旧案，责成县知事督同商会，确查出币较多之商铺资产若干，令抵于各分行号，以使用大洋纸币代收其币。庶垫款不至虚悬，市面无虑阻滞。其余各铺所发之币，勒限收销，借杜朦混。此中手续繁重，务速切实核办具报。毋延。此令。

6、奉天省长公署训令

1917年9月29日

案据财政厅呈称：窃查奉省财政向不甚充，改革以还，军需

政费骤形澎涨，支出之款日益加增，赋税收入虽亦迭经增加，而值事变天灾之后，商民困敝，物力凋残，增收有限，支出无已。历年财政当局困于应付，乃借用债款，以助度支，而于偿还之事并不计画，推延迁移，愈积愈深。王前厅长任内虽亦曾陆续偿还，而还旧借新，通盘计算债欠总额交代中尚一千一百九十余万元。厅长任事以来，悉心审查内外债欠，计中国银行现大洋五十万元，兴业银行大洋三十万〇六千余元，烟酒公卖局大洋十二万八千余元，江省官银号大洋二万五千元，殖边银行大洋八万三千余元，东三省官银号厅库旧欠大洋三百零四万二千余元，金库新欠大洋一百四十六万八千余元，格林生公司现大洋八十万元，大仓组日金一百五十万元，朝鲜银行日金三百万元，国库证券、呼兰糖厂借款银两折合大洋八十万零三千余元，奉天银行团蒲河工程借款大洋十二万五千元，总计此大洋一千一百九十五万元有余。倘不急图偿还方法，一旦债权相迫，筹措不及，破产之患恐将难免。此关系于内外债欠之危急情形如此。而详核预算收入项下，计税捐大洋四百七十七万五千余元，田赋大洋三百六十八万一千余元，杂项收入大洋二百四十三万二千余元，共一千〇八十九万余元。支出项下，军务费大洋六百四十二万九千余元，内务费大洋一百五十四万七千余元，财政费大洋一百二十二万一千余元，外交费大洋九万余元，教育费大洋五十万〇六千余元，司法费大洋六十九万七千余元，农商费大洋九万七千余元，共大洋一千零五十九万余元。据册而论，收支似可相抵。惟是收入之款遇有天灾人事各种变故，每年收入不过八九成，即收入额不及千万，而支出之款在额定者固不能减，而特别用款及临时追加者为数尚不能定，是收入断不能敷预算，而支出则非预算所能限。此关于收支预算之实际情形又如此。据以上情形而言，以预算收入而应付支出已不足甚巨，此所以民国以来几无一年不恃借款为生活者也，又安能挹彼注兹，为偿还债欠之需。且奉省政费不足，例须

借债以资补助者，均在夏秋青黄不接之时，非特不能议还，且须即行议借。厅长不才，适逢此会，惟念及旧债已深，实不敢再添新累。然支出不敷，又急须妥为筹备，所幸各县积欠之款经厅长查明，新陈并计，共为大洋四百余万元，于是文电严催委员守提先后解到二百余万元。盖以经常收入四月以来勉敷支应，并将兴业银行、江省官银号两项欠款共三十三万余元偿清。八月一日又将朝鲜银行借款日金一百万元，加入利息，共计日金一百〇九万元，亦勉强筹付。大仓组借款日金一百五十万元，十月十六日为偿还之期，已经筹备决定偿还。是本年独未借款，且偿还内外债大洋日金共二百八十六万有余。比者淡月将逾，收入日增，经常军政之支付一时固可不致过忧，惟内外债欠尚有九百余万元之巨。预算收支总数不能确定已如上述，而预算内之收入，如学费一项即奉令免除预算内之支出，各界又均如额支用，罔有节缩。而预算外之支出，除临时军用费外，如清乡局、教育局、实业厅等经费又有加靡已，以原来入不敷出之预算而又增此有加靡已之支出，欲不增借外债且不可得，安有还债之一日。将来奉省财政之危险，恐累及全局，固非厅长一人痛苦，而奉省全局土地人民之关系也。倘仍漫无计画，随收随支，以为应付，将来周转不灵，支应无术，势必仍出于借债为政之一途。夫奉者近数年来，因借用外债，凡有可为抵押之品者，已用之殆尽，如果再行举债，窃恐在人即尚肯借与，在我已无可抵押，虽欲举债亦将有所不能。言念及兹，殊堪危惧，自非确定计画，及时整理，则财政前途之危险有不可思议者。窃谓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只以频年灾变迭乘，商民交困，赋税收入未能轻议增加；时局艰危，国家多故，军政支出亦不敢遽言裁减。目前整理之策，惟有于不加重商民、不妨碍政务之收支两方著手办理，以为补救之资。试申言之：

一、整理固有收入。如厘订各种税则，严定田赋考成，改定

税收比较，实行逾期奖励，增减税局，整顿契税，严催旧日积欠，清理官有财产，凡能直接间接可以增进收入者，均已切实进行。日商纳税问题，近亦拟与日本领事妥为协商。此外则官有营业一项，亦为正当收入之一。惟此项营业不隶于本厅，其营业情形如何，能否可望增加收入，无从考察，是在钧署主持，以共济此艰难。

二、节省不急支出。行政费亦为岁出一大部分必要之款，固不可轻议裁减，而一省之大，岂遂无不急之需。某项应暂缓办，某项应免扩充，何者可以归并，何者可以减裁，某项应行节缩，某项应行停止，本厅据册而稽，固亦不难办理。然各界亦应顾全大局，牺牲个人政见，故终不若主管者自行斟酌情形，共图节缩，俾免发生障碍。拟请令由政务厅召集某机关会议，何者可以暂行停办，何者可以缩小范围，何者可以归并，何者可以减裁，何者可以暂缓扩充。倘得顺序进行，不生阻滞，财政前途自可望稍得舒息，将来债欠偿清，财力充裕，再行斟酌情形，徐图政事扩充。

厅长忝膺重任，深切殷忧，夙夜徬徨，力图整理。只以内外旧债负累既深，收支两方久不相抵，虽得催收各县旧欠，藉以稍偿债务，并支持淡月之支出，而非全盘筹画力图节缩，仍难免除危险，期收实效。谨将实际情形暨整理计画缕晰以陈，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鉴核示遵，等情。据此。查奉省财政收入不敷，内外债款又积欠一千余万元之巨，若不预为筹划，设法补救，危险何堪言状。该厅长自任事以来，对于财政力求整理，成效已彰，此次计划各端切实详明，自可照办。当经指令由政务厅召集会议，兹经会议结果应由各该机关分别筹议裁并办法，呈候核定切实施行。除分行外，合令该署即便遵照办理，尅日呈夺。此事关系重要，各属务须仰体时艰，实心筹画，不得空言塞责，是为至要。此令。

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

7、奉天高等审判厅致张作霖函

1917年10月6日

呈为厅属司法机关无可裁并，拟定整理收入抵补支出办法，借资探济，谨请鉴核事。案奉钧署训令内开：据财政厅呈称，窃谓理财之道原不外开源节流，只以频年灾变迭乘，商民交困，赋税收入未能轻议增加；时局艰危，国家多故，军政支出亦不敢遽言裁减。目前整理之策，惟有于不加重商民、不妨碍政务之收支两方著手办理，以为补救之资。试申言之：

一、整理固有收入。如厘定各种税则，严定田赋考成，改定税收比较，实行逾额奖励，增减税局，整顿契税，严催旧日积欠，清理官有财产，凡能直接间接可以增进收入者，均已切实进行。日商纳税问题，近亦拟与日本领事妥为协商。此外，则官有营业一项，亦为正当收入之一。惟此项营业不隶于本厅，营业情形如何，能否可望增加收入，无从考察，是在钧署主持，以共济此艰难。

二、节省不急支出。行政费亦为岁出一大部分必要之款，固不可轻议裁减。而一省之大岂遂无不急之需，某项应暂缓办，某项应免扩充，何者可以归并，何者可以减裁，某项应行节缩，某项应行停止，本厅按册而稽，固亦不难办理。然各界亦应顾全大局，牺牲个人政见，故终不若主管者自行斟酌情形，共图节缩，俾免发生障碍。拟请令由政务厅召集某各机关会议，何者可以暂行停办，何者可以缩小范围，何者可以归并，何者可以减裁，何者可以暂缓扩充。倘得顺序进行，不生阻滞，财政前途自可望稍得舒息，将来债欠偿清，财力充裕，再行斟酌情形，徐图政事扩充。厅长忝膺重任，深切殷忧，夙夜徬徨，力图整理。只以内外旧债负累既深，收支两方久不相抵，虽得催收各县旧欠，藉以稍

偿债务，并支持淡月之支出，非全盘筹画力图节缩，仍难免除危险，期收实效。谨将实际情形暨整理计划缕晰以陈，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请鉴核示遵，等情。据此。查奉省财政入不敷支，内外债款又积欠一千余万元之巨，若不预为筹划设法补救，危险何堪言状。该厅长自任事以来，对于财政力求整理，成效已彰。此次计划各端切实详明，自可照办。当经指令由政务厅召集会议。兹经会议结果，应由各该机关分别筹议裁并办法，呈候核定，切实施行。除分行外，合令该厅即便遵照办理，尅日呈夺。此事关系重要，各属务须仰体时难，实心筹画，不得空言塞责，是为至要。此令等因。奉此。窃查奉省司法经费屡经减缩，民国三年，厅长等莅任，适值减政之时，当将所属各机关实力裁并，匀挪支配，恒有捉襟见肘之虞。嗣因中日新约实行，司法情势增重，先后筹设铁岭等六厅，改良新民等十县司法，建筑营口、洮南等处厅署，昌图、营口、锦县等处新监，所需经常经费，均由原定经费额内撙节匀拨，开办及建筑等费，非由经常费内节省移用，即由工业余利、状纸余款填补，或另募捐款抵充，未曾请拨专款。此本厅近年办事之概略。凡所以重法务而节度支者，固已斟酌再三，慎之又慎，从未敢稍涉铺张，致兹糜费也。

兹奉钧令筹议裁并办法，厅长等悉心体察，旧存各厅经费迭次裁减，已形竭蹶。本年添设县、厅署，以款无可筹，又将各旧厅经费力加减缩，如原有庭长裁，令厅长兼任，两厅书记官长裁并一人，会计、庶务、文牍、统计各书记官均一人兼掌数职，不令分设，办公杂项等费一律从简核定，实为本厅最严之裁减，固已搜剔无遗。新设各厅经费限于财力，均系从权编定，未依法制完全组织。削足就履，无可讳言。就事论事，已多竭蹶。至各县兼理司法经费，均依诉讼之繁简，定额数之多寡，分为三级。其员役工资，办公勘解杂项等费，亦视此等差，承审员只改良县份设置二人，其余只设一人，而事务较简县份则全由知事兼理，员役

既少，薪资复薄，刻苦万状，与厅无异，此裁无可裁者也。各厅县处理司法事务，管辖区域与行政同，合并办理。政体所无各监狱羁押人犯衣粮看守等费，以人犯多寡为比例，移地寄禁，需费依然，而迁徙解送等费，转因合并而新增，此并无可并者也。厅长等赋性迂拙，遇事认真，库款空虚，必所默喻。顾以奉省司法关系特重，现有经费竭蹶异常，欲再从事裁并，实苦无从着手，筹维至再计，惟有整理收入，补助支出，以资救济。查奉省历年整顿司法收入，实行登记，整理监狱工业各项收入，实已岁有增进。本年通盘计画，统一收支，将各厅县因整理所得各新增收入，如高等厅登记费、各厅加收讼费、各厅县状纸新增价额等，从前属于特别会计款项，全行列入概算，抵充经费，比较前数年收入已增加七八万元。以后拟由本厅督饬所属，注意增收，将登记事务设法进行，监狱工业亟谋发达，其他各项收入均力筹增进，务使司法部分多增加一分收入，即为国库稍减一亏累，以仰副钧署维持度支之至意。所有遵令具复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谨呈奉天省长。

【张作霖批】据呈司法机关无可裁并，拟整理收入以资补助，果能实力进行，于财政不无裨益。仰即妥筹整顿办法，呈候核夺，勿得空言了事，是为至要。

8、沈家彝致张作霖函

1917年10月24日

呈为遵令筹拟整顿司法收入办法，谨请鉴核事。窃查本厅前呈厅属司法机关无可裁并，拟定整顿收入，抵补支出办法，借资补救等因一案，奉钧署第四千九百六十一号指令内开：据呈司法机关无可裁并，拟整理收入以资补助，果能实力进行，于财政不无裨益。仰即妥筹整顿办法，呈候核夺。仍候汇案行财政厅知

照。此令等因。奉此。查司法收入以登记费及监狱工业两项为大宗，欲期收入之增多，自须先就以上两项力筹进行。谨将本厅整理办法为钧署详晰陈之。

奉省创行登记，迄今已历二年，成效略有可睹，收数亦较为可观，循序以进，可期为每年经久之收入。现在补行登记将届期满，常年登记正在改良，本厅整顿办法查补行登记展限至再。本年年底第二期又已届满，为日甚促，诚恐民间习于迭展期限之故，希冀再展，观望不登。现当秋成，民力较裕，一经各属上紧督促，不难如期告竣。业经本厅通令各属，撰拟白话浅说布告，分别张贴及发交警区，逐乡传布，俾民间知补行登记不再展限，庶可踊跃登竣，收数自必骤增。至常年登记之促进，本厅前曾定有登记税契两机关互相稽查办法，通令遵办。惟各属呈复不过仅称随时互通通知，究竟有无漏登，并无切实方法。现经本厅体察情形，通令各厅县设立稽查登记簿一份，附以简明布告，晓以登记利益，将簿及布告委托县署经管税契人员，按照新税之契，分别注明税验年月、管业姓名、坐落村名、产业名别、户管号数，随时逐号登簿，其简明布告于发契时一并发给人民。各该厅县即于月终按簿而稽，已登记者将号注销，未登记者即照簿开单饬催。如是则稽查有资，登记收入自日渐增益。又查奉省土地辽阔，各县管辖区域过大，交通未便，人民赴登记机关登记，往返川资需费太巨，因以畏难不来声请者殊居多数。本厅前拟修改登记规则，定有委托相当官署或公立机关代行办法。此项规则实行以后，登记借以普及，收费亦必加多。此本厅整顿登记以增收入之办法也。

奉省监狱工业以沈阳第一监狱成效最著，获利甚多。近年修建新监，扩充工艺，莫不取给，于是从未向财政厅请发款项。近复将铁岭、营口、昌图、海龙、兴京、开原等监酌由借到部颁工业资本及借用盐款项下分别拨给资本，力谋振兴成绩，利息亦均有可睹。如沈阳监狱所制酱油、织布、木器、印刷、铜铸等品，

辽阳木做、皮缝、印刷等品，铁岭之织布、制米、豆腐、浆洗，营口之砖瓦、织布、织席，昌图靴鞋、织布、石印、碾米、裁缝，锦县之种菜、种靛、砖瓦、缝纫，海龙之裁缝、印刷，兴京之缝纫、木器、毛织，海城之缝纫、建筑、织布、木工、印刷、编织、皮靴、织带、口袋，销路均已日有起色。此荦荦之大较也。其他荒僻各县，亦均飭兴办粗浅工艺，务使制成之货各适当地之用。如能制成名品，自不难远销他处，将来各属工业愈推愈广，日臻繁盛，获利较多，收入自必丰富。此本厅整顿监狱工业以增收入之办法也。

此外，各种司法收入，如将各厅讼费改照各县加收，各厅县状纸均新增价额，诉讼印纸设法推行，罚金没收，严剔侵涓。依此切实进行，司法收入之增益可操左券。

总之，现当国库奇绌之秋，举凡厅长等职任之所司，才力所能及，必当随时竭尽心力，以筹收入之裕而分计吏之忧，断不敢以目前之整顿即为止境，以仰副钧署维持奉省财政之苦心。所有本厅遵令筹拟整顿司法收入办法各缘由，理合呈复钧署鉴核。谨呈奉天省长。

9、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7年10月24日

呈为遵令具复取缔私币办理情形，请鉴核事。本年十月十六日奉钧署训令第一千零九十号内开：查收销外城私币办法，曾于该厅呈拟整顿金融案内指令切实核办具报在案。复查该厅呈送筹备改用大洋纸币议决书所列取缔私帖一条，意义尚属完备，事繁限迫，亟应实行。除原呈另行核示外，合令该厅即便查照前次指令暨此项议决条文，将办理情形报候查核毋延。此令等因。奉此。查前次会议筹备。改用大洋纸币议决书内所列取缔私帖一条，其办

法应令各行号于各县酌放大洋券贷款，以为各商号换收私帖流通金融之准备。又本厅前呈整顿金融意见案内奉令，以取缔各处私币，应由厅查照上年调查旧案，责成县知事督同商会确查出币较多之商铺资产若干，令抵于各分行号，以使用大洋纸币代收其币，庶垫款不致虚悬，市面无虑阻滞，等因到厅。遵经由厅通令各县会同商会，将出帖较多之商铺确实资产及现在营业盈亏切实查明，并将尚未收回之商帖详细列表，限十日呈复在案。兹仅据洮安、开原、北镇三县复到，其辽源、黑山、兴城、辉南四县，因填报未臻详备，驳令另填。其余各县尚未据复，业经分别专令勒催，一俟报齐，再行由厅汇核情形。一面责成知事将应行抵借各商查明确实保证，一面代为商请各银行号转饬各该分行号，酌放大洋纸币贷款，以便依限换收私帖。其出帖较少及资本不充各号私币，亦即督促，尽限于本年年底以前分两期收回，借资结束，而维圆法。兹奉前因。除俟查报到齐再行汇核呈报外，理合先将办理情形备文呈复鉴核令遵。谨呈奉天省长张。

10、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8年6月6日

呈为遵令具复事。案奉省长令开：查此次清查各县地方款项案内预算外之收入，按年多至数万元以上确无正当开支者，惟兴京县一处。据调查员报告，五年度此项收入桥捐为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八元，戏妓各捐为八百六十一元三角一分，社会公捐为一万八千元，违警罚金为六百八十四元，共计三万三千九百八十余元。另有学费七千余元。其支销之款则桥捐征收处年支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六元余，较收捐处经费多至二十倍。此外则笼统作为学校开支暨支县署逮捕川资等项，丝毫无存。似此冒滥情形，深堪诧异，亟应提出，先行查办，以重公款而肃政纪。合令该厅立即遵

照详细复查，并拟办法呈夺毋延。切切。此令等因。当以此案未据分报呈奉，将调查原案摘要抄发下厅。查各县地方款项自民国三年实行预算以后，所有收支各款无论从前如何支配，统应列入地方预算，以资考核。今据检查员报告，该县五年度桥捐共收入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八元，而支销桥捐工本等费竟达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元之多，是已将所收数目开支殆尽，其冒滥情形无可讳言。惟该县经收此项桥捐究于何年开始，历年所收除开支外，余款均作何开销，检查该县前送地方预算，仅于六年度册内列收桥捐洋九千五百元，而应支一切经费并未分款列报，应发捐票由五年度下季始，由本厅请领，其以前经收情形均属无案可查。案关公款出入，亟应彻底根究。本厅详加酌核，拟请转令东边道尹派员详查，究竟该县五年度所收桥捐其开支用途是否正当，有无确切证明单据，五年以前经收捐款均系作何开支，原收桥捐究于何年开始，已否请准有案，因何未列入地方预算，如果擅自经销，款归中饱，支销并不正当，单据亦属虚伪，自应依法惩办，以肃政纪。至妓捐、戏捐两项，据调员查报告，五年度共收入百六十一元三角一分，检查五、六两年度预算均未列有此款，究系作何开支，原呈报告亦未声叙，应请一并令道查复，再行核办。其社会公捐一项，既系民户摊捐作为办学经费，自应将摊捐数目及学款支出，一并列入预算，以资查考。乃该县自为收支办法，实属不合，应连同学费收入作为预算外之特别收支，将五年度收数及学款支出造具决算，检同单据，专案迳呈东边道尹，听候审核。至违警罚金一项共收入六百八十四元，为数尚属无多，实系开支逮捕川资等项，尚属可行。惟应依社会公捐办法，将支出单据并案呈送道署审核。所有该县五年度在预算外经收各项捐款，经道查复后，果有浮冒，即责成该县照数赔补，并请钧署严行议处，以示惩戒。以后办法由六年度起，桥捐收入既已列入预算，应令该县将桥捐征收处及工本等项经费数目，造具详册，送厅候核。

此外，妓捐、戏捐及违警罚金、社会公捐等项，应令补造六年度预算，详加说明，造册送厅，将来办理决算时，即一并造报，以凭汇核。由七年度起应将前项捐款规定数目一并列入地方预算，勿再自行收支，以重公款。所有查复兴京县地方捐款情形及拟定办法各缘由，理合呈请钧署鉴核，分别令遵，实为公便。谨呈奉天省长张。

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

11、张作霖给王永江令

1918年8月10日

呈悉。所见甚是，应即照办，并将拟定以后办法由厅令遵。至桥捐征收处自七年度起即并入收捐处，以期统一收支，仰一并转令，余候令道查复核办。此令。

12、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8年7月23日

呈为会商各银行号担任接济各县金融数目，报请鉴核事。案查前奉钧令，以各县收销私帖应筹接济方法行厅妥筹具复，等因。遵将筹划救济各属金融困难情形，于本月十三日详细呈复，并声明再向各银行号切实会商在案。兹经厅长招集各银行号切实商议，金以现正收缩纸币，不敢推广借贷，惟事关接济地面，不能不勉强应付。当经议决，由省城中交两行、兴业银行暨东三省官银号四家，每家各担任大洋二十万元，共大洋八十万元，除海龙、柳河二县待济孔亟，已由兴业银行各借给大洋十万元外，其余各县即由中、交、官银号三行六十万元以内匀摊接济。所有筹议接济各县金融缘由，理合具文呈报鉴核。谨呈奉天省长张。

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

13、王永江关于奉省财政整理过去 与未来的密签

1918年9月10日

奉省财政整理过去与未来

密签者：查立国大经首重财政，诚以凡百政事非财莫举也。奉省自清季协饷停止、盐税提归中央后，度支已有竭蹶之虞，改革以还，军需政费日形膨胀，因而借用内外各债以补度支。厅长接任时，旧日内外欠债已达一千二百余万元，触目惊心，殊深危惧。遂确定计划，极力整顿，谤尤丛集，均所不辞。迄今九阅月，计偿还旧欠朝鲜银行本息日金一百二十三万余元，大仓组本息日金一百六十一万余元，官银号欠款息金二十六万余元，兴业银行本息三十二万余元，江省官银号债本二万五千元，殖边银行息款一万二千元，以上共还内外债本息三百四十五万余元。又补发五年份欠发各项经费二百三十一万余元，又接济中央军政费十一万余元。三者共计为四百二十六万七千余元。此皆厅长到任后九个月中所筹补前任之陈欠也。加以临时增加军费并各项杂支，又有一百二十一万余元，另单详列。合以前二项并计为五百四十六万七千余元。夫以奉省财力之支绌，而以九个月之时期集此巨数以之还旧债，清陈欠，已属筋疲力尽，无可再筹。又自厅长到任起至十二月止，共节省经费一万五千余元，如数返还金库。此去年经过之困难情形，虽已勉强应付，然而罗掘已穷。本年之困难更有百倍于此者，若不先事计划，直待临渴掘井，恐愈无济于事实。虽前奉面谕，将各机关经费裁减，但为数无几，即使照前所拟之数尽行核减，而所亏甚巨，亦无补于毫末。计本年军费一项，除前征蒙费不计外，而全年支出尚需七百四十六万余元，较

前增支一百〇三万余元。而省公债还本，已又到期，目下即须筹出四十余万元为省公债付息之用，则陡增之支出已达二百万元。而去年荒灾，田赋收数又必锐减，以种种用款之增加如彼，而年荒收入之必减又如此，预计本年实亏约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倘不早图，临时必致束手。再四筹思，殊深焦灼。前者面禀督军拟准官银号自借外债四百万元，以为辗转维持之计尚未议决。查官银号自借外债其利有六：凡公家借用外债即须抵押，条件难免严苛，又有回扣，借十仅得九五，若由该号自借则纯为营业性质，回扣或可免除，其利一。该号因兑现之损失，金融颇形塞滞，得此借款自足以调剂金融，其利二。该号因不动产抵押暨投资营业，其流动资本久已缺乏，借入此款即可以借资补助，其利三。发行票额既日渐推广，准备金自应随之，用此借充准备纸币之信用易坚，其利四。纸币既能推广，则一切军政各费自可量为周转，该号之借款者四，而周转于用途者六，其利五。夫借债以作生利之事业，既无危险又可扩充，故将来付息偿本皆有把握，不至如官家借款之徒供消耗，其利六。两害相权，宜取其轻，展转筹思，除此别无救济之策。惟所拟是否有当，尚祈卓裁。若事不预谋，临时坐困，则非厅长之所敢知也。谨签。

厅长王永江谨上

谨将六年度原编预算案外增支各款开单，呈请鉴核。

计开：

北大营工程费 小洋二十万元。

吴镇守使迁署费 大洋二千四百九十八元。

添编巡防游击队六年五月截日至七年一月经费 大洋三万六千七百二十八元。

改编二十九师六年七月起至七年一月止经费 大洋二十九万四千二百四十九元。

许司令六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一月经费 大洋二十二万六千七

百五十六元。

二十九师借领行军费 小洋二万元。

二十九师借领编师费 小洋二万元。

讲武堂借支开办费 大洋一万元。

军署顾问增加经费(六年九月至七年一月) 大洋五百五十二元。

警备司令处借支经费 小洋五千元, 又大洋三千元。

宣战筹备处备〔借〕支经费 大洋六千元。

清乡局经费 大洋二万八千九百零四元。

清乡局巡缉队经费 大洋十一万二千〇七十三元六角八分。

官银号增加资本 大洋十八万七千二百零七元四角九分。

天利煤矿公司资本 大洋五万元。

被服厂借款 大洋四万元。

鸭浑两江警察署长恤金 大洋二百元。

瞻榆县故员舒渭滨恤金 大洋一千二百五十三元五角。

又, 故员章中选恤金 大洋五百二十八元。

绥中县江西警队长于士龙恤金 大洋二百元。

法库县故员杨寅恭恤金 大洋三百十二元。

海城县科长吴万善恤金 大洋一百七十六元。

洮昌道查勘烟苗旅费 大洋八百四十元。

东边道查勘烟苗旅费 大洋一千二百四十元。

辽沈道科长钱善铤恤金 大洋二百六十元。

选举事务所经费 大洋一千元。

开原县修筑城壕 大洋一千九百四十八元八角七分。

西丰县警团剿匪恤赏 大洋一千一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

沈阳县华洋诉讼费(六年十月至七年一月)大洋四百八十元。

交涉署解送奥俘赴津川资 大洋八十四元。

安东县引渡盗犯倪金玉用款 大洋一百八十元。

以上共计大洋一百二十一万二千〇〇三元八角七分（内小洋按一二折列）。

补发五年陈欠各项经费：

外交大洋一万八千五百五十元〇八角四分。

内务大洋二十七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元二角六分。

财政大洋二十七万九千四百〇二元八角五分。

陆军大洋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三元七角。

司法大洋十五万九千七百元〇〇九角五分。

教育大洋十三万〇〇九百四十九元八角。

农商大洋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元五角五分。

以上共大洋二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〇三元九角五分。

14、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8年9月10日

督军钧鉴：

去年全年增收二为十九万八千余元，预算案以外之支出及弥补五年度旧亏三为五十二万余元。兹分别开单呈请鉴核。

王永江谨肃

款 目	五六两年收数		六年比较五年增数
田赋项下	五年	四百三十万〇九千八百七十七元	九十二万四千七百元
	六年	五百二十三万四千五百七十七元	
税捐项下	五年	五百五十四万五千七百六十六元	五十七万八千九百四十四元
	六年	六百十二万四千七百一十元	
契税项下	五年	六十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元	六十三万〇四百六十元
	六年	一百二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五元	
官产项下	五年	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六元	六万四千六百三十一元
	六年	十万〇一千五百七十八元	
合 计	五年	一千〇五十一万四千八百〇四元	二百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六元
	六年	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三千五百四十元	

15、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19年1月24日

呈为拨还官银号欠款以轻担负，请鉴核事。窃奉省财政向本人不敷出，专恃举债以为生活，而对于官银号更视为分所应尔，每遇青黄不接之时，辄向该号通挪济急，历年既久，积欠累累。厅长自六年五月间到任之初，统盘核算，计厅署亏欠该号长短期奉大洋四百五十万元以上，内除兴业银行股本二十一万数千元，利息应另行核办外，其余均按日以五厘计息。夫以如是巨款长此托延，非特该号因此愈加紧迫，即本厅每日认息五厘，年须担负息金二十余万元，彼此相权，两具不利。且兴业银行股本原定月息六厘，每届年终银行缴到股息，再由本厅分给该号，息率既不相同，转帐又费周折。厅长到任后，力矫前弊，当将该号欠款陆续归还。现在除短期垫款早经如数还清外，兹于本月十八日将该号前垫兴业银行股本奉大洋二十一万四千〇一十八元三角二分七厘如数还清，此外还奉大洋七十八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六角七分三厘，凑成一百万元之数，用昭整齐。其余少数仍俟逐渐清厘，借纾财力。除函达官银号外，理合呈请鉴核。谨呈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

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

16、王永江致张作霖函

1921年1月14日

呈为四年前积欠官银号款项业经如数还清，请鉴核事。窃奉省财政向本人不敷出，从前每遇青黄不接之时，辄向官银号通挪济急。厅长到任之初，统盘核算，实亏欠该号奉大洋四百五十万

元以上，当经陆续归还，呈奉钧座，以奉省积欠官银号之款为数甚巨，该厅拟逐渐清厘办法甚是，等因指令在案。兹查此项欠款截至现在计尚欠一百九十余万元，现经本厅如数拨还该银号查收，并将应付利息亦一并交付清结。除函达外，理合呈清鉴核。谨呈奉天省长张。

奉天财政厅厅长王永江

17、王永江致杨宇霆函

1922年春

邻葛弟鉴：

今日接厅中来信，谓兵工厂上使座签呈：一为常年经费一百余万，一为现用料费一百六十余万，均经批准，令厅照拨云云。查此项款为二百六十余万，事前并未与厅中接头，遽由上峰^①一批，即须照拨，不管库款有无此项预备，即兄在厅，亦且不行，况代理者乎？且一省之款，均按一省之各项行政支配之，若一处遽增数百万而不管其他，则他方面不将停滞废弃乎？请告芳宸^②，此款须俟兄回省后再办，若兄幸得不必回省，则虽百事俱废，而但办一事，亦不必为此赧赧也。即候
大安

小兄江顿首

① 上峰，即张作霖。

② 韩麟春，字芳宸，时为东三省兵工厂厂长。

新发现的壮族三块石碑

王熙远 整理

编者按：1985年8月，在广西西北部壮族地区进行历史调查过程中，发现三块光绪年间记载桂西北生产关系的石碑，对于研究近代壮族地区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今刊出，以供史家研究。

一、永远禁革伏马杂派各项告示碑记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广西地方等处提督军务加节制通省兵马御兼理粮餉，为核定章程，出示勒石，以垂久违事。

照得泗城府属凌云、西隆、西林三州县，钱粮杂派差徭各项，光绪六年经前部院厘定章程，颁发示谕；光绪十六年，复经本部院查照前章，重申示禁，唯未经勒石，日久无所遵循。当经行司委会同泗城府，亲赴凌云、西林、西隆三州县确查，禀由右江道核移，禀两师令同详查应行裁革各条，分别拟议列单，出示勒石，晓谕前来。查泗属各州县系改土归流，一切征收杂派差徭等事，多沿土例，与内地情形不同，必使下无累于民，上无病于官，乃为得其平。兹该司道等所议各条，均系去其太甚，积弊一清，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泗城府凌云、西隆、西林三州县军民人等知悉：所有三州县钱粮杂差各项，经此次定章之后，永远遵行，并予勒石通衢，以期家喻户晓，共见共闻。如有阳奉阴违，借端滋弊，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即严惩究办。尔等亦当食

毛踐土，踊跃输纳，切勿拖欠粮钱，以及串同包收等弊，自尔各戾其咎，懍遵勿违。切切特示。

计开西林县

一、地丁兵米采买 查西林县征收粮钱，应照前定章程，每地丁银一两，折钱二千五百文，薪资杂费俱在内。每兵粮一石，折收银两四钱，杂费在内。城设柜厅，花户自行完纳。有愿按市价折钱缴纳者，应从民便，不准派人乡征，免致借端需索。买卖应照凌云一并永远禁革。查凌云、西隆、西林三属采买贾谷石不均，始于嘉庆初年古制军剿办西隆苗匪为兵米不足而设。系因动辘食谷，飭令照数补，近年并未借拨谷，司库亦未发银采买，飭永远裁革，以恤民艰。

一、割匪 查该县收钱粮，前定章程，每地丁钱粮一两，折收二千五百文，耗羨杂费在内。兵米每石折收银二两四钱，杂费在内。不得有其割匪文。况凌云、西隆两州县均无此名目，应即永远裁革，以归划一。

一、养膳 查西林县额征丁粮为数无多，现将陋规裁革，正赋自应如数清完，以四月完不得米、十一月不能全者，并派粮差一名协同该亭地保催纳。粮差准照凌云县章程，每里欠户给该差脚辛钱五文，不得别有需索。此项养款谷应行禁革。

一、伏役 查西林县伏役之弊与凌云同，应照规定，拟凌云县伏役章程办理，以归划一。查凌云地处偏僻，治站并无伏役，且山径崎岖，非乡伏不惯履险，向循土例，不给伏价，穷黎受其累。嗣后无论文武官员，用伏一名，每站给饭钱一百文。自归乐为泗郡入境首站，前三省之伏，尤觉苦累，应另加钱五十文，以示体恤。虽官员过往赴任，用伏多寡难以预定，以前示以限制，至多不得过一百五十四名，亦不得前后分起行走，多用乡伏，以免积久滥派。其各站号书于何官经过，用伏若干，按旬列册具报，由县按季报道，年终由各州县汇册通报，以备稽查。至边防

各营，原有长伕，不得派用乡伕。如地方有事搬运军火，不在此例。武营用仍由县传票传，以归划一。

一、游亭 查西林县游亭之弊，与凌云县应一并永远禁革，以恤民艰。查游亭之弊，名为发给门牌，实系收取经费，应永禁革。又有借握正名目，下乡需索规费，亦为民病，应请一律永禁。

光绪十七年八月 日示

二、永免泗城三属伕马杂派碑记

钦命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兵部尚书、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岑，钦命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柯，奉为恭录谕旨，出示晓谕事。

照得广西泗城府凌云、西隆、西林三州县，本系改土归流，土例相沿从前多已禁革。唯派出乡伕一项，以该州县地属边缘，峽乡瘠苦，向无伕役行店，遇有需用人伕，骤难雇募，暂仍照旧派用。当时本限于定额，不许滥派，并该给日食钱文，以示体恤。无如派夫之名未除，不肖官吏仍复借以滋弊，无论是否需夫，皆按月照额轮派。其应役者，固无日食发给，转令未应役者，按民交钱，实为边民之累。本年据署广西布政司朱荣议给各州县津贴银两，将派伕一项详经前护理广西抚部院丁核明具奉。嗣后泗城属凌云、西隆、西林三县永不许有派用乡夫名色，倘再敢苛敛派钱，即从严务必参处，以昭惩儆。

因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六日具奏。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除分行钦遵查明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泗城府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官家需用人夫，均系发给民价，随时雇募。所有从前派夫名目，照经奏明，永远革除。倘有不肖官吏役保仍向

民间借端勒钱苛派，准其指名禀控，按律严办，决不宽纵。勿违特示。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日示

三、永安主佃告示碑

加五品衔赏戴蓝翎西林县查案委员补用县正堂杨、署理西林县事补用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陈，为出示泐石晓谕，以安主佃而绝讼繁事。

照得县属那比五份业户岑祖培、岑集章、岑集宪、岑集政等呈控佃户黄承恩、黄昌革、罗卜古、罗卜雅、黄抱宋等历年估抗租息一案，迭奉左江道宪台转奉督宪岑札，飭本委员会按临会同本县，亲传两造各到案，当堂彻讯，飭令各呈新老契据查验。据该黄永恩等呈出前抚宪史告示一张，全篇语意，只不准岑姓五份苛扰，并未令五份民人抗缴岑姓业租。史无谓那比非岑姓之业。又呈出光绪七年前县曾告示一张，内有如果五份民人真占岑人之田，则急退还；如无则各管各业等语，并未将那比山场田业斩截判断，尤不足据为定评。此外别无凭据。而该岑祖培等则呈出伊之先人历年控经各前府县发给岑姓管业册照、告示等多件，悉与旧存判断、卷宗相符。内乾隆八年范批准印发岑姓之户册一本，附有委照一道，内云：据里民岑盛武、把事黄抱郎等呈称：世主岑香早故，所遗子孙盛武、隆武、光卿三人或聋或废或幼，均难理事，请将那比山场田业分为两股，俾盛武、光卿各管其一，并请于各寨分设把事五人帮理粮务，租例仍归业主。俟光卿长成，再行自理等情。合行给委等语。是那比为岑姓之业，其言甚详。揆今日五份之称，即当年黄抱郎呈恳保孤时请设五把事帮理粮业之所由来。传至于今，名色尚在。虽千载而后，亦不能谓五份民人非岑姓佃丁，此那比为岑姓之业凿凿有据者一也。又嘉庆三年

前本府宪李严禁恶佃抗租告示，内有西林那比恶佃王世康等，领种已革里民岑宗琼等田地山场，借称里民奉革，其田租亦可不偿，实属恃蛮顽抗等语。此岑姓苟无其业，何谓借抗其租？此那比为岑姓之业凿凿可据者二也。又嘉庆七年前县王告示内云：据那比佃户鄂有亮等呈恳免设保正、情愿归附业主岑鸿绪管理钱粮，以免一身二役等情，应即照准等语。是岑姓为那比业主而佃户已有画招供，此其凿凿可据者三也。其他告示均明书那比业户岑某、那比佃户某等字样，重重叠叠，无一不为主佃下定铁板注脚。虽以百千万之人力固结一团体之势，亦难强争为非。间据该岑祖培等供称：那比山场田业系改流时赏赐养老，租归主收，粮归佃纳。每户每年租例鸡一只，钱二百五十文，工三日。道光年前尚在照缴。自咸丰之乱，岑氏惨遭杀害百余命，亲房仅存数人。从此主弱佃强，抗不缴租。世平之后，历经其控。光绪二十三年，蒙前县谢秉公判断，而恶佃于结案之后，仍敢翻异，兹不忍见先人之遗业终于乾没，愿将充入祠堂等语。核与历控，情节悉相吻合。而该黄承恩等则供称有生以来不知那比系岑姓之业，现要纳租亦可，只求不归服岑姓，无论纳归何处，均愿意等语。所称不知那比系岑姓之业，而物有各主，究系何人之业？又称纳入何处均愿意，若果信为己业，谁肯轻易与人？又称只求不归服岑姓，止此一语，而恃蛮抗租情已毕露。数十年来，主佃视为寇仇，奸人借以贪饱，耗尽脂膏，废时失业，种种祸胎，莫不悉由此起。本应严究，因念作俑之人现已无存，该黄承恩等系属村愚，且有知悔，从宽判断。所有那比田地山场，理应仍归原主，惟据该岑祖培等自称人力单薄，不能管理，情愿归入祠堂作蒸尝，自应准人所请。兹断令，凡是那比亭五份佃户，除照常自行纳粮供差外，每户每年应交租例：鸡一只着免去，租钱二百五十文照旧缴足；工三日免去一日，余二日每日折钱五拾文，合共每户每年交业主租钱三百五十文。孤寡之户准其减半。按年秋收后概交岑氏宗

祠值年管事人收管。自此以后，不准稍有抗欠。其前欠之租本应按数追缴，姑念咸同以来遭匪民贫，着缴一年归入学堂，限至本年年底缴到，余准全免。至该五份佃户盗出当给城绅叶、季、关三姓之业，内多弊害。查该绅等均故，姑勿置议。惟传集该三姓后人，经将伊等先人所受那比当契一并追出，当堂涂销，嗣后不准该三姓再向那比收租。此项业祖即系该岑祖培等自愿全数归入宗祠，从此即不能视为己有，应将契据全行点交祠内管事人收存，以杜日后翻异之弊。该管事人等务须悉心经理，不得盗卖侵染，亦不得向佃户另有索取，致干查究。两造人等，均各悦服，各具摹结，附卷完案。嗣后该那比五份民人务各永远遵守，安份农业，毋再滋事。此乃本县委员秉公劈断，尔等宜知自爱，敢有如前违抗，不惟从严重究，并将从前历欠租息全数追出，以示惩戒。除印发执照给该岑氏宗祠值年百事收存，永远管业，并稟请各大宪立案外，为此泐石示仰，该岑氏祠值年管事及那比五份民人一体知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竖

岑氏宗祠

西林县署 晓諭

那比五份

湘鄂祸乱记

辜天保

说明：辜天保，湖南长沙人，前清举人。袁世凯推行帝制时，与湘潭人叶德辉等发起筹安会湖南分会，并为湖南都督汤芾铭撰写劝进电文。辜与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关系尤深，曾任湖南省参议会议员，组织“保张团”，对抗“驱张”运动。基于上述因素，辜称护法战争为“祸乱”。本书所记，始于零陵刘建藩、林修梅起义，迄于张敬尧攻陷长沙。其中虽然吹嘘北军战绩，颠倒事非，将张敬尧所部举世咸知的祸湘说为“纪律严明”，但记述湘鄂两省战事渊源关系与过程，详尽而有条理。对于护法军内部派系矛盾和复杂情况，叙述有一定的真实性。原书1918年由长沙湘鄂印书公司铅印发行，张敬尧垮台后，原书被毁，流传甚少。兹整理刊出，供研究参考。本文刊出时对原文略有删节。

目次

零陵之突变

- 刘、林起事之谋主
- 朱、王两旅之进击
- 贺家山之挫败
- 宝庆之复失
- 王、范通敌之阴谋
- 傅、周离省之光景
- 王汝贤之潜遁

荆沙之响应

蓝天蔚之促成
独立时之兵备
内部暗潮之酝酿
窥宜之覆师
朱兆熊之急功
朱廷灿之奋战
胡廷佐之击毙
湘西应援之军队

襄樊之继起

宣布前后之事实
黎天才之设计
张联陞之反对
防御之急筹
黎、石交恶之一斑
王、蔡联络之企图
谋截铁路之无功
随、枣两县之失据
吴庆桐之规枣
吴、王分军之复随

岳州之失陷

撤兵问题之决裂
双方对峙之兵力
程潜独抱之野心
王金镜之失岳

荆襄之进剿

剿匪区域之声明
攻围任务之分担

吴光新之取荆

吴佩孚之收襄

攻岳之成功

讨伐令之经过

作战计划之规定

张敬尧之督师

三路军事之行动

蒲云方面：

甲、渐龙山之持久战

乙、羊楼市之突破

丙、云溪之追击

新临方面：

甲、新堤之固守

乙、临湘之进攻

通城方面：

甲、三里河之反击

乙、天岳关之血战

丙、唐家桥之夺取

丁、三埤桥之突进

攻克岳州之战况

周围之突入

巷战之激烈

水陆之夹击

长沙之收复

合肥再出之军电

先下平江之详情

进破湘阴之迅捷

南军之防线
南津港之进击
新墙市之猛攻
湘阴之决战
收复省城之政局
谭浩明之急退
南军撤退之先后
第三师之入城
湘督之任命

零陵之突变

刘林起事之谋主

六年八月，当张勋复辞后，西南形势不稳。湖南为两粤门户，中央维持统一，恐其联合一气，适值湘督谭延闿迭请辞职，遂以傅良佐往代，意在弭患无形也。

傅为湘之乾城人，卒业日本士官学校，久在北洋，历任要职。前清徐东海^①总督东三省时，派办兵备处以及间岛交涉吉长铁路，称为干练，倚畀甚深。至民国，段合肥（祺瑞）极信用之，襄赞戎机，颇著功绩。督湘命下，识者以傅属湘籍，而兼北系，桑梓所关，必能加以整顿，南北隔阂亦可赖以疏通，人地相宜，多为称庆。

孰知谭之辞职，系窥探中央意旨，初非诚意，谋应两粤^②，本具夙心。方在筹划之中，忽闻辞呈，竟准以傅继其后，即不能不

①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1907年任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

② 1917年6月20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通电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暂行自主

惊为意外。事急熟思，乃将零陵镇守使望云亭调省，藉事派赴中央，令其离湘，以刘建藩继任，为一部分之独立准备。傅未到湘，刘已驰抵零陵矣。

刘为保定速成学生，曾充第八师军官，二次革命，黄兴在宁，亦参与之。其归湘也，在汤芑铭^①督湘之时，汤欲谋拥帝制，恐无以见信于党人，特请谭延闿邀致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并刘五人回湘任事。汤离湘后，谭继为督，曾、赵、二陈皆得要职。惟刘无以安插，曾时为军长，请刘任参谋，亦颇相安。后军部取消，刘居闲曹，即有谋任零陵之念。盖零陵三区司令（永【州】区、郴桂区、江道区）如谢国光等，系其同学，所属目兵，亦半来自广西，多其学生。因刘曾于蔡锷练兵广西时，往充学兵营教习数月，素有联络，觊觎此缺已久。维时望云亭以反正功，颇不易动。谭苦无法，暂以营产清理处长畀之，嘱其守候机缘。至是始行派往。刘到任时，携营产处现款二十余万，以为兵饷；对于兵士，动以利害及两广声势，故能接事。

零陵镇守使所部为原有后路巡防队二十营，继裁为十六营，营约二百五十人，合计三千余人。以之独立，究嫌单弱，谭固知之，踌躇审慎，乃召集军官会议，密谋拒傅之策。适二师师长陈复初首示反对。一师师长赵恒惕丁艰在假，其第一旅旅长李右文代理师长，在湘潭。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立起斥陈，谓：“君如迎傅，我即攻城，来日一决胜负可也。”言次声色俱厉。陈急谓：“督军如要拒傅，即请下令，我当带兵拼命前敌。”谭知其为气愤而发，力言无拒傅意，谓：“今日之会，系征集意见，大家以迎傅为然，应即处置军队调防各事，庶免与北兵冲突”云云。

散会后，谭令二师驻防常德，一师驻防衡州，并招林授以计，嘱其立即拔队前往衡州，协助刘建藩。零陵独立计划，至此

^① 汤芑铭：字铸新，湖北省蕲水县人，1913年8月任湖南督军。

遂决。

林修梅为湖南武备学生，与刘交甚笃，仓卒出发。陈复初知其有变，即密报傅。九月五日，傅方抵武昌，亦恐生变，急行赴湘，殊不知刘、林起事，须俟谭离湘后，俾谭超然事外。而谭犹虑傅疑其主谋，当傅到湘之日，率全城文武出署迎迓，并饰行轶，且张盛宴，以示礼重。交谈之际，貌为恭谨。傅固坦白，即亦不疑。翌日，谭复往拜晤，藉祭扫茔地为辞，微服离湘赴沪。刘、林得悉，又以傅遣水警厅长陈则璩来署零陵镇守使，遂于九月二十日宣布独立，陈则璩逃还省。

朱、王两旅之进击

刘、林独立之际，两次电求陆荣廷^①援助，仅复一电云：“湖南人心不一，一为可恨，一为可笑。”刘、林得电大骇，已下动员令，不欲示弱，日宣言桂军若干至某处，藉壮声威。其实当时桂军在全州者，仅两营，驻黄沙河者一营而已。急令陈强赴粤疏通，务得大援；一面整顿战备，以图持久。除林旅外，零陵三区兵力，惟江道区尚堪作战，计有枪千余杆、大炮两尊、机关枪四挺，皆望云亭所留以供防务者。并于林旅中选其精练者，合为二团及约二营之兵力，配置于衡山前线。即如左：

湘河方面（朱亭、淦田、三门一带）一团。

南岳前山方面（护湘关、黄茅驿一带）一团。

南岳后山方面（福田铺、天马山一带）二营。

此种准备后，刘、林复邀赵恒惕至。赵住衡山，闻讯立出，刘、林举为总司令。赵见地广兵单，极形忧虑。无何，第二守备司令周伟与二师团长宋鹤夷，亦据宝庆续起响应。局势渐阔，赵

^① 陆荣廷时为两广巡阅使，驻军南宁。两广宣布自主，实出陆之意旨。

始胆壮。

傅督闻变，深恐牵动大局，决计派兵往剿。时留省湘军不足万人，且不尽可靠，势非借重客军不可。于是第八、第二十师应召赴湘。傅以先到八师之王汝勤一旅并湘军朱泽黄一旅配置于衡山北、湘乡永丰附近之青树坪起，迤西至醴陵之线，取攻围姿势。于十月六日开始攻击，王军循湘河方面之通途而进，八日克护湘关，九日又克石塘铺，十一日即将衡山克复。同时朱军亦进克宝庆。

是役也，零陵南江道区副司令黄岱，祁阳人，以诸生从戎，随黄忠浩在粤西剿匪多年，勇敢不畏死。赵欲图恢复，黄率江道区防营驰至战线，简死士百余人，半夜潜渡湘河，绕攻王军之背，企图逆袭以分其势，然后各队分途并进，以复衡山。为王汝勤侦悉，伏兵于河沿，藉地物以为遮蔽，俟其临渡急起击之，黄不及防，与所部数十人均被执，不屈，皆死。

贺家山之挫败

贺家山形势险要，为进取衡阳之所必争，赵恒惕败于衡山，率其残余即退保于此。王汝勤探知赵兵弱不复振，恐逸时机，即起追击，赵果不支，纷纷溃退。王得据山隘，正图追蹶之间，忽接乃兄王汝贤电嘱，令其缓进慎攻。王殊疑讶，以为敌援或至，不可轻进，否则中央密谋结敌以逐傅倒段，二者必居其一，念非趁此收兵不可。遂藉休息为名，立令停战。时赵兵败气馁，方叹息呼天，欲谋潜遁，忽传王军返走不追，惊疑不信，试探之，果然。疑王恐有伏于前，遽尔中止不进，念非如此，吾其为虏矣。不禁转忧为喜，以为事尚可为，即思收拾余烬，以图再振。

值此时机，乃有所谓湘南总司令程潜者，突然出现，树立旗帜，集合溃兵。赵闻之惊为意外。先是程于汤芑铭离湘后，号称

军长，嗣因兵多徒手，为继督谭延闿所解散，去粤已久。至此突出，实为奇特。然【赵】念兹危急之际，亦服其胆巨如牛，或赖以收拾军心，计亦良得，遂不究诘其所自来，立往晤商，即以总司令奉之，且帮同收集溃兵，得五、六营。程仅带护兵六个，初到颇险，不期立集数营，胆气顿壮，声言不再奋勇及违令者，杀无赦。此种口吻，几俨然以总司令自居。赵以强敌在前，亦听之不欲与较。

溃兵整队后，适马济率广东武卫军十二营至（即粤军第一军），见程兵新集，不可即用，商诸程、赵暂留后休息，马以所部转任先锋，即乘夜往扑王营。时值大雨如注，马部百余人，徒手持标，或挟刃而往。王军大挫，极力抵拒，以桂军应援不至，马部尽歼，生还者仅四人。然王军死亦不少，几为落胆，即疑赵果得大援。翌夜，马部三百余人，冒雨复往，皆科头草履，遇沟港水深，则并所著下衣亦卸去，一丝不挂，涉水过，势极凶猛。王汝勤一军皆惊，纷向后退，南军乘夜夺回狮子山，北军大溃。傅悉败耗，以继到之八师、二十师团营立往驰援，顾已不及，并失衡山，退至湘潭始止。

宝庆之复失

宝庆为四战之地，利于攻，不利于守，在清同治间，曾、左用兵，莫不以该地为重要，而守以重兵。朱泽黄之守宝庆也，仅有周崇岳所率之步兵二营、炮二尊、机关枪一挺。方王汝勤屯兵贺家山时，宝庆甚为吃紧，朱适攻击衡阳之洪罗庙，战斗极烈，王接其乃兄之电，坐视不援，朱军弹尽，退守永丰。

于时粤军马济以武卫军援助周伟及宋鹤庚，逼近宝庆，探知备弱，急行猛攻。周奔城走，与朱军会合，连电告急于傅督。时总司令王汝贤已到湘，傅以警电交请派兵。盖傅仅卫队数百人可

以指挥调遣，余外师旅云集，皆王掌握。王接电碍于傅面，立允发兵，俟傅去又搁置不顾，并语其左右曰：“余此来系保丰且难守”等语。

傅见王迟不发兵，知事且败，永丰若失，长沙即危，遂飞电中央调派皖军二十营、晋军一旅，赶速驰湘；一面电慰朱、周：援军已四路出发，即时可到，请竭力抵守，以安军心。无如朱军求援，急如星火，逼不得已，傅将卫队派往，至则已援救不及。适晋军新至，即命驰往，顾地势生疏，突被抄围，退保湘乡扼堵。尚幸皖军忽到，其司令李传业、先锋高世绩，勇敢能战，急率所部从醴陵进攻，遇敌于距攸县五十里之新市，奋力击退，赖以遏阻一时。然与南军攻势，究无大碍，正面虽相持于湘潭之间，东面则过攸县，西面则逼至宁乡，皆距长沙百数十里，俨成一包围之形。

王、范通敌之阴谋

王汝贤到湘之先，傅即接驻湘外人报告：“陆某决定派粤桂兵六十营，一由零陵，一由郴州、攸县分路来犯。北方某要人与陆有密约^①，江西决不出兵援湘，拟藉此倒阁，贵督异常危险，希注意”等语。又得派赴中央乌【家珍】委员回称：“公府陈某面告：此次易督，实非府意，你辈可决力反对。”又得第二师报告：“接京确信，王汝贤来湘，确有以王督湘之密谕。”傅以王系己所特保，且为段合肥所识拔，而冯、段系出北洋，断无相残之理，概不相信，淡然置之。

十月二十四日，王汝贤到湘。傅闻其至，转欣悦无似，即命

^① 指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与陆荣廷有密约，是为冯段府院之争，亦即北洋军阀分翼为直、皖两系之始微。

军警长官迎于江岸，虽无他项仪仗，然军队如云，军乐齐奏，颇极威严。而王带幕僚八十余人，戎装佩剑，俨然上将威风。傅初备行轅，不在督署，王不允，意在监视之。傅固误为会商便利起见，将署内洋楼让出，为总司令行轅，王始入居又一村之前清督练公所也。其随从人员，气势汹汹，颇有喧宾夺主之势。时外间谣言易督亦焮，傅略不疑。顾王到后，时派人分赴前敌犒赏将士，至如何转败为胜，迄未筹画，傅屡与会商，辄言布置未妥。及朱泽黄将失永丰，犹按兵不发，傅始稍稍疑讶。永丰失守，皖、晋军至，又经商催，亦不得结果。迟至十一月六日，联军总司令谭浩明^①已进抵零陵，军情益紧，傅欲分四路进攻，即一由湘潭西岸前进，包抄衡阳西侧；一由湘潭东岸前进，包抄衡阳东侧；一由湘乡以取永丰，并规宝庆；一由攸县进攻常、耒，相机援应；并拟以安武军往当衡阳方面。

王知傅疑，及八师、二十师难恃，乃故作犹豫，不尽同意，傅几与争执，王急谓：“此次之战，自家人打自家人，余实不愿。”傅方惊骇，而八师、二十师联名之警电突至，略谓“兵疲力尽，万难作战，并请速找调人，令各方面一律停战”等语。盖王之阴谋主使至此始完全暴露。先是王派人分赴前敌接洽和议，且以军电接通零、衡与南军通电，已非一次，布置一妥，即胁傅离湘，并以推倒段阁也。傅接电大惊失色，始悉从前所得种种报告非虚，王汝贤果挟阴谋以俱至，继念受知合肥，决无坐听迫胁、附和背叛之理。乃复电两师，冀其醒悟，嘱以既不能战，必须能守，而后能和，既不能守，亦须全师而退，此事关系大局，慎勿受人欺弄，致遭失败。而两师回电，直谓战固不能，守亦不可，撤退更难，词益坚决。傅急无法，往诘王、范^②。范系副司令，

① 谭浩明，字月波，广西龙州人，1917年参加护法，11月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

② 指王汝贤和范国璋。

王到湘即与同谋。傅谓和议非我辈可以主持，必须请示中央。王、范饰词谓“此系两师要求，亦无办法，且南军勇猛，作战甚险”云云。既而两师请傅与陆、谭^①议和之电络绎而至。十四日之电更言：“事机紧迫，万难待命，中央要求由省交涉，须从速办理。否则，大乱立见于长沙”等语。是日傍晚，忽传桂兵三千将扑省城，傅以为不确，王称桂兵日行百五十里。傅知藉此以相恐吓，然亦不能无备，即将省中防队调集，以谋坚守长沙，并以先后情况报告中央，维时已夜半十一时矣。

傅、周离省之光景

方王、范之胁傅也，系藉八师、二十师之力量，意欲忍隐坐待其离省，然后攫取其位。野心勃勃，初未显露。顾傅拳拳于合肥之知遇，犹思力撑危局，图保孤城。王、范知事已急，念非明示决裂不可，乘其准备拒敌之际，偕往阻挠，请傅让位于湘绅刘人熙^②。傅知王、范语意，转谓如贵总、副司令愿担任督军、省长，当为力保。王、范不承，而王忽忿然作色，谓：“势已至此，虽父子兄弟不能相顾”云云。傅处无奈，偕同周肇祥即夜三更乘舰赴岳。周于前清为警察总办，与傅同官奉天，交谊最笃，后傅长军事裁判处，引周为副。此回督湘保任省长，视事未一月也。

傅、周抵岳，为十五日之午后，不先登岸，即派人与岳阳阳知事接洽，欲就其公署组织行辕，徐图后策，不意竟被拒绝。复派人往商其地之驻守司令王金镜^③、孙传芳，亦不肯拥护，云：

① 指陆荣廷和谭浩明。

② 刘人熙，字民生，湖南浏阳人。历任湖南民政司长，湖南督军兼省长等职。

③ 王金镜，字跃庭，山东省武成县人。历任陆军第二师步五旅旅长、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陆军第二师师长等职。

“我辈只能作调人，不能为左右袒也”云云。傅、周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立即鼓轮下驶。十六日行抵武昌，鄂督王占元^①得悉，往告傅、周，谓：“王、范数日前已有电来商询主和宗旨，即知台端不易立足”。又言：“前一月已有某处派人来言，十月非倒阁不可，现势既已如此，望速晋京代劝合肥，可以见机暂退，留待后日。我今为地方起见，只好勉为撑持”等语。王、范阴谋至此证实，傅、周与王相与感叹不已。

王汝贤之潜遁

傅、周遁走，王、范对于中央之密命可谓完全尽到，但准备作督军、省长而已。故王、范于傅、周走后翌日，即召集绅商研究维持秩序方法，而语气之间，颇露公举为督之意。各绅商不甚理会，王、范见机不佳，即亦止念，乃先设军民两政办事处，以待中央任命；一面仍申前次调停之请，急电中央。盖王、范于傅、周离省前一时许，已有一电力诋政府，促进和议，此为倒阁作用，并一面分电前敌各军，悉行召回，所以防南军之或不信任而骤行进攻之故。

南军得悉，初不肯信，以为王、范讲和，究不过争夺督位，所拥数万大军，士马饱腾，枪炮精利，未必一时轻于撤退者，遂派侦探冒险深入，则见北兵移营拔队，辙乱旗靡，纷纷却走。谭、程惊悉，喜出望外，立命所部蹶其后以进逼省城。

十八日午前四时，二师之独立团属陈复初所带者，向驻省城，至此突变，起应南军。陈复初先已走脱，王骤闻变，知不可留，以保命为重，急以电话告范，催其同逃。于时范驻咨议局，得悉亦骇。范乃诘王，谓“和议条件究竟若何？”王谓“已妥，

^①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省馆陶县人。

到岳州再说，现无谈话功夫。”范见事急，只得偕王易服变装，潜逃出城。不一时，变兵攻其总司令部矣。正纷扰间，王、范各队陆续开到南、北两门外，拥挤不堪。忽传王、范皆逃，变兵蜂起，一时咸惊愕失措，进退维谷，不知所可。于是纷向江岸夺舟思遁，而变兵乘机追赶，急不得脱，除堕水被弹而死外，缴械为俘者计一万二千八百人，皆八师、二十师之众。其他安武军之五营驻小吴门之旧陆军小学校，经南军给饷银一月，退屯萍乡。晋军被俘百余人，余退屯岳州。

荆沙之响应

蓝天蔚^①之促成

刘建藩起事于零陵时，即派汪文先为代表，赴荆运动石星川独立。于时石以南军势力未炽，尚欲观望形势，婉辞却之。及长沙为南军所得，且有直捣岳州，会师武汉之势，始知时机已熟，即派代表，分往长沙及湘西接洽。盖因当日兵力甚为单薄，石所领一师在荆、沙者，仅孙国安一团及工兵一营，至于胡廷佐一团，尚分扎潜江、汉川、沔阳一带，其他一团驻德安，一团驻黄州，此外马炮辎重均驻省城，调集不便，故须得联湘方能举事。乃往湘各代表尚未接洽妥协，而蓝天蔚突然至荆。蓝、石向同事于关东，石为第二十师标统，蓝为混成协统，交谊甚深。石闻其至，即亲带卫队并大轿一乘往迎，蓝寓于惠城门外之吉洋栈，石立接其至司令部，密商大计。蓝固挟有劝促之意而至，即曰：“荆州扼长江上游，形势重要，且与湘西毗连，为南军所必争。若不早为之计，窃恐时机一失，噬脐无及矣”云云。石以饷械两缺为辞，

^①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在湖北据三县宣布独立。1917年参加南方军政府。

犹豫不决。蓝力言负责往说西南各省，源源接济。石大喜，言三日内必有以慰其望。此系十一月三十日之会见也。是日，蓝达其希望后，匆匆离荆而去。

石召所部连长以上军官秘议终夜，十二月一日以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故论其发布之速，实决于蓝天蔚之一言。

独立时之兵备

石星川独立时，实力极弱，仅有步兵三营、工兵一营，外大炮二尊与水警用之三生七块炮六尊而已。彼时荆、沙兵备，亦竟如左：

黄金口：步兵三连、工兵一连。邬穴：步兵一连。桥亭：步兵一连。

黄金口属公安县，在沙市下游三十里，扼水陆通途，商业繁盛。在地形上，滨立江岸，与沙市对峙，实居险隘，为用兵所必争。石于此地择下嘴、江陵填高石土，建筑炮台一座，即以所有大炮两尊安置其上，以步兵二连布于台下，亦作壕垒，以资掩护。余外步兵一连，则驻于对面江岸东坝地方，多建高墩，以固防御。委姜某为要塞司令，以镇守之。惟此布置，皆系孙团之兵，随后将胡团召集于荆，亦只两团兵力。至刘佐龙^①所带之李、谢两团，不表赞同，已成绝望，乃将前清湖北三十一标之旗籍老兵在荆者，征得千余人，以前宪兵管带果清阿带之，并派招兵委员五人分赴各县，亦募得三千余人，顾皆徒手无枪。适鄂军第三旅杨团往防宜昌，途经沙市，遂邀却之，杨团不战缴械而走。石借此宗接济，而后编练新军。然除孙、胡两团外，新军一营之

^① 刘佐龙：字汉三，湖北人。历任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湖北陆军第二师师长等职。

中，枪械不齐，有土枪、有猎枪、有马枪、有抬炮，五光十色，杂乱无章，顾此已称战兵，编在北征军之列。至预备留守之兵，多持刀矛，或竟徒手。合其众虽号数万，实在内容亦不过如此而已。

内部暗潮之酝酿

石星川之独立，阴蓄鄂督之奢望，宣布以后，即派人赴武汉运动军警起事，所费不下二十余万。武汉党人麇集，闻风前往投效，约达三千余人，石所设招待所、招贤馆、高等军官行台，几有人满之患。就中著名伟人如唐克明，固不能不引以为助。此外人物，石颇窘于安插，若即若离，不甚礼重，而若辈权利萦心，百端要挟，对于石用人行政，渐起干涉。唐亦利用之以制石，把握军柄，夺主喧宾。

一日，唐系某因事与石面起争执，石云：“照此情形，不如请诸君进来，我出去罢。”言次，拍案而去。继以左右解劝，石亦醒悟，深恐内部破裂，貽人笑柄，随派人驰赴高等军官行台，与某道歉，以平其气，始敷衍了结。顾人浮于事，除特设名目以资容纳外，不学无术之辈，则给资遣散。在石出于不得已，而唐派之留荆者因此不乐，常与石党动闹意见。即军事计划，石抱谨慎主义，而唐派持宽泛主义，两相柄凿，暗斗日烈。次为财政问题，尤唐派所最不满意。石辖固为荆属江陵、石首、公安、监利、松滋、宜都等七县，然如德安之随县、云梦、应城、应山，安陆之京山、潜江、天门等八县，亦在其势力范围以内。独立之初，石即派有委员十五人前往各县搜括公款。此外各税局之提取，各绅商之勒捐，已达百七十余万，石一手掌握，分文不准滥拨。唐派谗为器小，屡起抗议，意见益深。其他内部事权极不统一，军民两事，亦恒起冲突。石设民政厅以辖属县，如石首知

事，该厅已委孙某带兵三十余人前往接任矣，而司令部忽又委陈某继往，硬指孙某为骗棍以驱逐之。政出多门，紊乱无序，远识之士藉此以测其独立之寿命焉。

窥宜之覆师

朱兆熊之急功

吴光新^①离开重庆后，即退至宜昌。适值荆州独立，遂与朱廷灿驻守其地。石星川急欲往取，以为扩充地盘之计，且知吴军枪炮甚富，亦欲得以练兵称霸。乃使旅长朱兆熊为司令，率其精锐三千，由宜都、枝江以进。朱系日本士官卒业，曾赴广西教练军官，谭浩明为其学生之一，又为标统于奉天，与石同隶第二十镇，因此石极信用之，委为司令，并一方联络川之熊克武^②攻夔、万，一方联合湘之张学济、田应诏攻施南，一方联合黎天才^③派兵扼当阳为声援，如此四面围击，必可成功。詎朱图功心急，不待熊军攻夔，径行统兵上溯。石欲阻止，而朱轻敌，竟不听之。

朱廷灿之奋战

吴光新坐困一隅，孤绝无援，仅恃第十三旅及第四旅之第七团，此外旅余之众，尚滞夔、万，未能下驶，力量甚弱。骤闻荆军悉锐而至，知非死战，度不得脱。于是激励将士，奋勇固守。旅长朱廷灿历经战阵，毅勇多谋，从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与荆军四次激战，卒击败之，功绩殊伟。兹列其战况如左：

第一次（十七日），荆军一混成旅从宜都进抵猫子矶，以舢板炮船渡河。宜军阵于对岸高地，俟其半渡而击之。荆军覆船数

① 吴光新，字自堂，安徽合肥人。时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② 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人。时任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

③ 黎天才，字辅臣，云南邱北人。1917年在襄阳宣布独立，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总令。

只，淹百余人，始得登岸。

第二次（十九日），荆军由南津共三路进攻激战，自晨至午，终不支，遂退。

第三次（二十一日），荆军增援约两混成团，直向大庾巅、矾子窝等山猛扑，图夺黄泉寺、耸山巅，扼宜埠第一重要门户，与武昌之金口形势相埒，距宜才六十里。宜军据此筑垒设炮，居高临下，荆军勇攻一日夜，迄不得上。

第四次（二十三日），荆军在磨盘溪登岸，以行仰攻，初颇得利，而宜军据高炮击，不能当，仍由水路退走。

荆军于此数次之战，计死团长二员，团副一员，连、排长十余员，兵士死者盈千，伤者几百，洵巨创也。宜军死伤较少，约数百名，就中团、营长无死者。

胡廷佐之击毙

荆军既败，其猛将胡廷佐亦战死。胡黄冈人，少负膂力，勇健善斗，童时毙一人而逸。辛亥革命至鄂，充敢死队排长，尝突人敌阵，臂忽中弹，血涔涔四溢，略不一顾，犹以枪刺殪敌数人而返，其猛如此。黄陂（黎元洪）去鄂，隶石师，累迁至团长。此次攻宜，以所部当先，掠两山隘得之，以为敌易与也。持勇复进，顾士卒饥疲殊甚，勉从其后。而胡盲进不已，骤陷泥淖中，急不得脱。前面宜军扼险俯瞰之下，枪弹雨注，胡兵死伤枕藉，胡连被数弹，左右掠救畀归，数日竟死。石悉败耗，因精锐已尽，又悲胡死，归罪于朱兆熊。朱乃辞职，往依谭浩明而去，其参谋长傅人杰、梯团长孙国安相继辞去，兵心益涣，日即于危。

湘西应援之军队

荆州独立以前，即有代表赴常德坐待援军。维时湘西护法军总司令为张学济，谢重光副之，胡瑛为招讨使。初以计划未定，不即出师，即由沅江攻岳州，或由常、澧出荆、襄，此应先决者也。然谢、胡两人以出荆、襄为是。胡意：南北平和之基在势力

无畸轻重，轻重之钗，则在武汉。至于长、岳之间，有湘桂大军，无容补助。若荆、宜为湘、鄂间道，可断吴光新归路，迎滇、黔军东下，对武汉为侧面攻击，此奇兵也，机不可失云云。谢意：吴光新仓皇东走，其行必速，不以轻军截其后，则坐逸寇仇，吴军全师以归，必攻荆、襄，武汉出兵乘之，上下夹攻，石军进取之途已塞，中原未可问也。是为胡、谢意思，其后经张同意，始着手编制军队。

适败于湖南之周、毛两团，赴常会师，张收容之，并召集有枪械之新兵，合成两支队，约五千人。惟服装不整，而纪律亦坏。盖新兵即土匪，从前马继增自杀后，散落民间之枪械，均为若辈所得，虽一旦洗心应募，而好勇斗狠之根性未除，殊难驾驭。张以枪械来自匪中，即亦不敢过问，但藉其势以霸湘西。顾编制之后，餉糈无着，乃迭与石星川磋商，欲由荆担任。石颇感困难，仅送现洋七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故张军亦迟迟其行。

既而石败于宜，荆、沙危急，始允张完全担任，张军乃行。行时谭浩明以总司令畀王正雅，张退为副司令。从统兵论，张颇矜骄，而无真识；王虽无学问，尚有经历，自以王为佳。顾谭意不尽在此，盖张于常德意气用事，谭不能制，亦不为谭制。王部约四梯团，谭即用以加张上，藉以制之。是张、谭意见素深之所致。而张自负，焉肯下人，则于谭令一笑置之，与王军偕行并进而已。

石闻王、张军队将到，即派人以牛酒欢迎于石首，并封禁船舶数十只为之输送分驻各处。其地点如左：

王正雅四梯团

第一梯团（胡恩仁所部）枝江。

第二梯团（杨长庆所部）沙市。

第三梯团（伍德修所部）监利。

第四梯团（汪汝南所部）石首。

骑兵营（陈岫修所部）松滋。

炮兵营（朱福根所部）监利。

张学济两支队

第一支队（周崇岳所部）监利。

第二支队（毛树骏所部）监利。

石得湘援，雄心未冷，与吴光新继续开仗，以图报复。在宜昌与沙市毗连之虎牙滩，双方激战一次，各死伤数百人，卒以宜军殊死抵抗终不能胜，知难而退。宜军布置益严，朱廷灿则扼守黄陵庙，以遏荆军；吴光新则聚兵于午口坡，以备川军下窥；其秭归县属之空领、曲溪等处，严密设备。川军既不能援荆，而石军迄不得逞。然以危急之荆、沙，石亦幸得湘援始能继续支撑，未即内溃，尤不幸中之大幸耳。

襄樊之继起

宣布前后之事实

黎天才之设计

荆、襄二郡之形势，襄阳重于荆州。昔人有言：襄阳形势，西北得之可以控东南，东南得之可以并西北者也。且其民风强悍，向来多盗，非如荆州民风之萎靡，而地处建瓴之势，北可以通山陕，东可以达淮、泗，南则水道五日可抵武汉，陆路八日可至武胜关。

至论军队之强弱，黎军编制早于石军，在鄂六年，历剿“党匪”，经战亦多，而黎天才从前攻打南京勇名久振，据此形胜之地，诚足以有为，而未得与石星川同时宣布独立者，则因张联陞^①

^① 张联陞，字仲三，天津宝坻人。时为黎天才部将，任陆军第九师旅长。

一人之关系。张系其第十七旅旅长，山东人，毕业于军官学校。为人沈毅而具智勇，所部亦半鲁籍，尤恐其反戈相向。当荆州独立以前，鄂督王占元令黎派张率领三十三团赴荆增防，迨行抵沙洋，而荆局骤变，张两次电王自告奋勇率队攻荆，未得允许。维时黎以边防虚空，电王转令张折回，并电张先行赴襄，其队后行。团长赵荣华奉黎密令，嘱将北籍兵士点提，勒缴械装遣散。赵以为得张同意，则亦照行。及张到襄，闻此举动，即向黎诘问。黎佯称不知，诡云：“观此形势，似部下已欲起事，想系受了荆州联络，不如趁此转舵，免受要迫。”因此百方劝张，有黎存张存之誓。张以军队分散急切，无从反对，即亦伪表赞同。黎乃开会议决，以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于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独立。

张联陞之反对

黎独立后，以张外面虽然恭顺，终以系派不同，疑虑莫释，遂派张出驻樊城以观其后。张到樊后，即运动旧部官兵，与黎反对。兹记其致中央之一电，以见一斑。即如左：

襄阳黎师长宣布自主，联陞实被迫胁署名，万非得已。旋令赵团长率同所部开至距襄、樊三十里之双沟镇，密令设法脱离襄、樊。本年元旦深夜，赵团全部拔至樊城西岸援应，联陞微服离樊，二号抵老河口，极端整理。惟孙、赵两团分驻郟阳、光化一带，军饷子弹缺乏无着，万祈速赐接济云云。

此电拍后，并与南阳吴庆桐^①密电联络，以期外攻内应。方布置间，适为黎侦悉。先是，张又密致驻扎郟阳之所部孙建屏团长，令其急速率队驰至汴、襄交界协助。不料此电乃为老河口电局扣送于黎，黎大惊，密令由犹龙率部攻张。张闻耗知事机泄露，手无重兵，不能对敌，即微服赴南阳。旋孙团及赵团亦随张而去。

防御之急筹

黎部只其第九师一师，步兵为四团，张联陞既终不肯附和，

^① 吴庆桐，字子琴，河南商邱人。时任河南省南阳镇守使。

兵力几去其一半，深恐直、汴进兵，或由信阳、确山以攻襄北，或由南阳、光州以攻襄南，或由鄂境之内河分道而入，势必腹背受敌，特将防务重形布置。当时情况即如左：

双沟：骑兵一营（由宣城移此）。襄郡：骑兵一营（由安陆移此）。襄阳以北：步兵一团（由老河口移此，以扼信阳）。襄边五界岭洋潭一带：步兵二营（由此防堵汴属汝南）。

如此布置，仍为单弱，于是黎募土匪约五千人，赶练成军，以备不足。顾枪械无出，至为焦虑。适鄂省接济陕西之餉械行抵襄阳，统计八船，满贮弹械，大炮十尊、快枪千余杆外，尚有银元十万，黎劫之喜极，趾高气扬，胆力为之一壮。

黎、石交恶之一斑

黎天才之独立也，亦半由石星川之劝诱。黎本拥资甚富，宠妾甚多，安富尊荣，心满意足，历次革命，皆不欲参与。再出捣乱，徒以勇而无学，把握不定。石以总司令之高位诱之，甚示拥戴，黎意遂动，即深信石之推诚。独立以后，特于沙洋铁中寺设立分司令部，以期与石联络一气，互相策应。适张联陞一旅终不附合，黎势顿减。石闻之立起蔑视，遇事遂不与商榷，竟由荆州独断独行。黎、石交恶即缘于此。其后石以扩充军实为名，向黎借款五十万，黎吝不与。然以情理论之，黎所据虽有十六、七县，而如郧阳、郧西、竹溪、保康、居县、当阳、远安、竹山皆为瘠苦，在前清所征钱粮均不足以自给，须由省库津贴，如甘、新等省之受协饷。民国后，横征苛敛，始勉强敷衍。至地方税更为微末，至不能办一合法之高小学校，其贫可以概见。故黎所恃财源，只襄阳各县及安陆之钟祥、京山等县，任情搜括，难得百万以上。

加以黎起独立，不过权利二字，自肥囊橐外，安有余资以分润于人。黎之拒石，实势使然。石见借款不成，以为荐人必用。盖荆州地狭，不能安插多人，而党人亲石疏黎，投效日众，石苦无计，即函荐多人，请黎任为各县知事、局长等职，黎复拒之，地方官吏非为军人逼走，决不更换。襄阳道尹朱佑保独立后，惧祸逃走，黎特追回，使之复任，所以示与石不同行径之故。石、黎之不睦乃愈以积深。后黎杀季雨霖，半亦因石而起，系疑为石所主使，扰乱其防地，逼其走路之所致。季荆门人，前清在鄂充排长，后赴奉天充督练处科员，嗣以事入川充督练提调。武昌变时已至鄂，黄陂甚宠信之，授以襄阳招讨使，出驻安陆。今回被杀，亦在安陆之郢城。先是季于十二月中旬赴荆，石以四百元送之行，季即至郢。郢为黎部田团驻防，田请于黎而杀之。系以刺刀洞腹而死。固极惨痛，而死后其弟不仁，以十二元之薄棺葬之。伟人末路，季最寥落。

王、蔡联络之企图

襄阳独立前，王安澜^①即据枣阳，通电独立，自称鄂北护法军司令，聚有土匪万余，黎军二营亦已归附。盖其地为黎防地，又与河南接壤。黎独立后，自顾实力不足，不得不与联络，以张声势。即命王为河南招讨使，令其图谋汴属新野、光山等处。使胜则归功于己，败则卸过于人，仍保持自己地位，则黎之用心也。

其后蔡济民^②亦到随县，勾结土匪数千，占据利山镇，亦称靖国第一军，宣言独立。随与枣毗连，而蔡与王甚好，辛亥革命时蔡继孙武^③后为军务司长，王为第三师师长，既有同事之雅，即

① 王安澜：字子材，湖北枣阳人。

② 蔡济民：字幼襄，湖北黄陂人。

③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湖北夏口（今属武汉市）人。

有联结之势。黎对于蔡，亦不得不兼收并蓄以为用，乃令其与王会合，分途进取。

继而王天纵^①又起于南阳一带，纠合旧部及白狼余党，众号数万，声势汹汹。先是襄、汴边境浙川巡队统领马登甲督带郭荣宝等，被其劝诱起事。狼匪宋老年辈，先投襄阳，未能全部收留，至此皆附于王。王固绿林出身，辛亥之役，曾在豫西灵宝、嵩县一带响应，颇有声名。黎闻风响慕，商王安澜派遣代表前往接洽。于是迭次集议，计划窥豫，分散北军兵力，及谋断京汉铁路，以截北军归路。

谋截铁路之无功

西南用兵，京汉铁路最关重要，而以南段为尤甚。鄂、豫两督分兵扼守，亦殊严密。王安澜、蔡济民曾合袭广水一次，经防军击退之。黎天才复以一梯团之众，取道应城，往袭孝感，亦以防军甚众，退回京山。盖彼时信阳以南三铁路，重兵严防，实难袭取。计其兵备，则有如左：

信阳：汴军第一混成旅，河南巡防队三营。

确山：镇嵩军步兵二营，直军第三师步兵一营、工兵二连。

郾城：汴南游巡队一营，第二师炮兵一连，第十八师步兵二营。

广水：第二师骑兵一营，第十一师步兵二营，直军第三师步兵一营、炮兵二连，省防团步兵一营。

孝感：第二十一混成旅步兵若干，第十一师炮兵一营，直军第三师步、马、炮、工各若干。

^① 王天纵，原名天从，字旭九，号光复，河南嵩县人。

信阳为豫南门户，故豫督赵倜^①驻兵于此甚多。初派旅长唐天喜为卫戍司令，既而唐转任袁州镇守使，又改任巡防统领田作霖。田在豫多年，资格甚老，从前剿办白狼，颇著功绩，故令继之，以资坐镇。广水则为鄂境四通八达主要车站，鄂督王占元驻兵亦众。他如孝感为直军主力集中之重地，布置尤严。

随、枣两县之失据

吴庆桐之规枣

豫南镇守使为吴庆桐，前在关东剿匪，功绩卓著，为人相貌魁杰，骁勇异常，豫督赵倜，深资倚畀。及闻黎结两王以为扰豫之先锋，即加吴以防守总司令，隶以镇嵩军十五营。吴乃督同统领刘镇华^②由宛、新出队往剿，遇王天纵党于新野之嵩岭附近，迎头痛击。王党不支，死数百人，立时溃散，马、郭诸人被擒就戮，王已潜逃无踪。

吴又令驻泌源之统领陈金镛进攻枣阳。于时王安澜号六大队，实则搜集民团千余支枪，每队两千人，有枪者十之一二，陈军一击，即行溃散。王在枣时，勒索民捐，至为残暴，枣属十区，每区捐二万，其他逼迫商绅之款，合计三十余万，民不堪命。及陈军进枣，居民夹道欢迎。至直军第三师换防，陈军始行归豫。

吴、王军之复随

随县界连襄、枣之间，为扼襄、樊人汴孔道。黎军据此为曾恭体之二营及蔡党千五百人，有炮二尊、机枪二挺，防守固严，卒为鄂军击败。是役也，王占元所属寇冠英一团及吴光新所属黄恩荣一营，会同收复。初次交战，即有利山镇之九连山黄营往扑，

① 赵倜，字周人，河南省汝阳县人。1916年7月任河南督军。

② 刘镇华，字雪亚，河南省巩县人。

甚为英勇，黎军不支，死七十余人，失炮一尊、机关枪一挺、步枪数杆，并遗炮弹七箱、枪弹数千粒，向唐县镇溃退。该镇为随枣交界之要区，黄营会合寇团继续追击，再战于万福店，黎军复败，各匪咸散。黎天才闻各处失利，知党军之不足恃，雄心于以顿减，乃回守襄、樊，以保根本。

岳州之失陷

撤兵问题之决裂

长沙不守时，段合肥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已责，辞职下野。于是王士珍^①继任内阁，提倡议和，布告息兵。于时南军据有长沙，得陇望蜀，乘胜进逼岳州，要求撤退北兵，方能言和。中央固有允意，惟一时未得妥善办法，不敢急行，然又虑南军进逼甚急，发生冲突，遂派樊鼎至鄂，致电于谭浩明。其词如左：

中央业派王上将芝祥^②与陆武鸣^③接洽，岑西老、王聘老^④又在携手协商和平，目的当可达到。岳州驻军，中央本有意撤退，因两军峙立太近，未得妥善办法，不敢急行，个中苦衷，当能见谅。王督军素主和平，迭飭各军不许轻进，前线虽时有兵士出没，均系探访，并非增加兵力以图发展。昨闻南军前线现已节节向前，岳州驻军大抱不安之感，深恐相距太近，误会滋多，一枪之响，摇动全军，一隅之变，大局瓦解。伏愿一致维持，不再前进。

此项劝阻后，南军稍安，惟岳州虽为湖南门户，而东北与鄂省通城、监利、蒲圻、石首等处毗连，鄂督王占元即倾向和平，亦不能不有所顾虑。盖岳州失据，窃恐牵及鄂省治安，甚至动

① 王士珍：字聘卿，河北省正定县人。1917年8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② 王芝祥：字铁珊，河北通县人。1917年任四川检查使。

③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

④ 指岑春煊和王士珍。

摇武汉，因此之故，中央撤兵，不禁虑及鄂督不表赞同，且以险资敌，又恐其他各督反对，迭与谭浩明磋商，求谅其苦心孤诣，别图良策。顾谭不能谅，转以毫无诚意相诘责。兹记其与某调人之言，以见一斑。其略如左：

当王、范逃遁，联军进省之时，乘胜直追，不难顺流而下。维时北方将领，约预停战，文电不息，中央亦以此要求，颇有撤回北兵之表示。故留岳州，稍全中央体面，以便易于议和，且幹老^①用兵，以湖南为止境，若攻破岳州，难免不为势所迫，再攻武昌，而会师武汉又非幹老本愿。盖地理上关系，鄂省已在西南之外。其用意有三：一，因武汉虽扼南北长江咽喉，而交通便利，战易守难，民党迭次图谋，终归失败。二，因王占元为创议调停之人，并无反对西南行动，其调兵遣将，迫于情势使然，吾人可以原谅，故不予以难堪。三，因鄂人团体涣散，黄陂任内即召致大宗北兵，数年增加，势力巩固，非川、湘之易于驱除，一经进攻，必起血战，汉口商埠，将成焦土，故余亦不愿会师武汉也。诂岳州退兵问题，磋商月余，星使奔驰，未绝于道，中央一味支吾，毫无诚意，仅下一不伦不类之停战布告，以约东南军，而北军之出动，并未休息，似此情形，恐非武力不能解决云云。

谭(浩明)于中央，深致不满，审其语意，既已情势显然。而中央熟思审处，又迄无办法，于是异想天开，起用谭延闿，欲以隔断桂、鄂之争，而保其傅、周在湘以前局面，岳州仍驻北军，桂军退至衡、永。无如谭延闿实无面目再见桑梓父老，决不肯赴任，而谭浩明悉锐而至，隐有所图，尤不能轻将军民政权交出。此种策略，遂归无效。于时荆、沙危急，屡电求援于湘，石派代表金永炎^②、李书城^③，且效秦庭之哭。谭以中央欲动摇其位势，又进兵于荆、襄，即不胜愤懑，殆鄂军实行攻荆，谭遂立起攻岳。

① 指陆荣廷。

② 金永炎，字晓峰，湖北黄陂人。

③ 李书城，字晓园，湖北潜江人。

双方对峙之兵力

方王汝贤逃避岳州时，一般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始则心惊胆落，恐南军急追，颇难抵御，幸藉中央停战议和，得以少纾喘息，而南军占领长沙，初亦不复猛进。于是士气稍振，其已逃往武汉者，既经飞令追回；预备离湘者，又复安心停驻。且援军续至，城厢拥满，是皆王占元欲力保岳州，故而尽数调遣，顿令军声复壮。其右翼已进至华容、南洲等处，左翼已进至平江等处，加以皖军留驻萍乡一带，以为岳州犄角，防线之广，约数百里，较之从前湘南战线，已推展两倍有奇。兹记其岳州、城陵矶、新堤三线归王金镜^①节制调遣者，其兵力如左：

岳州（第一防御线）

第二师（缺一团）（王金镜所部）

第七师第十四旅（吴星【新】田^②所部）

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萧安国^③所部）

第二十师（缺一团）（范国璋所部）

第二混成旅（阎相文^④所部）

城陵矶（第二防御线）

第二十师一团

新堤（第三防御线）

第十师一旅（王懋赏所部）

第六混成旅。

① 王金镜，字耀庭，山东武城人。时任第二师师长。

② 吴新田，字芭荪，安徽合肥人。历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湖阳岳阳镇守使，陆军第七师师长等职。

③ 萧安国，湖北汉阳人，为直系军阀之重要分子。

④ 阎相文，字焕章，山东济宁人。时任直隶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至于南军，亦约计六万，然而器械不完，兵多徒手，即一连之中，土枪鸟铳，五花八门，色色皆备。未入长沙以前，与王、范兵相遇，通常四人共持一枪，大约一人擎枪射击，他三人则伏匿于后，一人徒手，二人持长刀，如持枪之一人毙，则徒手之一人前替；如徒手之一人又毙，则其他持长刀之二人更番前替。若行突击，则枪刀并进。至子弹一项，尤普遍缺乏，因生命所关，皆能爱惜，不敢滥费，非至迫不得已，而在瞄【瞄】准的确，决不轻击。故每利用爆竹以资误敌，而图节约。及得长沙，所获兵器弹药甚多，步枪至万余杆，机件颇有损坏，稍行补充，仍感不足。以实力论，较王军为弱也。惟广东军队器械精利，桂军次之。兹记其兵力之堪战者如左：

湘军

刘建藩所部零陵镇守使兵二十二营，炮兵二连、马兵二连、机关枪一连，余皆步兵。

赵恒惕所部第一师，全师两旅，炮、马、步、工、辎全。战时扩充，每连至二百二十人。第二师之第五团、第六团、马兵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兵一连。

吴剑学所部第一区守备队八营。

周伟所部第二区守备队六营。

李仲麟所部游击队十二营。

桂军

第一军步兵十营。

第二军步兵十营。

第三军步兵十营，炮、马各一营。

粤军

第一军步兵十二营。

第二军步兵五营。

第三军步兵十二营。

此外，谭浩明卫队四营，程潜卫队五营。

至攻岳军，则倾注湘阴一路，主力置于湘阴。其前卫进据福临铺，哨队逼近新墙、鹿角一带。左翼进至公安方面，与荆州之石军联络，为张学济所部，然其目的在扼堵吴光新之军。右翼则进至平江方面，即刘建藩之所部，所以横窥岳州之侧背。至江西方面之防御，则有马济所率之粤军当之。除留守长沙外，前线兵力约如左：

正面（湘阴）

湘军第一、第二师（缺三营）（赵恒惕、林修梅所部）

湘军第一、第二游击队（李仲麟所部）

湘军守备队三营（吴剑学所部）

桂军第一、第二军（卫荣昌、陆裕光^①所部）

粤军五营（马济所部）

右翼（平江）

零陵镇守使全军（刘建藩所部）

左翼（公安）

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副司令谢重光、前卫司令胡瑛）

攻岳总司令则为程潜，所部湘兵皆缠白布一方于臂，书曰：“夺得岳阳，湖南必生；不得岳阳，湖南必死。敌人胜我，则中国亡；我胜敌人，则中国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愿尔军人，努力杀贼。”粤、桂士卒，则皆佩带谭浩明之誓命，其词曰：“汝非中华民国最荣誉之军人乎？即为军人，当捍卫国家，诛锄摧残国魂之奸党，马革裹尸，流芳千古，汝之英名，当永受千百代人民所崇拜。汝若不尽厥职，则亡国之责，非在摧残国魂之奸恶，而在汝捍卫国家之军人。吾愿与汝誓，若不恢复中华民国国魂，宁死不生归，汝其勉旃！”综观以上口吻，谭、程野心如见，

^① 陆裕光：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之子。

岳州之战，岂能免哉。

程潜独抱之野心

程潜之授攻岳司令也，实则谭浩明敷衍之计。初程以湘南总司令之名义，先到长沙，谋以督军兼省长，比即秘宴其私党胡元俊等四人，授之以意，嘱其运动省议会选举之。胡等为之奔走，竟得选为省长。程喜，通电就职。不意湘西复电反对，湖南复电亦然。程以各方军民不肯拥戴，意气灰冷。于时谭浩明尚滞衡州，只得转促谭进省主持。及谭到省，乃言：“督军省长，非中央明令，不便自居，余暂以联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改行三厅之制（军务厅、民政厅、财政厅），以资统辖”云云。

程无以难，外貌附和，而心中极愤，即率所部出驻湘阴，仍以湘军总司令自居。顾所率之兵，仅只二营，犹系初到衡阳所募者，兵匪混合而成，不尽可恃，难图发展，而心营目注，遂集于陈嘉祐之旅，欲揽为己有，以张声势。惟陈无瑕疵可指，骤难推倒。适其第五团团长缺虚未补，遽委胡兆鹏前往充任。陈固不受，即令私党袭其旅部，不虞机谋泄露，陈得脱险，由刘建藩派兵护送至省，程诬为通敌，捏电于谭，而收其兵焉。除不服编制外，约剩三营兵力稍增，野心复炽。乃请于谭，愿当攻岳前敌。盖欲藉此图功，以树声望，为将来谋取督军地步。谭已窥其隐，若不敷衍之，恐滋人误会，又生嫌隙，以伤湘、桂感情，即嘉许之，令驻津市指挥前线。程窃喜其愿之得，遂改称攻岳总司令，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驰赴前线巡视。粤、桂诸将，历经战阵，深悉其人阴贼险狠不甚理会，即刘建藩、赵恒惕辈对其言论，亦皆貌合神离，故其司令不过徒拥虚名而已。前敌将士，仍系信仰谭浩明而有敌忾心。因此之故，程处前线，颇抑郁无聊。闻北军扶鸾，以下兵战前途，战仙题句云：

不得归，不得归，北风何事向南飞？洞庭青草都成碧，堪叹

群生性命危。

程固迷信神佛，得句大喜，油印若干份，散所部以为必胜。时有识者，谓首二句似北军不利，后二句则南军终败云云。盖即后来旋得亦旋失之徵也。

彼时程急于进攻，屡屡请命于谭。而谭之备战，初不过为供撤兵谈判之材料，欲不战以得岳，甚不以程急功为然，迭命其不可操切挑衅，以碍和局。迟至一月二十二日，谭乃下令攻岳云。

王金镜之失岳

守备岳州之总司令为王金镜，当长沙失守后，即由武昌移驻于岳。嗣以援军纷集，为图统御便利，鄂督王占元请准中央，加王上将衔崇其威望，冀其竭力防御，以固武汉门户。熟知此王之和平热乃较王汝贤犹过之无不及。

当南军逼近时，第一师师长张永成驰往会商攻守事宜，而王首不愿战。萧安国固庸碌无能，亦继起附和。阎相文、吴新田极言愿战。故岳战之前，王军愿战者仅阎、吴二人，此外皆不愿战。是其统帅醉心和平，欲步王、范之覆辙，因而影响及于一般，将士皆无斗志。然此种腐败内容，初不为南军窥破，故南军之计划原分两路进攻：一岳州，一通城。又因通城之王军单薄，不过第十一师、第八师、第二十师之各小部，且八师、二十师更易于击破，即欲趋重此路。乃方集中于新市、平江一带，而探报岳州驻军亦非常无用，极易于为力。至此始变企图，合力攻岳。

王军防务废弛，素无预备，其总司令部设于军舰上。直至二十日，南军侦察队改装便衣，扮作负贩者约百余人，各怀手枪、炸弹，突入王军防线，以行威力侦察，抢去步枪二、三百杆，王军经此挫折，始略为准备。兹从二十二日起，记其战况如左：

二十二日，南军于拂晓进攻，既而佯败。王军轻敌追入其前

线，忽地雷轰发，炸毙数百名，仓卒后退。南军乘势反攻，由新墙逼至破塘口。

二十三日，拂晓，南军桂兵攻破塘及山桥岭一带；湘兵攻枫树桥、乌江桥及西塘一带；先遣决死队勇进。第七师之吴新田一旅邀击之，南军欲退。

拂晓后，南军大队再行猛进，阎相文一旅兵系新募，见敌即溃，阎旅长极力制止，然已无及。是时乌江桥之第十师尚能支撑。至西塘之第二十师，一般将土方在聚赌，适在兴高采烈之际，忽闻敌袭，不战而溃。

二十四日，南军施行总攻击，三面进攻，皆距岳城一二十里。鄂督闻耗，急遣南湖炮兵及省防步兵数营开往助防，而王军不欲战，但截留火车，预作逃计。故是日起，即无客车至鄂。

二十五日，南军分兵进略通城、崇阳、羊楼峒各处，以遮断岳州后路。

二十六日，岳城内之王军只剩千余人，余皆逃走。午后火起，极为混乱，传言南军混入所放。王金镜急逃，兵心大震。

二十七日，朝三时起，浓雾迷离，咫尺莫辨，南军乘机猛扑，进占岳州。王军多向嘉鱼及新堤方面溃退。

二十七日之役，南军中卫荣昌、马济所部最为勇悍，其前锋数百人，短小精悍，皆执藤牌（人字凸形包铁），并挟利刃，贴地前冲，猛不可敌。同时避匿四围之徒手兵，乔装乡愚，携带爆竹，于浓雾中不绝燃放，其声若炮轰；或置洋油桶中爆发，如机关枪。王军张皇溃散，南军遂入岳城。维时尚午前八时许，不过战五小时，即得岳州。检查王军所弃弹械，计飞机二架，山炮、野炮共五十余尊，步枪七千余杆，机关枪数百挺，炮弹五六万颗，枪弹六百万粒。

荆襄之进剿

剿匪区域之声明

鄂督王占元对于时局，初为绝对主张调停，继以荆、襄独立后势渐逼己，遂颇趋向主战。顾其主战之意，仅以扑灭荆、襄为范围，初不欲以此压服西南主义。维荆、襄宣言，原与西南为一体，故王为岳州牵制，终不敢轻于进剿。对于石、黎，乃频劝告、警告及限日取消之电。孰意石、黎不理，而石且攻宜，召致湘西张学济军队。王始大愤，向谭浩明诘问。谭与张固不睦，竟不认为湘桂联军之行动。于是进剿荆、襄，王意遂动。嗣与商维持湘、鄂治安问题，谭又以假冒民党者可剿。王乃决讨荆、襄。湖北省议会闻悉，要求于王，对于荆、襄，不必用武，王作一正式之答复。其略如左：

石星川独立五十余日，黎天才独立一月有余，始以勉劝，继以申诫，不独不听从取消自主，反变本加厉，勒捐商民，发行伪币，纵容土匪，焚署劫狱，为害地方。故不得已，决欲讨伐。西南之事，须听中央指示，荆、襄之事，则由本督主张。贵会为代表民意机关，如欲保全荆、襄安谧，合劝其取消自主外，别无他法云云。

王督既欲讨伐荆、襄，而中央主和方在积极进行之际，对于王督之决心，多所顾忌，不即同意，而王督屡电恳请。兹记其一月四日之一电，以见一斑。其略如左：

近日石、黎两处，分途进兵，有加无已，决非空言所能阻遏，若不从速讨伐，必将滋蔓难图云云。

盖石星川得湘西援军，占领监利、潜江二县，声势复振，几有窥伺武、岳之势。监利一处，在岳州左侧后方，距临湘一百二三十里，又扼岳州与武汉交通水道；而潜江至岳亦百余里，与崇阳、通城并为重点。据此，监、潜一带之湘军既日夕图谋跃跃欲试，

而黎天才窺豫不成，緩有進逼施南之勢。宜城孤立，應援固極困難，而宜江水警炮船（宜昌第四專署）又被荆軍收撫，儼若水泄不通，陷于包圍之狀態。各方情勢如此吃緊，故王督屢電中央，要求進兵，以維持鄂省治安。中央仍恐碍及其和議進行，迭與王電籌商，乃將荆、襄劃為剿匪區域，適用懲治盜匪條例，特向陸榮廷、唐繼堯等聲明，此舉純為鄂省統治權起見，不涉及西南範圍，然後實行進剿焉。

攻圍任務之分担

鄂中軍隊歸王占元節制者，計有二師、三混成旅、四步兵旅，即王金鏡之二師、王懋賞之第十八師（系混成第六旅改編）、劉曜龍之第二混成旅、劉佐龍之第四混成旅（系石師未附和獨立之眾改編）、孫傳芳之第二十一混成旅、盧金山^①之第三旅、張聯陞之第十八旅、楊文凱^②之兼省防兩步兵團、尹同愈之警備隊三營及杜錫鈞^③之巡緝隊三營，共為一步兵旅。如此軍隊，皆能為用，討伐荆、襄，盡有餘裕。顧其中二王、孫、劉（曜龍）之軍，則有願戰（王懋賞、劉曜龍）、不願戰（王金鏡、孫傳芳）之分。劉佐龍、盧金山固極願戰，而所部官兵多雜鄂籍，恐不可靠（向荆州繳械之楊團即為盧部）。張聯陞一旅又遠隔南陽，楊文凱防團系屬新募，尹、杜之警、巡各營，皆不能赴戰。略約計之，王督可用之兵力，只二萬人，不足兩師，討伐荆、襄，實不敷調遣。

① 盧金山，字貢廷，河北靜海人。歷任湖北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陸軍第十八師師長、湖北荆宜鎮守使等職。

② 楊文凱，字建章，河北永清人。

③ 杜錫，字鴻賓，河北故城人。1912年任湖北第四師師長，1913年任漢口鎮守使。先跟隨黎元洪，後投歸王占元、吳佩孚。

故王督以兵力有限，请于中央分电直、豫，会师夹击。兹记王督迭与各方协议之计划，列如左：

荆州方面

宜军 由吴光新督率所部，协同朱廷灿、李炳之^①合力下攻，从宜都、当阳以进，担任主攻。

鄂军 由王占元命王懋赏、卢金山从新堤水陆并进，收复监、潜，进逼荆、沙，以为助攻。

襄阳方面

直军 由曹锟命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从花园、广水两路而进，担任主攻。

豫军 由赵倜命吴庆桐率两混成旅，扼守桐柏、新野、信阳、邓县为声援，相机而进以为助。

此外陕西交界郿阳、兴安，山深林密，用兵匪易，黎军固无西扰之谋，窃恐其势穷分窜，并请由陕督陈树藩酌派军队防堵于白河。至于武胜关以南之京汉铁路，则以直、豫加兵，按段把守，防敌侵袭，用分后顾之忧。更于咸、蒲一带，散布鄂军，以张崇、通之势。

布置既定，乃先讨荆而后及襄。盖荆、襄形势虽同属独立，而大有歧异之点数端：一、荆州已为国民党根据地，襄阳仍属黎天才独揽。二、荆军屡攻宜昌，襄军尚无明显之动作。三、荆州接近湘西，已得外援；襄阳地处前线，势若孤独。有此三因，王占元之协定计划，先取荆而后收襄也。

吴光新之取荆

湘西军队，器械腐败，用以出奇制胜则可，若以临阵对垒，

^① 李炳之，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历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河南督军署参谋长、河南守军副司令等职。

殊不堪用。其得监、潜二县也，闻系卢金山所部之某军官受贿让与，并未正式交绥。卢后侦悉，置某于法，严申约束，于一月十七日会同王懋赏复往收复。王军当先为第一线，卢军后援为第二线，王懋赏挥兵愤进，湘军不支，向华容之塔市一带纷纷溃退。其后援之荆军，胆怯竟不能驰救，亦退保荆、沙。王、卢两军收复监、潜后，王军驻于潜江之龙湾，卢军驻于监利之窑圻，皆距荆、沙只五、六十里。

于此时期，吴光新率同李炳之之第十三旅，已由长阳、当阳及宜昌沿江三路而下，势不可挡。盖吴军逼处一隅，既无路可走，而宜埠粮源陡绝，每米一斗渐涨至二千钱，军中乏食，至以荞麦、玉米充饥，将士心理，与其坐毙，宁甘拼死。吴光新素以知兵称而有大将之誉；李炳之亦复骁勇绝伦，深悉此时士气可用，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藉其慷慨奋发而使之战，靡不一可当十。遂连克宜都、当阳，进破枝江下松滋，顺流而东，迨十九日进距沙市仅三十里。

荆军坐困危城，四面受敌，参谋长唐克明系继傅人杰之后兼副司令，知事不济，携款若干万并带一营遁往公安。石星川胆益落，见内部分子复杂，兵又数战数北，二十一日之夜，乔装亦逃走。吴军之先锋秦毅一营，乃于二十二日夜进入荆城，石军向湘西常、澧方面而溃，荆州遂以克复。

吴佩孚之收襄

方吴佩孚率其第三师进驻枣阳后，乃商同吴庆桐、张联陞三路进攻襄、樊。吴庆桐之兵由黄龙荡以趋襄左，张联陞之兵由韩家营以趋襄右，吴佩孚则以其第五旅为先锋，循瀛水直取襄、樊。旅长张学颜勇敢善战，于一月二十二日已逼近樊城，据有衡坡、张家集、孟家集、七里湾一带之线。

二十三日拂晓，张以团长殷本浩带兵两连携山炮两尊、机关枪两挺，出襄阳之左，绕至东洋湾行佯攻，以为牵制。张则率团长张寿辛、营长张席珍与黎军激战一日，黎军后退，扼河以守。二十四日黎明，张军设法渡河，逐退黎军，占领娘娘庙一带。二十五日，张军七战连胜，复逐黎军于洪家庙迤东河流之对岸。河幅约六丈，深约二尺多，可徒涉。张军急渡进逼，黎军退近樊城，殊死拒守。此处工事坚固，援军实增，张军选定攻击点后，挥军突进，另以一部抄其右侧，黎军溃入城内。二十六日拂晓，三面进击，直逼城下。张军勇者先登，后队继之。黎军惊走，争入襄阳。于时黎天才闻败先遁，而张军追击，已渡过汉江，入襄阳。

是役也，黎军被俘数十人，投降四百四十余人。张军得快炮十六尊、土炮七尊、马步枪五百余杆、炮弹三千余颗、枪弹五十余万粒、机关枪三挺，军装粮秣无算。同时，吴庆桐及张联陞两军亦进克老河口。

攻岳之成功

讨伐令之经过

岳战之前，南军以鄂省讨伐荆、襄，系收复鄂省统治权，声明不涉及西南范围。及南军攻岳，亦为收复湘省领土，与鄂省收复荆、襄同一理由，亦曾宣言，以攻克岳州为止，不以鄂省为敌人，亦不涉及西南范围。此种行动，中央认为当然之举。至南军克岳后，王士珍与人言及，且视为时局之转机也。兹记其言如左：

南军攻下岳州，此时局之转机也。余夙主张我军退出岳州之说，所以然者，一则深知前敌各军之必不能战，一则又可使南方无作藉口。此说未行，早知其有今日之结果云。

王既以南军攻岳，转抱乐观，而南军克岳后，追蹶败兵至嘉

鱼、新堤一带东面，且及蒲圻，虽无剧战，而冲突频仍，是已侵入鄂省统治权范围以内。屏障尽撤，门户洞开，武汉之危，有如累卵。鄂督王占元迭电中央告急，日必数至。至此时机，王士珍惊讶不已，乃以电话问岑西林。其词如左：

士珍当国以来，以内忧外患非国之福，自始即以和平自矢，乃办法甫将决定之际，并岳州之惊耗忽来，茫茫前途，何以挽救？执事老成硕望，西南推崇，对于岳州此举，持何高见？究竟南军能否停止北攻，和议是否犹能维持，请速示知，亦可明了南军开衅之真意云。是不过表示王之和平热心，以为南军终将践其宣言也。孰知王之所期，适以相反。南军之总司令谭浩明行营旗帜，已改湘桂为湘桂鄂总司令，程潜已改攻岳为援鄂，是其攻克岳州为止之一语，当然不成问题，而会师武汉之声，遂日紧一日。兹记当日鄂督王占元致中央最后之电如左，即知彼时鄂防之紧急也。

据报，西南确有会师武汉之举，武汉倘有疏虞，大局何想！一误不可再误。万恳迅派劲旅，星夕驰援，勿再游移云。

从前中央对于王督复电，尽云严为防守，以待大局之解决。继见鄂事紧急异常，始知素爱和平之苦衷不为南军所谅，迫不得已，乃下令直督曹锟、鲁督张怀芝出师援鄂。曹、张两督，未见宣战明令，不肯出兵，非坐视不救也。先是中央政策，亦战亦和，双管齐下，既密令李纯^①、陈光远^②主持和议；又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曹、张两督，准备出师，李、陈两督又要求停战。曹、张不知李、陈提倡南北调停之论，亦出诸中央授意也。甚至集矢李纯，谓其同派相杀，极致不满之词。李即派遣使节，往晤曹、张，传其真意，并草手书，明系遵奉总统、总理之意，担任调停，誓非自己意思。盖服从中央命令，即系拥

①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时任江苏督军，支持冯国璋搞“和平统一”，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被称为直系的“长江三督”。

② 陈光远：字秀峰，直隶武清（今属河北）人。时任江西督军。

护中央，以此论李纯之为人，实忠于职守，一不可多得之疆吏也。

曹、张得悉其中真相，不禁惊愕万状，顾以大局起见，只好暂抑私愤，相约旁观，以窥中央能力。曹锟告人“且看中央如何做去”一语，最能传神。乃中央停战布告颁发后，荆军忽起攻宜，鄂事日危，而闽、浙方面，同时吃紧。曹、张各督，良不忍坐默，皆进忠告于中央，要求改变方针。张敬尧一电，尤为愤极，中有彼方假名调和，实行割据，图闽窥浙，其野心实欲窃据大江以南，以制北方死命。恳速定大计，勿再以和平之说，贻误大局等语。末后请中央即日颁发宣战命令，大张挞伐云云。至向不轻发言之皖督倪嗣冲，彼时亦有电详言停战布告虽颁，西南绝无言和诚意，请速设法维持等语。

中央接到此项电报，只允将荆、襄两处用武力解决，且藉治匪名义，犹恐涉及西南问题。不料荆、襄甫下，而岳州失守。曹、张各督固已气极，事急之际，乃令其出兵，宜其断乎不肯。于时总统至为焦虑，不得已亲自出马，由天津而济南经徐州至蚌埠，商促各督出兵。返京之后，又下讨伐令，大致谓：“谭浩明违抗命令，攻取岳州，应行申讨”云云。即所谓对于谭浩明之局部讨伐令。曹锟、张敬尧、张怀芝诸人鉴于中央诚意，乃允援鄂规湘，分途出师。

作战计划之规定

中央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以张敬尧为攻岳总司令。曹于二月十一日抵汉口，驻刘家花园。张于十日由徐州首途，十四日亦抵汉口，驻毡呢厂。迭相协议之后，作战计划分为三路，其军队支配如左：

正面（蒲圻等处）为第三师、第七师之第十三旅、第十五师之第五十八团、第三混成旅、第二十一混成旅之第一团，及其他

补充十营。

右翼（新、嘉等处）为直军第一混成旅、鄂军第三混成旅。

左翼（通城等处）为第七师之第十四旅及骑炮工各一营、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一旅及骑炮工各一营，并安武军十五营。

蒲、通后方，以汀泗镇为基本营，张敬尧督师，即驻于此。该镇距蒲圻七十里，为蒲、通、咸交通之重地，形势险峻，居民亦繁，所有前敌人马材料，皆以此为集中。

至于新、嘉方面长江沿岸之警备，亦由曹、张协定，其布置如左：

新堤以下之沿江北岸 宝塔洲、太平口、陆溪口、蒲潭、三眼桥、黄陵矶、港口、日洲、鹦武洲等九处。

新堤对岸之江南岸 芦蓆口、黄家店、嘉鱼、簰洲、杨林港、大小军山、金石嘴、花园等九处。

新堤下游之陆溪口 楚泰、楚同之两兵舰，皆配有四英寸口径之大炮，并退管炮、机关枪等。

以上各处，皆有相当之兵力，以为扼守。更以鉴于前此失岳之故，益复稳攻隐守，对于正面南又画为三道防线，即如左：

第一道防御线 羊楼峒、新店镇。

第二道防御线 汀泗桥、高塘驿。

第三道防御线 纸坊等处距省【湖南】六十里。

外如武穴方面，本可以不必顾虑，是时外间谣言甚炽，咸疑冯玉祥驻彼态度不明，遂又不得不防。除以第二师之一部为之戒备外，并于武穴对岸之半壁山架设大炮四尊，且于大冶、漳湖等布置哨线，以防内侵。

张敬尧之督师

张敬尧前在四川与蔡锷对敌，即号为骁将，颇有威名。而蔡锷

极称道之，谓为北系杰出。此回攻岳，中央特用以当前敌。张亦自负，期在必克。惟念兵不在多而在精，前之第八师、第二十师，断不可再厕前敌，以相牵扰，而王、范辱师，理宜严办，以维国纪而振军声。即于离徐之前，首电中央，谓奉任前敌司令，请将八师、二十师立行撤退改组，否则难以指挥。并谓：“王、范通敌辱师，应请严惩”云云。张到汉口后，又恐中央政策依然举棋不定，乃与曹商，召致军官会议一次，以申约束。大致谓：“中央从前主战主和，时而变易，以致士气颓败，势几不振。今此攻岳，前敌军官，必须决定宗旨，大家守信进行，莫如效法古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宗旨，无论在此进攻期内，中央有何项背戾之命令，概置不理。俟岳州克复，然后再议行止”云云。及张前赴汀泗镇时，犹虑士心不固，纪律不张，特以五事诤诫将士而颁布之。其词录左：

一、亲爱人民。此次兴师，原期救民于水火，我军过境，务须体察人民生计艰难，公买公卖，毋犯秋毫，俾人民晓然于我军确为保商卫民而来，益加亲密，倍形敬爱。从前英、法、日、美等国大军所至，军民极表欢迎，盖军民一体，实本斯意。此宜诤诫者一。

二、服从命令。长官命令，关系全军安危，必须遵奉无违，始能克敌制胜。本总司令自民国成立以来，无役不与，每用必捷，不外服从命令，克尽天职。切盼前敌将士，共抱此志，同心协力，奋勇进攻。如有不遵命令和自退者，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此宜诤诫者二。

三、勿听谣言。南军居心，每多险诈，我军未经临阵以前，辄以南、北一家，不必自相残杀，间我军心，懈我士气，甚且谓彼此带兵长官，互通声气，倘实心作战，必与个人不利。种种谣言，最易动听，而一经交战，彼方惨无人道之事，有目共睹，从前一切虚言，断难凭信。况大总统明令讨伐，严拿党首，悬有重

赏，且有克复岳州，赏银三十万元之电令，并非仇视南人，实南军中多狼子野心之辈，惟知争夺权利，不惜扰害国家，除恶不尽，必有后悔。此宜告诫者三。

四、爱惜枪弹。枪械子弹，实为军人生命所关，平时固当加意保护，战时尤须特别爱惜。盖缺此则无自卫能力，必视同生命，非到敌人接近，不可轻放。本总司令迭经战阵，素稔新军流弊，往往敌尚远隔，犹未进至有效射程内，即行滥发，迨至敌已逼近，而子弹告乏，无术抵御，全军致受影响。尤可痛者，稍有挫折，即将枪炮子弹悉数资敌，非惟有玷军声，亦且攘成大乱，一时不慎，为害无穷。此宜告诫者四。

五、互相联络。前敌各军，关于作战进行，同一任务，一支失败，牵动全局。务须彼此联络，信息相通，互相援应，对于国军，当如家人父子，亲爱和睦。缘我辈此次南下，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御侮，何求不遂。若意见分歧，交相离贰，致被敌军各个击破，不惟有负国家养兵之义，亦且同失自卫，累及身家，殊属不置。此宜告诫者五。

更于进战之始，严申军纪，以中将周符麟为战地稽查长，率宪兵一连，在阵后扼堵，无论前敌官兵，情节轻重如何，倘有退缩潜逃，即一律置之于法。

三路军事之行动

蒲、云方面

(甲) 惭龙山之持久战

正面各军，为吴佩孚总指挥者，于二月二十七日由蒲圻分路拔队前进，至午后一时，其先锋之第三师第六旅，进抵茶庵岭，即留其第十二团驻守，旅长张福来带其第十一团向羊楼峒继续行

进，驱逐少数之南军，遂占领之。同时其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率其所部亦抵新店镇。于是羊楼峒及新店镇一带之线，皆为吴军占领。

是时，相与对峙之南军前线，大部扼据慚龙山。该山沿羊楼市延长五十余里，形势险峻。其支配兵力约有如左：

赵恒惕一师（滩头、新店、羊楼市一带）。

林修梅一团（滩头以西）。

韦荣昌所拨五营（路线两侧）。

林俊廷所拨二营（羊楼市）。

吴军从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开始总攻击止，与南军相持，每战于大雪弥漫之中，以刃袭为多，以弹击为少，双方激斗，颇为猛烈。兹记其战斗经过之大略如左：

【二月】二十四日，南军赵恒惕率其第一师第二旅进攻新店，不利退于滩头。

二十九日，南军林修梅率其第五团攻吴军，败于商岭而退。

【三月】一日，吴军第三师之第六旅、第七师之第十四旅为先锋，与南军战于羊楼峒附近，均冒雪进行，冲击猛烈，南军死伤极众，吴军亦死将校一员、兵十余名，负伤三十二名。

二日，南军赵、林利用雪天，以一旅之众，多著白色服，出吴军不意，突过曹家渡，吴军却退。

南军约一混成团，通聂家市绕羊楼峒右侧，以袭吴军之背。后经吴军第六旅之一部及由蒲寇冠英所率之第七十二团一部击退之。

三日，吴军第三师及第三混成旅猛行进攻，得占赵李桥及港口。

五日，南军有奋勇者约二十名，突入吴军防线，企图掠夺机关枪，经第三师击死其十五名，余五名卒被掠去一挺。

六日，吴军第三混成旅之崔魁文一团驻在港口者，是夜十

时遇南军大部往袭，奋力击走。

南军赵恒惕率所部两次往袭赵李桥，一在午前六时至十二时，一在夜间二时，均被吴军击退，死伤四百余人。

吴军之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率所部三营，往攻梅山上之南军。初颇失利，既而辅以机关枪二连，复猛进，南军急退，死将校三员，弃大炮二尊、枪数杆。

七日，南军约一旅，林修梅指挥之，往袭港口，被吴军注射，积尸盈河，新溪河水为之不流。而南军浮桥旋毁旋搭，卒得渡河。吴军不支，得第一师赵援，反击甚猛，战至翌日清晨，南军终败走。

南军赵恒惕以附近新现之护国军一千五百人，编为敢死队，与自太平口赴新店之吴军阎相文一旅遇于余家桥，激战五六小时，终不支，死二百余人，被俘四百余人外，均溃散。而阎旅卒得抵新店。

九日，吴军第三师、第七师、第十八师之各一部，合战南军于羊楼疩附近，南军退守其防线，双方死伤甚多。

以上九日以前之战，吴佩孚每持刀督阵，英勇绝伦，遇冲锋之时，常首冒弹刃先进，将士转多落后，见有后退者，则手刃之。纪律既严，十战九胜。而赵、林两人亦颇强悍，惟屡行强袭，如港口之役，前仆后继，终不获效。盖南军虽有必死之心，而吴军则挟必克之志也。

（乙）羊楼市之突破

南军与吴军相持十余日，精锐将尽，但能固守其线，未即破裂而已。吴佩孚乘其残败不能振，遂于十日开始总攻击，率其第三师及第二、第三混成旅，并补充第二旅，从羊楼市南方朱扳坡至滩头西方黄盖湖沿一带之线，于黎明进攻，战至黄昏，枪声隆隆，至为猛烈。

是时，南军藉衡龙山之险，构筑防垒四道，互长三、四十

里，拼命拒守，死伤枕藉。而吴军节节紧逼，卒破其防垒三道，逐退南军于距羊楼市五六里之附近，乃行中止。十一日清晨，复行进击，再破其最后之防垒，南军纷纷后退，吴军入占羊楼市。是役也，南军死伤甚多，吴军仅死伤三百余名，得大炮十余尊，弹药、帐棚、粮秣无算。

（丙）云溪之追击

南军既失羊楼市，其坚牢之前线遂破。吴佩孚欲乘胜长驱直进，以取云溪。盖云溪距羊楼市六十里，为南军前线之后援重地，弹械粮秣多萃于此。故吴于即日午后一时，以第三混成旅萧耀南^①所部为第一追击队，以第五旅长张学颜所部为第二追击队，复行进军。其战况如左：

十一日，第一追击队向新墙方面而进，南军且战且走，是晚占领桃林。

十二日，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向云溪。

十四日，第二追击队占领五里牌，随以一团继进追蹙。

十六日，第二追击队占领路口铺后，吴佩孚督令乘夜驰追，进抵云溪附近，血战半夜。

十七日，吴军乘黎明猛扑云溪，占领之。

云溪与羊楼市之间新店、聂家市、沅潭等处，高山峻岭，固有险可扼。无如南军屡败之余，士气沮丧，骤不可挽，因而不复耐守，亦不复猛战，遂致遇敌纷退，莫能遏止。至十四日以后，临湘方面败往之湘军，又以粤军误认为敌，遽行开枪互击，损失愈巨。韦荣昌一部虽能奋斗，而受其牵制，亦震动而走。

十六〔八〕日，赵恒惕回守云溪，欲以死拒，顾士无斗志，终不能支撑，遂弃云溪。吴军此役得大炮十三尊、子弹七十箱，大获全胜。而云溪距岳仅四十五里，故此时之岳州已有必破之势矣。

^① 萧耀南，字珩珊，湖北黄冈人。时任直隶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新、临方面

(甲) 新堤之固守

新堤为湘、鄂交通要点，从新堤以上五十里之罗山一带，为卢金山所率之第三旅守之。罗山之形势最为险要，新堤低平之地，倚此为屏障焉。卢军之第五团为宋大霈^①所率者，即驻防于此，依险置炮，凭高设垒，极为坚固。至此以下约二十里之沙埠、肖家嘴及新堤近岸上下十五里一带堤畔，亦筑炮垒五座，并密布地雷，工事甚坚。而新堤市街之附近，约距五里，且筑坚墙一道，高一丈八尺，宽五尺，守以大炮机枪至十余架。新堤无城，即与坚城无异。以此观之，南军欲陷新堤，实为至难。而南军不顾，企图取此，以为进窥汉阳之根据。二月二十一日起，由唐克明、何成濬^②会同胡瑛、谢重光之一军，自公安方面屡往攻袭。卢军与之激战，最为猛烈。至三月六日止，南军始溃走。兹摘其战况列左：

二十一日，南军渡花矶港，图犯新堤，经驻守罗山之卢军邀击之。战三小时，南军不支立退，沉船三只，死百余人，其参谋焦某被俘。

二十六日，南军突过白螺矶，分三面扑罗山，即经宋大霈与之激战一昼夜，炮声震地，卒得固守。

二十八日，南军猛攻罗山，兵力增至五千。卢军死守，弹如雨落。南军骤死一千五百人之多，而前仆后起，势不可当。卢军不支，退出罗山。

四日，卢军与南军激战五小时，将南军追出罗山二十余里。

① 宋大霈，山东人。历任湖北第三混成旅旅长兼荆宜镇守使、湖北陆军第三师师长等职。

② 何成濬，字雷竹，湖北随县人。

六日，南军以全力攻罗山，始以枪射，继以炮击，卢军阵势几经动摇。卢金山立斩溃兵数名，逆战复猛，南军死伤甚多，遂溃走。

上述之战，为新堤以北之防御而起，故必争罗山。其间二十八日至四日罗山旋得旋失，双方死伤尤众，然而卢军终得最后之胜利。克保罗山，以固新堤，卢金山甚有功也。

(乙) 临湘之进攻

新堤对岸之百花洲，处嘉鱼居江之南，向京口进武昌必由之路，亦为进取临湘之要地。三月一日，王承斌^①所率之第一混成旅即由嘉鱼移据于此。是时驻于临湘方面之南军，约如左：湘军一师、湘军守备队六营、桂军五营。

三月一日以后，南军向百花洲进袭三次，王军均击退之，得小铕三十箱，相持至八日之久。王军完其准备，转取攻势，节节进击，至十五日即克临湘。兹记其战况大略如左：

八日，王军至月塘嘴，与南军遭遇，战从午后三时起，直至日暮，南军死五、六十人而退。此为进攻临湘之初步。

十三日，王军攻鸭南，从午后一时至三时克之。南军退据鱼矶。晚六时，王军复攻，又克之。南军退至新港。

十四日，王军攻新港，冲击二十余次，战斗最烈，南军以蒙损失过重，即夜十时向临湘撤退。

十五日朝，王军乘胜进攻，士气百倍。南军纷向云溪溃走，王军遂克云溪。

王军之战，以十四日之役最占胜着。南军死于新港一带几不下千人，而王军之死伤仅数十人。南军经此痛创，士气疲败，遂逼于退却。王军即得临湘，南军之左侧掩护顿虚，武、岳沿线之南军致被震动。且临湘距岳仅九十里地，滨江湖，又有山险。论南

^① 王承斌，字孝伯，辽宁省兴城县人，时任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

军之作战，沿铁路线以羊楼市为重；而沿长江线实以临湘为要，此处一失，全局动摇。故南军颇殊死以守，乃终为王军击败。是则王承斌之功焉。

通城方面

(甲) 三里河之反击

张敬尧于三月六日即赴汀泗镇督师，适通城方面之南军已猛进逼。张以此方面之敌颇为强大，就中桂军卫荣昌素号骁悍，而刘建藩亦湘军中之以勇敢称者，念非亲当此路不可。遂将各路总攻击日期与曹锟商定后，即兼程赴通。于时南军前队已近通城，其兵力约如左：

刘建藩所部二十二营，李仲麟所部游击队六营，韦荣昌所部桂兵五营。

南军前队总司令为刘建藩，其出发之前，曾语所部，谓：“通城一区，实为战略上之要点，如敌欲攻岳，非先由通城进击不可。我军欲攻敌，亦非先击破通城不可”云云。其重视通城如此，故其进扑亦急。

三月十日，张敬尧驰抵崇阳，即令吴新田、田树勋、张敬汤^①、刘锡广各旅长于十一日实行反击。兹从十日晚起至十四日朝之战况列左：

十日晚，张军前锋部队为张敬汤旅长，于夜间准备突向三里河敌垒猛袭。三里河距通之南三里，甚为险要。攻至翌日黎明，夺敌垒四道，克之。

十一日，南军袭刘旅，同吴、田、张各旅帮同击退之。吴新田并占领樊家阵地。

十二日，张敬汤率军攻麦市，下之。乘胜向盘石铺进攻。

田树勋、吴新田、刘锡广与南军交战六小时，南军向九斧方

^① 张敬汤：张敬尧之弟。时任湖南第一混成旅旅长。

面而退，各军乘胜追十余里而止。

十三日，张敬汤于午前八时攻克盘石铺。

刘锡广攻十里市，至午前十二时，南军退至尖山、磨桥。午后二时，南军又退至下潭地方。刘旅往追，南军反击，两相冲突，至为猛烈。刘旅长甚为勇敢，奋力指挥，相持至夜，南军创重而走。

十四日，张敬汤追南军于箭楼屯，猛战克之。

南军将得通城，骤遇张军反击，遂致失败，退出箭楼屯后，只得抛弃攻势，转为扼险以守。湘军则扼堵天岳山及三埠桥一带，桂军则扼于南木桥、詹家桥之间。

(乙) 天岳关之血战

天岳山即幕阜山，亘平江东北九十里，峭壁摩天，高拔一千八百丈。元胡天游诗有“天岳山高一千八百丈，我疑山顶即天上”之句可见。其上进路为天岳关，张军攻击部队为张敬汤之一混成旅。张敬汤进攻损失固巨，而以二日之力，卒得雄关，真骁勇也。十四日，张分其军从山之两侧猛行强袭，因受敌瞰制，弹如雨落，连扑三次，下突而上抗，死者已多，均不成功。延至日落衔山，再行四次强袭，卒得占领山腹阵地数座，以为依据。营长罗开福死之，帮带王万昌亦重伤，余外目兵死伤三百余名，人尸、马尸高叠，为至惨烈。是夜，张命一营绕进关之西北山腹，一营抄至小黑洞敌之侧背，皆约火炮为号进扑。翌日未明约二时许，火起炮响，光焰四彻，灿烂如繁星，营长张承恩带兵先上，近敌一二百米达，短锋肉搏，张忽折臂立倒，营长石振芳、张敬周挺刃继进，亦中创死。就中张部以长官阵殒，士气益奋，争绕关后，登峰侧击。于时进至东南山麓之众，攀藤附葛，以击敌背。靡不于敌火之下舍死上登。天色渐明，已夺防垒四道。俄而突击之号音陡起，各方踊出，哮喘齐进，敌乃不支，纷纷而溃。事后检点南军死一千五百名，张军死伤五百名。

(丙) 詹家桥之夺取

詹家桥扼通城、岳州之中心，地形险要，南军守此为猛将韦荣昌。韦年五十余岁，出身盗魁，从前镇南关之役，法人亦惮其勇。现虽老迈，而貌殊凶狞，草履包头，颇具威势。所部桂兵，亦颇强猛。实劲敌也，乃为张军之吴旅击破之。吴新田亦殊猛勇，可称对手。

先是韦于詹家桥之前方南木桥西北筑堤，以资守御，而为第一阵地。吴督队勇往袭之，韦竟不支，退保詹家桥，企图固守。一切布置，甚称严固。吴于十四日拂晓，以其第二十八团团团长刘宝善所部当先进袭，韦甚猛拒。正生死相搏间，忽其营长莫荣庆中弹立仆，兵心震动。韦向白水桥而退。吴军捡得机关枪七挺、炮弹数十箱。吴复整队率军追蹶，韦部署未定，忽逢追兵，则又退走。

(丁) 三埠桥之突进

三埠桥为平江要隘，其间如白葛岭等，峰峦起伏，山道崎岖，往往石壁参天之中，一线羊肠小径。南军多扼两旁。张军进攻为田树勋一旅。田于此间奇路进击，殊非易易，乃竟直前克之。其有勇能战，实不弱于张、吴。其战绩卓著，则为其间之白葛岭一役为最。该岭进路窄隘，及于峰顶，南军扼据其上，已得形胜。田军无可自蔽，冒弹雨进扑，前者一死，后者即抵其缺，步步上逼，卒跻其顶，南军惊溃，遂占领之。此处得手，三埠桥之南军震动，田乘胜进克之。

攻克岳州之战况

周团之突入

方吴佩孚克云溪时，仍乘胜进攻，其第三混成旅之一部，约一混成团，于十六日近城陵矶，距岳州只十五里。城陵矶扼洞庭

之口，大江浩瀚，自西来汇，三面枕山，一面临江，语其形势，实为岳州之屏障。南军据此，亦颇坚固。混成团长张某念非先下此不克进攻岳城，遂亦不顾险巖，率队冲上。顾每次扑攻，辄被南军从头痛击，如骤雨而下，直至过午，尤不能破。

此时南军之兵力，约步兵六营，并大炮七尊。炮置山头，为萧秉忠镇守，极为骁悍；步兵配布四围，以为掩护，终不转攻。

正值相持不下，适得探员报告于张，谓敌弹将尽。于是机关枪卫营长带兵先冲，后队继之，萧秉忠中弹死，余敌四散，遂占山隘。即置野炮向岳城轰击，乃二三十发，迄无回响。步兵周团，遂下山向岳城而进，顾沿途不见一卒，直至草鞋铺，距岳城只六里，疑城内有伏，不敢再进。待至十七日之午，第三师之第五旅亦到岳城东门外，旅长张学颜初以附近无敌，亦不敢轻进，乃与周团会合一处，以所带炮连先行开炮轰城。一炮之后，其南门洞裂，顾久无回击，周团以城内无人，放胆先入，固不知城内大有人在也。

巷战之激烈

先是岳城原为程潜带其卫队五营驻此，而程为人鲁莽有余，胆识不足。在云溪得北军计划书，言舍岳不攻，迳出新墙取长沙，其副官某，遽以告及，闻前线不利，先率所部潜行撤退。旋马济赴援羊楼市不及，遂退至岳州。至则空城一座，即以所部六营驻扎城内。马济为陆荣廷养子，年未三十，甚称慄悍，每临阵，辄身先士卒，别有壮士百人成一队，皆带短枪，左右拥卫之，见有退缩者，立斩其首，无令不能退。陆爱其勇，极为宠信，骤由一副官拔升至统将。平时高视阔步，除陆外，如谭浩明亦在睥睨之列，而程潜无论矣。入岳州后，探知程逃之故，即欲手刃其人，徒以守岳为重，只得暂为忍耐。顾岳州之险，初不在城，一在城外东南五里之金鹗山，地势甚高，俯瞰城中，纤悉毕见；一在城北七里山，亦历代屯兵之所，与金鹗山相犄角，皆防

守重地而并弃之，伏处城内。则马有勇无谋，即此可见。或谓马固虑及，初不料前线要害均失也。嗣闻炮声之震，始知城陵矶亦失，无何敌已袭至，既伏岳四处以待。方周团撞进时，顾盼无人，为意至得。俄而桂兵突起，狭路相逢，急不得脱。匆遽之际，即与巷战，互以刺刀短刃相击，喊声震天，血流满地。斯时桂兵势同困兽，而且手脚轻趔。周团不敌，已伏尸数百。于此相持难解之际，适得舰队发炮相助，桂兵顾此失彼，心慌少却，周团乘机遂以逸出。

舰队之掩护

初江犀、江元、江利、江鯤、江贞、楚观各舰，归杜锡珪^①所统带者，已随军掩护，节节而进。杜固著有战功，颇富胆识，方驻城陵矶时，忽闻张旅炮声，知将扑城，即恐有失，急率舰队驶出矶头，向岳城发炮，以行助攻。于时北城上亦匿有桂兵，以炮还击，隆隆之声，震慑远近。因此之故，城内周团藉其威力，得以急退，否则无以自拔，而受创益巨矣。

是役也，舰队中江犀舰受伤，保身台及舰尾被击百余处，然仍发炮十三击；此外江贞舰发三十二击，余舰各数击。受伤共五人，无死者。

水陆之夹击

周团退出后，比至夜间，第三师及各混成旅皆已全部会齐，包围三面，总指挥吴佩孚亲自督率，于十八日拂晓向岳城而进。同时杜锡珪率其舰队辅之，水陆夹击。马部负伤亦重，先夜即多撤退，至此所余不多，且战且走。午后一时，吴军入城，遂克岳州。

张敬尧闻报，于十九日即由崇阳至岳，检查战绩，自以吴佩孚为功首，各旅长次之，杜锡珪亦不无功焉。

^① 杜锡珪，字慎臣，福建闽侯县人。

是役也，马部退出岳州时，遗下大炮数尊、马步枪百余杆。

长沙之收复

合肥再出之军电

当王士珍继段合肥后也，一般舆论，认为当然。盖王、段虽同为项城^①部下，而声华勋绩，王终逊段，两人利害亦始终相反。辛亥革命，王为陆军大臣，清主逊位，王遂罢官。项城帝制，王长陆军，段极反对，项城终败。复辟之事，王实与谋，段起讨逆，王又失败。凡此成败相寻，以王继段，实为当然之举。顾王既继段，政策不行，攻岳令下，即思远引。于是一般舆论，又以时势所迫，段合肥几有不能不再出之势。王固善识风头，遂屡屡求去，于三月八日微服赴津。总统无计挽留，一面令钱能训^②暂代，一面敦请合肥出山。合肥卸职后，深居简出，非有参战之关系，几思不复问世，归隐泉林，断不再出。总统频造其邸，亲为劝促，迄不为动。于时各省区长官，以及前敌统将，皆以总揆虚悬，政策无出，函电商询，征取同意，咸以合肥声望素著，中外仰望，非恳其再出不可。顾合肥决不再出，且向各方函电解释，于是各方最后之电乃至。其大略如左：

我公再造共和，功在民国。前此不忽坐视沦亡，出任艰巨，今之危难，尤倍于昔。覬等已互相约定，我公如久任揆席，则同人等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是全国之安危，同人之离合，均决于我公之一身，论情论事，皆当俯就云云。

① 袁世凯，字慰庭，河南项城人。

② 钱能训，字幹臣，浙江嘉善人。

电末署名二十七人，皆各省区长官及前敌统将，由曹锟领衔，于二月十九日拍至。情词急迫，可以概见。

合肥以各方敦迫，而外交吃紧，亦有相逼之势，至此意稍活动。总统闻之，喜甚，先将特任令下后，再往逼请。合肥迫不得已，于三月二十三日就职。是时岳州已下，乃本其原来政策，更令前敌继进，规复长沙。其电令如左：

岳州一役，我军战绩极优，惟迭查各方报告情况，敌军于阵地深沟高垒，并用铁条网为防御，设备颇密，故战时伤亡将士数亦不少。

现在军声既振，长沙方面利在急攻，否则敌援日增，敌防愈固，攻取益复费力。即望互相联络，乘胜直捣，迅奏全功云云。

是为合肥再出后之第一军电，由参陆处于二十六日拍发。惟岳州方面已继续进攻矣，此不过促前敌迅行进攻。盖兵闻拙速，未睹攻迟，合肥之顾虑在此。

先下平江之详情

岳州既下，南军退至湘阴、平江之线。张敬尧除以第四混成旅担任岳州之守备外，命吴佩孚率其第三师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向湘阴进攻，张则率所部猛攻平江。盖欲先下平江，以免牵制湘阴一路；且非先下平江，岳州亦不稳固也。平江距岳一百八十里，距湘阴一百二十里，交通便利，而平江之形势甚处险要，左拱连云，右峙幕阜，纯水绕其南，昌水阻其北，万峰千涧，萦环拥抱。南军据此形胜，几不易下。天岳山诸役，南军虽形挫败，而后援续集，大有再接再厉之势。兹记其兵力如左：

刘建藩十八营，韦荣昌五营，谢光国六营，罗先开八营，林修梅六营，洪绍林四营。

张敬尧之进攻也，系取包围之姿势，除以陈德修所率之安武

军为预备队，驻于定关，以王懋赏所率第十八师之第三十六旅，分扼于岳、平之间外，其他田、吴、张各军，分为三纵队而进。其任务及进路即如左：

中央纵队 田树勋所率之第二十一团、补充第一、第二、第三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市、五里排向平江。

右纵队 吴新田所率之第二十八团、第十一团，由詹家桥向大荆驿截击岳州溃退南军之后路后，复经长乐街向平江。

左纵队 张敬汤所率之第四十二团、第四十四团及补充第一、第五团，由天岳经虹桥市向平江，并分兵一部绕至平江东北，以行威胁。

各纵队基本任务于十八日即分途猛进，兹从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记其作战大略如左：

十九日，中央纵队克南江驿，右纵队克杨林街，左纵队克虹桥市，皆占领之。

二十一日，左纵队攻下毛园占领之。

二十三日，左纵队攻下桃花洞。此为与新墙相联络之南军阵地，山势嶙峋，沟叉综错，甚为险隘。

右纵队与攻湘阴一路之吴佩孚军合击大荆驿之南军，克之。回军东南，从仰山铺经长乐街而进。

中央纵队向上塔市进攻。此处有冬桃山环峙其东，以为屏蔽，南军扼险以守，相持一日始克之。

至二十日各军合围攻克大湖及独流滩各险要，南军之重要阵地也。于是刘、韦诸人，以险隘尽失，即欲固守，而荏不能战，乃急向长沙退走 各军乘之，遂下平江。

进破湘阴之迅捷

南军之防线

程潜逃出岳州后，即下令退军驻守湘阴，以保长沙门户。因虑兵力单薄，先赴长沙，面商谭浩明，并陈前线不利情形。谭并未谴责，亦决定退守湘阴。时三月十六日，岳州犹未失也。彼时谭语程曰：“余已飞电陆、唐火派大军援救，均奉回电，桂军一十五营，滇军一师，黔军一旅，业已出动。仍恐缓不济急，又电令洪江林俊亭、田应诏共十五营，就近赶往湘阴，今且将至省城。第一区守备队四营由吴剑龄率往，若能死守一旬，即可得援，不难转败为胜”。言次限程速返湘阴。程云：“张学济尚有数十营，惜械弹甚少，始终未出援兵，今事已至此，若蒙化除成见，济以械弹，彼由常德抽派一二十营，两日可到湘阴，实足御敌。”谭允之，急电至张。张自援荆败后，即伏处常德，兵多徒手，势极不振。比即复电于谭，允拨八营，要求快枪二千杆、子弹若干。十七日，谭派金永炎乘湘云兵舰解往；另派军务厅长杨仁庆偕程潜赴湘阴筹画防务。至则岳州已失，马济突至，欲杀程潜。顾人急计生，程乃归罪于某副官，谓报告北军进攻长沙，因此退出岳州，立杀某副官以谢马。马愤愤而去。程、杨遂将各军布置为防御线三道。即如左：

第一道防御线：新墙。第二道防御线：湘阴。第三道防御线：津市。

其他前线退却之兵，并大部桂兵，则集于南津港，以当铁路之正面。兵力不下三万，声势甚盛。

南津港之进击

岳州控制全湖，濒湖要地，上为布袋口，下为城陵矶。而布袋口与岳城三十里之中则为南津港，亦系要隘。守此者为陆裕光

所率之桂兵为多。

陆裕光为陆荣廷庶子，年亦未三十，人言实一纨绔，无甚学识，然从钮永建^①习军事有年，并非愚弱，至于临阵之勇，则不及韦、马远甚。二十三日与吴佩孚所部第一混成旅及第二混成旅交战，尚能支持，而死伤极众，吴军仅死百余人。二十日，吴军旅长阎相文奋勇异常，当先猛进，陆即不支，直向长沙溃退。

新墙市之猛攻

由岳州南行六十里为青冈驿，渡新墙河即新墙市，又南六十里为大荆驿。故新墙一处，适当驿路之冲要。南军扼守为田应诏所率之镇守兵。田系前清田心怒之子，辛亥之役，带敢死队攻南京雨花台，颇有勇名。所部镇守兵，亦纠纠有武概，惟仅混成一团，且弹械不充，以当吴军屡胜之师，一战即败。吴军之攻击部队为萧耀南所率之第三混成旅。萧为鄂籍，卒业湖北将弁【学堂】，后隶曹锟部下十余年，历经战事，胆识颇优。从十九日起至二十一日午前七时止，奋战二日间，克之。

湘阴之决战

湘阴距长沙一百二十里，濒临湘江，形势险要，实为岳州入长之第二重门户。此处得失，关系綦重。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于二十四日晚即已进扑，至二十六日朝始行击破。在此二昼夜间，双方悉力鏖扑，以争最后胜负，因此死伤咸巨，南军约达五千余人，吴军亦约三千余人，死伤枕藉，流血成渠，交绥以来，此为最烈。惟此役程潜怯敌未战先逃，赵恒惕各军未遑顾及，尚能拼命相搏，终以吴军过于勇敢，不能久持，创重尽溃。

^① 钮永建，字惕生，上海人。

收復省城之政局

譚浩明之急退

三月二十七日程潛去長沙後，岳州旋失。譚浩明得悉，知湘陰形勢吃緊，深恐省城動搖，立出布告，冀鎮人心。其詞簡而韻，頗有意味，尚憶記之，其略如左：

岳陽小挫，軍事之常。本帥坐鎮，自有主張。諭爾居民，各安厥常。造謠生事，立正刑章。

蓋當時譚在長沙，人皆以“聯帥”稱之故云云。

於是譚頗希望湘陰固守不破，以待桂援之至。孰知湘陰告急之電，日必數至。時留守之兵，不及五千，省垣既關重要，勢不能派遣。既而平江、新牆均失。至二十四日，程潛逃歸，湘陰已不可保，即欲力扼長沙，而城堞四圯，無險可據。蓋譚廷闈督湘時已撤毀也。方焦慮間，陸裕光又敗歸，譚知大勢無救，即乘夜間先將兵器、彈藥、糧餉、服裝并俘虜等項，送于湘譚，二十五日早四點鐘，偕程潛諸人并其員弁衛隊急離長沙。

南軍撤退先後

譚浩明退出長沙時，已將湘、桂、粵各軍撤退計劃分布之，即系先桂、粵後湘之，次第分三路而退。即如左：

第一路 由株州退至衡山，再退衡陽，以集中永州為終點。

第二路 由湘鄉退至新化，再退溆浦，以洪江為終點。

第三路 由湘鄉退至青樹鎮，以寶慶為終點。

先桂、粵後湘者，因戰時湘軍皆居前敵，退時亦以湘軍後衛，願所以如此者，皆程潛一人所釀成。方得岳州後，桂、粵將士以由衡而長而岳，皆其前鋒，固不免持勝而驕，湘軍嫉功，憤不能平。程潛因以申述于譚浩明，大告奮勇，欲以湘軍居前敵，桂、粵作後援。蓋以會師武漢，可達目的，鄂督一席，匪異人任。

谭初不允且斥责之，旋由钮永建从粤到湘，往返长、岳之间，极力调停，谭乃从之。及下令调动，而韦、陆诸人甚不满意，即函质程潜，笔诋甚厉。谭复派陈继祖至岳调解，始敷衍了结。惟主客之意见，仍未消弭，转以积深难解。至战事发动，湘军因苦战日久，又乏后援，稍有失败，程潜遂弃岳先逃，桂、粤诸军因此愈形愤愤。故退却之时，桂、粤各军遂扬言曰：进攻之时既不令我辈居前，今日退却，我辈亦不愿殿后。所以桂、粤各军即先湘军而退。

第三师之入城

先是谭浩明于其行时，恐溃兵抢劫，并请英、日、美三国军舰移泊长沙关江面，以堵截溃兵，恐其沿河入城。不料湘阴退却之湘军，集合地点为南门外之城南书院，距城不过咫尺耳。此项溃军，一到城南，不即开拔，先行人城，凡南正街、坡子街、八角亭商业精华所萃之地，至此抢劫一空，直至二十六日午后八时，恐北军追蹶，始行敛迹散走。时吴佩孚之追兵恐长沙糜烂，湘阴甫下，即兼程而进，故其前队之一连属于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张福来所部，先到省城，驱走溃兵，人心渐镇。至晚十时许，吴佩孚率其师旅者到，翌日入城安民，恢复秩序。于是避于外舰之侨商及匿于荒僻之百姓，始得归家保全性命。

湘督之任命

长、岳报捷，中央论功，以张敬尧调度有方，吴佩孚忠勇无敌，以张督湘，以吴会办军务。为国酬庸，固应如是。惟张就职而吴屡辞。顾吴转战岳、长以来，所向披靡，声威卓著，张甚欲得以为助，而吴坚不表其同意。成功不居，人多称之。至张为湘督，适自马上得之。张初简察哈尔都统时，坚辞不就，尝语人曰：“余若为督，必以战胜而得之马上”云云。盖其意味，雅不欲循例坐迁。兹则以劳苦功高，由督师转为督湘，果符前日之语。

张于四月三日就职后，即行宣言，谓所部纪律严明，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所以爱护湘民，固无微不至。惟此时民间流离惨苦，百无所存，张督虽贤，其如三湘残局何哉？悲夫！

参加洪门的亲身经历

刘 骞

说明：刘骞即刘克谦，1928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时，经马湘介绍，加入洪门会。1943年，刘任四川保安处政治部主任，便在成都开“虎字号泰华山——忠义堂”，加入者有军政界、商界以及僧道等。1946年上半年，刘曾与洪门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商议组织洪门党，未结果。1949年5月，刘任川北剑阁区（辖十个县）行政督察专员，曾委派了一批“洪门弟兄”担任川北剑阁区要职。一度还曾与逃往汉中的胡宗南联系，企图在西南与共产党顽抗。旋川东、川南相继解放，刘于12月中旬在川北江油县起义，四川洪门组织始告结束。本资料记述作者加入洪门组织经过，在四川“开山立堂”以及四川洪门组织的发展和结束颇详，特别是关于洪门组织的一些规定记述尤为详细。今经整理，以供参考。

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认识总理陵园警卫处处长马湘（字吉堂，广东人，精拳术，曾任孙大元帅侍卫长，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时，马湘曾背负大元帅出险）。相处日久，交情益深，知其为老洪门会员。后由马介绍，认识姚雨平老将军（亦系洪门前辈。黄花冈之役，姚老将军率会党专任攻打广州小北门）。彼时同寓南京，时相过从，谈孙中山先生运用洪门革命事迹甚详。我当时心中对洪门颇为钦慕神往。旋由马湘关系遂加入泰华山，为进一步登天的心腹大爷，在会内与马湘大哥同起同坐。不久，调升为内八堂的香长盟证。同时认识了洪门

友人江政卿（南京中央饭店总经理）、虞复五（保定生，肖之梦部旅长，当时任该部驻京办事处处长）等。“七七”事变后，抗日军兴，我在重庆工作，时马湘亦在渝，他对我说：“现在日寇侵占中国大半个领土，祖国危机甚于明末，你是四川人，应本洪门大汉族主义精神，开山立堂，团结志士，抗日救亡，兴华灭倭……”。我被他大义相勉，接受了他的劝告和鼓励，遂背榜下山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于一九四三年在成都开“虎字号泰华山一忠义堂”（因我出生于壬寅年，寅属虎，故用虎字号泰华山）。

四川自陈近南于清光绪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在雅安白鹤洞开立精忠山，后为叛徒弯毛根、方宾良所出卖，逃往湖北襄阳再行聚众起义，四川洪门遂为汉流所代替。迨至民国，有些哥老会已忘记汉流历史，多为土匪恶霸所利用把持。知道洪门的人已很少，我想开山立堂之后，尽可能将一些清水袍哥头子拉进洪门，以壮声势。兹将我开山情形写在下面。

当时我任四川保安处政治部主任，并遥领行政院参议头衔，有权有势，有兵有人。第一步将政治部职员尽皆拉入洪门，然后由这些职员分别介绍一些社会上比较有相当地位的人士和商人等。我开山立堂，地点是选择在青羊宫二仙庵庙上举行的。那天下午，全班人马齐集二仙庵，派便衣武装把守山门和庙内外四周巡视，香堂设在该庙藏经楼上，由王道士（参加人之一，忘记了他的名字）协同预先准备停当，香案上供起始祖洪英等神位。其书写形式如下：

始 祖	洪英	文宗	史可法	军师	陈近南	五	蔡德英	、	方天成	李式开神位
	武宗	郑成功				祖	马超英	、	胡帝德	

香案上首悬挂关夫子神像（此像系汉口洪门龙头杨庆山所赠送，关公在半云半雾中骑赤兔马，周仓将军扛大刀随侍于侧。云系天圣帝君显圣对空所摄得的。我看是人造加工，故神其说。但当时我亦坚持显圣之说，以坚众信）。新进人员一切手续如洪门传统形式（已见上文）。我焚香升表后，由香长、盟证刘鸿逵

(曾任过川军师长，当过邓锡侯的老师，湖南人) 宣读开山令：

神州生气恃风雷，
唤醒国魂战鼓催，
效法桃园齐聚义，
开山建业仗雄才。

开山令读毕，继由座堂管事王利生（曾任邓锡侯部旅长，成都西门汉流首领）宣读“四大柱”——山、堂、水、香：

复清泰华“山”，
民族忠义“堂”，
五湖四海“水”，
松柏长青“香”。

四大柱隐含复兴民族，光大神州，青史留香之意。

继由陪堂管事王少容（政治部科长，王铭章师长之侄）宣读四大柱赞诗：

泰华山上英雄将，
忠义堂前豪杰强，
五湖四海兴汉族，
松柏长青把名扬。

眼即由刑堂管事宣布堂规和一切禁律，然后由新进本人各自宣读预先写好的誓词：

“余誓以至诚参加洪门，今后严格遵守洪门规章，服从洪门号令。如有通敌卖友、违犯禁律等情，愿受家法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当家管事接收誓词后，随即由恩拜兄依次宣布新进的班行位次。新进诸人即向四大盟兄行两鞠躬礼，向全堂兄弟行一鞠躬礼。同时全堂老弟兄以拐子式军礼相还，并致如下的鼓励贺词：

“效法桃园，讲仁讲义，登台拜将，振兴汉族。”

其次由红旗管事手执一大雄鸡，高举空中宣读“金鸡令”。其词为：

“此鸡不是非凡鸡，它是独立鳌头的大金鸡。函谷关中出孟尝，鸡声一唱惊秦皇。闻鸡起舞刘越石，当代英雄谁不识。金鸡一鸣天下晓，四海英雄起得早。……鸡有五德人当效，不义千金切莫要。……一朝枝头变凤凰，复兴华友齐迎笑。”

最后由龙头大哥焚表送神。于是行礼完毕，全堂新旧弟兄纷纷互相道贺，依次入席，同饮血酒（执行金鸡令的不杀，另代以它鸡的血调酒）。散席之后，由各位大哥讲述洪门历史，和“山堂水香”与“四大柱”赞诗的意义，并分别讲一些规章戒律。尤其要严守秘密，父母妻子都不能告知。到散会时，已将半夜了。

我在四川开山以后，即由洪门弟兄分别介绍一些社会人士加入，商界方面先后加入的有开西药铺的熊伯钦、开五金店的冯吉人、刻字号的虎学瀾和李俊、张向震等。时值国难期间，同人亦分别集资委托他们做些投机生意，作为洪门的活动经费。因我当时身任军职，侧重吸引军政人员，故当时保安处有些团长和邓家声（军校学生，开汽车行）、朱世杰（陆大学生）、张书铭（保定生，曾任旅长、师参谋长）、郭勋祺（号翼之，曾任师长、司令等职）等，亦前后加入洪门。我尤其注意拉四川的汉流大袍哥，如王利生（曾任邓部旅长、成都西门袍哥龙头，已病死）、马昆山（什邡人，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师长、川西袍哥首脑，已被镇压）、李清芳（温江人，陆大毕业生，曾任军政要职、川南汉流领袖，已病死）、魏厚夫（剑阁县议长、川北大袍哥，已被镇压）、邓叔才（保定生，曾任川军师长、成都和邛崃汉流领袖，已病死）、李金贵（新都县唐家寺人，曾任赖心辉部团长，新都、金堂两县袍哥的舵把子，已被镇压）等，都被我拉入洪门，同为洪门的大哥。

我又看见洪门历史多与僧、道为缘，如军师陈近南在四川雅州白鹤洞化身为道士，进行洪门工作；明潞王的部将胡得起在湖北襄阳万云寺出家为主持，化名为万云龙，进行洪门活动；蔡德

英在福建莆田县北蓬山少林寺与该寺方丈智通和尚联合僧人一百多人起义。其他如广东惠州南溪庙的和尚与宝珠寺的僧人吴天成等，俱曾赞助洪门。故我亦注意僧道的发展路线，因此二仙庵的退院方丈王伏阳和孙方丈，文殊院的方丈圆照，峨嵋山报国寺的方丈果玲，乃至南京灵谷寺的方丈与善，都与我深相结纳，秘密加入了洪门。故有时吸收新进人员，亦在二仙庵或文殊院方丈室举行。每年五月十三日的单刀会亦照例举行。

因我当时看见国民党一团糟，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争相劫收，民怨益深，党派纷起，我亦痛恨四大家族把国事搞坏。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会议，估选总统，有人把棺材抬进会场，这种不祥之兆，足见蒋政权腐败庸懦，无能为力，国事已不可为，惨胜之后，恐接着就要惨败。在此傍徨纷乱中，眼看共产党势力日大，难免无葬身之地。以为西南尚可苟安一时，只好幻想在四川布置自己的地方势力，与时局周旋。故我除创立洪门之外，又成立“地方自治学会”，标榜孙中山先生的乡村建设与农田水利和乡村教育等，来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入会，以抬高我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与陆军副总司令兼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相勾结，企图在西南有所作为。这种鼠目寸光，全不知当时人民的力量，真是太愚蠢了。

我与司徒美堂的交往和四川洪门的结束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去南京开会，住在中央饭店，适司徒美堂亦住在该店，由马湘介绍与司徒相识。因该店总经理江政卿是洪门老弟兄，我又是四川洪门的负责人，故对司徒与我招待颇

为周到，食宿都不要钱。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用餐。马湘当时任总理陵园警卫处长，早晚常来一块儿会谈。“天下洪门是一家”，当时我们四人无所不谈，司徒亦喜谈美洲洪门情况，我亦将四川洪门活动情形和发展路线作了一些介绍，司徒和马湘颇为赞成。

惟司徒此时为“国大”代表问题颇伤脑筋，他时年八十，身高体大，足不良于行，手杖不离于手，惟神静气旺健谈，讲普通话很慢，但完全听得清楚。他骂蒋介石到激怒时，辄以手杖击地。最初他以我是黄埔学生，讲话还留些分寸，后见我讲的比他还激烈彻底，又兼马湘从侧面的介绍，知我亦是不满现状的人，于是就无所不谈了。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和分裂，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等，谈话随时间日越深入，共同认为洪门在国内有它的深远历史背景，有它的一定社会基础。最后遂谈到洪门组党的问题，但只谈了一个影子，并未谈出具体办法。因我会后，要急于回四川，司徒美堂、马湘、江政卿和我共摄一影作为纪念，司徒和我又拍一张，他又送我一张八寸的单人像片（这些像片现尚保存），在分手时共约今后随时通信，共策进行。

我返成都后，曾接司徒来信，约我赴上海参加“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因陈诚曾秘令军政人员不准参加洪门，否则撤职严办，故我不敢赴上海公开出面，复信告知了司徒美堂。过一段时间，又接司徒来信，言及恳亲大会的筹备情形复杂，他欲将洪门的致公堂改组为“洪门致公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认为国民党已被二陈^①弄得一团糟，此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反蒋，而国民党的军队系派各怀鬼胎，四分五裂，尤以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另有打算，蒋已不能控驭，瞻顾前途，夜长梦多，另自组党

^① 指陈立夫和陈果夫。

寻求出路，是有必要的。但我不同意取名为“洪门致公党”，理由是：

第一，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的洪门组织，今将致公堂的“堂”字改成“党”字，其他国内洪门的人一看，认为这是致公堂独自所换的招牌，就不易响应加入。

第二，其他国内外人士一看见洪门致公党，认为这是洪门中人才有资格参加，本身就受了局限性，将来难于发展。

我的意见主张组织“中国民主党”（暗中以洪门为核心），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宗旨，凡拥护“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行“建国大纲”的士农工商各阶层人士都可参加，这样发展前途就宽大多了。我将上面的意见写了一长信向司徒美堂建议，不知何故，久未得到他的回信。现在回想，一定认为我的思想太落后了。过一段时间，司徒忽来信说：“悬亲大会被CC份子陶□中、张书诚、骆介子、吕雒北等所操纵把持，由CC幕后策划，利用悬亲会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我反对无效，被他们耍把戏，硬把我推为‘民治党’主席，而党内一切人事和经济由CC完全把持。我气极了，已登报声明脱离‘民治党’，即将赴港转美……。”此后我就未接到司徒美堂的来信了。

自淮海大战国民党百万大军惨败后，形势日紧，四川省伪主席王陵基要我任成都市市长，我以为成都市达官贵人多，老人颇多，市长是不好当的。军校校长关麟征劝我不如当专员，军民两管，有相当地方武力，必要时他可将军校存放的数万枪支供给我一两万枝，并可会同军校的武力打游击战。因此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调任川北剑阁区（第十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我离开成都的时候，洪门同人百多人在文殊院为我饯行。我在席间宣布，我离开成都后，洪门事务请由郭勋祺大哥负责。郭谦让之下也就答应了。

我到剑阁专员公署后，即保洪门坐堂大爷王少容（成都军校

学生，原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科长）为第十四行政区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司令照例由专员兼任。并派洪门弟兄何友斌（原政治部秘书）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派韩康侯为专署直辖保安大队队长，派姚岸雄（军校学生）为区司令部军事科长，均系洪门中人。又呈请省府伪主席王陵基委任吴克定（黄埔军校二期生，原任永川区区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为平武县县长，范物安（原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处长）为川北县县长，均系由我接收的洪门弟兄。我又于六月底在剑阁召开十四区行政会议，所辖十个县即剑阁、广元、昭化、旺苍、青川、苍溪、阆中、江油、北川、平武等县的县长、议长、县党部书记、县自卫总队长等，均来剑阁出席会议。在行政会议中又秘密吸收剑阁议长魏厚夫、自卫总队长贾伯涛、县党部书记袁怀等参加洪门。同时我又分别函请邓叔才在邛崃一带、马昆山在什邡一带、李金贵在金堂一带、余宝善（保安第五团政治指导员，洪门会员）在嘉定一带分别进行洪门工作，联络各阶层人士，以增强我在四川的潜在势力，以待时机的演变。

我在剑阁新任专员不久，将洪门发展工作基本布置后，即率同各县议长（有几县议长未去）于七月初旬代表剑阁区各县民众赴汉中，向胡宗南慰劳并献锦旗（此时胡已由西安逃驻汉中），一面旗的字是“党国干城”，一面旗的字是“西南屏障”。此时胡匪宗南被解放军逼得步步后退，望风而逃，已有退入川北之势。胡宗南一见我，非常高兴，盛宴招待我们。夜间约我单独谈话，胡说：“淮海战役惨败后，武汉又为共军占领，大势日非，幸我数十万大军尚保全无大损失，但在西北过于突出，形势不利。今川、滇、黔尚称完整，我将来大军恐转入四川。你是川人，四川各方面情形你是熟悉的，希大力为我之助。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和打算，我绝对全力帮助你。”我听了胡的话，亦很打动我的心弦。为互相利用起见，我即向他大吹法螺，即对他谈到：“川北和剑阁区民风强干，山险水恶，如能利用民众与老大哥

（指胡宗南）的大军结合，据秦岭和大巴山天险，以阻共军，抚揽滇、黔为后盾，则老大哥雄据西南，稍事安辑，逐加巩固，再图发展。昔成康一旅兴夏，光武数千破莽，今老大哥统数十万雄师，大多美械装备，岂一旅数千之可比！再加虚怀若谷，揖揽人材，千金市骨，骤马自至，众心所归，威望自隆，待羽毛丰满，气势雄厚，则‘共党’不足乎，岂止保障西南一隅乎？为今之计，要在稳定战局，收拾人心，振作士气，巩固西南局面，即有办法。”我又将领导的洪门在四川各地的潜在势力和对外省洪门的联系，向他夸示一番。并将川中王陵基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各方面的情形，向他汇报一通，叫胡拉拢王以对付不稳定的邓、田、刘。胡听了我一席话，紧握着我的手说道：“克谦老弟，我们过去少有机会见面长谈，你洞悉势事，筹划深远，今后我有好多事情要依重你。如能第一步保住西南半壁，再图发展，今后四川的事情，我一定向总统（指蒋介石）保你多负责任。你缺少部队，我可拨几师人与你统率指挥。你看今后的情况第一步当如何着手？”我即向胡献计道：“第一步老大哥可将一部分部队转移川北，加以整顿补充，养精蓄锐，以待使用。可与王陵基协商，将川北剑阁、南充、绵阳几个专区划归老大哥管辖指挥（人事权归王，指挥权归胡），我再从中拉拢活动，则老大哥对军民的势力更容易发展了。”胡很同意这个办法，说道：“我想将这三个专区划为川北警备区，请你兼任警备司令，以利事机进行。”我看当时战局未稳定，恐有窒碍，于己不利，遂向胡逊谢道：“这是老大哥的好意，我内心很感谢，自当奋发图报，俟我为你奔走活动有成效后，则惟老大哥之命是听。”我辞别的时候，胡对我诚恳的说道：“国难当头，今后我与老弟决富贵患难生死与共。”我亦表示：“坚决效忠麾下，以报老大哥之知遇。”我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离开汉中返回剑阁专区。走在路上我想：西北王胡宗南这样重视我，我以后前途发

展就很远大了；再加关麟征的深厚友谊和帮助，当更有办法。沿途心花怒放，尽管作“邯郸梦”的幻想。走上剑门关的时候，诗兴大作，竟发狂吟，口占“剑阁吟”五律四首：

一、剑阁吟

(一)剑阁雄天下，峰高夕照多。水流花送影，林静鸟传歌。世乱严金柝，时平走玉珂。雄关凭镇守，挥剑动山河。

(二)剑阁雄天下，千峰拜马前。举头搔北斗，俯目看秦川。栈道思飞将，残碑仰昔贤。由来征战地，遗垒尚依然。

(三)剑阁雄天下，益州第一关。马冲云影重，剑引月光寒。古柏英雄气，山花壮士颜。扬鞭驱梦粤，走马定幽燕。

(《剑阁沿途古柏，传说张飞种植，人俱呼为“张飞柏”。))

(四)剑阁雄天下，山川起壮图。虚怀日光月，侧目看江湖。艮震随心转，乾坤要手扶。苍生如可救，何必圣人徒。

其实此时川东已临近解放，汉中方面已大军压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已似釜底游鱼，尚不知死活，还想升官发财，真是“看见棺材还不晓得流泪”，其愚真不可及。我回到剑阁专署，将公务稍事处理，即赴成都为胡宗南活动。又对洪门中人传达了我和胡会见的经过和未来的计划，大家听了，皆大欢喜。我为胡奔走的结果，不久四川省府即将剑阁、南充、绵阳三个专区划归胡宗南直辖了

我又于八月中旬沿嘉陵江出巡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各县，检阅各县自卫总队，并实地考察嘉陵江上游山川形势，对各县人士宣扬郑成功利用洪门雄据台湾，抗据满清达三代人之久，川北山川险要，凭秦岭、大巴山、剑门关之险，与胡宗南大军配合，不但可自保安全，还可徐求发展等语，以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但因时间仓促，未吸收人加入洪门）。那时我这些话，都系痴心说梦。八月下旬返回剑阁专署后，时局日益紧张，军民事务日益纷繁。司徒亦远赴美洲，彼此通信遂致中断。后来关麟征又辞去军校校长和陆军副总司令职务，远去香港，一支枪我亦未得

着。胡宗南的部队纷纷败退四川，都由川北经过，军风纪坏极了，难于供应。川东川南相继解放，情势日迫。我遂请张秀熟（老共产党员，现四川省副主席）代我向解放军联系，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在川北江油县起义。四川洪门自然随之结束，洪门人员亦各自向党坦白交待了。

北平旧式婚姻礼仪

张秀清 辑

北平通信：平市现在通行之婚姻式，自由恋爱以至自由结婚，为一事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父母包办之旧式婚姻，又是一个事实。在取得自由形式之男女常称“花好月圆”，或抬高价值而云“爱的团结”；而由于第三者所撮成之姻缘，亦称之为“天作之合”，在钟声鼓乐之下，也会完成婚姻之使命。兹将旧式女子出嫁必经的过程和仪式，录志如左：

小定礼 一对不相知的男女（或许相知），经过媒人的提议，又得男女双方家人之同意，认为“门当户对作亲家”之后，再经过星相家的占卜，认为男女水火不相冲突，兔狗不相残害之时，婚姻即算妥善。接着纳小定礼。小定礼，仅男方送给女方一金属戒指，使当事者之女子带在手上，表示“罗敷有夫”之意，但不规定何时迎娶之吉期。

大定礼 又名通讯过礼。男女规定迎娶之期，即纳大定礼。用食盒两架，第一架之上层装龙凤婚书及活鹅一只或两只，龙凤书表示“龙凤呈祥”，而活鹅即古礼贄雁之意；第二、三层则装衣服手饰之类。第二架之上层则装以蒸食及肉食品，如龙凤饼及肘子（猪腿）之类；第二、三层则装水果、干果各四盘，如枣儿、栗子，代表早儿立子，花生则代表先生子后生女，或子女双生，柿子表示事事如意，苹果则表示藕断丝连之意思。

谢亲与谢妆 在迎娶之日，新郎乘车到女方，向新娘之父母

各一叩首，谓之谢亲。于是新娘随后乘轿而来，并怀抱两苹果，表示一路平安也。谢妆又称为催妆，乃男方先派人到女方催促梳妆。催妆则不谢亲，两者不得并行。

拜堂 俗名拜天地。在天地全神之位前，设有弓箭、瓷瓶、香斗之物，当新娘之轿入门之际，新郎即以该弓箭向新娘作射击状，谓之桃花女破周公。其故事甚长，兹不述。新娘在轿内有娶亲太太为之开脸、擦胭脂，缘此后即由少女变为少妇也。并给以瓷瓶怀抱，瓶内满以五色谷粒。而后新娘始珊珊而行，过鞍子（表示平安），走火盆（烧去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最后，即拜堂成亲。

坐帐 拜堂之后，将新娘抬进洞房，端坐帐中，新郎前来扯开新娘之红色面巾，谓之初会，俗称为露脸，并摘下新娘头上戴来之绒花。此花新郎可任插一处，俗传插于上方生子，下方则生女。

子孙饽饽长寿面 坐帐之次，接着则是新郎新妇同吃子孙饽饽（女方预备）和长寿面（男方预备），取子孙万代、长生不老之意。

交杯酒 喝交杯酒时，以红绳系两酒杯，娶亲太太送给新郎，送亲太太送给新娘，各饮半杯而再互换，此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也。

团圆饭 又名摆圆饭。新郎、新妇坐于首席，娶亲和送亲太太奉陪，如吃馒头，即为满口福；吃丸子，则为团圆；四喜肉，则为喜喜欢欢。

拜祖先定名分 新娘不拜祖，则不算男方家族之嫡派人物，故拜祖亦是要事。定名分，俗称认大小，即认识夫家之长幼尊卑。对于长者，各叩一首；平辈者一揖，惟对于大姑子（即夫之姊），则叩首，谓之高见礼。

吃喜酒 一名会新亲，且有当日酒与两日酒之别。是时，新娘、姑、姨、娘舅、外祖、外母，齐集于男方，对新郎之父母说些

客气之谈，为新娘免灾。吃酒时一人一席，至多两人一席，但必须二人作陪，如是女方来十位宾客时，而男方必需二十人作陪也。此时，新郎向女方之来宾行礼，来宾即赠以带子（表示生子）、扇子（表示生个善子）和钱袋。袋中有钱一吊者，为当朝一品，二吊者为和合二仙，三为三台子贵，四为四季平安，五为五子登科，以至于七八九十，也都念念有词。

回门 喜酒之次日，新娘回家，前来接亲，俗谓姑爷认门。

单九双九 回门归来，九天之后女方之亲属又来看新娘，谓之过单九。但通俗谓“单九不算走，双九才算走”。走者，走亲之意，乃单九走了，而双九亦不可忽视而不去了。

接新娘 双九过后，女方来接新娘回家探视，但不许过夜，盖习俗不允一月之内男女空房，必双飞双宿，实蜜月内特殊之规定。

回拜 最后，新娘领着新郎回归母家，答谢亲友。所带礼物甚多，约女方之亲友，都是答谢双份礼物。至此，一场颇有戏剧色彩的终身大事，才告闭幕。

《时报》1932年4月25日

凌十八出卖家产契据的发现

陈启著 陈坤中

广东省信宜县钱排镇北内管理区塘坳村彭姓的田地、山场和旧正屋（即“安德堂”旧屋），是在清道光年间彭姓祖辈彭成彩向信宜大寮拜上帝会领导人凌十八买受来的。大寮地区尽人皆知。还传说至今仍保存着凌十八变卖家产的契据（以下简称“契据”）。但外人没有看到这个契据，就是彭姓大多数人也没有见过。直至1987年秋，我们在调查凌十八与大寮拜上帝会史料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契据并把它复印出来。

清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彭成彩买受了凌十八在塘坳的房屋、田地、山场。咸丰二年六月（1852年7月），凌十八于罗镜之后，所有大寮拜上帝会众的房屋被烧掉，田地被没收充公。还指控彭姓人“买贼佬屋、贼佬田”，逮捕了彭姓几个人，分别监禁于高州、信宜狱中。彭姓人坚持打官司，因为有凌十八起义前已经出卖家产的契据，故取得胜利，保住了向凌十八买来的家产。从此，彭姓人对该契据倍加妥为保存。

在调查凌十八起义史料过程中，通过深入访问，个别谈心，了解到彭姓祖辈向凌十八买受家产的契据至今还保存着。于是，我们同该村党支部书记彭可富恳谈，取得他的真诚支持，由他负责查明契据由何人保存，并设法找来看阅。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考察之后，彭可富向我们提供确实信息：以凌十八父亲凌玉超名义出卖全部家产给彭姓太祖彭成彩的契据，在老人彭世全处保存，并且亲自看阅了一遍。彭可富说：“彭世全老人不让把此契据拿出他的家门，更不准外姓人看阅。”为了证实契据的可靠性，我们请彭可富设法在彭世全家里把契据主要内容抄录下来。看阅了他所抄录的内容，我们确信契据是真的保存下来了。之后，再同彭可富研究，要他向彭世全老人反复作思想工作，说明把此契据公开的好处。凌十八把全部家产卖给彭成彩，这些田地、山场、房屋等财产成为彭成彩子孙的财产，让各方面的人知道，对彭姓有好处，并没有坏处；而且一张纸的契据，已一百多年了，今后如有虫蛀或火灾等危险，保存时间总有限度。若公开出去了，让多些人知道，就算今后这张契据丢失了，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也知道是彭姓人所拥有的财产了。彭世全老人觉得是道理，但仍然不放心，他只允许彭可富拿契据回家抄一张，不能留契据在彭可富家过夜。根据彭世全老人提出的条件，我们把握住时机，设法将契据送到县复印下来，时在1987年11月9日。

以上是发现凌十八出卖家产契据的过程。

这张契据是以凌十八父亲凌玉超名义出卖家产，并由凌十八（才锦）及其几个弟弟签名画押。出卖时间是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九日（1850年3月2日）。该契据写明出卖的项目内容主要有：

1. “感化六民聚甲凌玉超户民米五升五合，载税中则，土名坐落燕占小地名塘凹田一大墩，连入鬼吊坑田一坑，又连过埤头坑田一坑，又连过楠木桥田一大坑；总界在塘凹口埤头直上至塘墩，连下旱凹，又直上岭岗连入，直下桑木坑，又从牛屎坑岭岗直上至顶，连入朱家坟垠，直下至路面田平入至牛角窝口石挞，从左便岭岗直上至顶，连至元登旧蓬地垠，直下至坑，又社背垠直上至独山，连上至大凹，连出凤头垠，连直下至社背埤头为界，契田原埤原圳，尽粮尽税，寸土不留，四水归源，并无插花，内

载松、茶、杉、竹、杂树、田畔、山场，俱以天水为界”。

2. 契约内竖有瓦屋二家，每家二座，横廊、门楼，屋内棚板、牛栏、门步、檐板俱全，池塘、园地、蓝湖、水罗周围四至生熟地基，“一的不留，尽行出卖”。

3. 面面言定时值价银叁百肆拾两正。是日契成银足，经中场目同交超（凌玉超）父子亲手领足，并无短少分厘。

1989年7月20日，通过茂名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把该契据照片送请罗尔纲教授指导。罗尔纲教授作了研究后，于1989年11月22日复函说：“从照片看，此件是真品。凌玉超是凌十八的父亲，凌才锦便是凌玉超的长子凌十八。所有格式内容均与当时卖契相同，并可与传说互证。”

二

据史料载，为了在物质上适应战争，洪秀全等决定在全军中实施圣库制度，团营会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①圣库制度是各基地信徒创造的生活物质供给制度。“胡以晃首先在花洲施行，凌十八、石达开、韦昌辉、谭要、赖九相继推开”^②。但出卖家产的文字或实物证据，目前所发现保存原件的仅有凌十八出卖家产的契据，它的发现是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确凌十八的家庭情况

对于凌十八的家庭情况，档案资料和传说都不甚清楚。凌十八出卖家产契据的发现，提供了关于凌十八家庭成员和家庭经济状况。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

② 《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216页。

契据发现前，曾有人说凌十八名玉超，其父叫君湘；也有人说凌十八名才锦，号仙州（舟）。而契据写明立契人凌玉超，是“超父子”出卖家产。可见凌玉超是凌十八的父亲，凌十八名才锦。这与徐广缙、叶名琛《奏荡平凌十八全股折》所载“凌玉超供词”相符合。

凌十八有几个兄弟？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于道光三十年三月（1850年4月）奉信宜知县官步霄之命，经过“确查”后，说“凌十八约有四五兄弟”，不够准确。而徐广缙、叶名琛奏折载：凌玉超有六个儿子，即凌十八有六兄弟。契据有凌玉超同五个儿子签署画押，只有凌二十四（凌标锦）还在广西，故未签署画押。这与徐广缙、叶名琛奏折基本相符。但徐、叶奏折把一些名字搞错了。凌十八名才锦，是凌姓人从福建迁入信宜之后的第十代——“锦”字辈，凌十八（才锦）以下五个弟弟的名字都有“才”旁，分别是：凌二十名捷锦（徐、叶奏折误为帖锦），凌二十四名標锦（徐、叶奏折误为标锦）凌二十八名挥锦，凌二十九名振锦（徐、叶奏折误为进锦），凌三十名扶锦。

关于凌十八家庭经济情况，没发现有档案资料明确的记载，只有怀乡司巡检陈荣报告说：“……父子兄弟向系耕种，并卖茶小铺生理”，“光景甚好”。徐广缙、叶名琛奏折说凌十八“种蓝度日”。而契据写明所出卖的田地、山场的四至和房屋数量。1949年以后，对契据里写明的界至范围内的面积曾两次进行过统计：1952年土地改革时，评定为水田面积60亩5分；1980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核实水田面积90亩7分，旱地面积10亩5分，山场面积150多亩。说明凌十八家庭是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

凌十八这些家产，是几代佃农血汗的结晶，是一家人衣食住之源。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了拜上帝教事业，他坚决弃置不顾，毫无眷恋之心，率先出卖家产，把所得价银全部交公，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押上去，真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耿耿忠心和

对拜上帝会的必胜信念，领导大寮起义。这充分表现了凌十八的舍己为公、弃家为革命的崇高精神。

(二) 进一步证明凌十八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凌十八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天情道理书》等太平天国印书中得到证明。《天情道理书》曰：“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天父天兄圣旨》载：庚戌年（1850）六月以后，官府先后逮捕了凌标锦（凌二十四）、欧品庄、陈容、李玉锦等人。大寮拜上帝会派叶云停偕同林大儒到金田报告。七月二十二日，“天兄劳心下凡”，指示：“今高州些事，总是妖魔作怪，踊动外小侵害。现忍耐先，让人三尺。万事天排定……各不好怨。现回去科炭流连，救被捉数人莫致饥饿先。总要真草坚耐到底也。”同时，在清官方文件中也得到确切的证明。指挥清军镇压凌十八起义的徐广缙、叶名琛说：凌十八“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上帝会，往来信宜，踪迹靡定”^①。他们认为凌十八是拜上帝会核心成员。高州经历朱用孚在《摩盾余谈》中写道：“道光二十八年，洪秀全以外洋邪教惑民，聚众于金田，将以为乱。凌十八往从之，受伪命回乡聚众”。这些，都从正反各方面说明凌十八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凌十八出卖家产契据的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凌十八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年2月），“为天父天兄事”，“胡以晃欲变卖田产”，受到天兄传令来“面加嘉奖^②”。凌十八为

^① 徐广缙、叶名琛：《奏荡平凌十八全股折》。

^② 《天兄圣旨》。

拜上帝会事业，而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九日出卖全部家产，决不是时间上的巧合，事实适足以说明：凌十八与胡以晃一样，坚决执行洪秀全等“将田产屋宇变卖……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圣库）”的决定。凌十八带头出卖家产之后，在大寮拜上帝会里设置库房（公库），所有会众陆续搬来“家资什物牛只谷米”^①，统一平均分配。这与洪秀全后来实行的圣库制度十分相似。这些，都充分证明，大寮拜上帝会是紫荆山拜上帝会总部的一个分部，凌十八起义是金田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罗尔纲教授说的：“金田起义要包括大寮起义和谷岭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实是两广同时起义”^②。

（三）凌十八出卖家产，促进了大寮 团营、起义的胜利进行

道光三十年正月，凌十八从广西回来出卖家产后，即开始团营，把各地会众集中到大寮。几千人一下子集合在一起，住房、生活供给、纪律都是个大问题。但由于凌十八以身作则，率先出卖房屋田产，把所值全部交公，带领会众也自觉自愿地把“家资什物牛只谷米一概搬运大寮”。建房舍，设库房，所有大寮拜上帝会众吃、住在一起，生活费用由库房供给，解除了后顾之忧。会众的个人利益与拜上帝会的利益连在一起，革命责任感加强了，保证了良好的自觉纪律，加强和巩固了战斗力，胜利地完成了团营。

大寮拜上帝会的团营，搅动了周围绅耆的酣梦，他们纷纷请官府“查究”。信宜知县官步霄先后逮捕了凌標锦（凌二十四）、欧品庄、陈容、李玉锦等人。战争已不可避免。

凌十八用出卖家产交公的价银作好如下战备工作：

① 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亲呈凌十八始末缘由片》。

② 罗尔纲：《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序言》。

1.选择阵地，建设自卫设施。分据莲塘以为犄角，累石踞险，迅速建好防御工事。

2.组织青壮年日夜练武，研究战略战术。

3.建立军队，打制武器，购买军需品。兴复楼垌铁矿，表面上铸选铁锅出卖，实际是军械工厂。

由是，大寮拜上帝会的武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道光三十年七月，信宜知县官步霄率兵勇二千多人“进剿”大寮。凌十八对会众作好战前动员，号召“尽杀诸妖”，空室清野，加固守御。七月二十日夜袭窜进大寮之敌，杀伤官步霄的家丁马三，伤毙兵勇数十人，夺得铳炮廿余口^①。七月二十二日“黑早，大雾迷漫”，凌十八率众迂回包抄，“拥进楼垌营盘”，杀伤孔传东，阵斩余士楨，击破大岭岗、梅子岭之敌，官步霄包围莲塘的大岭岗、梅子岭、黄楼河、方田坳等四个营“皆溃”^②。七月廿四日，官步霄悬重赏募罗定打手数百人，再次进犯莲塘。凌十八又利用地形，设伏袭敌，流氓头子谭超拔等一批打手被击杀，侥幸逃得性命的彭肇昌等残余逃回罗定治伤，官步霄也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遁逃回县城^③。

从七月二十日到廿四日（光绪《重修信宜县志》说是七月二十日至廿六日），五天之间，凌十八起义军经历了三个战役，旗开得胜，打败官步霄的三次进攻，取得大寮、莲塘保卫战的胜利。这与凌十八使用出卖家产的现金来建设自卫设施，打制武器，购买军需，建军练武，是密切相关的。凌十八出卖家产，对大寮团营、大寮起义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

① 朱用孚：《二次稟复府宪稿》。

②③ 光绪年《重修信宜县志》。

(四) 给粤西地区一些天地会首领 以“舍己为公”的影响

粤西地区的天地会也是各立山堂，互不统属，纪律松弛。但凌十八为革命而出卖全部家产的无私奉献精神，也给其中一些首领以良好的影响。

天地会首领何名科于道光三十年十月领导信宜天地会安莪起义。他的整个活动——三次转战粤桂，都是在关键时刻，吸引和牵制着广东兵勇和桂东南一部分清军、团练，减轻了凌十八和太平军的压力，主动地无私地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大寮起义军，有力地支持了金田起义。

凌十八舍己为公精神在何名科身上的闪光，还影响到其他一些天地会首领。例如，梁二十与何名科并肩作战，又与梁十八参加了合围郁林的战斗；广西容县自良圩天地会随时向何名科提供人马，曾一下子拨给两三千人；罗定天地会首领曾七带领数百人加入何名科的行列；岑溪县水汶彭骨六多次帮助何名科，还捎信：如果需要，愿意给何名科提供人马。这些支援，都是无条件的。虽然名义上是帮助何名科，其实也是主动地（当然是间接的）从战略上、战术上支持了凌十八和太平天国初期的斗争。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 录：

凌十八卖田地房屋契约（抄录）

立契永断杜卖、离居离耕田人凌玉超，兹因移居别业，父子商议，情愿将自手买下感化六民聚甲凌玉超户民米五升五合，载税中则，土名坐落燕古小地名塘凹田一大墩，连入鬼吊坑田一坑，又连过埤头坑田一坑，又连过楠木桥田一大坑；总界在塘凹口埤头

直上至塘墩，连下旱凹，又直上岭岗连入直下桑木坑，又从牛屎坑岭岗直上至顶，连入朱家坟垠，直下至路面田平入至牛角窝口石挞，从左便岭岗直上至顶，连至元登旧蓬地垠，直下至坑，又社背垠直上至独山，连上至大四，连出凤头垠，连直下至社背埤头为界。契内原埤原圳，尽粮尽税，寸土不留，四水归源，并无插花，内栽松、茶、杉、竹、杂树，田畔山场，俱以天水为界；契内竖有瓦屋式家，每家式座，横廊、门楼、屋内棚板、牛栏、门步、檐板俱全，池塘、园地、蓝湖，水罗周围四至生熟地基，系超契内管业创造，一的不留，尽行出卖。先遵族亲各成不就，后托中场，问到云开甲彭成彩入首承买为业。即日同中场至田踏看，田墩、山场界址四至分明，回家面面言定时值价银叁百肆拾两正。是日契成银足，经中场目同交超父子亲手接足，并无短少分厘，亦无债货准折。实田实契，明买明卖，并无私相授受。实田实米，并非膳产蒸尝，亦无重典迭卖，包罩族内别人寸土。如有买卖不明以及粮务不清，即系卖主理值，不干买主之事。自卖之后，任彩父子税印、过户、耕管、输粮、损工广大，永远为业。一卖干休。但日后价值百倍，乃系彩父子分定，超子孙不得言补言赎等情。如有此情，任彩执契鸣中场赴公理论，甘罚无辞，此乃一允二愿，两无相强。今欲有凭，立书永断杜卖离居离耕田屋文契一纸，并上手赤契二纸付与彩收执，永远为据。

中人 宋朝元 (押)

在场 薛赞华 (押)

邱贤泰 (押)

邱贤传 (押)

邱贤道 (押)

的笔男 凌捷锦 (押)

全领田价银男 凌才锦 (押)

挥锦 (押)

振锦 (押)

扶锦 (押)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立契永断杜卖离居离耕田人凌玉超(押)

凌十八生年考

陈启著 陈坤中

凌十八（才锦）组织、领导的信宜大寮拜上帝会起义军，打响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一枪，转战两广三州六县，有力地支援了金田起义和太平军北上，为太平天国初期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东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凌十八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于他的生年，有的史学工作者曾加以研究，却一直是个谜。

本来，旧族谱一般都载有族人的生卒年，是容易查对的。但是，凌十八起义失败后，清官军把其始祖凌铭、二世祖凌应举的坟墓挖掉，将尸骨运去罗镜，用马尿浸过曝晒（清官方认为：这可以搞坏凌姓人的风水，免致该族再次出“贼”），凌十八在钱排径口的祖屋被烧掉；所有拜上帝会众的房子被焚烧，田地被没收充公；追究亲属……因而凌姓人害怕，有钱的、有地位的人远走高飞，不敢承认同凌十八沾亲带故，凌氏宗祠的匾额被毁掉，供奉在祠堂里的凌十八以上四、五代的祖辈的禄位牌（神主牌）都收藏起来。因此，钱排凌姓族谱大多烧掉，只留下前辈和靠近本支的几页，搞成断篇残简，或涂或改，不可辨认。时间久了，或被虫蛀，或已丢失。故无法从族谱中查考凌十八的生年。

然而，对于凌十八领导农民起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压迫的功绩，人们尤其是凌姓人是不会也不肯忘记的。于是，父传其子，兄传其弟，母传其女，婆传其媳，至今，钱排大寮地区，对于凌十八的故事传说，还传布得相当广泛。自然，只是由于口

头讲，脑子记，时间长了，甚至掺杂近似神话的东西，真真假假，倘恍迷离。凌十八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后辈总不免要问。前辈就以自己的记忆（不管传闻或记忆有无错误）作答。辗转流传，讹谬自生。例如，凌十八的名字也有几种说法，有人说他“名君湘（相），号仙州（舟）”；有人说他“名玉超，号仙舟”；有人说他父亲“名君相”……这些，都是以讹传讹。

凌十八家族，从凌铭由福建迁入信宜钱排起，其排辈是：铭、应、奇、云、秋、会、色、君、玉、锦、文、传、家、远、大、奕、世、荣、昌、明。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奏荡平凌十八全股折》据凌玉超供词说：“凌十八名才锦”。可见凌十八是第十世“锦”字辈。对照凌氏排辈，“君”是凌十八的祖辈，“玉”是凌十八的父辈。君湘是凌十八的祖父，玉超是凌十八的父亲，仙舟是君湘的号。他们父子公孙的名字也被传说错了，更没有关于凌十八生年的具体准确的传说。

1985年后，有人说：凌十八是清嘉庆九年（1804）出生的。对此，我们进行了调查，找证据。1986年冬，找到了提出这个说法的陈生，他如实地说：“凌十八生于嘉庆九年（1804），是我分析推想得来的，没有文字记载。”故此说毫无根据，完全是假的。

1987年秋，在调查凌十八与大寮起义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凌十八的生年证据。它写明凌十八出生于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寅时，即1819年10月27日凌晨4时。这个证据是钱排镇钱上村农民凌家善提供的。

凌家善是凌十八以下第三代的旁系宗亲。凌家善的祖父凌文金（1849—1917）、父亲凌传名（1897—1971），都是从事算命的。他们为了测验算命技术是否准确，又为了宣传人生“八字”的重要找证据，便搜集可能找到的名人（如吴川县状元林召棠等）的出生年、月、日、时（又叫“八字”或“四柱”）来测算。

凌十八既是凌族名人，又是拜上帝会的首领，便以他的“八字”作典型来算命。凌传名按照他父亲凌文金提供的凌十八的“八字”记录在“百中经”（算命工具书）的书页上。

对记录凌十八出生时间和得以保存下来的“百中经”，凌家善讲述了如下过程。

凌家善说：“我父亲曾数次向我讲过有关凌十八（才锦）的故事。祖父凌文金三岁时（注：咸丰壬子，1851年）曾见过凌十八。咸丰元年，凌十八大败清将领杨昌泗于白鸡岭（注：此仗时间是咸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决定乘胜撤离大寮，再次西进与洪秀全会师。因为不知道何日再能回乡，于是回到钱排凌氏宗祠向祖宗告别。此时，我祖父凌文金由其母亲背着前往宗祠观看，便见到了凌十八。因为凌十八回乡时有很多卫队，长长的队伍，威风凛凛，场面热烈，印象十分深刻。所以祖父至老不忘，经常向家人和亲邻讲述。

“祖父凌文金以算命为业。由于生活和业务的需要，找知名度高的人作证据，宣传‘算八字’的重要，以广招徕。凌十八是我们钱排地区的名人，他的‘四柱’自然最受关注。祖父向长辈查来凌十八兄弟的‘四柱’，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得到了好处。我父亲凌传名长大后，祖父教他算命，待他掌握了基本功以后，就拿自己所收集的名人‘四柱’来考他的试，要他推算、判断，以长见闻和阅历。这当中，凌十八的‘四柱’是必考题。因此，父亲记忆特别深刻，将凌十八兄弟和别的一些名人‘四柱’在‘百中经’（注：凌传名这本书已极其破烂，出版时间、编纂者、印刷者已无可查考，只剩下中间部分，记载着清嘉庆乙亥年至甲戌年，即1815—1904年共120年的日历）里记录下来。为了表示仰慕之情，为了标榜凌十八的勋业（注：也有作职业宣传的需要），他崇敬地在凌十八名字上面加上‘武都督’的勋名（当然，这是凌传名给凌十八的头衔了）。

“建国以后，父亲不再以算命为业了。但他还千方百计地把那本‘百中经’保护好，惟恐有失，曾先后多次变换地点，把它连同当年撕残的族谱放在缸底，或放进谷桶。后来发现虫蛀，又放进被袋里去。时间一长，竟忘掉了。”

“丁卯年（1987）春夏间，我们凌姓人去燕古结坟山，谈起凌十八的生年，凌家源提醒：‘听说通书头写有凌十八的生辰。’我忆起有那么一回事，但未立即查找。”

1987年秋，我们同凌家善座谈凌十八生年问题时，凌家善说得闪烁其词：“可能找到一点证据，也可能找不到。”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多次同他谈心，多方谈及凌十八的伟大和他出生时间的重要性，并十分明确的说明：如能找到凌十八出生的证据，不但受到表彰，还保证交还原物。结果，是年10月29日，凌家善终于提供那本写着凌十八生年的“百中经”，并让我们拍摄下来。

我们认为，凌十八生于“清嘉庆己卯年”（即1819年）的证据是可信的。理由是：

1、凌文金没有必要伪造凌十八的生年。因为钱排、大寮当年的老人知道凌十八的多，不能作假。时间准确，对凌文金的算命职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百中经”是真的。建国前，市场上有“百中经”公开出售，笔者多次见过这种书。而且，凌家善提供的这本书所载年、月、日，与公历对照，准确无误。

3、凌传名封“武都督”官衔给凌十八，显示凌姓人的光耀，这种思想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4、凌文金要求儿子凌传名继承其业，弄虚作假没有好处，反而丧失威信，也不符合其教子的目的。凌传名健在时，就多次对其儿子凌家善说过：“凌十八的‘四柱’是准确的”。

5、我们调查时，钱上村农民凌远旺说：“我们姓凌的祖辈、父辈都说：每年重阳（农历九月初九日）拜山（扫墓）时，大家

都讲：“今天是凌十八的诞忌（誕生日）。”这可以佐证。

6、太平天国初期的重要领导人物，洪秀全出生于1814年，冯云山出生于1815年，胡以晃出生于1816年，萧朝贵、杨秀清出生于1820年，韦昌辉出生于1823年，金田起义时，都没有超过40岁。凌十八年龄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差不多，介于洪秀全、冯云山、胡以晃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之间。1848年初，凌十八在广西参加拜上帝会时才28岁，正是血气方刚、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青壮年时期。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凌十八是清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出生的记载可信，即凌十八出生于公历1819年10月27日。

太平军石镇吉部山心屠圩辩

王 熙 远

一、问题的由来

1990年9月下旬，笔者到平果县志办查阅资料，该办负责人黄俊诚同志说：“《广西市县概况》出版后，平果县果化镇山营村山心圩的群众对该书中的《石达开部回击邓正》一文提出异议，派人到县志办反映说该文记载与史实有出入，是石达开的部队杀了山心圩群众三百多人，而不是山心圩的人杀了石部三百多人。希望县志办重新调查核实。”黄俊诚同志不是该文撰稿人，他想去但尚未抽得出时间去重新考察山心屠圩事件。笔者闻此，便于假日（1990年10月14日）从平果踩自行车到山心实地调查，兹将调查情况分述如下。

二、有关书、稿对山心屠圩的记述

问题提出来后，笔者查阅了《广西市县概况》一书，《石达开部回击邓正》一文载于741页，全文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初六，太平军石达开部路过果化山心圩，圩上头目邓正率众以土炮击毙石部300多人。石部还击，越城杀邓部数百人。石军尸骨无人收殓，当地群众集尸于山心圩西部右江边合葬，后人称为‘万人坟’，现有石碑记载。”

正在撰写的《平果县志》在《重大军事纪略》的第四节《太平军过境》一文中，对此事是这样叙述的：“咸丰十年（1860年）

2月6日，太平军石达开部石镇吉以数万计向桂西北挺进，路过县境山心街。墟人邓正为保卫地方，不许石部过境，率众抗拒阻击石部。众寡悬殊，顷刻间石部攻入阡内，短兵相接，刀刃从事，男妇老幼遇难及邓部死亡者三百余口。事后邓正解囊毁业，将暴露尸骸雇人捡拾，埋葬共作一坟，在今山心附近河边，今人谓‘万人坟’。”

上述书、稿对屠圩一事记载不尽相同。从笔者调查材料来看，前者与史实出入较大，后者基本符合历史真实。

三、笔者实地考察材料对屠圩的记述

1. 碑刻记载。10月14日早晨，笔者在83岁老人黄仁恒带领下，在村口山心小学附近约50米处的岑侯庙残址处，找到了一块被残瓦污尘掩埋着的裂成几块但仍合在一起的石碑。碑宽约55厘米，长85厘米，厚9厘米，拂去覆盖物，字迹清晰可辨，无碑题，全文如下：

当思生则为人，死则为鬼。春霜秋露，孝子所以感怀，生我而有椎牛祭墓之事也。然而家乡万里，不尽狐首能归；野塚零星，谁则豚蹄是奉？生作异乡之客，死作异乡之鬼，良可悲矣。膝下非无儿女，而不知捐馆何方；墓前久断香烟，更安望归骸有日。清明至矣，钱化蝶而空羨邻家；中元至矣，衣结鹑而终渐故我。流落飘零之惨在游魂荡魄，不更有甚于生人者乎？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有匪首石达开路过山心，匪徒以数万计。墟人邓君讳正为保护地方起见，率众与之抗拒，而强弱众寡相去悬绝，顷刻间被其攻破，入阡纵火焚烧，房宇立化为灰烬。无论男妇老幼，悉以刀刃从事。计本圩外客罹其凶者共有三百余口，尸骸暴露山脚水涯，填溢殆遍。此场大劫，阴司定不容情，来生必有报复，而在当时则不胜昏天黑地之惨矣。邓君幸不在劫数之内，遂

能拯在劫之冤，于贼退后，惻然动念，解囊毁业，将暴露尸骸一一雇人捡拾埋葬，共作一大坟，即今圩侧近河边坡地，基邱隔峙望如马鬣者是也。然□□以于我殍之义，白骨虽则含恩，而揆以不其馁之脩，黄泉犹多抱恨。盖拜扫之典尤存，犹人有庐宇而仍缺饮食必致。庚癸频呼，光绪庚寅岁重修岑侯庙告竣，缘首追思往事，与众父老相商曰：“邓公当日殍葬遇劫诸君，尚未有安神主处所，春秋未有拜扫资籍，欲在庙之右廊安龕供奉神主，并筹拜扫资籍。凡乱世至今，从今以往，异乡之故于是圩者，圩中人身后无子嗣，皆得与于斯典。此事可以举行否？”众口称“善”！随即开笔捐签，择圩中隙地无人管业者，收其租以助之。事既成，名其祀曰“不遗祀”。自举办以来，晨夕香灯不断，春秋祭祀不缺。异乡绝后之鬼，得以有所倚赖，洵可谓泽及枯骸矣。本年春仲，予偶有山心之游，盘□数日，适祀中人拜扫事竣，醉饮告退，乘间相谒，备述其事，兼求作序。予善其事，遂书此以令垂诸石。中书科中书宣化县学廩生雷先春谨序。

义福堂捐助芳名列后

益记	捐钱五千文	丙申年收息钱六千文
悦昌	捐钱五千文	丁酉年收息钱七千六百文
公盛	捐钱五千文	戊戌年收息钱七千六百文
泰安	捐钱五千文	梁东魁捐送香火钱五千文
李兴记	捐钱二千文	盛坤捐送香火钱五千文
黎耀记	捐钱拾千文	严六贵捐送香火钱三千文

又补捐钱四千一百五十文 福德祠原存会底钱三拾千文

统共进来钱一百千零零三百五十文，支戊戌年十一月买吕仁拜、李姆催坡平畲地一块，钱拾二千文；又买吕仁拜、李姆催蒂陇田一块，钱二拾千文；支己亥年二月买黄日旦，黄亚心啼空那客粮田七坵，钱伍拾千文；支通引父老钱五千五百文；支刻石碑

钱四千一百五十文，统共支去钱一百千〇〇三五十文，支杂用钱七百文亦在内。那客田每年纳粮钱叁百文，又纳公项钱一百六十五文。

陆家翰送上本圩头屋地一幅，左右邻李宅张氏送上果化圩中屋地一幅，左右邻张赵宅。

光绪二十五年岁次乙亥季夏□月下浣穀日

2. 口碑材料。10月14日，笔者在抄完碑文后向围观的约二十多名的山心群众进行调查。其中主要采访了以下四位对屠圩事件了解颇多的人：

黄仁恒，男，83岁，汉族，操粤语，塾师文化

梁乃汉，男，72岁，汉族，操粤语，塾师文化

梁乃桃，男，68岁，汉族，操粤族，塾师文化

农旭东，男，35岁，汉族，操粤语，高中文化

据他们反映，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石镇吉的部队从平果向百色挺进之际，石镇吉派几人打前站。主力尚在几里路外的龙拉时，打前站的几个士兵已来到山心圩。山心是个有店铺屠行、人在数千的小圩镇。这天是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初六日，恰逢墟日。山心人喊马嘶，赶圩人云集镇上，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吆喝声使圩场成为闹市。这时，打前站的太平军往集市中打探道路，并向屠宰行的屠户征收每头猪四块钢洋的税。屠夫们不愿意交钱，说：“你们来问路，为何还要收这么高的税？”与太平军吵起来。前站士兵因军务在身，又是奉命征集军资（有人插话说是贪钱，私下征税，恐不尽然），眼看难以完成任务，于是也发了火，强硬地说：“不交不行！”双方越吵越厉害，导致最后拳脚相向，打了起来。屠夫们人多势众，将太平军带到街长邓正处裁决。邓正是山心人，由于他当时不明太平军底细，在处理打架问题上偏袒了屠夫一方。太平军气愤异常，扬言说：“等我们回去喊来大部队，如果开闸让路则

罢，否则杀你小鸡不剩一个！”说完气冲冲跑回龙拉搬兵。不久，大部队从村口唯一通向百色的通道亚关涌来。邓正见兵临城下，急令关上进墟闸门，并传令圩人用破犁铧打成碎片灌入土炮中轰击太平军，还亲自率人用粉枪阻击入圩部队。土炮土枪响过，太平军仅死伤几人。石镇吉见通道被阻，邓正竟敢以土炮、粉枪相向，于是令士兵攻闸门，先焚毁闸门，然后冲进圩中，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逢人便砍，见人就杀，还纵火烧毁街上房屋。一时杀声震天，惨呼号哭者遍于街中。屠圩过后，尸体摆满了村西山脚右江岸边坡地一带。坡地中间有一凹谷，形如翻放马鞍，鞍侧是亚关，鞍北侧叫唏阳，据推测尸体是按远近从村中西部的西南、西北两个方向运下来的。总计本墟和外来赶集的人遭杀者有三百多人。太平军伤亡不多，因为圩人无作战经验，仅用土炮打粉枪射，来不及再填装火药，就被太平军攻破闸门。所以太平军死伤大概只有几人。为何伤亡不大而石镇吉又要大开杀戒呢？因为一则打前站的征军资未果，二则通道受阻，事关整个军队的生存与总的会师石达开部于黔川的计划，当然石镇吉就怒开杀戒了。当数万太平军进入山心，稍事休整后，便继续北上百色了。邓正侥幸得免一死，事后出面埋葬死者，尚有家属亲着的死者，就由他们的亲眷超埋；外来赶圩死难者和全家斩灭者，由邓正“解囊毁业”，将暴露尸骸一一雇人捡拾埋葬。墓地就在沿河边坡地稍平处的亚关和唏阳。两地相隔一大沟，约200米远，即前述凹马鞍处南北侧。坟以长形垒起于亚关和唏阳二处，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遥相对峙，远看形如马鬃隆起，故碑文说坟地“即今圩侧近河边坡地，基邱隔峙望如马鬣者是也。”

时届光绪25年（1899年），山心寨老头人与众商议，将原村中的福德祠改建为岑侯庙，将庙之右廊安神龕供奉死难者亡魂。村人自此多到这里祭祀。每年清明节，村人还到亚关和唏阳两个大坟堆去烧香纸，以安孤魂野鬼，祈求保佑家人。据黄仁恒

老人说，他家一直都按时上坟，到土改时庙前租钱租谷收不上来，烧香祭祀才停止。

这一年，宣化县学廪生雷先春到山心游历，受乡亲们之托而为庙碑作序。据笔者调查，山心人多是外来客民，最早的是宋代随狄青平侬志高时来的，如梁乃桃、梁乃汉兄弟的祖先就是随岑怀远（又叫岑仲叔）将军从山东来的。岑侯庙就是为了纪念岑大将军而修建。另外，还有大部分是从宣化县来的，宣化治所即今南宁市（1913年才改名为南宁）。无怪山心人90%以上皆操粤语，这与祖籍宣化大有关系。如83岁的黄仁恒老人原籍就是宣化县的。可见雷先春与山心人的关系，是祖籍相同的关系，他来山心游玩，很大程度上是认亲或走亲戚。他写的序文在1899年，离1860年的山心屠圩事件仅39年，应该说其记载是比较真实的。

四、笔者对山心屠圩事件的初步看法

首先，《广西市县概况》一书中对山心屠墟事件的记载是值得商榷的。文中载：“圩上头目邓正率众以土炮击毙石部300多人”，此话无以为证。因为碑刻只说：“计本圩外客之罹其害者共有三百余口。”也就是说，山心死于此屠圩事件者加上外来赶墟被杀者共有三百多人。这里的“外客”当不是指太平军。因为雷先春行文是站在维护邓正这边的立场上，称太平军为“匪徒”。如果是太平军死，他的笔下绝不会用“外客”二字来称呼，此其一。其二，太平军攻打百色厅时，兵力数万，在他们未抵鹅城之际其兵力数目当不会更少，依此看来，当年兵临山心，石部人马确在几万，以小小山心数千居民和赶集群众，怎能与数万军队抗衡？况口碑资料载圩中只有土炮一尊、粉枪数条，无专门武装力量，只靠乱世防匪的几件简陋的武器，要打死太平军三百多人，战斗应持续很久时间，至少几个钟头。但碑刻说“强弱众寡相去

悬绝，顷刻间被其攻破。”可见，邓正为首的山心街民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打死三百多名太平军。

文中还载：“石军尸骨无人收殓，当地群众集尸于山心圩西部右江边合葬”。这种说法也难使人置信。首先“万人坟”中并非全属石军尸骨。笔者认为，太平军死伤是有的，但为数不多。一声土炮，最多死伤数人，粉枪换药需要时间，这对于顷刻攻入闸门的太平军来说，邓正召集的圩人是无战斗力的，不堪一击。其次，雷先春对死者是抱同情态度来写的，他说：“此场大劫，阴司定不容情，来生必有报复。”这是用佛道因果报应说来看待这件事，意思是太平军杀人太多，造了孽，来世定然遭这些冤死的人报复。雷先春把此次屠圩看成是浩劫，“邓君幸不在劫数之内，遂能拯在劫之冤。”可见所谓“在劫之冤”就是那些由太平军“悉以刀刃从事”的“男妇老幼”。回忆这些“本圩外客罹其凶者”，雷先春认为惨如“昏天黑地”，至使邓正也“惻然动念”而出资埋葬。可见，万人坟中并非石军尸骨，即使有，也为数寥寥。“万人坟”决不是为石军尸骨而设立的。如果里面埋的是太平军，何有“在劫之冤”一说？雷先春也许不会说太平军死得冤枉吧？

第二，“万人坟”是指两处而不是一处。如前所述，一处在亚关，即今天的山心电灌站坎上的香蕉地平台上；一处在唏阳，即今天山心圩菜地附近。两地相距约200米。此论可以近年出土的尸骨为证。据几位被调查的人说，1976年在亚关附近的右江边的万人坟旁挖地基修建电灌站，曾经挖出许多头盖骨和腿骨等。1989年，山心小学承包荒地开垦，掘开亚关和唏阳坟地种芭蕉，都挖出一些人骨来。1990年10月13日中午，笔者在83岁的黄仁恒老人带领下亲自到亚关和唏阳两地考察，亲眼见到芭蕉在坟地上长起来。如果按碑刻记载想象，亚关、唏阳两地皆处江边，隆起土包，很象长形立于马脖的马鬃。无怪碑中说万人坟对峙“望如

马鬣”。再说土沟横于两坟之间，每边有道通于村中。当时抬尸下来堆放，当然择近道走，村北往唏阳近些，村南往亚关近些，这就是埋为两堆的原因。笔者曾提醒说，“是不是太平军和被杀群众分开埋？”山心群众异口同声否认，说，“山心人有后代者，事发后便各自超埋了自己的亲人。老辈也没说把太平军与其他人分开埋。”黄仁恒还说，他们家向来对二坟一视同仁，他自小就在清明节时来这两处坟地烧香纸，先到亚关，后到唏阳，一直持续到土改结束。近年来，他们黄家四代人轮流来祭奠烧香纸，每年轮一辈，以祈求家人平安。

第三，山心屠圩事件是石镇吉部报复屠宰行屠夫和邓正关闸封路的行为所致。邓正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石镇部太平军滥杀无辜，也是一大错误，必须予以指出。

可以肯定地说，山心屠圩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行动迟缓来不及躲避战乱的群众。邓正能“幸不在劫数之内”，恐怕也是跑得快些，否则也早成了石镇吉军队的刀下之鬼。这场屠圩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邓正在解决猪行屠夫与太平军打前站的兵士吵架打架问题时能顾全大局，并主动开闸放太平军过境，事情或许不致于闹到这个地步。从阶级分析观点看，邓正身为街长，是个富裕的圩镇头人，有权有势，属于地主阶级在基层的代表。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从农民革命军的利益着想，而让与他的屠宰行作对的太平军进村。再说，他对当时的太平军也是所知甚少，更没有看到过这么庞大的军队来过。在咸丰初年山心一带曾有过游勇活动，但也是小股出没。如咸丰元年（1851年），思恩州人凌亚东往来果化州的群河江中沿江“蔓扰”，清总兵谷馥灿、署同知朱启元于这年闰八月击溃凌亚东于山心圩，并烧毁其巢穴。这件事有可能给邓正留下很深印象，所以当太平军在十年后路经此地时，他以为兵乱又至，想关闸以图保圩。但太平军非游勇可比，作战能力之强是邓正所料不及的。他的关闸无异螳臂

当车；他的土炮、粉枪无异以卵击石，最后是以三百多街民集客丧生而告终。邓正应对屠城事件负重要责任。

但是，屠圩被杀的三百多具尸体，毕竟大多是倒在太平军的刀下。勿用讳言，石镇吉所部太平军犯了严重的滥杀无辜的错误。纵观进入桂西的太平军的行动，不难看出，此时的太平军已难比昔日金田起义时的纪律。在今田林县境定安镇（旧西林县署），咸丰十年三月石镇吉部下曾广依部就杀了几千人（见拙作《曾广依定安屠城原因初探》载《学术论坛》86年第二期）。石部滥杀无辜，一是部队首脑素质下降，无法冷静处理问题，小农的狭隘性使其眼光日益短浅，心胸狭窄，报复心理特强；二是部队入伍者成份不纯，鱼目混珠，贪污中饱私囊者在所难免（黄仁恒老人说打前站的太平军就是为了贪钱才向屠户征重税的）；三是太平天国处于后期，中外反动派联合起来，农民革命阵营形势每况愈下，石部亦成了流动作战的惊弓之鸟，故一旦遇阻，定然全力以赴，山心屠圩事件不能不算是夺取生路的大拼杀。

我们指出太平军有滥杀无辜的错误，并不等于说他们不该反击邓正的封闸炮击行为。焚闸夺路无可指责，但“无论男妇老幼，悉以刀刃从事”就不可取了。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的太平军，我们不可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他们要有红军一样的纪律，更不能曲笔去隐瞒他们所造成的严重屠圩后果。写史撰文，都应历史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反映历史的真实。

本刊编辑凡例

一、本刊刊载从鸦片战争以来，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供社会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刊载资料以公私文件和记载为主。但所选资料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每种资料之前，编者就所知加按语或说明，指出材料来源、史料价值、作者情况以及应注意之处。

三、资料中，编者略加简注：一纪事异同，二文字有特殊含义者，三技术性校注。注文放在页后。至于一般知识性的解释，人人皆知的故实和人物以及尚待考订的问题等等，均不作注。

四、历史文献或记载稿本中，凡发现有明显错误者或可疑者则保存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废缺字以□号代替；错字、别字、颠倒、衍文，均在正文后加〔 〕号，脱漏字或佚文增补，外加【 】号；文中说明以（ ）标明。

五、历史文献无分段和标点者，编者加以分段和标点，力求简明。

六、历史文献中之公文、函札等格式，除少数保存其原来行款外，一般都用今天通行文章格式，取消抬头、空格等。若文中有双行夹注，则一律改为单行夹注，有眉批者则放在正文中之适当处，均用相应校勘符号标明。

七、文字能用简体者均改简体，因用简体可能引起误会者则仍用繁体。

八、历史文献中，有“发匪”、“拳匪”、“胡清”、“满清”、“贼”、“逆”……之类称谓，为了保持文献资料原貌，刊出时均不作改动，特此说明。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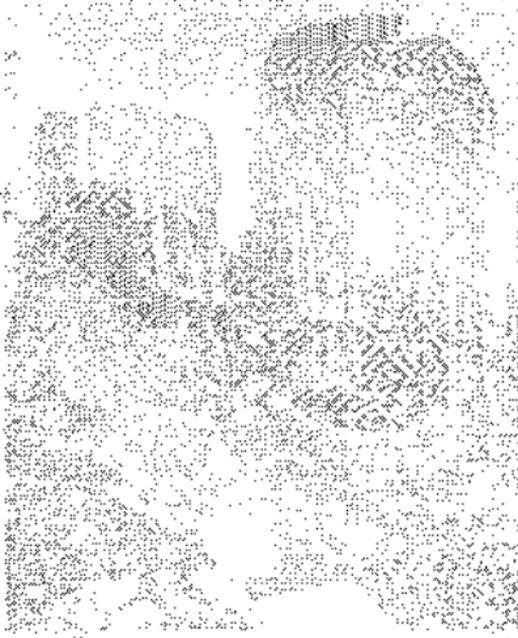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



(京) 新登字030号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孙彩霞

封面设计：一泓

版式设计：刘建光

2130/30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83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7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700册

ISBN 7-5004-1191-X/K·176 定价：8.20元